武俠世界

白令海怪 世界各地氣候的轉變，引起專家的追查，結果在白令海峽發現了一頭海怪。這絕非無中生有，而是足以令你也担心不已的事。



◀編　後　話▶

今期刋出的俠情中篇「穿雲箭」，故事內容銜接本刋八二八期之「血衣」，情節相當曲折，蘊含無限悲歡離合，扣人心絃情事！由於夏鳳儀生死之謎，引起一連串令人撲索迷離的感受，凌家父子師徒能否順利地會合？還有，天羅門在中原會否掀起風波巨浪？本故事有令你滿意的交待，請留意該故事的精彩發展下去吧！

***　　***　　***

一頭比尼斯湖的海怪更巨大、更可怖的怪物出現於白令海峽！其中秘密，耐人尋味。城市三俠爲了揭發眞相，又一次冒盡千辛萬苦，深入冰天雪地之阿拉斯加現場調查……今期巨型「鐵拐」故事：「白令海怪」有使你從來未見之驚險事情出現，更有令人匪夷所思的軍事秘密發現！愛好緊張刺激小說的讀者們，幸勿錯過。

***　　***　　***

一九七六年本刋佳作新攻勢即將繼續再度展開，臥龍生之「春秋筆」與慕容美的「密宗十絕」即將隆重推出。下期巨型小說是小鬼子故事「人類危機」。本故事對目前人類的問題有深入研究，人類危機是否來臨？請看本文。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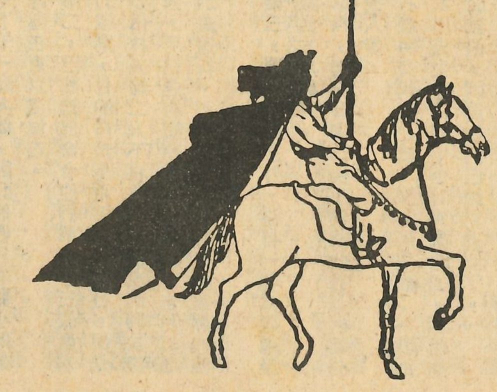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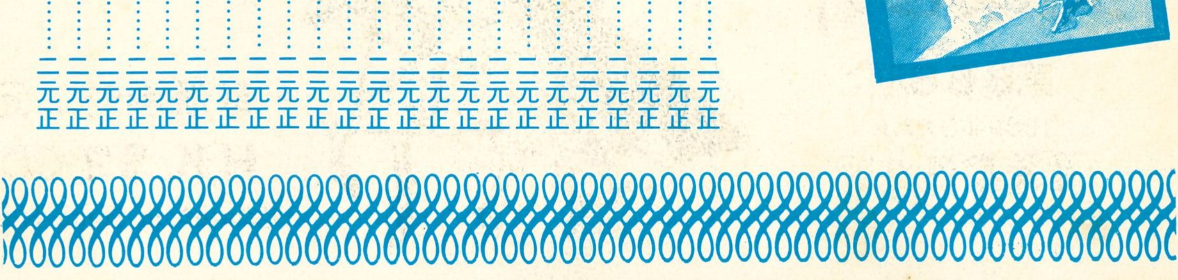
第868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無價之寶	一元四
市井梟雄	一元四
沙圈煞星	一元四
怒海龍蛇	一元四
吸血嫦娥	二元五
發新年財	二元五
殺人曲譜	二元八
中子炸彈	三元正
櫻花殺手	三元正
盜賊世家	三元正
龍王密約	三元正
竊心艷盜	三元正
奪命神童	三元正
千面情賊	三元正
十字飛鏢	三元正
魔眼怪客	三元正
芙蓉女巫	三元正
紫色蜂后	三元正
雷剎嬌娃	三元正
閃電蝙蝠	三元正
迷宮殺機	三元正
催命天使	三元正
木偶奇兵	三元正
藍鷹五號	三元正
袖珍氫彈	三元正
森林王國	三元正
水晶玄機	三元正
骷髏樂園	二元六
斑豹女郎	二元六
冷槍狂人	二元八
金鏤玉甲	二元八
電腦奇劫	二元八
罪惡之城	二元八
長壽鑰匙	二元八
獨眼神尼	二元八
桃色活靶	二元八
問題人物	二元八
換腦刺客	二元八
謀人寺院	二元八
瓦斯夫人	二元八
靈符毒咒	二元八
天外飛屍	二元八
特務學院	二元八
罌粟大軍	二元八
銀城飛狐	二元八
閻王請帖	二元八
御用殺手	二元八
蓋世太保	二元八
香橙皇后	一元八
超人奇談	一元八
變形怪物	一元八
魔鬼笑聲	二元正
死神之箭	二元正
玩命的人	二元正
客串兇手	二元正
新方程式	二元正
風雲變色	二元正
名流夫人	二元正
無音奇簫	二元正
心狠手辣	二元正
愛情神魔	二元正
回旋飛刀	二元正
十八羅漢	二元正
毒網擒龍	二元正
格殺勿論	二元正
皇牌槍手	二元正
幸運鈔票	二元正
翡翠佛像	二元正
能原之秘	二元正
借屍還魂	二元正
滴血丹青	二元正
撤旦信徒	二元正
桃戰死神	二元正
洪門豪傑	二元正
太陽電池	二元正
蛇蝎春心	二元正
神奇旅程	二元正
佛國尋兇	二元正
危險人物	二元正
金字塔頂	二元正
業餘劫匪	二元正
天蝎星座	二元正
地獄無門	二元正
嬉皮公社	二元正
怪屋驚魂	二元正
飛賊花貓	二元正
魔鬼火燄	二元正
最高機密	二元正
殺手傳奇	二元正
半把古劍	二元正
金甲天神	二元正
可憎雪人	二元正
挪亞方舟	二元正
亞當二世	二元正
桃花使命	二元正

嬉皮公社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魔鬼火燄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最高機密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金字塔頂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白令海怪

敏感海域

看過電視片集「時光隧道」的人，對於其中內容都認爲荒誕無稽。俗語說得好，「光陰如流水，一去不復回」，這不但是勸人珍惜時光，也是事實！時光又豈能倒流？

但是，喜愛旅遊的人也許都明白，「時間倒流」是可能的事，但只限於經過某一地區，那個地區就是貫穿了南北太平洋的「國際日期變更綫」，簡稱爲「子午綫」的地方。

查根問底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因破了「山崩地裂」一案，被日本政府邀請到東京玩了幾天。

「山崩地裂」一案是關乎地震的。而日本每年都發生過不少的大大小小的地震，例如一九七四年五月間，東京以南七十三哩的伊豆半島南端，就發生了一次第五級地震，約有二百三十幢民房被山石埋藏，最少有兩人死亡，十八人失踪，三十餘人傷了身體若干部份。當時東京也受影响，但僅爲七級之中第三級而已！

日本政府希望獲悉「山崩地裂」一案中，關於人造地震的詳細資料，又知道三俠喜愛旅遊，所以便派專人將他們邀請到日本來。

日本的專家並非企圖獲得人造地震的技術，而是想知道了其中秘密之後，易於應付。尤其是日本赤軍份子十分活躍，政府隨時有可能受到叛逆份子的威脅。

因此，日本政府對於一切有關於地震的事情，均發生極濃厚的興趣。

三俠本來打算在日本玩完之後，順道到香港。但是，阿生突然接到巴黎總部的命令，要他立刻起程，飛往美國阿拉斯加州的安科拉治市。

阿生是一名十分出色的國際特警，他的大名與功績，已被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列入特別檔案之內。

在名義上阿生仍然隸屬東南亞區的任如重指揮。但是，由於阿生喜歡旅遊，同時亦因此提過辭職的事。所以任如重與巴黎總部之間早已有了默契。爲了國際特警這個世界性組織能繼續擁有一名如此出色的隊員，也爲了讓阿生滿足增廣見聞的慾望起見，他的上司任如重與巴黎總部之間特別爲阿生作出了一項前所未有的特殊安排。

那就是一方面讓阿生繼續跟他師父呂偉良夫婦二人到世界各地旅遊，但阿生必須與國際特警隊保持連絡；當國際特警隊須要用人之時，阿生必須隨時報到。

現在阿生就爲了履行道義上的責任，只有數小時的準備！

一名隸屬國際特警東京辦事處的人員將三張飛往安科拉治市的機票送到酒店房間裏來。

阿生有點摸不着頭腦，甚至送機票到酒店來的特警也表示不知道他們此行的任務。

送機票到酒店來的特警隊員是個中國人，他叫石禮明，很年青。

由於國際特警隊是世界性的安全組織，所以各地辦事處的人員並無國籍限制。例如日本東京的辦事處，除了日本和中國籍的隊員之外，也有歐美籍的特警隊員在內工作。

石禮明向阿生交代了下列幾點：

第一，飛機在傍晚七時二十五分起飛。現在已是下午一點多鐘，因此他們只有數小時的時間逗留在東京這城市。

第二，巴黎總部命令他們準備了三張直飛美國的機票，目的自然是希望三俠同行。但是，假如呂林夫婦二人不喜歡到那寒冷的阿拉斯加州去，可以選擇繼續留在東京玩，也可以改飛到別處遊玩。不過阿生就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第三，除了三俠之外，還有一名日籍國際特警隊員木川同行。

第四，總部要求三俠不要將此行目的地告知其他人等。

石禮明交代過之後，又對阿生說：「我的同事木川先生會提前半小時到機場去，相信你一定認識他，因爲你們已經見過面了。」

呂偉良等三俠確實見過木川這名國際特警隊員，他曾代表東京分部到機場迎接三俠，又作他們的義務嚮導，帶領三俠遊覽當地各名勝古蹟！

石禮明交代完畢，又問：「有什麼須要我代勞的嗎？」

阿生表示沒有，但却反問：「你可知道此行的任務是什麼？」

「不知道。」石禮明搖搖頭：「我是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阿生想了想，又問：「木川可知道嗎？」

「我想他會知道的。」石禮明說，「我奉命送機票到這兒給你們時，他正被處長召到辦公室去面授機宜，相信必是宣讀來自巴黎總部的命令吧！」

由於時間無多，阿生必須徵求他師父的意見，因爲今晚黃昏就要起程了。

石禮明離去後，三俠仔細商量。結果呂林夫婦二人決定與阿生一齊飛往阿拉斯加，但是，他們却無法忖測此行的任務。

三俠依時到達東京機場。

日籍特警隊員木川果然候在那裏；他發覺呂林二人陪同阿生前來，顯得意外地高興。

阿生把木川拉過一旁，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木川左張右望一番，低聲說道：「上了飛機再說吧，這兒非是談話之所！」

阿生覺得事情更加充滿了神秘性。但是他却了解木川的處境。

四人登上了航機，就像普通乘客一樣，外人看上去毫無特殊之處。本來木川和阿生均持有國際特警簽發的證件，可以享有特權，由貴賓關卡通過，不必受海關的例行檢查。

但是木川顯然受過上司的指示，帶領三俠像一般飛機乘客一樣，以免惹人注意。

飛機準時於七時二十五分起飛。

由東京飛美國，最熱門的路綫應該是經由檀香山；很少有人飛往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因此，那一班飛機的乘客疏落得很。

三俠第一次乘搭這條航綫，不知道須要若干時間才可到達。但看一些乘客紛紛將座椅變成睡床，空中小姐甚至奉上毛毡，他們已意味到這一次的飛行時間一定不會太短。

後來木川告訴他們，航程耗時約須六小時又二十五分左右。

這是一架波音七〇七型客機，座位百多個，但現在機艙內只有二三十個而已。於是貪睡的乘客便紛紛將一列三個座位的椅子扶手放下，剛好變成了一張單人睡床。

空中小姐的服務確是做到了體貼入微的程度，她們只要發現你想睡一覺，便立即送來一個枕頭和三張毛毡。

爲什麼毛毡要三張之多？

當初阿生他們也感到有點驚奇，後來才想起最後的目的地是接近北極圈的阿拉斯加，氣溫自然是越來越寒冷，尤其是當入睡了之後，人體的體溫是會下降的。阿拉斯加州是位於加拿大西部，太平洋極北部份，有一半在北極圈範圍之內，隔着白令海峽與蘇聯遙遙相對！國際日期變更綫就是由「經綫一百八十度」透過白令海峽，穿過太平洋，直達南極圈的。

阿拉斯加州是美國第四十九州，原本在那兒居住的人種屬於愛斯基摩人，阿留申人以及少數的印第安人，但現在白種人却佔了絕大部份。阿拉斯加州佔地約五十萬平方里，原屬蘇俄所有，但到了一八六七年俄國沙皇却以七百二十萬美元的代價，賣斷給美國。一直以來美國只當它是殖民地，直至到了一九五九年才正式宣佈它成爲美利堅聯邦的第四十九州！

當時沙皇與美國總統這宗交易，曾引起美國工會的猛烈抨擊，認爲這七百二十萬美元化得不值，太過敗家；但結果證明眞正「敗家仔」是俄國沙皇！因爲最近這十年來的探測結果，不但證明那兒有豐富的石油，還有金鑛呢！

經過將近六個半鐘頭的飛行，空中小姐用嬌柔的聲調將乘客喚醒，目的地已經到達了。

當時是當地時間早上六時二十五分——這是美洲東岸的時間，與東京時間不同。

至於日期却是昨天的一樣，雖然實際上已

經過了一夜；若依照我們的習慣，昨天是九月二日，今天應該是九月三日才對。

但是，根據國際規定，凡經過「國際日期變更綫」的，要算少一天，所以當日仍然是九月二日，如此一來，無形中就變成了「時間倒流」，無端端多出了一天光陰！這也許就是我們地球上時間的矛盾吧！

阿生在飛機上並沒有學其他乘客一樣作元龍高臥，他一直與木川在討論此行的任務。

木川將巴黎總部的命令轉告阿生，令阿生不禁有些啼笑皆非！

原來巴黎總部要阿生趕到阿拉斯加州的安科拉治市報到，是爲了一個越傳越厲害的謠言——那是關於海怪的謠言！

要不是經過幾天的相處，以及阿生早經證實木川的特警身份，他差點還以爲木川在跟他開玩笑呢！

阿生本來還要進一步知道更詳細的情形，但是，可惜木川所知也不多。木川說，一組由巴黎總部派出的國際特警隊員，較早時已經由地球的另一邊——大西洋，飛到美國去，與當地的國際特警隊員會合，到達了阿拉斯加州的安科拉治市。

爲什麼會有海怪出現？

爲什麼這種看似無稽的事，竟然會如此大陣仗，驚動了國際特警總部？木川雖然無法回答上述問題的答案，但是，他却知道了一些傳說。

他告訴阿生：最近幾個月以來，屬於阿拉斯加的聖勞倫斯的漁民頻頻在白令海峽一帶發現一些非常可怕的怪物。漁民肯定他們所見到的絕非潛艇，亦非鯊魚或鯨魚之類，而是比這些海產魚類更爲龐大的動物。

據目擊者說：怪物外型極似傳說了不少時日的「尼斯湖怪獸」！但體積之大，却有過之而無不及。

海怪神出鬼沒，在水中潛行的速度極高。似對一般漁船並無惡意，但是，如果漁民存心窺秘，將船駛近牠出沒的海域，可能受到牠的侵襲。

試過有一對漁船試圖迫近牠時，牠突然潛入海底，不久隨即興波作浪，差些兒將二艘結伴捕魚的漁舟傾覆。

這種事情看似無稽，但阿留申羣島上的居民，都認爲那是「海神」，許多漁民都迷信牠是統治隣近海域的主宰！

阿留申羣島亦屬於美國國土，位於白令海峽南端，太平洋之北部。據說那是阿留申族人的發源地，多以捕魚爲生。他們迷信「海神」頻頻冒出海面，是表示將有災難的事情發生！

但是，較爲接近聖勞倫斯島的海岸一帶的漁民則認爲：這是「尼斯湖海怪」的同族兄弟——蛇頸龍之中最大的一種。

儘管人們對於「尼斯湖海怪」的看法並不一致；例如有人認爲這是「發展旅遊的絕招」——藉此吸引全世界的遊客。

但是當地人却言之鑿鑿，甚至有人將怪物拍成照片及影片，以證明他們並非無中生有。

生物學家與考古學家則認爲：尼斯湖海怪是「中生代」的遺族——蛇頸龍之一種。

根據地質學的考古研究，我們目前的地球，是經過數以億計的年代變遷，而形成了今天這副樣兒；若干年以後，地球又有可能再來一次大變革。到那時，今天的海洋大有可能隆起變爲陸地；原是陸地的，也有可能變成汪洋大海！

根據地質學家的分類，大致可分爲寒武紀以前，早寒武紀，中寒武紀，晚寒武紀……這是地球十億至二十億年以前的時代。

「寒武紀」又分太古時代，原生代；緊隨而來的是古生代，中生代以及新生代等。目前我們的地球就是進入了「世紀代」！

「中生代」又分三叠紀，侏羅紀以及白堊紀等，距今約爲四至六億年前。

假如根據生物學家與考古學家的推論，恐龍也是中生代的主要生物之一。原始的恐龍生長於「三叠紀」初期，當時體積很小，不會超過十五呎長；但發展至「三叠紀」末期，其間大約經過三千五百萬年，恐龍已發展成巨無霸的外型，體長超過四十五呎，體高達二十呎。生物學家稱之爲「暴君恐龍」！

同時代的最小一種爬虫類，稱爲「似鳥龍」。此外又梁龍，雷龍以及室龍等。

至於頭上長了角的，還有三角龍以及原始角龍等等。

由於環境適應，以及尋覓食物等種種因素形成的結果，使到當時有不少巨型的爬虫類，回到了海洋世界裏去。

例如今日生活在海洋中的海豹，海豚，鯨等等，都是我們常見的哺乳類動物。生物學家相信牠們是若干億年前，在進化階段上由陸地回到海洋去的。至於我們現代人無法有機會見到的，由陸地回到海洋去的較巨大爬虫類，則有魚龍，蛇頸龍以及會飛的翼龍等等。魚龍與蛇頸龍由於適應水中環境的須要，四肢也就蛻變成爲鰭。

因爲尼斯湖海怪有一條彷彿天鵝似的長頸，所以生物學家認爲可能是屬於「蛇頸龍」的後代！

不過，儘管傳說紛紜，甚至「有照片爲證」，科學家仍然存疑，理由就是「蛇頸龍」早已被認爲在地球上絕了種；生物學家也只可以在化石方面找到它的痕蹟。

爲了證實「尼斯湖海怪」的存在，有人窮其一生精力，長居在尼斯湖畔，亦有人企圖用種種科學儀器作深入探測。

但是，所得的結論仍然是非常模糊的。主要還是因爲海怪出沒無常，湖深水黑，潛水人員無所施其技！

美國科學家曾用電波感應方法，將一個自動儀器沉入深水中。

只要有巨大物件在水底移動，自動儀器立即開動——感應系統令到水底攝影機開始拍攝，燈光自動放亮。

但是，結果還是徒勞無功！

唯一可以拍攝到的，只是一截灰色的巨大尾巴，但生物學家也不敢確定牠是否就是「蛇頸龍」。

想不到「尼斯湖海怪」至今仍無確實結果之際，白令海上又傳出有海怪出現的消息！

到底是眞是假？三俠當然不會相信，但奇怪的却是國際特警總部又憑什麼理由和根據，去相信這種怪物出現？

若非絕對相信，他們又怎會如此大陣仗，派人趕到現場調查？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知道了阿生此行任務之後，也覺得莫明其妙！航機在安科拉治市着陸。

安科拉治市是阿拉斯加州的首都，美國人把它設計成一個全現代化的都市。

當航機還未着陸之前，三俠由機窗俯視，就覺得它有如一個棋盤；街道井井有條，甚至比起紐約還更有秩序。

後來他們抵埗後，一名前來接機的國際特務隊員告訴他們，安科拉治市的街道是沒有街名的，橫的街道只編號數，例如第一街，第二街……

安科拉治市地廣人稀，所以高樓大厦少之又少，通常只有一兩層高。但是美國人是以建築高樓大廈而知名於世的。因此，市區也有幾

層高六七層的商業大樓之類。

儘管這裏沒有紐約市那麼多高入雲霄的大厦，但有一些地方却相當巧合，那就是這裏最熱鬧的街道也是第五街。

這裏的街道遍植花草樹木，論環境之幽美，實屬罕見；但對一個喜愛旅遊觀光的人來說，似乎沒有什麼值得參觀的地方。

尤其是不習慣寒冷氣候的人，只怕在這裏挨不上幾天呢！

呂偉良等三俠之中，林愛莉比較容易適應，那並非因爲她是女性，而是由於她曾在加拿大居住過，對寒冷氣候習慣了。

一名美籍的高級國際特警，帶着一名來自巴黎總部的特警隊員，將三俠與木川接載到一幢兩層高的建築物。

這是安科拉治市的特警辦事處，整幢大厦均有暖氣設備。

餐室設在二樓，呂林二人被安置去那兒喝咖啡，吃早餐。

阿生與木川二人立即被帶進一間會議室去，那兒已坐了好一些人——他們都是國際特警各級人員，包括有來自巴黎總部的，也有來自美國華盛頓分部辦事處的，以及本市的負責人等等。

會議桌是長方形的，其中有二個座位空置着，桌上放了二份早餐；其他人的面前只放了一叠叠的文件和檔案。

阿生和木川二人就被指定坐到二個空置的座位上面去。

主席位上面，坐了一個美國人，他看看手上的一份文件，檢對着文件上的照片，一邊又招呼着阿生和木川道：「歡迎兩位到安科拉治市來，抱歉的是我們沒有讓二位獲得較充份的休息時間。主要是因爲我們必須爭取時間讓各位先了解這件事，迅速交換意見之後，便要展開工作。」

那個美國人叫高華斯，是國際特警組織派駐美國的首腦。

他示意阿生和木川二人一邊進食早點，一邊聆聽他的報告。

實際上時間還早，阿生等人經過頗長的旅程之後，又倦又餓，喝杯咖啡，吃些早點總是好的。

高華斯報告指出，這幾個月以來，有關方面不斷接到報告和漁民的投訴，在白令海峽一帶發現海怪；甚至有些商船也曾目睹海怪，而發出求救訊號！

但是，每當海岸防衛隊的飛機飛臨現場一帶觀察時，又一無所獲。

本來海軍可以派遣艦隻和潛艇到該地區參加搜索。但是，無奈白令海峽的彼岸，正是蘇俄地方。換句話說，那是一處非常敏感的地區。美國國防部方面不想爲了這謠言，而惹出麻煩來！

至於由基辛格所領導的國務院，更加極力反對，因爲他正以「和平鴿子」的姿態到處東飛西飛，聲聲爲和平而作出種種努力，又豈可製造出緊張局面來呢？

因此，有關方面便暗中向國際特警方面求助。

巴黎總部方面接得報告後，曾展開了一連串的研究。

結果他們基於下列種種理由，作出了最後的決定，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理由之一：因爲美國也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一個成員國作出要求只要是合乎情理的，總部必須伸出援手。

何況這一次美國人認爲可能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安全，所以，國際特警方面就更加義不容辭。

理由之二：白令海峽剛好處於當今世界上二個大國——美，蘇之間，萬一有人存心作弄，挑撥，那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因此美國不直接插手，而由國際特警組織方面插手，也是天公地道的事。

至於其他理由，還包括了巴黎總部方面所收集的情報。

海怪出沒於白令海峽的報告，越來越多，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那是海中的怪物，到底有沒有根據？海怪對人類有沒有惡意？

海怪是眞還是假？

假如是眞的，同時牠又對人類有惡意的話，應採何種行動？

假如那是假的，毫無根據的話，內中眞相又怎樣？

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國際特警們須要針對討論的問題。

總而言之，這件事國際特警組織必須去理，而且還要迅速採取行動，將眞相查出來，否則，任何國家出面偵查，都有可能惹起麻煩。

高華斯說出來龍去脈之後，巴黎總部方面派來的柯倫隊長，表示要先到現場觀察，以及訪問目睹海怪的漁民，然後，才決定下一步行動。

柯倫是國際特警巴黎總部海外特別派遣隊隊長，過去阿生曾與他一再合作過，因此彼此間並不陌生。

高華斯解釋這次召集得如此焦急，是因爲海怪最近出現頻密，漁民紛紛向海岸防衛隊投訴，所以他們必須爭取時間趕赴現場。

柯倫的意見終於被接納。

於是一行人等，決定當日下午先行飛往諾姆。那是最接近聖勞倫斯島的地方。

阿生從來未試過如此馬不停蹄的飛來飛去，儘管他有些厭倦，但作爲一名國際特警隊員，是須要絕對服從上司指示的。何況對海怪的好奇心越來越濃厚，阿生好容易又忘記了旅途中的困倦！

當時還只是上午，距離下午飛往諾姆的時間還有數小時。

阿生於散會後，與木川到餐室去，將情形告知呂林二人。

呂林夫婦二人雖不是國際特警，但是他們過去與該組織關係密切，屢次合作偵破的案件，均是有案可稽的。因此，阿生在獲得上司默許的情況下，許多時都將他的任務坦然相告。

呂林二人面臨抉擇，他們如果不怕旅途辛勞，國際特警方面是歡迎他們加入調查海怪行列的；但是，如果他們怕辛勞危險，亦可以留在安科拉治市繼續遊覽。

傾談間，柯倫與高華斯都來了。

阿生把高華斯介紹給呂林二人認識，至於柯倫，呂林二人已先後在埃及和法國見過他，因此無須再介紹了。高華斯對呂偉良的大名早已熟悉，但見面則是第一次。

他似有心要呂林二人同行，所以再指出安科拉治市根本沒有什麼地方值得他們遊覽。

儘管如此，呂林夫婦二人還是決定爭取時間，到外面去看看。不過，他們是準備參加搜索海怪行動的，但是利用這數小時到處遊覽一下而已。

正如高華斯說的一樣，安科拉治市實在沒有什麼名勝古蹟可供欣賞。

這裏的人生活得毫不緊張，人們在街上慢慢地走，彷彿在花園中散步一樣。但是這只不過是地面上的情形而已！

天空上却不斷有飛機出現，穿梭似的飛來飛去。

當初呂偉良等人也感到有些奇怪，爲什麼

在這個寧靜而寒冷的都市裏，會有這許多的飛機？

就憑抬頭張望的印象，他們已可以分辨得出，那並非載客的民航機，因爲機身不大，大部份是單人機和雙人敎練機。

一名美籍特警隊員森美，奉了高華斯之命，暫時成爲呂林二人的義務嚮導。至於阿生，已奉命留在當地的特警辦事處內，協助籌備工作，因爲還有數小時，他們就要飛往諾姆。

森美把呂林二人帶到一個地方，那兒距離市中心還不遠。

附近的樹木已被伐去，四周是一片平原，這是個天然的機場。場邊停放了數以百計的小型飛機。

隔鄰有個三平方里左右闊的湖，湖邊也停了不少水上飛機。

眼前出現的是一個奇景，呂林夫婦二人在他們的記憶中，就從來未見過這麼多的飛機。陸地上的，湖邊的，以及正在天空中飛行的，多得像荒野的蜻蜓一樣，五顏六色，七彩繽紛，簡直令人目不暇給。

安科拉治市沒有高聳入雲的建築物，確是一個非常理想的飛行城市；現在這裏連較高的樹木也被政府鋸平，簡直可以稱得上是「飛行者的天堂」而無愧！

呂林二人仍然有點不明白，這裏何故會有這麼多的飛機？

後來美籍特警森美告訴他們：美國人喜愛夠刺激的玩意，開快車當然及不上開飛機那麼新奇刺激。所以近年來美國各地流行着兩種與「飛」有關的玩意！

第一種是滑翔風箏——一個用鋼架尼龍布製成的大風箏，由一個人將它帶往高處山頭，順住風勢滑翔而下！這種玩意看似好玩，其實十分危險。每年就有不少美國人死於這玩意！

第二種就是學駕飛機。

美國許多報紙大登廣告，像香港的敎車師傅登報招生學駕車一樣，十分普遍。

安科拉治市既是最理想的飛行者天堂，交通又如此方便，所以不少美國人便於星期五下了班之後，飛到這兒來，從飛行中找樂趣。

眼前所見的小型飛機，有些是私人購置的，也有些是出租的，更有些是「敎飛師傅」的敎練機。

一般來說，敎練機較大，可以坐上兩個人。私人飛機則像汽車差不多，比大型房車長不了多少，只可坐一個人。

美國人非常講究「人生享受」，所以他們每周最少休息兩天——星期六與星期日。

有些大公司，大工廠，甚至推行「四天工作制」，也就是每周的工作時間由五天再減至四天；卽每周休息三天。

根據專家考察統計，研究所得，四天工作的成果竟然比五天工作爲佳，這眞的是信不信由你；但據專家分析所得：這是人類心理與生理結合的反應的結果。

原來一個人的心理反應，往往能令工作上有超乎理想的反應！

由於每周只有四天工作時間，工作者在心理上必須加緊進行，以免將工作留到下周。

同時緊接而來的又是三天假期，他們爲了減輕心理上的負擔，必盡其所能，在四天之內完成本周應做的工作，以免玩也玩得心掛掛。

由於集中精神的緣故，所以除了速度之外，工作上的質素亦隨之提高。

在美國，所謂「周末」並非指星期六，而是星期五那天。

所以每逢星期五開始，安科拉治市就熱鬧起來。主要是來自美國各地的「飛行玩家」紛紛湧到這「飛行者的天堂」來渡周末。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眼前就好像進入一間大型玩具店一樣，彩色鮮艷的袖珍飛機此起彼落，看得他們眼花繚亂！

美國人的人生觀是另有一套的，別以爲在這兒開着飛機的都全是富有人家，其實有不少是受薪的工人與職員。

他們把工作辛辛苦苦賺來的錢，花在這種時髦的消耗上，在我們東方人的保守想法，是一種浪費。但在他們的心目中却認爲：工作只是生活的一種手段而已。假如只知道工作，而不懂得享受人生，生活會變得毫無意義！

因此，眼前坐在那些欵式美觀的小型飛機上的，可能是個周薪百餘元的白領階級；他們買不起飛機大可以租用。

湖邊就豎起不少「飛機出租」的木牌。只有較富有的人才購有私人飛機；有些還擁有兩三架以上。這些富有的玩家，玩飛機就像玩汽車一樣。

根據森美對呂林夫婦二人說：他們也常常來此租飛機玩。只要考得合格執照，就可以隨便租到一架小型機凌空逍遙！

森美又說：租飛機比購買更化算，因爲飛機保養費用大，沒有良好的保養和專人護理，很易出毛病，那就危險！但出租飛機的幾乎都是專家，他們有些是退休機師，有些是機械工程師，對飛機性能十分的了解。

呂林夫婦二人在那兒參觀了將近一小時，也爲之着迷！可惜目前他們還沒有航空駕駛執照。

湖上的水上機爲數也不少，奇怪的是湖上未見有船艇出現。

森美解釋說：政府爲安全計，禁止船艇在湖上出現，只准水上飛機升降。如此一來，更加形成安科拉治市變爲眞眞正正名符其實的「飛行者的天堂」！

回到市區，已是將近中午時份。

阿生有短暫時間的行動自由，他們約好午膳後不久就出發先到諾姆去。因此三俠有機會在一起進午餐。

除了三俠之外，還有兩個同行者，一個是曾作呂林二人義務嚮導的森美，另一個是曾與三俠一齊由東京飛來的木川。

森美本來要留在特警辦事處內進膳，但被呂林二人力邀，所以才再次陪同他們一齊外出，找地方吃午飯。

剛才當汽車在市區通過的時候，呂林二人已隔着車窗看見街上有中國字的招牌。

的確令他們感到意外的驚奇！

映入他們眼簾中的，不但有中國字，還有「香港」二字。

他們所見到的，是用中國字漆上的食物館招牌，其中一個就是「香港酒樓」。

當然，這些招牌除了中國字之外，還有英文。但在那極北的地方，身爲一個中國人，而能夠目睹這種情景，畢竟是比較親切的。

除了「香港酒樓」之外，還有一間以「飯碗」命名的酒家。也都是以中國菜馳名的食物店。

森美告訴他們，美國人越來越喜歡中國菜，不管是京菜或者廣東菜，他們試過之後都會回頭再來嚐試。

三俠遊埠有個原則，就是盡可能增廣個人的見聞。

因此，他們每到一個新地方，必爭取機會嘗試新的東西，不管吃的或喝的。

他們既是中國人，自然對於中國菜不會有什麼新奇的感覺。所以有時他們明知外國菜未必可口，也得冒險一試。

不過這一次有點例外了。

呂林二人因爲從森美口中知道他十分喜歡

吃中國菜，所以由他帶領各人到一間中國菜館去。

據說這一類中國菜館目前已開設了將近十間，生意十分的好。大部份廚師還是由香港方面重金聘來的。

這兒的老闆是廣東人，看見有中國人前來光顧，親自來招呼一番。還慇懃地介紹了幾道撚手菜式給各人。

林愛莉正擔心吃的是咕嚕肉，中式牛柳之類，因爲這些是外國人心目中「最可口的中國菜」，但憑呂林等三俠遊埠的經驗，在外國的中國菜館往往把這些菜弄得不倫不類。

也許吃在外國人口中認爲可口，但呂林他們却吃不慣。咕嚕肉若非太酸便是太甜。

不過，這一次却有些意外，因爲老闆介紹的，竟然是他們從未吃過的東西——阿拉斯加著名的海產：蟹王！在香港的電視台似乎也介紹過「阿拉斯加大蟹」，有人擔心蟹太大，肉不够嫩滑。

但是，呂偉良等人所食到的，却是出奇的美味可口。

不知道是否廣東式的烹飪往往有神來之筆，總之他們吃到的巨蟹，實實在在是大得出奇！單單是那隻蟹箝，就有一條粗壯的手臂那麼大。

一碟用蒜頭豆豉炒出來的「炒蟹箝」，只用了半隻而已，其大可知。

森美和木川吃得津津有味，他們大讚中國人的確是個懂得吃的民族！難怪中國菜稱霸世界，中國菜館竟然開到北極來了。

歐美人仕吃的多數是雪到冷冰冰，死實實的凍肉；日本人吃的多數是腥氣薰天的生魚凍蝦。但是，自從華僑們把中國菜介紹給他們之後，他們才曉得什麼謂之「口福」！

生活在香港的人可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們要吃什麼菜色都有：除了西餐，日菜之外，單是中國菜也多至屈指難算。例如京菜，津菜，上海菜等等之外，就是廣東菜也分正宗粵菜，客家菜，潮州菜等等。眞的是五花八門，琳瑯滿目。只要你口袋裏有一百數十元，便可以任你選擇吃個飽。

此外在香港還可以吃到台灣菜，韓國菜以至星馬的名菜，幾乎是無一不備。

所以不妨這樣說：香港才是「食」的天堂！卽使這裏提及的「阿拉斯加巨蟹」，每天均有飛機運到，只要你肯化錢，一樣可以嘗試得到。

試問除了香港之外，還有那裏會如此齊備的？

各人離開了那家中國菜館之後，回到特警辦事處，時間已經差不多了。幾架直升機，將各人送到機場去。一切都由美國人去安排。

三俠很難想像得到，他們只可以在此作如此短暫的停留，便要匆匆離去。

目的地是諾姆（NOME）。那是阿拉斯加州一個比較接近白令海峽的海岸城市。

唯一能令三俠感到滿足的，並非「海怪」，而是諾姆這地方是遊客絕少到的冷門城市。

至於所謂「海怪」，他們還未能目睹之前，只可以信疑參半，到頭來大有可能一無所獲亦未可料，自然談不上吸引了。

× × ×

三俠眞眞正正的睡了一覺！

直至木川將他們吵醒，他們才知道早餐已經預備好，大夥兒都在等待着他們出去一齊進食。

這是一間相當簡陋的建築，但在當地來說，已稱得上好了！

外面很冷，說話時口腔也有烟霧噴出。

高華斯對三俠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他們想禦寒，最好的方法就是盡可能吃得飽一些。

但柯倫却認爲：最好是多活動一下，千萬別畏縮地躲在屋子裏。

他們有說有笑的吃過了一些東西，又要準備出發去了。

不過，這一次却是分頭行事，任務各有不同。

他們決定暫時以這兒作爲基地，柯倫隊長負責指揮，高華斯只是從旁協助一切，處於顧問的地位。因爲柯倫到底也是由巴黎總部派來的。

柯倫依照原來計劃，決定先去訪問目擊者，高華斯則帶了一些美籍特警隊員去跟一些漁船連絡，目的是打算向他們租用船隻出海。

阿生和木川都被柯倫召去。只有呂林二人的行動保持自由。因爲他們既非國際特警，自然不一定要參加調查工作。

不過，呂林夫婦二人絕非喜歡袖手旁觀的人，他們也像阿生一樣，有一股濃厚的好奇心，更有一股正義感！因此，他們雖則表面上單獨行動，實際上却旁敲側擊地去進行調查。

他們希望找着一個經常出海捕魚的漁民，但却遇上了一個愛斯基摩人。於是有如鷄和鴨講，牛頭不對馬咀！呂林夫婦二人開始有些後悔，他們不該獨自行動，最少也要有個懂得當地方言的人陪同。

二人正在焦急之際，突然有個會講英語的人在他們身邊出現。

那人像是個歐洲人，態度十分友善。

他含笑着說：「有什麼事我可爲你効勞的嗎？中國朋友。」

那個愛斯基摩人却嘰喱咕嚕地跟歐洲人交談起來。

呂偉良向歐洲人道出來意，表示他們不過想向這愛斯基摩人查探一下關於海怪的事。

但是那歐洲人笑了笑：「原來你對海怪的傳說也感到興趣。不過，可惜你找錯對象了。現在首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我叫高爾——雷蒙・高爾，法國人，加力蘇號海洋探測船的潛水員。」

呂林二人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隨卽感到精神亦爲之一振！

「海洋探測船？」呂偉良瞪住那個法國人問：「你們也是爲了海怪而來？」

「不！」高爾忍不住笑了起來：「海洋裏除了海怪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東西須要我們探測和發掘的。」

呂偉良忽然也覺得自己未免太過幼稚，爲什麼連他也相信有海怪出現這回事？

他對高爾道：「相信關於白令海峽出現海怪的事，閣下最少也聽過了吧？」

高爾笑了笑：「是的，關於海怪的傳說最近越來越厲害——」

他頓了頓，忽然又停止了笑容。

呂林二人感到有點驚奇！

他們正待發問，高爾又說：「請問兩位到底想知道到一些什麼？」

「眞相——海怪的眞相！」呂偉良毫不考慮地回答了。

高爾稍作沉思之後又問：「你們是純粹爲了滿足好奇心呢，還是代表你們的國家前來探險獵奇？」

呂偉良聳聳肩，笑道：「我們並不代表任何人，純粹爲了滿足個人的好奇心而已！」

高爾看看腕表，把衣領扯高了，道：「讓我們喝杯酒談談好嗎？也許我知得比愛斯基摩人更多。」

呂偉良與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終於跟高爾一齊走。

他們在寒冷的街道上併肩走着，林愛莉故

意稍爲落後，她的目的是爲了方便監視這個身份不明的歐洲人。

雖然高爾作過一番自我介紹，但未必是眞實的，他們必須小心提防。

高爾帶着他們拐了一個彎，那兒有間酒吧，三個人先後入內。

酒吧裏冷冷清清的坐了幾個人，這裏比外面要溫暖得多了。

呂林夫婦二人平時儘管不喜歡杯中物，但在嚴寒的天氣底下，也得喝上兩杯。

酒精果然可以幫助增加體溫。呂林夫婦二人見高爾埋頭喝酒，於是忍不住問：「閣下剛才說，你是屬於一艘海洋探測船的，是嗎？」

「是的。」高爾放下酒杯，「我們的海洋探測船加力蘇號，是由一位很有名氣的海洋探險家所領導的，他名字叫富士托——約克．富士托！」

林愛莉問道：「你們正在這附近海域作業麼？」

「不！我們只來此補給，渡假。」高爾說道：「加力蘇號本來在阿留申羣島一帶探測海洋。」

呂偉良又回到了老話題：「請問你，關於海怪的傳說，閣下對此有何見解？」

高爾道：「我們從未見過，因此很難下定論。不過，理論上是值得懷疑的。因爲蛇頸龍早被科學家認定，已在我們地球上絕了跡。所謂海怪，應該屬於古代生物蛇頸龍這一類。」

林愛莉道：「加力蘇號既然探測海洋，爲什麼不到白令海峽來探測一下。聽說海怪通常出沒的地方，只是白令海峽，所以人們又稱之謂白令海怪。」

「是的，阿留申羣島距離白令海峽太遠，如果我們須要探測海怪的話，最少也得將基地搬到聖勞倫斯島，或者到這兒來。」高爾聳聳肩，「不過，我們的任務並不在此。我們覺得海洋深處，等待着我們去發現的正多着，它們比海怪不是更有意思麼？」

「不錯，你們的工作的確偉大！」林愛莉說，「不過，萬一海怪眞的存在的話，對你們不是可能造成極大威脅麼？」

高爾笑道：「如果我們人類是萬物之靈，海怪對我們並不會造成任何威脅！人類既然可以飛上月球，我們爲什麼不可以深入自己地球上面的海底？富士托船長是水肺的發明人，我們深信在他的領導下，在本世紀之內，人類必可展開新頁。」

提起水肺，呂林夫婦二人有點恍然大悟！

假如高爾的話句句眞實，他們應該再也沒有什麼值得懷疑了。

說起約克富士托他們未必記得起他是誰，但提及「水肺」的發明人，呂林夫婦二人很容易記起他是個來頭不小的人物。

約克富士托是當今世上一位頗負盛名的海洋探險家，他所領導的一個海底研究中心，總部就設在法國的士倫。

爲了滿足海底探險的須要，富士托於是發明了水肺。

富士托不但是「加力蘇號」的船長，還是深海探測船「深海之星」號的設計人。

呂林夫婦二人眞想不到，這一次無意中遇上了這位知名的海洋探險家的助手。

他們用仰慕，同時又近乎懷疑的目光盯住高爾。

高爾呷了一口酒，又說：「在我們的海洋上，其實有些事情比海怪更值得研究，也更加有趣。例如夜义魚爲什麼會有幾個心臟？鬼蟹爲什麼會在跑過潮塘時心搏的跳動率高達每分鐘七百二十次？海豹在潛水時，爲什麼心搏又會慢到每分鐘只有四次？諸如此類的問題，就够値得我們去深入探討一下。」

呂偉良道：「不知富士托船長現在什麼地方？」

「你想見他？」高爾反問道。

呂偉良點點頭。

高爾道：「我想你不容易達到願望，因爲他很忙碌；尤其是對於海怪這一類無聊的問題，我敢肯定他沒有興趣。」

「我只想知道他現在何處。」呂偉良說。

高爾道：「加力蘇號目前在這裏加油，富士托船長自然也在這裏。」

「好極了，謝謝你。」呂偉良說完，順手結了酒賬，便與妻子離開了酒吧。

高爾曾留住他們，但呂偉良似乎對他滔滔不絕的大談海洋生物知識不感興趣。

呂偉良匆匆回到他們的臨時總部，無非想將「加力蘇號」的行踪告知柯倫或高華斯，希望透過國際特警的關係，能够將富士托船長說服。

呂偉良一直就覺得：在汪洋大海中探險獵奇，實實在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他們既然要追究傳說中的「海怪」是否存在，自然就非到海上去探險不可。

既然要到海上去，普通漁船只怕起不了什麼作用。

所以，呂偉良覺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假如他們能有一艘像「加力蘇號」那樣設備齊全的探險船，相信必然可以事半功倍。

何況呂偉良還知道富士托船長所設計的深海潛艇「深海之星」號，可以深入海底三千六百五十公尺，極富機動性。

假如他們可以獲得這等工具的帮助，相信答案很快很快就可以找到。

正當呂偉良焦急地等待着柯倫等人回來之際，另一方面，柯倫隊長正率領着阿生和木川等人，在一羣漁民中進行訪問。

漁民們大都集中在海傍一間酒吧之內，柯倫隊長親自與一些曾經目睹「海怪」出現的人交談。

根據目擊者稱：那頭海怪與傳說中的尼斯湖海怪差不多，同樣是十分龐大的，也有一個鵝頭似的長頸。

牠在水中游行的速度十分高，簡直可與海面上的快艇比擬。

牠的體積到底有多大？雖然沒有人見過牠的「全相」，牠的身體大部份浸在水中，但據有經驗的漁民估計，最少有一千噸潛水艇那麼巨大，那是憑牠有時露出在海面的背部去忖測的。

牠的背部有若干駝峯，由於有些漁民說是兩個，有些則說是三個，所以很難判斷牠到底有多少個駝峯。

不過，漁民們都說：牠的背上有鋸齒狀的翅，看上去十分可怕。

有時牠會將頭部潛入水中，在半浮沉狀態下急游行。

但是，這情形最令漁民們感到震驚！因爲通常這是表示牠在極度憤怒中。

試過好幾次，當一些漁船企圖迫近牠時，牠就會將長頸和頭部潛入水中。當時目擊者還以爲牠害羞，但是，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牠突然將背部隆起，露出利刀似的翅，朝漁船急衝而來！要不是漁船機警，及時開足馬力逃去，勢必被牠撞沉。

另一種足以令牠生氣的事情，就是有些喜歡逞强的漁民，將魚槍朝牠射去；魚槍儘管鋒利無比，對牠却無損分毫。

就憑了這點，漁民們分析海怪的特性之所以「刀槍不入」，完全是由於牠的身體長有甲質的鱗片所致。

無論如何，此事已轟動了整個隣近海域的漁民世界。

美國海岸防衛隊的飛機與快艇曾先後數次趕到現場觀察。

但是，每當漁民於發出無綫電求救訊號之後不久，牠已潛回海中，不敢再露面！因此他們次次撲空。

柯倫曾以一個有趣的問題，對一名漁民說：「爲什麼你不拍下牠的照片？」

那位曾目睹怪物出現的漁民說：「先生，你以爲我們當時在遊覽麼？我們正在海上作業，風湧浪急之際，我們根本上就沒有這種準備；即使是有，相信也拍不出一張清清楚楚的照片。」

「爲什麼？」柯倫問。

漁民說：「風浪太大是其中原因之一，此外，牠出現的時候，多數是天色灰暗的時候，光綫不足啊！」

所有訪問都由一名特警用袖珍錄音機將每一句說話錄下。

柯倫不厭求詳地，又到海傍一些漁船上，向另一批漁民訪問，他們自然都是見過海怪出現的人。

柯倫的目的無非是搜集齊一些有關資料，先對證一下。

他覺得這種事情有時很難下定論，如果要查個水落石出，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從目睹其事的人口中，了解一下再加分析，有了一個初步輪廓，也許能更易於展開下一步的工作。

訪問了大半天，各人才收隊回到臨時總部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獃在那裏，一邊等各人回來，一邊也參閱了不少報紙雜誌。這些刊物都是記載有關「海怪」出現的新聞的，高華斯他們收集好帶到這兒來，以供參考。

此外還有一批關於「尼斯湖海怪」的資料和影片。

呂林夫婦二人都先後約略看過了這些東西。他們覺得有些專家的意見是値得一讀的。

例如尼斯湖海怪神出鬼沒的結果，引起不少專家紛紛趕來研究。他們認爲：所謂「海怪」，實際上就是海上最古，最大的生物之一——蛇頸龍。

但另一派專家則認爲：蛇頸龍這一類海上生物早已不復存在！

首先是基於「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原理，當今世上由於食物的日漸缺乏，較大的生物已經不適宜存在！別說蛇頸龍那麼大的生物，就是大笨象那麼大，也逐漸趨向「滅種」階段！

另一個有力的理由就是：尼斯湖既是一個「湖」，又不與大海相通，蛇頸龍如何會跑到「死水困積」的湖裏去？

但是，一些地質學家却又提出了反證，他們研究地球變化的結果，認爲我們今天的地球，在經過了千百億年以來的不斷變化，許多湖沼本來就是海洋的一部份。

至於湖水之變淡，只不過是由於時間的冲洗而已。例如荷蘭本土，就有不少地方是用人工將海灣加上堤壩，截成爲「湖」。起初也是鹹水的，後來却由於日子太久，經過沉澱之後，慢慢變成了淡水湖。

憑種種考古理論，尼斯湖既然有可能是昔日海洋的一部份，所以，蛇頸龍的遺族便有可能一直躲在尼斯湖中生活。

呂偉良和林愛莉看過資料中的照片和影片，這是過去若干年以來，人們在尼斯湖畔拍攝下來的菲林。其中都附帶了專家們的不同見解，値得他們參考。

例如一張不大清楚的照片是經過放大的，照片中所見，是遠處有一隻天鵝似的東西在水面上游泳。

那天鵝似的東西，就是喧鬧了不少時日的「尼斯湖怪獸」。

不過，專家的意見，竟然有人懷疑那照片是「人工製品」。

換句話說，他們懷疑那是一些做過手脚的僞照片。

但是，照片之外還有活動影片。

影片中所見，怪物在遠處游過，長頸留下的水影清楚可見！

由於背景是山邊，怪物體積的大小很難作出一個準確的比例。

此外又有一些圖片——這是繪圖專家根據目擊者口述而畫成的。

圖片顯示怪物有長頸，頭如鵝，但嘴較短，背有三個駝峯；浸在水裏的部份可能是二至四隻爪狀物。

專家的批評認爲：圖中的怪物正是蛇頸龍的寫照。

一切的爭論總應該有個結論的，偏偏就是「尼斯湖海怪」的爭論時至今日仍無結果。

呂林二人等到各人回來之後，便將遇見高爾的事說了出來。

柯倫是法國人，他雖然不認識約克富士托，但却聽過他的大名。

柯倫聽了呂偉良的意見之後，也覺得他言之成理。

問題却是：如何能說服富士托？

柯倫與高華斯商量，終於決定找着富士托談談。

事實上，經過了當日的訪問，加上海岸防衞隊的意見，如果沒有特殊設備的船隻，差不多可以肯定沒有結果。

柯倫與高華斯二人終於找到了富士托，那是在他的探險船上。

「加力蘇號」海洋探險船就停泊在海傍一個碼頭旁邊。

富士托樣子瘦削，看樣子絕難相信他是個海洋探險家。

「加力蘇號」正在進行加油和例行檢查，至於船上的水手與科技人員們，都登岸去了；只留下富士托與他的助手。

富士托似乎份外喜歡海，所以他始終留在探險船上。

甲板上用帆布蓋着一大堆不知什麼東西，四周加上了尼龍繩，似乎是擔心風浪將那堆東西吹入大海似的。

高華斯爲了易於開口，特地把港口負責人帶到船上。

港口負責人自然也是美國人，最少富士托就認識他。

旣是經過他的介紹，富士托不會對高華斯和柯倫二人的身份生疑。

富士托很喜客，親自在他的艙房中斟酒款待這二個不速之客。

柯倫因爲是法國人，而富士托的海洋研究中心，也是設在法國，所以，談起來也比較親切。

但是，當富士托知道他們爲「海怪」而來時，却有些意外地驚奇！

他顯然想不通，海怪的傳說，爲什麼會震撼國際特警這個世界性的組織？

富士托想了一會兒，終於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他似乎不大適宜笑，因爲笑起來面皮就皺得很難看。

若要作個譬如，不妨想想荷里活明星佛烈雅士提。

富士托的面部說起來倒有幾分與那位老明星相似。

富士托笑道：「你們可是擔心海怪會爲患我們人類？」

「不！」柯倫說，「我們的任務是揭開牠的眞相。說得更坦白點，我們擔心其中另有內幕！」

「你的意思是——」富士托收下了面上笑容，「你們大概也不相信牠是海怪，是不？」

「是的。」柯倫道，「主要還是爲了牠可能破壞世界和平！」

富士托道：「別開玩笑了，海怪豈能破壞世界和平？」

「如果那眞的是海怪的話，牠當然不會，但是——」柯倫說到這裏，頓了頓，回頭望望高華斯。

他似乎在徵求他同伴的意見，是否應該說得更坦白？

高華斯明白了他的意思，說道：「隊長，我以爲我們不妨說得坦誠一些，讓富士托先生了解我們這份心情，相信事情會更加好辦。」

於是柯倫又繼續說：「簡單地說，我們國際特警組織擔心有人在搗鬼。」

「搗鬼？」富士托怔了一怔，隨卽又笑道：「別開玩笑了，那是什麼地方？是汪洋大海啊！誰會跑到那種危險的地方去？卽使我們這些專業人員，也會有所選擇。」

柯倫道：「你可知道白令海峽兩岸是什麼地方嗎？」

「我當然知道！」富士托說道，「我一生喜歡研究海洋，當然曉得白令海峽兩岸的情形。阿拉斯加這邊是威爾士角，蘇俄那邊是烏厄連。」

「是的，白令海峽正好處於美蘇兩大國之間，所以它的敏感情形是不難想像得到的。」柯倫道：「萬一有人存心挑撥，後果就難以想像。」

「嗯！原來你擔心有人在白令海峽上活動！」富士托道，「然則你們想我怎樣帮你？」

「反正閣下也是探險海洋，可否儎我們一齊出海到現場去看看？」柯倫開門見山地說。

富士托沉吟道：「本來就沒有問題，但是，我的工作程序早已擬好了，假如爲了帮助你們，必須阻延若干時日。」

「我們可以補償閣下在時間上的損失！」高華斯道。

富士托笑了笑：「不！你們美國人只會用金錢去打動別人，所謂補償損失，也只不過是金錢上的損失；至於時間上的損失，你們根本無法補償！請你不要忘記，時間是一去不回的，金錢也難以彌補。」

高華斯面上紅了一陣。

柯倫打着圓場道：「你探險海洋的目的，不過是爲了清楚海底下面的秘密，說不定白令海峽的海底下，有些東西更能令閣下感到驚奇呢！」

富士托束眉沉思着。

高華斯不敢再插嘴。

剛才富士托的意思，高華斯心裏是明白的；美國很富有，所以處理什麼事情總離不開金錢。

卽使是國際事務，也動輒用大量的美元援助去打動對方，以解開死結！例如最近的以埃和解協議的簽署，基辛格的做法就是一個完成的好例子！

富士托言下之意既然對美元政策反感，高華斯講得多錯得多，那就很易陷於僵局。

所以，高華斯從此只作旁聽，由柯倫去說服富士托。

事實上柯倫與富士托談得也較爲投機，有時他們還用法語交談，顯得十分親切。

最後，富士托表示願意從詳考慮一下，明天才可以給他們答覆。

柯倫他們至此也只好告別了。

深水潛艇　受到破壞

高華斯十分知機，這一次他只讓柯倫帶着阿生去拜訪富士托。

他們都想過了，富士托的決定，對他們這次出海可以說得上是「影响重大」！

換句話說：假如富士托答應伸出援手，他們的工作必可事半功倍。

因此，高華斯爲了避免再惹起富士托船長的反感，在翌日的再度登船拜訪中，他沒有同行。

富士托招呼過柯倫之後，柯倫把阿生介紹給他們認識。

柯倫把阿生說成英雄人物，富士托表示他也聽過了「東方三俠」的大名。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他屢次受到總部讚揚，也只是「內部的事」，外人很少知道；但是三俠在環遊世界旅程中，幹下不少驚天動地的事，却有不少被各大通訊社加以報導。

富士托亦因此而知道他們的來頭。

富士托經過了一夜的深思熟慮之後，又與主要助手們談過，他們終於決定助國際特警一臂之力。

柯倫萬二分高興，一再稱謝。

阿生對船上一切設備極感興趣，富士托親自帶領他們到船上各處參觀。這是一艘與別不同的專業船隻，有許多特殊的設備，連一向鬼靈精的阿生，連想也想不到那麼新奇有趣。

甲板上有巨大的起重機。

一艘船隻上的起重機，主要是要來起卸貨物用的。但是，加力蘇號探測船上這一座起重機，却是要來將一艘九噸重的深水潛艇吊入海中去的。

那艘九噸重的圓型潛艇，就在甲板之上，起重機之下，用帆布蓋住的一大堆東西就是了。爲了滿足阿生的好奇心，富士托船長又叫人將帆布拉開，讓他參觀。

富士托解釋着這小潛艇的性能，因爲這是他一手設計的。

這是專供深海研究用的。

富士托一直以來，對海洋產生了非常特殊的情感，因此他一生的精力都集中在海洋探測方面。他設計了這艘海洋探測船——加力蘇號，又設計了這艘小巧的深水潛艇，無非都是爲了方便在海上展開研究工作的。

當然，最富革命性的設計就是舉世爲之轟動的「水肺」。

他向阿生他們解釋，這艘命名爲「深海之星」的深水潛艇，性能甚佳，它可以深入海底三千六百五十公尺。

深海之下是個怎麼樣的世界？

那是個十分黑暗的世界，因爲陽光只可以照射到數百尺深的海水中，太深就不可能；所以卽使海面上陽光十分強烈，下面也是一片黑暗。

但是，「深海之星」有強烈的照明設備，可供艇內的研究人員細心觀察深海中的一切生物的活動情形。

「深海之星」重九噸，最多可供三個人進入內部去。

這小潛艇是圓型的，漆上了白色，上面有一條天綫。

根據富士托的解釋，他可以在加力蘇號的

控制室內，與深海中的「深海之星」小潛艇內的人利用聲納電話系統保持連絡。

阿生從呂林二人口中知道「雷蒙・高爾」這名字，因此他便問富士托：「請問雷蒙高爾先生可是這裏的人？」

富士托道：「高爾是我的潛水領導員，他通常擔任了實際的工作，例如進入這小潛艇，深入海中研究，這就是他的任務！」

富士托想了想，又問：「怎麼，你認識高爾？」

「不是，只是聽過他的名字。」阿生道。

柯倫又參觀了一些海洋動植物的樣本——這些東西都是富士托他們由海底收集到的罕見品種。

富士托指出：海洋佔去了地球三份之二的龐大面積，人類的長遠發展，終會有一天由陸地轉到海中去。

這絕非幻想，總有一天會變成事實的。因爲陸地上的資源有限，當開發淨盡時，人類就被迫向海洋中動腦筋。

根據他的研究結果，海洋中不但蘊藏了極其豐富的礦產，魚類，更有不少植物是可供食用的。

而且，可供食用的海產植物，有極豐富的營養價值，同時還可以用人工加工法，在海底加以培植。

「別睹了這個問題！」富士托提醒阿生他們：「世界糧食大鬧恐慌之際，我的發現是值得重視的。」

的確，假如有一天地球上的資源越來越缺乏，到那時必然是人口膨脹，人類世界將會變成怎樣？

就目前的情形推想下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勢必爲了資源問題而惡化。

最現實的例子，就是產油國與消費國之間的矛盾；一方是「奇貨可居」，另一方則是「忍氣吞聲，揸頸就命」。

當雙方還能保持一點理智的話，當然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萬一有某些國家被搾取得乾乾淨淨，忍無可忍時，後果如何？

這只不過是「能源問題」而已！但想深一層已够令人擔心不已。

至於直接影响到生存大計的糧食問題又如何？這問題比起能源問題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才對。

當人口逐漸增加，糧食發生問題乃勢所必然的事。

陸上的可耕之地決計不可能突然之間多起來的。何況目前有些大國自稱「地大物博」，到頭來還是糧食不足，頻頻向外購買糧食。

就拿蘇俄來說吧，他們的國土不是橫跨歐亞兩大洲嗎？

但是「大」又有何用？他們不是每年要向美加等國大購糧食麼？

因此可見，糧食才是這世界上最可怕的危機。

要解決這危機，人類不應向「太空」方面想，正如富士托說，海洋才是最大的儲藏庫。只要我們早動腦筋，希望還來得及可以制止爲糧食而發生的世界大戰。

阿生他們彷彿上了一課「海洋知識」，要不是柯倫說要走，阿生眞想再聽富士托船長說下去。

富士托親自將他們送上跳板，相約明天再到船上討論其他細節。

因爲每次出海，「加力蘇號」必須儲足汽油及糧食，同時船上有固定的水手和工作人員，所以富士托船長儘管答允他們，却無法可以多儲他們的人員。

正如富士托船長所說，他船上的都是一些技術人員。經過專業性的訓練，國際特警人員很難代入。

例如坐進「深海之星」去的三個人，就不是每個都可以。

他們必須懂得操縱，也要有強健的體格，還要有海洋知識，正是缺一不可。

因此，船長與柯倫之間，還要經過一番討論，然後才可以成爲事實。

就在阿生他們離開探測船之後不久，艙房中的電話要求船長聽電話。

一艘船隻多數用無綫電話，但當船隻泊岸時，碼頭管理人員會把綫路直接接到船上去。

富士托接過聽筒，發覺對方是個陌生人。

對方用美音英語問他：「你可是約克富士托先生？」

「是。」富士托反問道：「閣下是誰？」

「我是來警告你的。」

「嗯？你——」

「別插嘴，時間無多，你得先聽我說個明白！」對方很認眞地，沉聲說道：「我是一番好意的，因爲我不想你們船翻人亡。」

「你這是什麼意思？」

「聽過海神的名字麼？」

「聽過了，你是指什麼？」

「白令海怪實際上是統治該處海域的海神，你不可以帮助別人去騷擾牠。」

「你是什麼人？」

「靠海維持生計的人。」

「漁民？」

「差不多了。」

「你要怎樣？」

「剛才我已說得十分清楚，別觸怒海神，否則這一帶必有大災難！富士托先生，去做你的事吧，別多管份外的事。」

富士托心裏生氣，因爲這分明是一派胡言，而且充滿了恐嚇成份。

一個喜歡冒險生涯的人是不輕易會被人嚇倒的；富士托是一位海洋探險家，他又怎麼會相信什麼「海上之神」？自然亦不會輕易被一個陌生人三言兩語可以嚇倒。

掛了綫之後，富士托甚至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裏。

高爾由岸上回來。

他知道船長決定助國際特警隊一臂之力，有點意見。

他說：「這將會影响我們的進度，而且，我覺得近乎無聊！」

「但是，我已經決定下來，」富士托道，「反正我也想乘機到白令海峽去看看那兒海底的情形。」

「既然如此，我也無話可說！」高爾還是有些不悅，「不過，我在擔心我們可能捲入漩渦。」

「爲什麼？」

「海怪的事我也聽過了。但是，細心分析一下，這件事不難另有內幕，」高爾說，「船長，你不是說過，當世界各大國在陸上爭奪一番之後，又會向上空發展，最後便是爭入海底去嗎？」

「是的，這是將來的事。」

「但是，我擔心他們現在已經開始。」

「你是說：白令海峽上出現的海怪，只是潛艇之類？」

「我不敢肯定，但誰也不能否定這種可能性。」高爾說，「最明顯的是那兒的地理形勢，白令海峽就處於美、蘇二個大國之間。」

「嗯！」富士托沉思着說，「你是擔心我們被美國人利用嗎？」

「正是啊！」高爾又說，「而且，萬一出

事，勢必影响我們本身的工作。」

「嗯！」富士托抓抓後腦，「我倒未有想到這點。」

「可以拒絕他們嗎？」

「當然可以，但似乎太不够道義！」富士托想了一陣，又說：「白令海峽沒有軍事上的價值，美蘇二國似乎不可能派人在那兒作海底活動。也許正如柯倫所擔心的，只怕有第三國派人在那兒挑撥，故意令到當今兩國發生大誤會。假如眞的如此，那才是十分危險的事！」

高爾道：「無論如何，我以爲我們必須拒絕他們的請求。」

「算了算了！」富士托有些不耐煩地說：「這些事讓我自己決定好了。」

高爾不敢再作聲。

× × ×

經過一次短暫的聯席會議之後，一切都已經作出了決定。

富士托爲了維護他個人的信譽，決定與國際特警隊合作。

他不理會高爾的勸告，更不理會那個陌生人的電話恫嚇。

富士托見到柯倫他們的時候，甚至提也沒有提及那個電話。

由於粮食，艙位種種問題，富士托只答允讓五名特警隊員同行。柯倫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妥協。

柯倫決定親自率領其餘四名經過挑選的特警隊員上船。

柯倫心目中已決定將阿生帶去，因此他只要選出其他三人，至於高華斯，他暫時留在諾姆，另外再想辦法。呂林二人看情形必須跟高華斯等人在一起，但是否出海，他們可以自由選擇。

如此一來，他們這班人必須分成兩批以上，甚至三批。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富士托船長已非常例外地答允這種「額外的任務」；如果再强人所難，把其他人多帶落船，似乎不合情理。

最後，柯倫經過了一番考慮之後，把四個特警隊員選了出來。那就是阿生和日籍的木川，再加上二名法籍的隊員費曼與里奈。

二名法籍特警隊員都是柯倫由巴黎總部帶來的。

高華斯並不怪柯倫作出這種選擇，卽使其中一個美籍特警也沒有。因爲合作是否有所收穫，是須要講默契的。在「加力蘇號」船上旣然由柯倫指揮一切，他當然要挑選認爲合適的人選。

另一個內在因素就是，富士托船長不大喜歡高華斯，所以，柯倫故意不選美籍的特警，以避免在富士托控制的探測船上，發生不愉快的事。

高華斯似乎給呂偉良提醒了，他也覺得一般漁船對他們的工作難有太大的帮助。因爲一般漁船只可以捕魚。

沒有特殊的設備，在巨浪滔天的大海中，難有什麼成就！

呂偉良提議高華斯向海軍求助，但是高華斯認爲海軍決不會答允。因爲美國政府一直不想公然插手此事，是爲了蘇聯的緣故。

美蘇關係正在逐漸改善中，一旦有美艦出現於高度敏感的白令海峽，只怕會引起俄人的緊張。不過，高華斯決定要盡快另想辦法。

呂林夫婦二人一直可以保持自由選擇的權利。所以他們已商量過，如果高華斯在三兩天之內沒有消息出海，他們便決定囘到安科拉治市去等阿生囘來。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就在加力蘇號起程出海的翌日晚上，高華斯和他的助手歡地天喜的由外面囘到他們的臨時總部。

呂林夫婦二人在這冰天雪地的寒冷氣候下，正圍爐傾談之際，就看見高華斯他們由外囘來，高興地說：「我們遇上了福星！」

跟着，他說出今天的巨大收穫，也算得上是意外的收穫。

原來有一隻船隻開入港口加油。

這艘奇怪的船隻是屬於美國史克列浦斯海洋學院的。

它的外型有些像船塢，中間有一部份空了出來，那是爲了方便將一艘小潛艇投入水中去的。高華斯形容它比「加力蘇號」更新式。

「又是一艘海洋探測船麼？」林愛莉感到出奇地問。

其實任何人的心目中都難免會產生疑問：爲什麼忽然之間會有這麼多的海洋探測船開入港口加油？是巧合嗎？還是由於這是隣近唯一可以補給的港口？

高華斯道：「是的，它是屬於史克列浦斯海洋學院所擁有的七艘研究船之一。那是一間專門培養海洋科學家的學院。」

呂偉良有點喜出望外地問：「他們已答允載我們出海？」

「是的，凑巧的是我跟船長認識，他們對海怪同樣也發生興趣。」高華斯道，「我們談了許久，終於同意合作。」

「什麼時候出發？」呂偉良問。

「後天一早。」高華斯說，「一切補給品會在明天之內搬到船上，國際特警組織須要負擔其中一部份費用。」

呂林二人對其他細節不感興趣，只想早些出發到白令海峽去。

高華斯又說：「值得高興的是：我們可以全體一齊落船，一個人也不必留下來。」

林愛莉有些懷疑：這到底是一艘什麼研究船？爲什麼欣然接納這次突如其來的任務？其中是否有詐？

她忍不住問：「你以爲這船上的設備可供應用麼？」

「當然可以，」高華斯道，「我今天才參觀過船上的設備。其中有不少是非常新式的儀器。當然，人家都是專爲研究海洋而來的。」

呂偉良也忍不住問：「懸美國旗的？」

高華斯道：「那是當然的事，因爲他們都是美國人。」

「那麼——」呂偉良擔心地說，「它出現在白令海峽之上，會否引起俄人的猜忌？」

「我想不會的。因爲它並非屬於美國政府，只是一艘民間的科學團體的研究船，並非軍艦。」

高華斯又說：「明天我們不妨再去看看，船長很和藹，較易說話。」

呂林夫婦二人一直以來就覺得美國人不易理解。他們可以在刹那之間決定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同樣可以在最後一刻改變主意。

最易見到的實例應該是「越南問題」。

世人都知道美國參戰之後，在越南戰爭中死了數以萬計的子弟兵。但是，誰在事前也無法想像得到，他們可以在刹那之間退出，連瞧也沒有再瞧一眼。

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尙且如此，所以呂偉良夫婦二人對於高華斯的「意外收穫」，想深一層也就覺得見怪不怪了。

× × ×

除了已經隨同「加力蘇號」探測船出發的柯倫等五個人之外，其餘高華斯等人都順利地，登上了「挑戰者號」。

「挑戰者號」也是一艘海洋探測船，它的設計甚至比「加力蘇號」更新，更複雜一些。

另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挑戰者號」也

同樣有一艘深水潛艇。

附在「挑戰者號」上的深水潛艇叫「達爾文號」。它可以深潛至過萬呎的海底，比起「加力蘇號」上的「深海之星」還要進步許多。

美國有不少這一類海洋學會，他們都獲得諸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等機構的資助。因此他們在研究方面的發展進度，比起法國人又更進一步。

「挑戰者號」船長是一位科學家康尼，他是美國人；其實船上的研究人員全部都是美籍的。

據高華斯說，他們是在波士頓認識的。

這一次高華斯能將康尼博士說服，亦非偶然的事，因爲康尼博士據說對最近傳說紛紜的「海怪」也開始感到有興趣。

這艘奇怪的船經已開行了。

呂林二人一方面要爲阿生擔心，另一方面也得替他們自己擔心；因爲沒有人可以預測此行到底能否有結果，只不過危險却肯定會有的，就是未知危險到何等程度而已。

海上的旅程應該是充滿刺激的。但在鐵拐俠盜與迷你女賊的生命中，很少作這種嘗試。

這不是什麼豪華郵輪，亦非軍艦，當船駛到了大海之後，眞正的受到考驗了。

出乎意料之外，「挑戰者號」是相當穩定的。

呂偉良獲得康尼船長的熱情招待。他們談得很投機，最低限度可以減少旅途上的寂寞。

同樣是博士身份的康尼船長，他很坦白的表示，對中國人有點另眼相看。主要並非因爲呂偉良的「鐵拐俠盜」的名氣，而是許多科學上的突破性的發現都是由中國人創造出來的。

例如發明人工合成生長荷爾蒙的李卓皓博士，發明最實用袖珍電腦的王安，以及女科學家吳健雄博士等等。

最近轟動了整個世界的物理學一件大事，就是「J」粒子的發現。

「J」粒子比氫原子更重，是人類至今爲止所發現最重的一種粒子。

更重要的是「J」粒子有極長的壽命。

氫原子的發現，令到科學家製造出威力驚人的氫氣彈——比原子彈（炸廣島的那一種）更加厲害。

如果用「J」粒子發展核武器，後果自然可怕百倍以上。不過，如果應用在和平科學方面，人類將進入歷史性的新階段。

被稱爲本世紀最重要發現的「J」粒子，就是由一位旅美的中國科學家丁肇中博士所發現的。

丁肇中博士還未到四十歲，他的才華已令到舉世爲之觸目。假如沒有新的對手，相信下屆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必然是屬於他的。

康尼博士言不由衷地在呂偉良面前把中國人捧得高如天上之星。

呂偉良有點不好意思，但康尼博士講的也全都是事實。

林愛莉擔心阿生，他比呂林二人早了五十多小時出發，照計應該開始進入白令海峽的範圍了。

高華斯爲了與柯倫取得連絡，要求康尼博士與「加力蘇號」通訊。

過去在風浪甚急的海洋中通訊，確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但是近年來一則科學儀器發達，二則美國發射上天空的人造通訊衞星越來越多。所以汪洋大海中的通訊，也就變得輕而易舉。

「挑戰者號」終於與「加力蘇號」取得連絡。

「加力蘇號」果然開始在白令海峽上展開廣泛的搜索。

在風湧浪急的海面上作業已經不是味道，在如此嚴寒的天氣下，更加是一件苦事。

富士托船長頗後悔答允柯倫隊長的要求，要不是爲了柯倫，這時候他們的船已開囘到阿留申羣島去展開探測工作。

但是現在，他們得陪同國際特警們展開一連串似覺無聊的行動。

正當「加力蘇號」船長富士托的情緒陷於低潮之際，想不到「挑戰者號」的加入，彷彿又給他注射了一服興奮劑。

柯倫與阿生等人一直在鼓勵船上的瞭望人員注意海面上的一舉一動。

但是，望遠鏡底下，可以說是一無所獲；他們見到的，只是風浪。

天色灰黑，風越大，浪越急。

加力蘇號船上的人都躲在艙底去了，只有阿生和柯倫二人仍然留在甲板之上。

「這樣子下去，只怕我們永遠也沒有結果。」阿生說。

柯倫嘆了一口氣道：「這應該是一件十分矛盾的事。海怪萬一突然之間出現，我們大有可能葬身於大海。但是，如果牠不出現，我們不但撲了一個空，無法向總部交代，也難以對富士托船長！」

阿生正想說什麼，突然看見遠處海面有些物件載浮載沉的，出現於視綫範圍之內。

他向柯倫示意，柯倫循勢望過去，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現在他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是一團奇怪的黑影！正以極快的速度，朝他們直衝過來。

柯倫立刻通知其他人。

船橋上的鐘聲响了起來，所有的人都跑到甲板上面來。

富士托立刻命令船員們準備應變。一時之間，如臨大敵。

瞭望員透過無綫電對講機向船長報告，海面上出現的是一頭體積龐大的長類怪物，正以極高速度衝過來。

富士托船長下令將船開走，目的是避開怪物的直綫衝擊。

來福槍，魚槍等等，都搬到甲板上面來了，但富士托船長不許各人隨便用武；柯倫和阿生也覺得這一類武器對如此巨大的海上怪獸根本無濟於事，只有更加觸怒牠而已。

富士托船長親自舉起望遠鏡觀察，發覺正在瘋狂地奔竄的怪物有一條可以伸縮的長頸，露出海面的背部，有利刀似的翅。

果然是蛇頸龍？——當時所有目睹其事的人都有這種想法。

卽使是外行人的國際特警們，這些時日以來，也受到船上專家們的感染，知道古代海上生物的一些奇形怪狀。

海浪雖然很大，船又在風浪中顯得極不穩定，但各人仍可以看得出浪花滾滾中的輪廓。

加力蘇號的舵手很機智，他們將這艘探測船開行時的路綫弄得曲折迂廻，如此一來不但可以避過怪物的直接衝擊，更可以讓船上的人從旁看得怪物更清楚一點。因爲彼此是迎面一掠而過。

怪物似有人性，當一擊失手之後，未見立卽囘頭再來施襲。

各人正鬆了一口氣之際，怪物突然沉入海底，視綫上暫時失去了牠的踪影。

富士托船長的頭腦非常冷靜，一邊派人分別將船舷及船橋上的自動攝影儀器拆除，迅速將菲林送去冲洗；一邊命令無綫電先將剛才的發現通知後來一步的「挑戰者號」。

阿生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場面，總覺得時間太短。

他是個精力充沛的年青人，對於冒險有不

同常人的見解。

一般人如遇上了剛才那種事情，一定希望它快些成爲過去。

但見阿生却有點心癢癢的，因爲在飄搖不定的甲板上，他還看不清楚怪物外形；他眞希望牠再出現一次。

風湧浪急，天色在驟變中。

沒有人知道怪物何時再回頭，但瞭望人員已加緊監視四周水域的動靜。

瞭望人員用的是紅外光望遠鏡，卽使在黑暗中也可以看得見海面上的景物。

加力蘇號船上的聲納探測裝置，此時已奉命開動，追踪海底那怪物的下落；根據雷達網上的顯示，那疑點正在迅速離開那圓周形的水域。

那急速移動的「疑點」，自然就是剛才各人見過的海怪。

不但阿生表現出一片失望，就是富士托船長和船上的研究人員也表現得十分失望。

他們一方面覺得怪物出現時間太短，另一方面又覺得怪物可能從此不再出現。那麼，他們此行豈非白費工夫？

「挑戰者號」已接到了報告，他們向「加力蘇號」覆電，正加緊趕赴現場。

阿生和柯倫等人都急於要知道答案，他們追隨着富士托船長進入冲晒房去。既希望看看那菲林底片，更希望聽聽專家們的意見。

照片還未冲出，「挑戰者號」已不斷提出種種要求：他們要知道海怪潛逃的正確方向，更想知道照片上的顯示。

柯倫曾要求富士托船長將「深海之星」潛艇投入海中觀察。但是富士托一則認爲天氣太過惡劣，二則覺得此時已是「事過情遷」，於事無補；除非聲納反應顯示出海底再有可疑物體發現，他才考慮柯倫的建議。

照片冲洗出來了。

自動攝影器材是最好的一種，但可惜現場環境太過惡劣，波浪滔天的情狀下，拍攝出來的，是水花浪影的掩映下，夾雜着一些黑影！

所有自動拍攝的照片中，只有一幀比較有參考的價値。

那是最早拍下的一幀：就是當怪物在遠處海面上出現的一刹那。

那個鵝頭似的東西，竟然有一雙閃閃生光的眼睛！彷彿正在注視着海面上突然出現的「加力蘇號」海洋探測船。

那時正是開始攻擊前的一刹那間，當「鵝頭」沉入海水時，浪花就滾滾而起，海怪的瘋狂衝擊也就於此時展開了。

那情形彷彿一頭蠻牛於展開攻擊行動之前一刹那間的情形完全一樣。

俯首急衝是集中力量對付敵人的一種有力的表現，許多動物都有這種習慣；令人驚奇的倒是牠體積如此龐大，竟然會游得這麼快。

「加力蘇號」探測船曾在數丈距離之內，與牠分別朝相反的方向一掠而過；那是舵手機警地將航綫突然間改變，以避過正面衝擊的時候。

不知道是否由於當時的前進速度太高，還是由於怪物本身的視綫不清，假如當時牠的向前俯衝突然在中途改變角度的話，相信「加力蘇號」勢難倖免。

但是，根據物理學的原理，直綫衝擊總是最有力量的。

怪物爲什麼當時不懂得拐彎抹角？是由於體積太過龐大呢，還是牠的性能所限？

富士托船長吩咐黑房冲晒的技術人員，將「鵝頭」似的照片放大！在放大了的照片中可以見到，怪物的頭部比長長的頸部稍大，像蛇頭也像鵝頭，更加有些像鴕鳥的頭部。

那雙發光的眼睛給人一種可怖感；嘴巴是閉上了的。

憑照片所見，牠的皮膚呈深墨綠色，像海豹，但沒有毛。

富士托和船上的研究員分析過之後，一致肯定牠是「中生代」的海上動物「蛇頸龍」！

「中生代」距離現在已是數以億年計，同一時代的許多生物均已在地球上絕跡多時，爲什麼單單是「蛇頸龍」未有絕跡？

同一時代的陸上爬虫類——恐龍，也只可以在化石中找到牠的痕蹟，此外就只可以在科學幻想電影中才可以見到。爲什麼水中的「蛇頸龍」却得天獨厚地，可以生存在今天這個時代？

根據達爾文的理論，一種須要大量食物的生物，是會被逐漸淘汰的。所以巨大的生物早已在我們的地球上絕跡。

蛇頸龍假如眞的可以至今仍然可以在海上生存的話，那麼，附近海域的其他水中生物，就算不被牠吃個清光，也會避之則吉！這也是動物求生的一種原則。

因此，富士托船長決定明天在風浪稍爲平靜時，將深水潛艇「深海之星」投入海裏去，進行觀察。

阿生自告奮勇，要求成爲「深海之星」的觀察員之一。

但是富士托船長因爲他未接受過特殊訓練，而嚴加拒絕。

阿生爲了滿足好奇心，央求柯倫隊長出面向富士托求情，但是，連柯倫也規勸阿生不要冒險；因爲在那小潛艇中，萬一遇上蛇頸龍的話，後果難以想像。

阿生沒有辦法可想，因爲在情理上柯倫是他的上司，富士托船長則是這艘探測船上的全權主人。何況在理論上，阿生實在也沒有資格足够擔當是次艱險的任務。

雖然阿生是個十分聰明的青年人，他不但有膽有識，而且對一切機械也相當的有認識，加上歷年來的磨煉，他對任何環境皆可適應。

但是富士托船長的想法就不同，他覺得這不是一場戰爭，而着重於研究，那必須富於學識和經驗的研究人員，然後才可以擔當是次任務。

那一晚，大夥兒都表現得很緊張，因爲沒有人可以預測龐大的蛇頸龍何時會捲土重來。

有些動物很聰明，每當牠一擊不中之後，牠會量力而爲；一是伺機再施突襲，一是召來更多同伴聯手攻擊。

憑肉眼所見去推斷，那怪獸足有一艘千噸潛水艇那麼大，單是一隻已可以將「加力蘇號」弄沉而有餘。

萬一牠採取「聯羣出擊」，後果實在太可怕了！簡直令人不敢想下去。

但是阿生無法入睡的原因，却是由於他的願望無法達成。

不過，像他這種人，卽使有一綫希望，他還是要去爭取的。

因此到了翌日一早，阿生就跑到甲板上面去。

他以爲自己起得够早了，但是，甲板上却聚集了一大堆人。

那兒似乎發生了一些事情，大夥兒圍繞住的地方，正是小潛艇「深海之星號」的存放之處。

那塊防水帆布已被水手拉開了。

柯倫和他的助手也在一旁觀看。

阿生擠了過去，發覺富士托船長正與他的助手在檢查「深海之星號」潛艇。從臉色看，這圓型的東西分明出了毛病。

各人似乎很焦急，阿生忍不住問柯倫：「

發生了什麼事？隊長。」

豈料柯倫却反問他：「你昨晚有沒有再登上甲板來？」

阿生一頭霧水！

此時所有人的目光竟然都集中到阿生的身上來。

阿生昨晚睡不着，確曾登上過甲板一次，而且還跟一名在甲板上値勤的水手閒聊。因此阿生毫不隱瞞地承認下來。柯倫低聲問阿生：

「你有沒有接觸過這艘深水潛艇？」

阿生表示從未摸過它。

柯倫道：「深海之星被人破壞了！」阿生心裏一凛！現在他當然明白了，想不到竟然有人懷疑是阿生做的手脚，怪不得會有這許多懷疑的目光集中到他的身上來。

阿生正待解釋，柯倫已搶先說道：「你不必多說了，我已向船長保證過，因爲我知道你不是那種人；他只擔心你被好奇心驅使，而致將潛艇弄壞。」

「沒有，絕對沒有，我動也沒有動過它。」阿生說着又問：「破壞的程度如何？」

「還不知道，要等船長檢查過才明白。」柯倫說道。

富士托船長由小潛艇出來，但他的助手仍在裏面進行修理工作。

柯倫問他：「情況嚴重嗎？」

富士托船長自負地說：「深海之星是我一手設計的，除非破壞者將它整艘毀滅，否則的話，任他怎麼樣弄壞，我也有辦法修理。」

柯倫放下了心頭大石，又向船長交代，表示阿生從未摸過它。

富士托船長瞥了阿生一眼，他似乎也很相信阿生不會做出這種事情。

富士托一邊用棉紗的碎料抹去手上的油漬，一邊離開人羣，朝甲板一角走去——

柯倫明白了他的意思，也跟了過去。

阿生因爲一度受到懷疑，又沒有柯倫的指示，所以沒有跟他們過去。

柯倫與船長併肩兒走向甲板一角。

富士托船長看看四周圍都沒有人，於是說道：「隊長，不要責怪我長氣，你是否百份之百相信你的每一位隊員？我的意思是：他們絕不可能是奸細。」

柯倫道：「人心隔肚皮，有時我連自己的兒子也未敢輕信，但照常理忖測，我帶來的人絕對靠得住，因爲每一名特警必須經過調查背景，然後才被挑選入營受訓；他們幾乎全是志願捐出一切，爲世界安寧而作出最大的努力的。因此，他們不但不易被人收買，最低限度也做到了身家清白四個字。」

富士托沉吟道：「然則，我們船上有那一些人最有可能是奸細？」

柯倫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應該如何作答才好。因爲船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既是他帶來的特警隊員，另一種則是富士托船長屬下的船上水手以及研究人員們；假如柯倫保證他屬下的每一個特警隊員都是身家清白的，那麼，他豈不是等於指證最可疑者，便是船上的水手們？

富士托聽不到身旁的柯倫的回音，又自言自語般地說：「假如船上有奸細，他的目的何在？」

柯倫順口答道：「很明顯的，希望我們此行的任務失敗——這就是他們的目的。」

「嗯！」富士托沉吟道：「然則，我們必須小心翼翼行事，否則，就易弄出悲劇來。」

柯倫開始有些擔心，不知道富士托是否打響了退堂鼓。

富士托又說：「你們是比一般地方性的偵探們更精明一籌的，可以查出誰在搗蛋嗎？」

柯倫反問道：「潛艇的破壞，達到了何種程度？是否肯定被人存心破壞的？」

「是的，肯定有人存心將它破壞，藉此阻止我們下海。」富士托道。

柯倫想了想，說道：「如果你肯合作，我會跟我的同事們商量一下，也許有希望可以把奸細找出來亦未可料。」

富士托道：「我會澈底與你們合作的，我們只是一羣對海洋深感興趣的人，以我個人來說，更不畏任何困難。我眞難明白，爲什麼有人要破壞我們這一次的行動；這是十分危險的事，所以，我們必須要將隱伏在這裏的奸細找出。」

富士托船長說完，回到小潛艇那邊去了；他的助手們正在進行一連串的修理工作。

柯倫把阿生拉過一旁，將船長要查奸細的意思轉告。

阿生想了一會兒，道：「如果眞的有人存心破壞，他必然是受人指使的，那麼，他們目的並非針對船長，而是針對我們。」

「何以見得？」柯倫說。

阿生道：「假如他要針對富士托船長，早已可以動手，何必等到現在？」

柯倫大不以爲然，他說：「他本來早存心破壞，只是未有機會。因爲船上人員有限，萬一出了事，船長可能很容易就查出誰是奸細。但是現在，船上多了我們這一批人，最少可以分散了船長的注意力。」

阿生沒有再反駁柯倫，因爲這只不過是各有各的想法，純屬忖測而已，實情如何，在眞相未揭開之前，誰也不知道。二人回到潛艇旁邊，富士托船長表示潛艇已經修好了。

海面上風浪漸漸平靜下來，天氣看來亦已好轉。

富士托再次召集潛艇水手人員，準備下海深入水底去觀察。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身爲潛水員領班人的高爾，竟然以不安全爲理由，拒絕落海。

高爾一向是個有膽有色的潛水人員，他兼具機械常識，富士托一向很信任他；但這一次，他顯得十分不合作！由於高爾的抗命，使到其他潛水員同樣不服從富士托指揮。

他們表面上的理由十分充足，小潛艇經過破壞之後，卽使修復，也不可靠，萬一在水底，再次失事，加力蘇號沒有把握將他們救起。

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受了高爾的影响，高爾不敢去，他們便退縮。

富士托雖然身爲船長，却沒有理由迫他們去以身犯險。

高爾提議回航，將「深海之星」小潛艇送上岸，經過小心檢驗，才再來探險。富士托拿不定主意，柯倫却認爲那樣太過費時失事。

阿生終於自告奮勇，冒險客串潛水員。

阿生不但有膽有色，也有機械知識，更加難得他身體强壯。所以，柯倫對他是極具信心的，只是富士托却有些擔心。

因爲阿生從未駕駛過「深海之星」號這一類深水小潛艇。雖然富士托他們可以立刻教導阿生，以阿生的天聰，對這一切也不難迅速接收下來。但是，在數千呎以下的海底工作，確實是十分危險的事。

所以，不但富士托船長感到猶疑，柯倫也有些猶疑起來。

阿生不等他們作出最後決定，便進入「深海之星」號小潛艇的內部去。

富士托跟了入內，循循善誘地，將裏面的一切設備和性能詳細解釋。

阿生並非完全是個門外漢，他的機械知識足以令到他迅速領悟一切。

富士托船長就是「深海之星」號的設計人，所以由他逐一講解，阿生更加容易明白這小

潛艇的一切性能。

「深海之星」號最多可以容納三名研究人員進入內部工作，但並非說一定要三個人才可以開動它；事實上三個人之中，只須一個人駕駛和觀察，其餘二人是研究員。

研究員的工作，包括操縱裝配在艇外的機械手，收集海底深處的標本以便送回母船——「加力蘇號」去研究。因此，阿生只須明白控制潛航時的升降操縱就够了。

富士托船長只花了三十五分鐘，阿生已經可以背誦每一個機掣的性能與操縱時的關鍵所在。富士托對阿生的領悟力也感到無限驚奇！

柯倫擔心地說道：「我仍然覺得這是一種太大的冒險。船長，可以派多一個人去協助他嗎？」

富士托道：「你也看見了，高爾他們根本沒有膽落海。不過坦白說句，機件只是暫時性的修好，隨時都有可能出毛病的，這點却是事實。」

阿生表示一切當無問題，立刻就可以將他放下海中去。

但是柯倫要他先行試驗一番，以便熟悉機件的性能。

富士托船長也認爲阿生不妨先在海面演習一番，以策萬全。

於是水手開始把「深海之星」號吊落海上，解開了活扣，讓小潛艇在海面上自由潛航。

阿生爲了尊重船長和柯倫二人的意見，讓小潛艇先在海面起落，有時潛至數十尺以下，有時升回水面上來。

富士托可以看得出阿生的操縱技術中規中矩，進一步用無綫電儀器指示阿生再次潛入水底，利用聲納電話通訊儀器與母船試行通話。

阿生輕易地做到了。

富士托認爲一切都非常滿意。

阿生開始深入海底，柯倫的心情比任何人都更爲緊張。因爲阿生是巴黎總部認爲非常難得的特警人才，萬一他出了事，第一個負上責任的便是柯倫，這也難怪他緊張了。

富士托固然也替阿生有點擔心，但是，他更擔心的却是他的心血結晶——「深海之星」號小型潛艇。這是他的精心設計，一旦出事，就可能永遠沉在海底深處，與阿生同歸於盡！

只有阿生本人充滿了信心。他這個人就是這樣，認爲信心可以決定一切。

「深海之星」號性能優越，若非一度受到破壞，擔心實屬多餘。

阿生把握着操縱桿，看着深度計上的指標，知道「深海之星」號現在已經下沉至四五百呎之間；海上的能見度越來越低。

阿生將强力探射燈開亮，海底出現了罕見的奇景，簡直有如一個巨大的水族箱，從未見過深海魚類，七彩繽紛的，令人目迷五色，把阿生看得呆住了。

富士托船長利用聲納通話系統提示阿生，小心氧氣供應系統。

阿生心裏有數，繼續將「深海之星」號沉至海床深處。

更深的海底是一片黑暗的，更强力的陽光也無法透射過數百呎以下的海水，因爲中間的雜質太多，反射之力太强。

阿生將「深海之星」號小潛艇往較遠海底駛去，目的是爲了觀察海怪之所在；在想像中的海怪，極有可能躲在較深的海底之下。

但是，隔着透明的特製玻璃窗，配合着强光探射燈，視綫所及，只見一些魚類與海蛇游來游去，此外便是深海植物與珊瑚。

阿生覺得很失望。

富士托不斷警告他，切勿將小潛艇開得太遠，否則可能有危險，但阿生沒有理會他；他自信已摸熟了「深海之星」號的性能。

阿生找不到海怪的踪影，難免有些失望，但却無意立即升上海面去。

富士托船長一直在母船「加力蘇號」上注意着聲納系統的反應。

突然之間，紅燈亮了。

這是危險訊號！通常只有遇上意外時，「深海之星」號才會發出這種求救訊號。例如小潛艇機件發生故障，或者是遇上了外來突襲等等。

富士托立即問阿生發生了什麼事，但阿生沒有反應。

紅燈一直在不斷地閃動——那是由於小潛艇上的按掣未有扳回原狀之故。

柯倫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怎麼辦？」柯倫焦急地問富士托船長。

富士托一直企圖利用聲納通訊系統與阿生取得連絡，可惜全無反應。

柯倫很懷疑，到底「深海之星」號是受到外來襲擊，還是機件故障？

突然之間，紅燈熄了。

柯倫以及在場的國際特警隊員們，都悄悄地舒了一口氣。

但是富士托絕不樂觀，主要還是因爲聲納通訊系統未有反應。

「爲什麼紅燈會熄？」柯倫問。

富士托解釋道：「電源停止了，紅燈也會熄。」

柯倫又陷於恐懼中。

「有什麼辦法拯救他麼？」柯倫又問。

富士托搖搖頭道：「一切惟有依靠他自己了。」

柯倫其實早已知道這是一次絕無保障的深海冒險，但阿生堅持要去，他也沒有辦法——

富士托道：「他可能潛得太深，也可能觸了礁！當然，如果我們也相信有海怪的話，他也有可能遭遇了海怪。」

柯倫眞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好，富士托顯得一籌莫展，其他船上的人自然更加顯得毫無辦法。

「爲什麼不向挑戰者號求救？」不知道誰在提出這建議。

「是的，爲什麼不向挑戰者號求救呢？船長。」柯倫也如夢初覺地叫將起來。

富士托回頭望望他的助手，問道：「你有沒有通知挑戰者號？」

助手道：「早已通知了他們，但相信該船最快也要明天早上才開到我們這水域來。」

富士托船長嘆氣道：「深海之星號無論如何也沒有足够的氧氣可以供應到明天早上。」

柯倫望住那圓形的回聲測探器上的掃瞄圖，其中有一點始終停留在一個位置之上。

回聲反應是海上測探的一種方法，回聲反應測探器通常是連貫在雷達似的掃瞄圖形示意圖上的。海底下面的一切都可以在這幅示意圖上得出一個大概的輪廓。但却非外行人可以看得明白。

富士托船長早已向柯倫指出，那一點就是「深海之星」號的位置。

現在那一點既然不動，也就是表示阿生始終沒有離開過那兒海底。

柯倫本來想問：阿生會不會將「深海之星」號開到較遠的海底去？

他的意思是：如果阿生將小潛艇開到較遠海底，那麼，可能在儀器所能探測的範圍以外，聲納通訊系統自然亦會失效。

但是，富士托船長又向柯倫解釋：「深海之星」號小潛艇之上，有一具强力的磁性放射器，儘管它駛得老遠，母船上的追踪儀器也可以把它的正確位置找出。

現在掃瞄圖上那一點既然自始至終一直被控制人員所監視，照計不會有錯的。

至此，柯倫陷於絕望。

不過他畢竟是國際特警，是這次行動的最高負責人，他覺得必須及時向總部交代，於是透過了「加力蘇號」船上的無綫電通訊儀器，向巴黎總部投告此事經過。

巧施妙計　捉拿奸細

在「挑戰者號」海洋探測船上，高華斯與呂林夫婦二人都知道了阿生在海底出事的消息。他們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挑戰者號」船上最高負責人康尼博士表示，他的船員們已盡了最大努力，希望盡快將船開到接近「加力蘇號」附近的水域，以便將「達爾文號」小潛艇投入海底去，將阿生拯救上來。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甚至也懷疑：到底他們能否將阿生救出險？

「這是無法預測的事！」康尼博士說得十分坦白，「一切要到其時才可以知道。例如『深海之星」號受到破壞的程度如何，又例如小潛艇內所能維持的氧氣，能否挨得到我們深入海底將人救出？……諸如此類的問題，誰也無法作出預測。」

呂林夫婦二人感到無限失望！他們眞不知道阿生怎麼會去冒上這種危險。

呂林夫婦二人都知道阿生未受過深海潛航訓練，他們懷疑可能因此而失事。

兩艘海洋探測船——「加力蘇號」與「挑戰者號」之間，一直維持連絡，但是，可惜並無進一步的發展。

呂林夫婦二人由於阿生的出事，而陷於極度悲痛之中。

船在海上航行的生活已經够枯躁乏味，再加上這壞消息，他們何止渡日如年，簡直一分一秒也覺得比一年還長。

這是一艘海洋探測船，而不是豪華郵輪，加上他們又不是對海洋研究深具興趣的人，因此更加感到煩悶非常！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高華斯看來比呂林二人更加焦急，不過他急的只是公事，不及呂林二人有切膚之痛。

尤其是呂偉良，他這一生人的希望全都放在阿生的身上，現在阿生被困於深海之下，相信等到他們趕到那兒救援時，必然爲時已晚。

高華斯不斷地與康尼博士討論他們的行動，無綫電生也不停地將收到的電報送到他們手上，那些電報自然是發自「加力蘇」號的。

「加力蘇號」似乎也知道「挑戰者號」這邊急於知道他們那邊的情形，所以儘管事情沒有大進度，也不歇地將資料送過來。

康尼博士和船上的技術人員，就憑了這些由無綫電送來的資料，設計如何利用「達爾文號」小潛艇屆時展開的拯救步驟。根據他們手上擁有的資料，由富士托所設計的「深海之星」號小潛艇，最深可以潛入海底三千六百五十公尺，而阿生目前所處的深度，只有一千尺左右而已。

照計這種深度是不會惹來機件失靈的蔴煩，但是在海洋底下，一如在太空中——甚至比太空中的情形更爲複雜。那麼，所發生的事情，亦非我們所能想像得到。

一千公尺相等於三千多英呎，若憑此推算，阿生目前所處的深度，也不算得上淺了。

數百尺深的海水下面，已經是一片黑暗，一千尺更加是個黑暗世界，即使是一個行動十分敏捷的人，在那種環境底下，亦難免會出事，何況是一艘用機器發動的潛艇，還要由一個從未受過正式訓練的阿生去操縱，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呂偉良眞不明白，爲什麼柯倫會讓阿生獨自下海去。

甚至國際特警巴黎總部知道了此事之後，亦大爲震怒。

他們一邊加派技術救援人員，兼程趕赴出事現場，以便策劃及協助拯救工作，另一方面也知會附近海面上的船隻，要求他們改道以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去。

康尼博士雖然就是個很有名氣的海洋學家，但是他表示對於深海救人經驗還淺，而且毫無把握，不過，他却知道世界各國所擁有的海洋探測船的概況，尤其是美國各海洋研究機構所擁有的。

單是美國史克列浦斯海洋學會，就擁有七艘海洋研究船隻，有些很新式，可以擔任是項救援工作。

此外英美二國的海軍，也有受過良好訓練的海底拯救隊，目的是應付海軍中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即如潛艇出事一樣。

美國除了上述的史克列浦斯海洋學會之外，還有蔴州的烏德斯賀爾海洋學會，哥倫比亞大學屬下的拉蒙脫地質觀測所，以及美亞美大學名下的羅森斯海事科學學院等等。

以上機構所擁有的海洋探測船隻，最少有三十多艘受到有關方面資助，而美國全國大小機構所擁有的類似探測船，大小總數則超過百多艘。但是，遠水不能救近火，縱然全世界的船隻和專家們，都樂意助國際特警一臂之力，只怕也是功虧一簣，鞭長莫及！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聽了康尼博士的一番說話，心裏更加冷了一截！只有高華斯悄悄地安慰他們，叫他們不必過份担心！

呂偉良也知道担心是多餘的，他只希望這艘「挑戰者號」盡快開到現場海域。

事實上，「挑戰者號」已開足馬力，而且不分晝夜地開動。

估計還有一小時不到的航程，「挑戰者號」就會在海面上與「加力蘇號」會合，船上的人員都紛紛開始作好準備。

呂林夫婦二人雖然焦急，也只有旁觀；他們並未被派任何工作。

可能是阿生這次的意外事件教訓了高華斯和康尼博士他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們也不會派出一個未受過特殊訓練的人去擔任海上工作。因此，不但呂林夫婦二人未被委派任何工作，就是高華斯帶來的國際特警隊員，包括若干美籍隊員在內，也沒有被派工作。

康尼博士指揮若定，穿着古怪潛水衣，背着氧氣囊的蛙人，紛紛由母船到「達爾文號」潛艇上面去。

呂林二人不是第一次看見蛙人，但是他們覺得眼前似乎新得令他們爲之耳目一新——過去他們最少就未曾見過如此新式的設備。

他們不知道康尼博士的步驟，但看他們的部署，回頭再想想康尼較早時向呂林二人的解釋，令人覺得康尼博士可能只是太有修養，他的說話只是自謙而已。

換句話說：康尼博士所表示的「毫無把握」，只是不想誇大了自己。但是，當時他却令呂林二人爲之担心不已。現在呂林二人有機會目睹一切，反而有信心起來；問題只是不知道阿生能否挨得到現在而已。

儘管兩艘海洋探測船之間保持密切連繫，也沒有人知道阿生在「深海之星號」裏面的詳細情形。

「加力蘇號」母船早已跟「深海之星號」小潛艇失去了連絡。雖然母船知道它的正確位置，而且自始至終的，一直在監視着。但是，

那是一千尺以下的海底，聲納通訊系統中斷，就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知得到個中情景。

康尼博士曾對二名潛水員面授機宜，但呂林二人不知道他們談過一些什麼。

高華斯和他的國際特警們，只在旁觀察，未有參加任何意見。

天氣預測看來對他們十分有利，尤其是眼前的海面之上一片風平浪靜。

呂偉良曾要求高華斯讓他進入「爾達文號」小潛艇之內，但遭拒絕了。

天公雖然有意造美，但阿生却是生死未卜，甚至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都認定他凶多吉少！主要還是由於失事時間太久，對阿生十分不利。

富士托船長已得到消息，知道「挑戰者號」與他們相距不遠，而且已準備好一切拯救程序；而事實上「挑戰者號」船上的敏感探測儀器，也開始有了反應，只差在未能證實那可疑的「一點」是否就是「深海之星號」而已。

所謂「一點」就是測探儀器的掃瞄圖上的雷達式反應。

兩艘不同國籍，掛上不同旗號的海洋探測船，終於在白令海峽之上會晤了。

處海面上也出現了另外一艘神秘船隻，離遠監視着。

那是懸掛蘇聯旗號的漁船。

正如海洋上所有的蘇俄漁船一樣，他們幾乎肯定必有武器，以及配備了精密的電子探測儀器，那就是說，他們絕非眞正的漁船，捕魚只不過是一種表面的掩飾而已。

蘇俄漁船當然有權在這兒出現，因爲這是國際公海的水域，而且白令海峽的左岸，就是蘇俄的領土。但是國際性的求救訊號經已發出了，附近一帶水域的船隻都應該收到該項無綫電訊號，爲什麼蘇聯人還不過來伸出援手，而要鬼鬼祟祟的留在這處監視？眞是莫名其妙！

美，法兩個不同國籍的海洋科學家，兩艘不同設計的海洋探測船，現在都連結在一起，緊急會商落海救人的步驟。

當康尼博士肯定那「可疑的一點」就是「深海之星」時，他便指示「達爾文號」小潛艇上的潛水人員出發。

「挑戰者號」與「加力蘇號」這二艘海洋探測船的設計稍有不同；「挑戰者號」體積較大，而且遠看上去有如一個小船塢，而「達爾文號」深水潛艇却附在母船中空的部位。

「加力蘇號」體積較小，同樣有一艘可以深海潛航的小潛艇，但却使用起重機將它吊上吊落，比較舊式。

這並非表示法國人較爲落後，而是財力問題。美國國內有許多民間基金會，例如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會等等就是。

該等基金會經常無條件支持對科學有貢獻的研究團體。

因此他們有了充足的經費，一切裝備方面也就較爲新式而齊全。這也是美國人在科學上爲什麼着着領先的一項因素。

一聲號令，只見「達爾文號」深海潛艇逐漸脫離母船，沉入海中。

「加力蘇號」船上的幾個有關人物：富士托船長，柯倫和呂林夫婦等人，也都到「挑戰者號」的控制室來了。

控制室一切設備都是新式的，有些地方新到簡直足以令到富士托船長亦大爲驚奇。

一個像電視機一樣的螢光幕上，出現了正在下沉中的「達爾文號」小潛艇的影子。

富士托還以爲這裏用的是聲納反應掃瞄，想不到却是如此先進的海底電視眼。

富士托本身是個海洋探險的先進者，對這一切自然了解。

在富士托的腦海中，甚至有更多，更神奇的海洋探測新設計，問題却是除了經費之外，還欠缺一大批具有科學頭腦的助手，單靠富士托本人往往是無濟於事的。

例如船隻在汪洋大海中航行，過去他們只能約莫定出該船所處的位置，結果往往相差超出一里以外。富士托一直認爲這是海洋探測的最大障碍，最好就是利用上空的人造衞星，以及精確的電子儀器。可惜法國沒有能力將航海人造衞星製成送上天空去，結果又是讓美國人佔先一着。

現在憑着人造衞星與電子儀器的探測技術，船隻可以準確地知道自己的正確位置，其相差往往在十呎以內。

富士托遠在一九六二年就曾經在倫敦宣佈「兩棲人」的可能性。

所謂「兩棲人」自然也是我們人類，但却可以無須氧氣面罩的幫助，在深海中自由活動的海洋研究者。

富士托認爲「兩棲人」可以呼吸一種液體，甚至根本就無須呼吸。

不過，要用一種液化的化學劑，經過一層特製的薄膜，然後將此人的血液淨化，並除去二氧化碳，用氧加以處理。

這種近乎幻想的「兩棲人」計劃，仍在研究階段，估計最快亦要一九八〇年才可以進入實驗階段。

現在「挑戰者號」控制室內的每一個人，心情都逐漸緊張起來。

螢光幕上的光綫越來越加灰暗，這表示了一些什麼？

這表示深度越來越深。

雖然現在陽光普照，但陽光是無法透射得過數百尺以下的海水。

各人正在擔心時，「達爾文號」小潛艇突然發射出一條光柱，把前進地區的海域都照亮了。

深度已是一千尺——這是另一艘深水探測小潛艇「深海之星號」的深度。

康尼博士透過無綫電通話系統，發佈了一項命令之後，整個螢光幕都爲之光亮不已；甚至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光亮。

電視螢幕由一個增加至八個——其他七個紛紛在控制室內放亮。

電視鏡頭安裝在「達爾文號」小潛艇之內，最初的一個只可以讓控制室的人員見到小潛艇前進路綫海底情景；但現在其他七個鏡頭也開放了，於是四方八面的情形都可以見得到。

這才是富士托船長所夢寐以求的設計，但小潛艇之內必須有足夠的能源，然後才可以做得到。

因此富士托懷疑「達爾文號」所用的是核子能源。

問題却是，如此細小的潛艇，能否容納得下一座熱核反應爐？

假如裝置在「達爾文號」小潛艇內的，果眞是一座核子反應爐的話，那麼，必是最新式的，前所未有的袖珍型。

美國是個自由發展的科學先進國家，人民可以做任何事情。因此，只要利之所在，人就會拚命地去研究，去改進！有了新發現，政府不但沒有加以限制和剝削，還給予專利。所以美國在科學方面的成就日新月異並非沒有理由的。海底的射燈必須加倍光亮，否則難以穿透雜質滲透的海水——尤其是深海的海水。

富士托船長沒有追問這一切，因爲當時人們正在全神貫注地注意螢幕上每一塊畫面的變化——那正是「達爾文號」小潛艇在海底的發展情形。

康尼博士不歇地利用敏感的通話系統與小

潛艇中的蛙人談話。

蛙人的聲音清楚地傳了上來，看來這套通話系統比較富士托所用的，更爲先進。

聲音透過海水比透過空氣更加困難。聲納通話系統雖然可以解決了海面上的船隻與海底潛艇之間的連絡，可惜的是聲浪一直有點模糊不清。想不到康尼博士這套電子儀器却產生了奇蹟，簡直好像陸地上的電話一樣清楚。

「達爾文號」艇上人員所能見到的，母船控制室的人員同樣亦可以從螢幕上見到。那麼，康尼博士爲什麼還要派人落海？

掃瞄圖上反映出「兩點相遇」的情形，令到富士托與康尼博士都有些驚奇。

圖上的每一「點」，是顯示出海底每一樣被監視的物體的位置。

圖上不動的「一點」，已肯定是阿生所駕駛的「深海之星號」小艇。

另一「點」則是「達爾文號」，它一直在動——依照母船的指示，朝不動的一點邁進！

現在既然兩「點」相聚，理論上應該是兩艘小型深水潛艇碰頭了。

但是，螢幕所見，只有一些海產動植物，沒有「深海之星號」的踪影。

康尼感到迷惑。

富士托更加莫名其妙，是儀器出了毛病嗎？還是其中另有內幕？

富士托船長一言不發，匆匆奔過泊在一旁的「加力蘇」號船艙，那兒也有他的助手們，正在注視着掃瞄圖上的反應。

富士托還未走近儀器之前，他的助手已經半驚半喜地告訴他：兩艇在海底相遇了。

他的助手們所以驚，是擔心阿生已挨不到現在，他們所以喜，是由於「達爾文號」終於找到了目的物。

富士托所以匆匆回到他控制的母船上，是看看他設計的掃瞄圖上的反應是否一樣，否則便是有可能其中一具壞了。

但現在二者一樣——圖上兩「點」聚在一起，證明了兩艘母船上的儀器都沒有壞。

那麼，毛病出現在那裏？

爲了注視情勢之發展，富士托又匆匆回到「挑戰者號」探測船上去。

螢幕所見，出現了一個蛙人。

富士托認得那是康尼博士的人，顯然是剛剛由「達爾文號」出來的。

蛙人在水中的行動彷彿電影特技中的「慢鏡頭」一樣。

康尼博士正指示他的蛙人朝着那「不動的一點」走過去。

那是一處珊瑚礁。

「達爾文號」的强力射燈投入珊瑚礁內，嚇跑了不少七彩紛繽的深水魚類。

蛙人在光亮的海底行動起來十分方便，唯一只嫌動作稍爲慢了一些。那是無可避免的，因爲水有壓力，深水的壓力更大。

蛙人停止了前進。

康尼博士指示他留意四周的事物，因爲掃瞄圖上那「可疑的不動一點」就在該處。

蛙人頭大如斗——那是配上了玻璃面罩的鋼盔，因此轉身俯背，也顯得格外緩慢。

爲什麼掃瞄圖上那可疑的一「點」會出現在那裏？答案終於找到了。

蛙人俯身拾起一具大約有八吋丁方那麼大的儀器，那是由珊瑚的罅縫中檢獲的；蛙人故意將它送到鏡頭前面來，讓母船上的人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富士托認得出，那是磁性的放射器——它足以令到母船上的掃瞄圖引起反應，本來是放置在「深海之星」號小潛艇內的，爲什麼……

「奇怪！它怎麼會被拋棄出小艇之外？」

富士托詫異地叫了起來。

康尼博士明知是多此一問，但也問了：「你肯定它是『深海之星號』的物件？」

「當然，我決不可能認錯。」富士托道。

所有的人都呆住了——直至到傳聲器上出現了聲音——「達爾文號」艇內的人請示康尼博士，這時他們應該怎樣做？康尼才回復正常。

康尼博士指示蛙人將强力的磁性放射器帶入艇內。

蛙人照做了。

於是那可疑的一點在掃瞄圖上輕輕移動，直至兩點重疊在一起爲止。

「達爾文號」繼續在附近一帶海底展開搜索行動。

阿生和「深海之星號」還沒有下落，儘管大家心目中都認爲他已是凶多吉少，但即使還有一分希望，也沒有理由放棄搜索。

附近海底的水域都搜過了，完全見不到「深海之星號」的踪影。

眞是撲朔迷離，令人無法理解！照計阿生是沒有理由故意將磁性放射器拋出艇外的。他應該知道這是讓母船時刻了解「深海之星號」位置的重要儀器。

既然不是阿生將它拋出小潛艇，那麼還有誰？

「深海之星號」深水潛艇因爲一度受到破壞，令到富士托無法命令其他潛水員進入，因此小艇內就只有阿生一個人。

憑此去推想，難道是外來的人？

但是，外來的人又如何能進入「深海之星號」小潛艇之內？難道是阿生出了事？例如暈倒，或者其他難以想像的意外？

不過，「深海之星號」的一切控制開關，完全是內在的，假想中的「敵人」根本不可能由外面進入。

然則，阿生到底在弄什麼玄虛？是他出了事還是故意躲了起來？

呂偉良，林愛莉和國際特警們，固然想不通，就是富士托，康尼博士他們也想不通。

如果一定要假想有個外來「敵人」侵入「深海之星」號，那麼，此股力量必是不可思議的「超然力量」。

誰可以具備了這一股不可思議的超然神奇力量？人們於是不由自主地連想到「海怪」的身上去。

那是似覺無稽的事，眼中所見的，曾在海面上一度出現於富士托等人眼前的「怪物」，體積如此龐大，如何能進入像「深海之星號」那麼細小的潛艇之內？

但是，深海之中除了體積龐大的海怪之外，會不會還有其他神出鬼沒的怪物？

人們習慣了一種想法，就是凡是用常理無法解釋的事情，便歸入「迷信」一類。

簡單地說：那是鬼神作怪。

阿生會不會在深海水域上遇上了妖怪？

問題是「加力蘇號」母船上的設備，沒有眼前這麼新式，所以富士托等人當時只能憑聲納反應，在掃瞄圖上知道「深海之星號」小潛艇的位置，却見不到海底的情形。即使當時阿生果眞出了事，人們在母船的控制儀器旁邊亦一無所知。

撇開迷信的想法，這次阿生在海底連人帶艇失踪，根本找不出一個較爲合理的答案。

由「達爾文號」深水潛艇擔任的搜索工作仍在進行中。

兩艘海洋探測船上的每個人都在議論紛紛，大家都爲阿生的連人帶艇失踪而嘖嘖稱奇。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對於此事可謂喜愁難分！喜的是阿生儘管凶多吉少，最低限度還存在着一綫生機。

愁的却是：阿生與「深海之星號」到底還未有下落，看來總是凶多吉少了！

海面上出現了其他船隻，他們是收到了國際求救訊號而趕來的。

康尼博士在沒有進一步發現之後，命令「達爾文號」升出海面。

蛙人把體驗到的事情說了一遍：其實他所講的，各人已在螢幕上見過了。他檢回的強力磁性放射器，由富士托船長一再檢驗，證實是他安放在「深海之星號」的物件。

一般船隻開到現場附近的海面上，只能給予二艘海洋探測船壯壯膽子，實際上的帮助可以說完全沒有。

因爲這一次罕有的意外並非海面上的沉船覆舟事件，而是深海裏的意外。

有些接到求救訊號的商船，於了解當時的情況之後，又匆匆就道，離開了現場，因爲現場上根本用不着他們。

熱心的美國人用快速軍艦運來了兩艘救援潛艇。

這兩艘救援潛艇甚有名堂，那是命名爲「雙魚座二號」和「雙魚座五號」！

令到上述二艇聞名於世的，却是它們的姊妹潛艇——「雙魚座三號」！

話說「老三」在一次任務中被困於深海五百公尺的海底下。

當時「老三」——即「雙魚座三號」的任務是要把一條大西洋海底電話電纜深埋於海底，以免越洋巨輪將它弄壞。

但是，由於海浪太大，意外的冲擊，令到「老三」受到破壞，迅速沉入海底！

於是有關方面立刻調來「老三」的姊妹——「老二」和「老五」，也就是「雙魚座二號」和「雙魚座五號」，讓它們大顯身手。

結果它們果然能在五百公尺的深海中，將「老三」救出，於是名聞全球！

這一次，美國人知道「深海之星號」在白令海峽上出了事，立刻知會有關單位，以第一時間將「雙魚座二號」和「雙魚座五號」，用「聯運」方式，送到附近海面來。

所謂「聯運」，就是由某港口先用美空軍的「C——一三〇型」運輸機，將兩艇載運至附近海面之上。

那兒早有第七艦隊一艘航空母艦在等候。

當兩艘潛艇由母艦甲板上卸下之後，立刻利用巨型起重機將它們吊到另一艘海軍快速艦隻之上。

利用快速艦的速度，將二艘潛艇趕緊送到了現場水域。

但是，這一份好意竟然也被擱置起來！

阿生和「深海之星號」既無下落，試問它們又如何大顯身手？

鄰近海面上大批船艦的聚集，令到彼岸的蘇俄人大爲緊張！

數艘蘇俄軍艦也出現於海面之上，雖然美艦上的人早用無綫電通知了他們，但是俄人並不理會他們的解釋，限令附近海域上所有船隻迅速駛離現場。

「世界海洋法會議」至今仍未有一個正式的結果，各國專家仍在討論着關於海洋法例的有關規定，其中包括了領海問題在內。

離岸三海浬謂之「領海」的說法已被認爲不合時宜和不切實際，各國均認爲十二海浬範圍以內才較合理。

「世界海洋法會議」遠在一九七三年已在紐約會談了兩周。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九日又在委內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再度舉行。

一九七五年在日內瓦的八周會談，初步發表了「綜合報告書」，但却不能視爲獲得國際承認的結果。

下次會議會在一九七六年舉行，地點在紐約，估計參加的國家將達一百五十個之多。代表們將先行研究上述「綜合報告書」，進一步擬出舉世公認的「世界海洋法」！

在未有正式結果之前，海洋上的國際爭執似乎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蘇俄人野蠻到這個程度，也是十分罕見的事。

白令海峽因爲處於美，蘇二個大國之間，其敏感程度早已爲世人所知，所以美國軍艦極力避免出現於此。

但是現在情況是十分特殊的，他們不但毫無惡意，而是爲了救人！

可惜俄人沒有這份同情心，他們認爲這是「侵犯領海」。

於是剎那之間，那兒一帶海面頓呈緊張之勢，美，蘇二國軍艦憑着電報的來往，僵持不下。

俄國人堅持要所有的船隻迅速駛離現場這一帶。

美國人認爲救人要緊。

雙方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卽發之勢！

海面上有海面上的僵持，兩個大國之間的外交部却有他們的連絡方法。

美國白宮的總統辦公室內的熱綫電話正在使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巨頭們正在電話的另一極端聲聲抗議。

俄國人不但不會相信什麼「海怪」出現隣近海面的事，甚至不相信較早時有海洋探測用的小型潛艇，連人帶艇在附近失踪。

美國人和法國人自然也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俄國人相信這是事實。

呂林二人了解到美國人普遍厭戰的心理，否則他們也不會在越南匆匆撤退。

憑此推測，美國人在這一次事件中勢必軟化下來！

果眞如此，阿生則連「九死一生」的最後一綫希望也失去了！因爲屆時所有船隻必須離開這一帶水域。

俄國人太過沒有人情味，也太不講道理了！——當時兩艘海洋探測船上的人，都有同一樣的想法。

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一切都須要看看美國人的做法了。因爲美國不但是當今唯一足以抗拒北極熊的軍事强國，在這海峽上，也是唯一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話的，有領海主權的國家。這兒雖然距離阿拉斯加州的海岸綫似乎遠了一些，但如果美國總統夠强硬的話，俄國人相信也不致動武。

可惜當今的美國總統不但沒有甘迺迪那一份魄力，更要處處受制於國會。於是結果也就不難想像得到了。

果然，美國海軍艦隻答允奉命撤離現場海域。

隨之是各國途經附近海域的商船他們都是接到求救訊號而改道趕來救人的，想不到又是白走一場。

最後是兩艘海洋探測船，包括了「達爾文號」小型潛艇在內。

呂林二人毫無辦法可想，看來一切惟有聽天由命了！

當呂林等人與國際特警們返回諾姆時，巴黎總部派來的高級負責人范梅力已經等候在他們的臨時指揮部之內。

范梅力是法國人，五十餘歲的年紀，但看上去最多以爲他四十出頭而已。

他是國際特警的副總監——這個世界性安全組織的第二把交椅。

范梅力一向長駐巴黎總部，若非重大事件

，很少親自出馬。

這次巴黎總部因接到柯倫的緊急報告，知道事出意外，立刻由范梅力帶了一些人趕來，希望能够及時將阿生營救出險：但正當他們要由諾姆出海趕赴出事現場時，美國人已趕來通知他們阻止他們出海。

范梅力心有不甘，召集有關人等到諾姆的臨時指揮部去。

但是，他們談了許久，仍然找不出一個完善的辦法來。

這是美國人的地方，沒有美國人的鼎力支持國際特警就是想出了更好的辦法也是枉然！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的身份，范梅力是早已了解的，因爲三俠曾經在巴黎作客：總部既然對阿生如此重視，那有不認識呂林夫婦之理？於是，范梅力在散會之後婉言安慰了呂林二人一番！

就在這時候，美籍的國際特警頭目高華斯，帶領着一個人由外面入來，求見范梅力。

呂林二人不必他們示意，首先退了出房內之外，因爲他們並非國際特警組織中人，有些事情他們根本不想「局外人」知道。

房門果然關上了。

房間裏現在只有三個人：范梅力，高華斯和他帶來的人。

呂林夫婦二人不知道那個人的身份，但憑外表猜測他可能是個美國人。

那人穿皮大衣，戴雪帽手套，挽住一個占士邦式手提箱。

爲什麼要如此神秘？那人的身份又是什麼呢？

呂林二人猜不透，希望他們談的是關於營救阿生，或者追尋阿生的下落，那就好了。

柯倫把呂林二人請到酒吧去飲酒，他强調國際特警的行動決不就此結束。

柯倫又說：憑他過去的經驗，范梅力從來不肯空手而回。

這等於間接告訴呂林二人：范梅力既然親自出馬，他一定要找出答案才肯罷手：無論阿生是生是死！

半小時後，范梅力派人把呂林二人請到他的臨時辦公室去。

那個由高華斯帶來的美國人仍然未走，他坐在范梅力辦公桌旁一張椅子上。

高華斯則坐在另一把椅子上，臉上的表情十分嚴肅。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入來之後，那名助手也退了出去。

現在房內就只有五個人——范梅力，高華斯，那個美國人和呂林夫婦二人等。

呂林夫婦二人忐忑不安，因爲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也許范梅力收到了特別情報，九成是與阿生有關連的，否則就不會叫人把他們夫婦二人召來。

是什麼特別情報？

此時此地令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些不幸的事情上面去。

假如那是關於阿生的噩耗……

呂偉良和林愛莉對阿生那份親切而深厚的感情是人所共知的，萬一阿生有什麼不測，根本也不算得是什麼意外！甚至可以說：那是意料中的事！因爲從來就沒有人在那麼深的海難事件中，獲得生還！

儘管如此，呂林夫婦二人仍然不希望聽到關於阿生的不幸消息！

雖然在他們的潛意識裏，早就作好了心理準備。

但是每一句報導阿生已被證實死亡的說話，在他們聽來也有如一枚炸彈——一枚無形的炸彈，不但可以炸傷了他們兩顆心，也足以令到他們突然間昏迷倒下！

那枚無形的炸彈看來快將爆炸了！但呂林二人却無法躲避，因爲范梅力已擺手示意，請他們在桌前二把椅子上坐下來。

辦公桌上擺放了一些物件，這是呂林二人第一次進來時見不到的，但他們已無暇留意到這一切了。

他們只等待着范梅力開口說話，雖然那可能令他們登時暈倒過去！但既是無可避免的事，也只好硬住頭皮了。

范梅力終於開腔說話了。

他首先指着桌上一些玻璃瓶，這時呂林二人才注意到瓶內盛載着的，似乎是一些海水。

范梅力道：「這是出事現場附近所收集到的海水樣本。嗯……我想，我應該先介紹一下給你們認識……」

范梅力回頭指指那個美國人，又說：「這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韋納先生。」

韋納幾乎未等范梅力說完，已經伸手過來跟呂林二人招呼：「我知道兩位就是呂先生和呂太太，過去我們雖然未見過面，但對二位的大名，在下早已聽過了。」

到了這個時候，呂偉良和林愛莉根本就沒有心情去接受這份恭維——因此，他們夫婦二人只是輕輕點頭爲禮！

范梅力又說道：「海軍情報人員在那一帶水域先後收集了這許多海水樣本，用直升機將它緊急交由情報局化驗，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確定那一帶海域是否有潛艇失事的意外事件發生。假如有的話，海水樣本中可能有大量的汽油。同時還有其他跡象可尋。」

韋納道：「憑我們化驗師的經驗，已得出了一個初步結論，認爲附近一帶似乎沒有發生海底意外事件。」

呂林二人的情緒完全操縱在他們的手中，這時夫婦二人也悄悄舒了一口氣！

范梅力解釋道：「我們假定深海之星號在那兒附近的海底出了事，例如觸礁沉沒，或者受到外來襲擊等等，潛艇上的油漬必然會浮出海面。但現在海水的樣本並無這種跡象可尋，所以我們作了另一個假定。」

韋納道：「也許二位也想到了是什麼假定，已就是呂阿生先生可能落入俄人手中。」

「是的。」范梅力說，「美國國務院將在不久之後，正式向俄人查詢。」

韋納又說：「但是俄人生性狡猾，我們擔心他們故意隱瞞事實。因此，情報局方面，在必要時將有所行動。」

呂偉良和林愛莉不明白韋納所指的「行動」是什麼。

范梅力道：「關於我們國際特警方面的行動，將繼續與康尼博士合作。大量新式的潛水配備，已開始運到這兒來應用。」

韋納道：「美國政府將盡棉力支持國際特警這次的行動。」

雖然呂林二人還不知道國際特警組織的行動是什麼，却可以看得出美國人的熱心。只是不清楚他們到底是爲了正義呢，抑或另有目的而已！

不久，韋納告退了，高華斯陪同他離開了范梅力的臨時辦公室。

這時候呂偉良才忍不住提出了許多疑問，例如韋納帶來的海水樣本，到底是否可靠？又例如國際特警的下一步行動是什麼等等。

范梅力告訴他：美海軍軍艦之上，大都配備了新式的電子測探儀器，所以除了收集海水樣本送回化驗之外，他們來自海軍的情報，應該是相當可靠的。

根據海軍的情報：他們認爲「深海之星號

」深水潛艇失踪的成份較高。

也就是說：美國海軍根本不相信「深海之星號」經已沉沒！

白令海峽處於美蘇兩國之間，出事地點既然非常靠近蘇俄海岸綫，那麼，美海軍情報部的忖測亦非全無根據的。

假如是項忖測值得信賴，呂林夫婦二人目前應該可以暫時舒一口氣了！不過，忖測絕屬忖測，到底還是欠缺了事實的根據。

范梅力對呂林二人表示，特警隊的行動已經展開，一批人員經已出海；更大規模的行動，則須待康尼博士決定。

× × ×

大批由美國人控制的儀器及配備，運到諾姆來，有些新到令人難以想像。

范梅力與康尼博士等人展開了一連串會議，卻沒有邀請法國人富士托他們參加。

這似乎是欠缺公道的事，因爲失踪或者已經失事的「深海之星號」小潛艇，本來就是屬於法國海洋測探船「加力蘇號」的。

但是，美國人這樣做，自有他們的道理。最大的理由卻是爲了保密。

「加力蘇號」的深水潛艇「深海之星號」曾一度受到破壞，這表示船上可能有間諜！甚至富士托船長也向柯倫表示過，希望查出那個奸細究竟是誰？

想不到奸細還未查出，「深海之星號」便出了事。這對國際特警來說簡直是一種諷刺。

「加力蘇號」沒有出海，船仍然靠在岸邊；富士托船長顯得十分頹喪！

呂偉良和柯倫去找他，他顯得無話可說。不斷在嘆息！

柯倫邀富士托登岸喝酒去，富士托不大願意。後來還是呂偉良力邀之下，三個人才一齊離船上岸去。

富士托心裏至今仍覺得忐忑不安，因爲阿生明知「深海之星號」受過破壞之後已經不大可靠，但富士托身爲船長，仍容許他去冒這麼大的險，在責任上總說不過去。

呂偉良是阿生的師父，所以富士托對呂偉良的言聽計從，並非沒有道理的。

柯倫，富士托和呂偉良等三個人表面上是喝酒閒聊，其實他們卻另有目的；他們避過了「加力蘇號」船員的耳目，商量一些步驟。

當富士托船長回到「加力蘇號」船上的時候，已是黃昏。

富士托帶住幾分酒意，吩咐各人提早休息，明天就要起程出海。

這是令到船上各人有些意外的事。

身爲潛水員領班的高爾道：「船長，我們是否回到阿留申羣島去？」

「不！」富士托有些生氣地說，「深海之星號還沒有找回，怎麼可以繼續我們的海洋研究工作？我們要到白令海峽去。」

高爾問道：「到那兒去幹什麼？」

「到時我會告訴你的。」富士托命令着說，「你先去休息，明天一早我們就要起程。」

高爾不敢再嚕嗦，回到自己的艙房裏去。同時將富士托的命令，向各潛水員傳達。

大家對富士托船長的命令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有人問高爾：這次出海是否「加力蘇號」的單獨行動？

又有人問：國際特警方面和美國人會不會一齊出海？

但是，高爾表示一無所知。因爲富士托有些兒醉了，他不敢多問。

「加力蘇號」全船的船員對富士托似乎十分尊重，沒有人離船上岸，大家都早睡；即使未睡的，也留在船上候命。

因爲船會在天亮之後起程，但正確時間仍須等待富士托船長的進一步指示。

甲板上很靜，海風頗大，船上的人都躲在艙房之內。

突然有一條黑影在甲板上出現，他鬼鬼祟祟的躲在一角不知道幹些什麼。

此人穿上了厚厚的衣服，戴雪帽，護耳也放了下來。

他本來戴上了手套的，現在卻脫下了其中一隻，原來他在拍發電報。戴上了手套的手不夠靈活，所以索性脫下了那隻皮手套，讓手指可以靈活地加以運用。

突然之間，有幾支强光的手電筒，由那邊直射過來，光柱集中在他的身上。

他感到意外，顯得極端驚惶失措！

他立刻又驚覺地站了起來，企圖將手上的電報發報機扔入海中。但是說時遲那時快，一支鐵拐杖疾揮而至，那人手腕一痲，手中電報機隨即墮在甲板之上。

出現在甲板之上的人很多，刹那之間似乎所有的人都集中到這兒來了。

這些人之中包括了船長富士托，國際特警海外特別派遣隊隊長柯倫和他的同事與助手們，此外還有呂林等人。

剛才揮擊着鐵拐杖的，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一切都可以看得出，這是有預謀的。那個被幾支强光手電筒的光柱投射的人，此時正呆若木鷄，眼睛被光綫照耀得無法睜開！

「他是誰？」柯倫問富士托船長。

富士托顯得十分清醒，一點兒也沒醉。他告訴柯倫：「他是一名潛水員，他叫巴柏。」

富士托派人去把潛水員領班高爾召來。

高爾已經睡了，他一直被柯倫和呂偉良以爲是奸細。

這時候，他如夢初醒地，被人帶到甲板上面來。

高爾問巴柏：「是俄國人收買了你？」

巴柏沒有答他。

高爾又問：「深海之星號自然也是你破壞的了？」

巴柏仍然一言不發，富士托十分生氣。

柯倫道：「我們已經翻譯過他剛才所拍發的電報，他告訴俄國人說，明天一早這艘船又要到白令海峽去。」

原來這是柯倫和呂偉良計劃的一部份，他們爲了偵查出「加力蘇號」船上隱伏的奸細，曾趁住各船員上岸消遣之際，悄悄搜查過船上各處。

結果給他們找到了一副頗舊式的電報發報機，收藏在甲板一處隱蔽着的地方，那兒絕對不會引起人注意。

當時他們已肯定「加力蘇號」船上必有奸細，就是無法肯定那一個是。

幾經研究，他們才想出了一個辦法來，這辦法就是引誘隱伏船上的奸細再次採取行動。但必須船長的鼎力合作，於是柯倫和呂偉良二人才決定請船長富士托上岸商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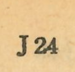
他們表面是請富士托喝酒，其實卻是避開了船員們的注意，以便有足够時間向富士托解釋他們擬好的計劃。

富士托聽過了呂偉良的解釋之後，果然稱妙。

其實連日來他備受美國人的冷落，心裏早已感到不大舒服。

他自問清白，無奈美國人看來還是不大肯信任他！所以無論是開會商議什麼，都沒有邀請他參加。

現在呂偉良和國際特警不但把奸細巴柏揪出，同時也運用特殊的精細儀器，測出了電報



的頻率與波段。

現在國際特警的專家們已將截獲的電報原文譯了出來。

電報大意是：「海豹」通知「母熊」，「加力蘇號」將於明晨捲土重來……

「海豹」顯然是巴柏本人的暗號，那麼「母熊」又是誰？

巴柏不肯多說。

他立刻被送上岸，押到范梅力的臨時指揮部去展開偵訊。

柯倫親自與富士托船長搜查巴柏的艙房，希望知道得更多一些。

但是，巴柏的艙房之內，並無綫索可尋，看來他掩飾得不錯。

巴柏還有沒有其他同黨？——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因爲只要這船上還有巴柏的同黨，就沒有安全可言。但是，無論如何，「加力蘇號」還是依照原來計劃，明天一早出海。雖然那可能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但各方面已有了默契，同意這項行動。

巴柏被嚴密偵訊，由范梅力親自主持，對於說謊者，他是個有經驗的人。電報機沒有被毀壞，甚至還被特警隊加以利用，繼續將一些密碼拍發出去；那些密碼是經過專家挑選的。

國際特警隊裏面有許多專家，密碼專家只是其中一種而已！

專家們曉得各種密碼的邏輯，只要找出其中一些奧妙就不難推測出其餘的代號以及數字方面的組合。

國際特警存心戲弄俄國人，就是不知道俄國人會不會上當而已。

巴柏守口如瓶，像個啞巴，什麼都不說，范梅力幾乎毫無辦法！

問題是時間無多，「加力蘇號」明天必須如期出發，這是不能變更的安排。

巴柏終於戰勝了范梅力，因爲「加力蘇號」明天一早就要啓程，所以有許多事情須要范梅力參加商議。

范梅力只有吩咐一名特警隊員將巴柏囚禁在一間空房之內。

這間國際特警的臨時指揮部，就在地下，所以巴柏隔住窗口的鐵枝，可以看得見外面街道上是一片冷清清的。

這應該是凌晨時份了，甚至守衛在房門外的一名特警隊員，也在打着瞌睡！巴柏聽不到外面有任何聲音，他當然也睡不闔眼。

他知國際特警不會把他交給美國人，而且看來范梅力不會向他動粗，這正是他所恃的。

假如國際特警把他交給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巴柏一定挨不住種種折磨，到頭來就非招供不可！但是依照國際特警的習慣，他們一定會維持獨立與自尊，決不會那樣做的。

巴柏不知道范梅力有何打算，但看情形他很忙，如果俄國人派在諾姆的奸細在這個時候派人來救他的話，說不定可以得心應手。

但是巴柏不知道俄人有沒有其他奸細在諾姆這個地方。

蘇聯的「KGB」無孔不入，照計他們一定有人潛伏在諾姆這兒的，問題只是他們肯不肯抬頭挺身而出。

思想間，門外傳來一陣雜聲，巴柏立刻衝到門縫處。

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透過門縫所見，竟是一幕驚心動魄的搏鬥鏡頭；守衛在門外的特警隊員正跟一個男子展開龍爭虎鬥。

地上有一支手槍，是搏鬥中墮落的。

但眼前二人要爭奪的卻是一柄鋒利無匹，閃閃生光的尖刀。

尖刀由陌生人握住，守衛的特警隊員緊緊拉住陌生人的手腕。

陌生人可能就是爲了巴柏而來的。

但是，這裏除了守衛之外，還有其他國際特警的，他們爲什麼不見出面協助？

突然又出現了另外一個持槍的陌生人，他手上握住的是一支配上了滅聲筒的手槍；只見火光一冒，守衛的特警隊員心胸冒出血，與他正在糾纏的持刀陌生人鬆了一口氣！

「你太大意了，快些開門。」持槍的陌生人埋怨着說。

另一持刀的從守衛的身上搜出了門匙，一邊開門一邊問：「都把他們解決了？」

「是的。幸好只有三個，其他的都在美國人和法國人的船上。」

門開了，巴柏在無限驚喜之中！

二名陌生人摸出一幀照片核對，順口問道：「你是誰？」

「巴柏，我就是巴柏！」

「快跟我走。」持槍的話未說得完，就匆匆地走了。

巴柏跟着他。

持刀的押陣，走在最後。

巴柏經過另一間房門，發現裏面有兩個人倒臥床上，頭部在滲血！

三個人迅速走出了這間屋子，門外不遠處有輛汽車在等候。

持槍的首先竄了上去。

巴柏急急坐在他身旁。

持刀的坐到司機位旁邊去。

司機一言不發，立刻開車走了。

巴柏深深地倒抽了一口冷氣！

「你們是誰？」巴柏驚魂甫定順口問道。

「你可是『海豹』？同志。」持槍的早已將槍揷回腰間去了。他反問道。

劫牢者用滅聲槍將守衛的國際特警擊斃。

「正是，我就是海豹。那是我的暗號。」

「你怎麼會把事情弄壞的？」

「我也不知道。但是，假如我知道這裏有你們在着，我應該先跟你們連絡，那就不會出事。」

「那是迫不得已的事，要不是爲了救你，我們不會出面。怎麼？其他人呢？」

「其他人？」

「是的，跟你在一起的同志們，他們有沒有被特警隊翻開了底？」

「嗯！我不知道還有其他人與我在一起，我一直獨自工作，契可夫同志在巴黎時也沒有提及呢。」

「契可夫同志？你是跟他接頭的？」

「是的，每次回巴黎渡假時，我們都秘密見面一次。」

「那個部門的？」

「KGB派在巴黎的，在大使館出入。」

「你這次做得不好，KGB的美國頭目十分生氣，現在我就要帶你去見他。」

巴柏很害怕，他曉得「KGB」是個怎麼樣的組織，他們的手段十分殘酷！

過去不止一次地，凡是替「KGB」効勞的人，假如失敗得不明不白的話，就算他們把你救了出去，到頭來還是只有死路一條！

巴柏開始警覺了，但他想不到任何藉口要他們停車；否則他會逃走。

身旁的人又在安慰他：「你不必太過擔心，只要交代清楚，最重要的還是你够坦白。我們會想辦法送你離開這裏。」

巴柏心大心細。

車子終於停了。

巴柏在二名陌生人的監視下，落了車，進了一間屋子內。

經過一番介紹，巴柏認識了「KGB」派在阿拉斯加的一名頭目。

他棕髮棕眼，大鼻子，看來十足一個俄人，但會講法語和英語。

「KGB」就是蘇俄派駐外國的間諜機構的簡稱；但蘇俄人在本國却喜歡稱他們爲「切卡」。

「切卡」是俄語，意思是秘密警察。

其實，「KGB」正確全名應該是國家安全委員會。

除了統理國外進行的間諜滲透活動之外，也在國內監視一般老百姓以及政府各部門的官員，以防他們造反！

巴柏被帶進一間房，由那棕髮男子用法語與他仔細交談。

巴柏交代了他的工作範圍，包括了及時將「加力蘇號」的活動，通知公海上的蘇俄船隻。假如「加力蘇號」有了什麼發現，也必須及時拍出電報向俄人報告。

俄人的僞裝漁船在公海之上都配備有電子儀器，可以隨時收到巴柏發出的電報。然後迅速將內容轉發回莫斯科。

爲了邀功，巴柏又說出他如何破壞「深海之星號」的經過。

「深海之星號」可以說得上是「加力蘇號」的靈魂，沒有了它，「加力蘇號」只可以在海面上進行工作而已！

巴柏似乎很能令對方感動，對方親自給他倒了一杯伏特加名釀——這是俄國好酒。

在這奇寒的天氣中，能有一杯酒落肚確是比起一張棉被更受用。

巴柏一杯到肚，說得更多了。包括他歷年以來的貢獻——對「KGB」的貢獻！

原來富士托船長這位海洋學家的一舉一動，包括他在海洋上的每一次的發現，對海洋探險的每一樣新發明……等等，都由巴柏用電報向俄人傳送。

「現在我們必須將你秘密帶離這裏。」那頭目嚴肅地說，「因爲國際特警會在天亮時發覺你已被我們救了出來，他們下一步必是通知美國人，在全市展開一次嚴密的搜查行動。你對我們太重要，我們決不能讓你落入他們的手中。」

巴柏不禁問道：「我會被送往何處？」

那人告訴他：他會先被送回莫斯科，休息一陣之後再進行深造；經深造後才派到世界各地擔任更重要的工作！

巴柏現在再也沒有那一份恐怖感。

他覺得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最低限度對方也認爲他是個值得保留的人才，然後才會設法將他送回莫斯科深造。

喝光了那杯酒，有點醉了！

他被安頓在一間房內，睡了一覺。

那一覺自然睡得很甜，也發了一個好夢！

其實一切都像夢，巴柏本人彷彿就活在夢中一樣，一切只不過任人擺佈而已！

這一班人當然不會是俄國人，他們都是國際特警隊隊員，新近才由巴黎總部調派來諾姆的。

這是范梅力親自策劃的計謀，也只有如此才可以讓他們從巴柏那裏知得這麼多。

那些子彈是拍電影用的，發射在人的身上可以造成血花四濺的現象，絕不可能置人於死地。巴柏目中所見，都是假的。

也只有這樣，才可以令巴柏上當！

那個冒充大鼻子的頭目，雖然是地地道道的俄人，但却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由巴黎總部派來的。

就像全世界各民族一樣，每一種人類都有好有歹；蘇聯人大部份也是十分善良的，若非如此，他們就不會長期受盡苦難亦毫無反抗。

在國際特警這支世界性的安全隊中，包括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優秀份子，他們都甘願爲維護世界永久和平，而獻出自己一生的精力，眞眞正正替人類未來的幸福着想！

當巴柏仍在發夢的時候，國際特警隊却在范梅力的指揮下，分頭展開工作。

國際特警隊的工作包括了派人隨同富士托船長等，乘坐「加力蘇號」出海。

另一方面則與美國人保持連絡。所謂美國人，自然包括了康尼博士他們在內。

海濶天空　陰謀重重

在汪洋大海之上，「加力蘇號」孤獨地前進！

假如「加力蘇號」是「母」，失踪的「深海之星」是「子」的話，那麼現在所上演的一幕，便是相當令人感動的「慈母尋子記」！

它穩定地朝白令海峽前進，雖然明知可能一直被人監視着，但它毫不畏懼，也沒有退縮，依舊勇敢地前進！

浪頭不高，天色也良好。

在這海面上，有時浪頭高達七至九公尺。海面上未見有蘇俄船隻或軍艦出現，這是頗爲意外的事！富士托船長一直在船橋上，注視着海面上的一動一靜。

遠處海面上，開始見到一些漁船；望遠鏡中所見，最少有十艘八艘。

富士托船長笑語船員們：「今天不但風平浪靜，天氣良好，大概蛇頸龍不會在這時候出現了吧！」

於是一批人員開動了甲板上面的起重機，將一艘碟型小艇，投入海中。

這碟型小艇是康尼博士安排借用的，此外還有一批十分新式的電子儀器！

富士托雖然是海洋探險家的先驅，但年來美國人似乎一日千里，進展得十分迅速，就像眼前這艘碟型小艇，它內部的電子設備，新到令人難以想像。

富士托船長在船橋上指揮海面上的工作，甲板上有另一批人，他們都是美國人——專門的技術人才！

此外，下面還有另外一批電子專家，他們正圍攏在一些敏感的接收儀器旁邊。

那碟型小艇之內並沒有人，但海面上的蛙人們却忙於協助小艇下潛前的一切工作；假如這時有人在遠處望的話，必然猜測裏面有人。

圓型的小潛艇渾身漆上白色，使人份外覺得奪目之至！

它的四周有紅外綫的電視眼，可以在深海之中將四方八面的海底景物，利用敏感的儀器，傳送到海面上的接收器來。

因此，即使小艇內沒有人，但憑儀器的帮助，躲在「加力蘇號」船艙內的專家們，也可以目睹海底下面的一切。

不知怎的，海面之上突然有浪，而且浪頭越拋越高，天上風雲却未見變色。

這是專家們難以解釋的事，也是違反了氣象常理的事！

是海嘯的先兆麼？還是更大的風浪將至？但是海面上似乎沒有風；既然無風又豈會有巨浪？

「加力蘇號」船上的氣象學家第一次目睹了怪現象！

「加力蘇號」一邊鼓浪前進，一邊則利用無綫電遙控方式，令到碟型圓艇在水下潛航向前。

突然之間，艙內的接收儀器有了反應！

在那敏感的螢幕之上，出現了蛇頸龍的影子。

專家們大爲緊張！

敏感的紅外光綫電眼所見，是海中的龐然大物，也是僅能從書本上見到的史前海中生物——蛇頸龍！

「似乎沒有錯，確是想像中的蛇頸龍，快些通知他們。」

不知那一位專家急忙地叫了起來。

海面上的浪越來越大，這令到「加力蘇號」更難穩定，於是鏡頭搖擺不定。

這是眞眞正正的「無風三尺浪」；其實又何止三尺，最少也有六七尺。

碟型小潛艇仍在發揮它的優良性能，它不但令到艙內的專家們可以見到蛇頸龍在水底雙眼放光的情形，也令到專家們利用敏感的儀器測出了一些極不尋常的現象！那就是蛇頸龍本身也會發射出一種古怪的電波；這是令專家們大惑不解的事。

雖然許多動物本身也會生出原電，但儀器的反應顯示出這種電波十分的强。

古代中國傳說「龍」是會攪風攪雨的，想不到中國的神話竟然會變成了事實！

毫無疑問：這突如其來的巨浪，是由海底那條巨大的蛇頸龍所攪起的。

一連串的緊急求救訊號已經先後由「加力蘇號」發出。

遠方的漁船似乎正作緊急撤退——退回蘇俄的海岸去。

相信那批漁船一定是蘇俄的。

蛇頸龍終於抬頭了。

那雙會發光的眼睛，在海面上反而給陽光的光芒所掩蓋。

專家不禁感到奇怪，爲什麼牠要先在水底躲一陣才露面於海面之上？儀器所收到的電波越來越强；蛇頸龍終於發難了。

牠像一隻發惡的鵝公，頭與頸部一伸一縮之間，身體立刻往前勁衝而來。

「加力蘇號」早已有了準備，富士托船長指揮若定。

船員們突然將航綫改變，輕巧地避過了第一次的衝擊！

由於「加力蘇號」只有千噸左右，船身輕巧，與蛇頸龍比較有如小巫見大巫！因此暫時總算佔了上風。

不過，蛇頸龍這一次並不像上次那樣，一擊不中之後，便借水遁。

只見牠在海中急急打滾，掉頭又再次狂衝而來。

牠明顯地要與「加力蘇號」爲難，船上不少人也爲之暗暗吃驚不已！

碟型小潛艇繼續在海底發揮它的優越性能，拍照，收集資料，迅速傳送轉播等等，做得又快又準。

直接接收碟型小潛艇發出的資料的，除了「加力蘇號」之外，還有一些在海面上見不到的船艇；這些潛艇都在海底下面躲着。

說得明白點，「加力蘇號」並不孤單，因爲由美國人控制的各類潛艇，一直在它的前後左右，分批潛航隨行。

這些由美國人控制的各類潛艇之中，包括有軍方的核子潛艇，以及海洋研究用的深水潛艇等等在內。

他們一直在分析接收到的資料，同時也在籌劃着如何採取行動。

蛇頸龍拐彎轉身雖然嫌慢，但牠的直綫衝擊却是威力無比！

假如「加力蘇號」萬一閃避不及，後果就難以想像！

「加力蘇號」的航綫稍爲偏向阿拉斯加州這一邊，但蛇頸龍似乎對它一步也不肯放鬆；雖然已先後三次失手，轉眼牠又發動了第四次攻勢。

「加力蘇號」表面上看來只有閃避，毫無反擊之力！

其實，在它四周海域的各類潛水艇，一直在等機會。

富士托船長不知道美國人作何打算，總之眼前他們正處於極度危急的情況下！

到底是强弱太過懸殊，任何人此刻若在「加力蘇號」之上，也難免會感到心驚膽震！

眼看蛇頭一彎，浪高十尺，一具龐大的身軀在海浪滾滾中就要將「加力蘇號」撞個粉身碎骨之際！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海底下有一支魚雷，自一艘美國海軍潛艇中射出，直朝住蛇頸龍的腹部疾衝而去。

蛇頸龍顯然沒有想到這種來自海底的偷襲，「轟隆」一聲巨响！浪花夾着水花，直冲雲霄！連串的爆炸聲，震耳欲聾！

「加力蘇號」雖然避過了「蛇頸龍」的正面攻擊，但却被巨浪拋得差些兒覆沒在怒海之中。海面上刹那間風平浪靜，就像電影拍特技一樣，令人爲之驚奇不已！

附近海域本來就沒有風，巨浪也只是來得太過突然，想不到現在却也去得突然。

好像一切都由「蛇頸龍」而起；現在「蛇頸龍」何處去了？

海面上忽然多了不少廢物，油漬遍佈，彷彿有巨輪在此沉沒！

但是，「加力蘇號」平安無事，它正在驚魂中回復了平靜。

一些潛艇紛紛由海底冒出了水面來，其中包括了以康尼博士爲首的一批海洋生物學家。

刹那之間，這一帶海面變得熱鬧非凡。

一批蘇俄軍艦亦由白令海峽的另一邊開出，他們的行動已被不停由海面上空掠過的美國

軍機偵悉，於是形勢頓呈緊張！

但是，各潛艇中的海洋科學家們，似乎只對「蛇頸龍」感到興趣，此外一切外來的威脅，他們已無暇顧及了。

首先設法撈起海面上浮出的廢物的，便是富士托船長所控制的「加力蘇號」船員。

他們感到無限驚奇，因爲撈起的廢物之中，竟然有一般航海用的物品，却不是古代巨型海怪的腸臟！

大家心裏都開始明白：「蛇頸龍」只是人造的，並非中古代的海上動物。

那麼，誰製造出這種巨型玩意？

專家們陸續由海面上撈起浮出的物品，包括了金屬製品，以及一些屍體！

美國軍方的核子潛艇也出現在附近海面，與蘇俄艦隻對峙，看來形勢非常之險惡！

美國軍機一批又一批的掠過海面上空，白令海峽之上，戰雲密佈！世人所擔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說不定就開始在這敏感海域之上。

然則，地球的生命差不多也該完結了！

地球與海洋的比較，彷彿一隻鷄蛋與幾滴水；因此把海水全數傾出，也只不過等於將附在鷄蛋表面的幾滴水清除而已！

然而海洋却佔去了地球表面的大部份，陸地只不過屬於地球的小部份而已！

萬一這場大戰發生在白令海峽之上，後果會如何？

如果只是像二次世界大戰一樣打法，當然不成問題；但是不幸的是：這將是一場核子大戰！

人類假如全都毀滅在核子武器中，相信地球上其餘的生物亦再無法有倖存的可能。那麼，我們這個地球也就等於完蛋了！

即使它不會在宇宙的空間消失，也得從頭來過；或者又再經過若干萬，若干億年之後，才再有人類出現。

一切想法似乎未免太過悲觀，但蘇俄艦隊已採取包圍的態勢。

美國設於阿拉斯加州的警報系統，已經開始發出緊急警報——

華盛頓的五角大厦——美國國防部已發出緊急應變的命令！

美國總統白宮辦公室裏謀士雲集，通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熱綫電話，亦已接通。

福特總統與布里茲尼夫到底在談些什麼？外人很難知得清楚，但眼前白令海峽的海面上，戰雲密佈，則有目共睹！另一項事實就是：「蛇頸龍」是假的，它只不過是人造的一艘怪潛艇而已；不過因它的外型古怪，行動迅速，以至被人深信是中古代的海上生物之一而已。

現在眞相既被揭穿，而且又有屍體浮沉於海面之間，海洋科學家們也爲之啞然失笑！只可惜俄國軍艦的逐步迫近，令到他們笑不出來而已！爲什麼要製造這個假的「蛇頸龍」在白令海峽上興波作浪？

爲什麼要讓航海人仕感到驚擾？

這人造的「蛇頸龍」儘管不堪一擊，但身處現場的人，都爲它的威力而感到頗爲震驚！尤其是它竟能與波作浪的本領，確是令人爲之膽戰心驚不已！加上那一股橫衝直撞的勁力，委實驚人得很。

要不是美國海軍潛艇及時發射了一枚威力相當的魚雷，相信「蛇頸龍」還有一段長時期雄霸於白令海峽之上。

但是現在，「白令海怪」之謎終於揭破了！它既不是什麼海怪，亦非中古時代的巨型海中生物蛇頸龍，原來是一艘令人大惑不解的奇怪潛水艇而已！

爲什麼會有人製造這艘外型古怪的潛艇？

不但海洋科學家們要知道答案，美國人更急於要知道。

但眞正執行是次任務的，却是國際特警隊這個世界性的安全組織。

無論如何，蘇俄軍艦已將「加力蘇號」等船艇重重包圍。

美國軍方潛艇透過慣常的國際航海通訊方式與對方連絡，解釋他們這次行動，無非爲了解救海洋科學家，以免他們被「海怪」侵襲。

但蘇俄艦隊的司令官硬說這是蘇聯領海，限令各人迅速離開這一帶水域，同時不准帶走任何海面上浮出的物件——包括了每一件廢物在內。

記得若干年前發生在美亞美海岸對面的一次舉世觸目的危機！

美亞美海灘對面就是古巴。

當年美國總統甘廼廸曾限令蘇俄將安放在古巴的飛彈撤退！

結果當時的蘇聯總理赫魯曉夫乖乖的從命，派船撤走古巴的巨型飛彈！美國軍機一直凌空監視，直至撤退行動完成爲止。

當年美國人的果斷與勇敢，曾贏得世人的稱頌；可惜今非昔比，棄守越南的事實便足以證明山姆叔叔再也無此魄力！果然，來自白宮的一度密令，令到美國海空軍迅速自白令海峽撤退。

白令海峽上空戰雲消散本是世人之福，但海洋科學家們千辛萬苦，冒着生命的危險而來，結果還是要空手而回。

這批海洋科學家爲數不少，因爲研究海洋所涉及的科學部門，包括了物理，化學，生物，放射化學，地質學，地球物理學，生物化學，微生物學，生態學，生理學，海洋植物學，考古學，氣象學以及電子工程學等等。

他們雖然都乘坐在美國各海洋學會所擁有的船艇之內，但却屬於不同的國籍。

他們滿懷希望而來，現在却經歷了一場風險之後，失望而回！

唯一足以告慰者，就是碟型小潛艇內電子儀器所收集到的資料。

但是，「蛇頸龍」既然已被證實是假的，此等資料就失去了眞正的研究價值！

海洋科學家們失望之際，又輪到國際特警隊的高級負責人來擔心了！他們現在不但要擔心阿生，更要擔心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以及另一批國際特警隊員的安全；因爲當所有潛艇和「加力蘇號」撤離白令海峽現場之後，仍然少了一艘潛艇，那就是載着呂林夫婦二人與一批國際特警的。

不過由於事前的默契，其他載着海洋科學家的潛艇，根本沒有發覺此事。

呂林等人所乘坐的是一艘有特殊配備的深海潛艇。

他們的任務是找尋「深海之星」和阿生的下落。

這是國際特警隊的一項秘密任務，除了極少人知道之外，大多數人都被瞞住了。

呂林二人爲了拯救阿生，堅持要跟特警們一齊出發，范梅力也沒有辦法，只好讓他們走進那艘由美國海軍秘密借出的特製深水潛艇。

那艘潛艇的設備新得出奇，它可以在深海潛行，更有反聲納設備，同時亦可以隨時放出「兩棲人」——就是富士托船長在倫敦宣佈的那種「新人類——兩棲人」。

在海底將艙口打開，放出蛙人或者「兩棲人」，並非想像中那麼簡單的事；但美國的軍事科學家終於秘密試驗成功。

這艘利用核子動力潛航的潛艇只有一個代號，就是：「魚子」！

「魚子」從未正式宣佈服役於美國海軍，但已先後作過兩次長程的環球潛航，結果不

但證明十分成功，還巧妙地避過蘇俄海軍的深水偵察器。

這是美國海軍值得驕傲的皇牌產品，他們爲什麼肯借給國際特警隊使用？

是因爲爭取國際特警組織的好感嗎？還是因爲阿生是巴黎總部所重視的一名出色的特警隊員？

其實這只不過是表面上的理由而已！

最大的理由只有一個，就是美國軍方也希望知道一些關於白令海峽海底下的秘密！而國際特警組織，却爲了救人要緊。於是這一宗「枱下交易」，也就順理成章地，順利地取得默契！

美國海軍借出「魚子」號給國特警隊使用；但國特警隊所獲得的一切資料，必須毫無保留地，提供給美國國防部參考。

至此，國際特警組織方面也就開始明白了，爲什麼美國人，包括身爲國際特警的高華斯在內，竟會如此關心白令海峽上出現的「海怪」，原來他們早已懷疑其中另有文章。

現在國際特警組織方面雖然明知是被美國人利用，但也沒有辦法；因爲如果沒有「魚子」號這一類特殊設備相信極難將阿生找回來！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都是無孔不入的。尤其是美國人的銀彈攻勢，往往令到大鼻子防不勝防。

因此，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眞的是做到了無遠弗屆的地步！

根據他們的情報，國際特警組織相信阿生連人帶艇（深海之星號潛艇）一齊落入俄人手中。所以才有這一次的救人行動！

就在美蘇二國海軍在白令海峽的海面上對峙之際，「魚子」號已成功地穿過了俄人的海底防衛系統！

俄人似乎過份信賴海底防衛系統的聲納反應，同時他們一定也想不到美國人已成功製成反聲納的電子儀器。

穿過深不可測的海床絕非一件想像中那麼容易的事。

水壓以及潛艇馬達所造成的痲煩，必須一一加以克服。

核子動力的最新設備再加上反聲納儀器，環繞地球兩周的深海潛航的豐富經驗，令到「魚子」號順利完成了第一個步驟！

下一個步驟是選擇一個適當的地點登陸。

過去一艘潛水艇在水底下要知道海面上的情形，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伸出潛望鏡到海水平面之上，才可以瞭望到上面的情形。

但「魚子」號則不必伸出潛望鏡，亦無須升出海面。

它的自動儀器就附在艇身之外，只要在艇內按鈕，這些輕似飄萍的敏感轉播儀器，立刻就會浮上海面去。

雖則是一種敏感的電子科學儀器，但它體積不大，每個只有手掌般大小，而且配上與海水差不多的掩護色。

因此，即使在岸上或船上的防衞人員，也不易發覺它的存在。

它的作用並非直接收集資料，唯一的任務只是「轉播」而已！

眞正收集資料的是天空中不斷飛翔的人造衞星——那一大堆多至無法計算的美國人造衞星之中，有不少是由海軍控制的。

當那些人造衞星收集了各種資料之後，便用密碼反射至地球，於是海面上的轉播儀器立刻發生作用。

轉播用的電子儀器，代號叫「廢物」！

事實上它的外型不一，看上去也頗似海面上飄浮的廢物。

它半浮半沉地，通常在風平浪靜的情況下，大約在水面下數吋地方浮游，並非完全暴露在海面之上！

它的電子儀器十分敏感，可以透過數以百尺計的海水，將接收自人造衞星的資料，送到海底下的「魚子號」去。

「魚子號」於分析接收到的資料之後，便有了抉擇。

現在「魚子號」的專家們，就正在分析「廢物」們所轉來的各項資料。

專家們的頭腦已經是一副完成的電腦，再加上「魚子號」潛艇內的袖珍電腦分析，很快就有了結果。

於是經過改良設計的「兩棲人」奉命作最後準備。

根據一九六二年富士托在倫敦宣佈的「兩棲人」，是可以呼吸一種液體，或者根本無須呼吸，而可以深海潛航的。

但現在美國海軍秘密發展的改良「兩棲人」，只須掛備一瓶大如拳頭的液體氣，便可以作遠程的潛航。

玻璃面罩不但不裂不碎，還有防彈功能；裏面是眞空的，戴上它的人仍然可以用咀巴說話。因此「兩棲人」可以和「魚子號」自由通訊！

背上那管狀的東西，並非昔日的氧氣筒，而是最新式的噴射推進設備，可以幫助「兩棲人」加速前進。

此外還有袖珍的自衞武器，配備在腰帶之上。全是最新的設計。

富士托計劃中的「兩棲人」只是一種科學構想，他想像中的「兩棲人」可能要經過若干的改造，例如血液必須淨化，除去二氧化炭等等。

但是，現在美國人却利用了他的基本理論，經過若干改良之後，似乎更加實際、受用！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也改裝成「兩棲人」，因爲他們堅持同行。

幸好「兩棲人」的一切設備簡單易用，加上呂林二人的天聰，一學就曉。

於是六名「兩棲人」先後由特備的艙口，離開了「魚子號」。

特備的艙口是朝向下的，位於潛艇的腹部，利用特殊的氣壓設備，可以防止海水由那兒湧入，十分安全。

六名「兩棲人」的成員包括了國際特警隊海外派遣隊隊長柯倫，他的二名助手——費曼與里奈。

還有日籍特警隊員木川——他是跟阿生由東京來的。

此外再加上呂林夫婦二人，便剛好湊足了六名成員。

美國人十分聰明，他們只負責「技術指導」，却未有直接派人參加「兩棲人」的救人行動。

如此一來，即使他們失手被擒，落在俄人手中，美國人也可以振振有詞，推得一乾二淨，表示此事與他們無關。

「魚子號」先潛航至資料中顯示的「安全地帶」，才浮升至海面以下數丈的位置，然後才「吐」出六個「兩棲人」！

的確是巧奪天工的設計，呂林夫婦二人雖然是不知以後的安危，但到了現在，他們起碼明白了美國爲什麼肯化上了數以億計的金錢，大力發展人造衞星計劃。

原來表面上爲了什麼科學、和平和建設，內裏却是巧妙無窮！

但在另一角度看，科學家的成就不但一日千里，也是十分驚人的！

眼前世人所能見得到的，實實在在只不過

是皮毛而已！

我們似乎應該相信美國人絕非為了自私，而是為了安全的理由，所以許多新到令我們無法想像的事物，仍在保密階段；若非如此，大鼻子就會對他們造成更可怕的威脅！

六個「兩棲人」在柯倫隊長的率領下，逐一浮出了水面。

這是離岸約有半里左右水程的海面，附近沒有任何船隻。

放眼望向岸上，只見岩石嶙峋，沒有建築物，亦見不到瞭望塔。

這是「魚子號」上的專家，憑人造衞星所提供的資料選擇出來的無人地帶；假如岸上沒有隱藏着的陰謀，那就不得不佩服電子儀器的敏感反應！

柯倫等人為小心計，再次潛入水中，而且每人只踢動配備的蛙鞋，不准使用噴射推進器。然後逐漸慢慢游向岸邊。

他們像水老鼠一樣，冒出頭來，一再瞭望，直至肯定沒有人，才相繼上岸。

他們先後爬過岸邊的岩石，進入岸上的叢林地帶。

一條公路出現在各人眼前，令到他們為之吃驚不已！

這絕對是他們事前無法估計的事。因為公路在濃密的叢林中，相信高空中的人造衞星也觀察不到呢。

一陣陣汽車馬達聲由遠而近，令到六個驚弓之鳥匆匆找尋藏身之所。他們以為汽車只是過路性質，躲一陣就會輕易避過了危機。

但是，汽車竟然停止了前進。

各人透過樹叢的空罅，發覺那是一輛吉普車。

這應該不是意外，因為這兒沿海地帶，既無居民，有關方面有可能將這一帶列作禁區。

吉甫車上有二名武裝軍人，肩上掛有手提輕機槍，胸前掛了一副望遠鏡，腰間則配備有訊號槍！

吉甫車頭部豎起了一條天綫，表示這車子有無綫電通訊設備。

車上二名俄兵先後落車，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伸一下懶腰。

他們可能負責例行的巡邏任務，在車內坐得太久，難免會感到血液呆滯，所以才停車下來舒展一下筋骨！

他們用俄語交談，呂林等人也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就是不知他們說些什麼。

六個人之中，只有柯倫聽得懂俄語。

但是，眼前在這種短距離下，他們不能交談，即使呼吸深重一些，也可能給對方發現。

因此，柯倫就是聽清楚了他們談一些什麼，也不會立刻告知各人。

二名俄兵出乎意外地，分別朝不同的方向走過去。

一個手持望遠鏡，到了叢林外面的一塊岩石之上，朝海上瞭望；另一個則跑到路旁去小解。

呂偉良現在所擔心的，並非他的妻子感到有些難為情，却是站在岩石上的俄兵；目前他們六個人所躲藏的位置不易被發現，但呂偉良擔心留在海邊岩石上的水印。

現在俄兵的瞭望目標是較遠的海面上的動靜；但是，當他的視野範圍縮短了之後，就會回望岸邊。

岸邊那些岩石之上，印有一條蛙鞋留下的水足印！

雖然他們六個人一度停留在岩石之間除下了足上的蛙鞋，然後才急步走到這兒來，但是蛙鞋留下的水足印至今未乾。

各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所躲藏的位置雖則不同，但現在他們的動作却是一致的。

每個人都伸手朝腰間一摸，按緊了腰帶附着的自衞武器——手槍！

手槍只不過是「兩棲人」的自衞武器之一種而已。

此外每個「兩棲人」的足踝附近，還揷有利刀一把。

呂偉良和他的妻子林愛莉在這方面都有着極豐富的經驗。他們以為在這種情況之下，萬一被對方發現，用刀總好過用槍。

因為槍聲會召來更多的俄兵，那是對他太不利的。

俄兵果然慢慢移動了望遠鏡，將視綫越縮越短。

柯倫等人分頭監視住他們二人的一舉一動，必要時就要被迫採取行動先發制人。

呂偉良眞想告訴柯倫切勿開槍，可惜他們相隔數尺，分別躲在不同的矮林後面。

柯倫注視着另一名俄兵，那傢伙巳小解完畢，步回吉甫車旁邊來了。

他用俄語揚聲招呼他的同伴：「沒有事快些上車，我們要回營去了，下了班後老子還有約會呢。」

但是，站立在岩石之上的俄兵，一邊用望遠鏡看看，一邊又用眼睛直接去看（移開了望遠鏡）；他顯然巳經發現了那些水漬與足印。

「喂！你過來看看，我眞懷疑自己眼花！」站在岩石上的俄兵道：「那是什麼東西的足印？眞奇怪啊！」

本來打算坐回車子裏去的另一名俄兵，這時也只好打消去意，跑到岩石上去。

「你到底發現了什麼？」

「你瞧！那些大足印，會不會是海怪登陸了？」

「海怪？」

「人的足印沒有理由這麼大，而且也不是這個樣子的！」

「嗯！是的，人類的脚板不可能大到這個程度吧。」

不明白內情的人，差些兒都忍不住要笑將起來。

可不是嗎？為什麼蛙鞋留下的足印竟然也會如此大驚小怪？

但是，如果明白到俄人之中，長期居於寒冷地帶的人，他們一生之中從未到海中游泳過，自然也從未有機會見過蛙鞋這種游泳輔助品。何況在共黨統治下的俄人，能獲得溫飽巳是人上人了，那裏還談得上這種時髦的生活享受呢！

所謂「黑海渡假聖地」，自然也只有特權階級——政府機關中的領導層裏面的「同志」，才有資格去。

因此，這二名俄兵對「大足印」如此大驚小怪，自然就不足為奇了。他們二人的對話只有柯倫聽得懂，但柯倫是高級國際特警，對俄人的生活自然了解，自然也不覺得有什麼好笑了。

呂偉良巳拔刀在手，他雖然一言不發，但這巳等於示範給其他同伴看；叫他們不要用槍，應該用刀。

他想過了，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有理沒理先飛刀殺了其中一個俄兵，其他的留待其他人去對付。

至於林愛莉，她却有不同的想法，她擔心二名俄兵會循住水漬追踪到這兒來。那麼，他們應該立即就動手。

否則，只要對方手扳機掣，他們這六條性命就會完蛋！

可惜這時候她不能告訴任何人，只能自己

做自己的事。

因為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就可能引來無法想像的後果！

各人因為聽不懂俄語，只有注意着柯倫的眼色示意。

柯倫又聽到他們說話了。

「憑足趾的方向，那怪物巳經登陸了。」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去用無綫電話向上司報告，你在這一帶小心戒備。」

「好吧。」

二名俄兵於是分頭行動，一名回到汽車上另一名展開搜索行動。

柯倫打了一個手勢，各人立刻分頭行動起來。

經過一個時期的眉來眼去，各人逐漸有了默契。

只見呂偉良手一揮，利刀脫手飛出，刀光一閃，劃空而過，刀尖揷向那俄兵的頭部，悶哼一聲人也倒了下去。

這一邊，柯倫帶同二名助手，蛇行鼠步，竄向公路的另一邊。

一名助手引起俄兵的注意，那俄兵立刻擧槍吆喝。

但是說時遲那時快，柯倫巳自他的背後匆匆趕到。

那俄兵更機警也想不到這是一種詭計，注意力既然集中在前面，自然而然疏忽了來自背後的柯倫。

柯倫一手箍頸，另一隻手握刀抵住了俄兵的下頷。

柯倫的另一名助手則疾如閃電地，用利刀割斷了俄兵肩上掛着的手提機槍的皮帶，迅速奪槍。

他們的動作配合得天衣無縫，時間方面更是恰到好處。

走在當眼處的助手，「引開俄兵注意力」的目的既達，立即拔槍衝前，示意俄兵切勿揚聲或反抗。

俄兵在剎那之間前後受敵，自無反抗的能力，惟有乖乖地束手就擒！柯倫因為懂俄語，所以他想到必須留個生口，問他幾句。

如果他要將二名俄兵雙雙殺死，本來是輕而易擧的事。但是留下來的問題可多着，例如：萬一他們與上司用無綫電通話時，柯倫即使冒充，亦未必把俄語說得純正。

此外還有附近的環境、方向，最重要的還有阿生的下落。

因此，在千鈞一髮之際，柯倫立刻改變了主意，向二名合作慣了的助手示意，終於如願以償地制服了唯一生還的俄兵。

另一名俄兵巳被呂偉良擲出的飛刀所殺。

呂偉良絕非心狠手辣的人，他甚至可以讓木川或其他人去做這種殘忍的事。

但是此時此地，若非你死便是我亡，稍有猶疑，別說要救阿生，就是他們這幾個人也自身難保呢！

因此呂偉良必須出手既快且準，更加要够狠。否則，俄兵未死僅傷，亦會尖聲呼叫，那時另一名俄兵就會回頭開槍掃射。

既是形勢如此險惡，也就不到呂偉良有所抉擇了。

呂偉良雖然有一條腿是殘廢的，但早已接駁上義腿。

他可以用鐵枴杖幫助走路，但沒有鐵枴杖時也一樣可以利用義腿去走路。他是個有高深武功底子的人，懂得利用身體的平衡力，自然就可以走得更快了。

現在柯倫利刀架在俄兵的頸上，用俄語警告他切勿呼叫。

他被帶到路旁，因為柯倫他們擔心公路之上可能有其他車輛通過。

日籍特警木川巳奪了死去俄兵的一支手提機槍，站在一旁，小心戒備！

他注視着公路上的一動一靜，因為這是他們六個人的生死關頭！

雖然必要時他們可以發出緊急求救訊號，那時「魚子號」潛艇上的人就會設法派人來救援他們。但是，若非迫不得巳，他們不希望發出求救訊號。

現在呂偉良等人開始脫下「兩棲人」的裝備。

問話是由柯倫親自主持的，因為除了他之外，沒有人會講俄語。

柯倫問那俄兵：他們的基地在何處？

俄兵說：他的營地離此地十里左右。

柯倫又問及關於「深海之星號」小潛艇和阿生的下落。

但是俄兵表示一無所知。柯倫警告他：他們六個人此來只是為了救人，只要他好好合作，保證不會再有傷亡！

俄兵支吾以對。

吉甫車上的無綫電話响了。

柯倫暗吃一驚！

他對俄兵道：「我帶你去聽電話，但你不要整古造怪說暗語，我會聽得出的。你告訴對方說一切正常，這裏沒有事情發生，否則我只有犧牲多一條生命！」

「你放心，我不會出賣你的。」俄兵說道，「只要你們冷靜點不要殺我。」

柯倫於是把他押回吉甫車上。

電話是例行性質的通話，因為每隔若干分鐘彼此必須對話一次。

俄兵果然依足柯倫的吩咐，說：「這裏沒有事，同志。」

電話很快就講完。

柯倫問了一些關於他們基地中的情形。俄兵說：這兒離「烏厄連」俄國海岸基地大約十里左右。

他們這一次是例行巡邏，大約每隔一小時，便有另一輛吉甫車通過！

柯倫都相信了他。但是，唯一最令他感到失望的，就是沒有阿生的消息。

那邊矮林後面突然傳出噴嚏聲。

那是林愛莉的。她正在那兒脫下「兩棲人」的裝備。

柯倫也一邊跟俄兵對話，一邊脫下身上的潛泳衣物。

這是相當寒冷的天氣，林愛莉可能挨不住凍，所以才有此現象。

呂偉良過去脫下死去俄兵的毛衫和大衣，讓他妻子披上了。

男子的禦寒能力照計不及女子，但這兒五個男子漢都是身經百戰，受得起考驗的，體格十分强壯的人。

他們只穿了貼身的毛衣，脫下了「兩棲人」的潛水衣物之後，便所餘無幾了。儘管每個人的口腔都在噴霧，但他們暫時都忘記了寒冷的滋味；連那個穿得臃腫的俄兵，也有些由衷地佩服他們每個人的體格。

柯倫叫各人將潛泳裝備包紮好，然後押住俄兵上了那輛吉甫車。

柯倫命令俄兵開車帶他們到「烏厄連」去，那是俄國最接近白令海峽的港口，與阿拉斯加遙遙相對。

雖然俄兵說這條公路只供軍用車輛使用，但柯倫仍防被人發現，叫俄兵在必要時停車旁邊，俄兵表示明白了。

假如這俄兵不說謊，十里路途，在吉甫車的速度下，同時在這平坦的公路上，最多只須

十餘分鐘便可到達。

但是沒有人可以保證俄兵不說謊，柯倫等人唯有見一步行一步，處處小心提防！

車行數分鐘，沿途果然未見有其他車輛出現於公路之上。

離遠已可以見到那邊臨海的山崗之上，有一座炮台。

俄兵說：他們的基地到了，那是「烏厄運」的郊區。

於是吉甫車慢了下來。

沿途上各人已細心地想過了，他們不可能硬闖軍營。

尤其是現在時間尚早，軍營戒備森嚴，他們沒有把握瞞得過守衛。那麼，他們應該怎樣做？

時間對俄兵絕對有利。因爲他早已聲明在先，只要他過了時間回營，指揮官就會追究。

因此，他們已不能硬闖，又不能留難這俄兵，否則就會召來一次大規模的搜索行動。

但是，回頭想想，他們更不能讓俄兵獨自回營，否則，俄兵和盤托出，他們想找地方躲藏起來，相信也不可能。怎麼辦呢？

時間上的限制，已不容柯倫等人有所疑慮，於是，柯倫立刻叫俄兵停車。

俄兵不知道他的企圖，只有照做了。就在這時候，無綫電話又一次響了起來。

俄兵正想伸手過去，但立即被柯倫一手按住。

俄兵道：「你不讓我接聽，總部會引起疑心的。」

柯倫把腰間的手槍拔出，槍管壓在俄兵的腦門，沉聲警告道：「你只可以一字一句的，照足我這樣去講，多講半句一字，你就會死得不明不白！你就說：報告，我們的車子在歸途中失事墮落山崖，請立刻派人救援，請立刻派人救援！」

俄兵在槍咀之下，只好執起聽筒，一字一句的照講。

剛剛講完柯倫要他講的，柯倫就伸手將綫路拔斷。

然後，柯倫叫俄兵迅速把車子開入路旁的叢林中去，利用濃密的樹林，把吉甫車連人帶車的收藏起來。

別說是俄兵，就是呂偉良他們也想不到柯倫想怎樣？

結果是由柯倫自己說了出來，他用英語向各人解釋他的計劃。

原來柯倫爲了交代這吉甫車的下落，靈機一觸想出了這一石二鳥之計。

首先他希望基地中的俄兵於接到失事報告後，派人前來救援，但是，由於剛才電話中未有清楚交代地點，所以俄軍必須花費不少人力和時間去追尋失事軍車之所在。

他們不知道阿生是否被囚在「烏厄運」的海軍基地之內，但是，當軍營人與車大量出動時，他們總是有利的。

果然，不到幾分鐘光景，一輛輛的軍車在那邊公路上匆匆而過。

俄兵在要脅下，不敢輕舉妄動。柯倫趁機對他「洗腦」。

只要說服這俄兵與他們合作，必然可以事半功倍。

因爲他們對這兒環境完全陌生，計劃中也只有到達了「烏厄運」那地方之後，才能設法與美國潛伏在該地的特工取得聯絡。但無論如何也不及取得這俄兵的澈底合作來得方便。

於是柯倫說出了一些利害關係，先來一番心理攻勢！

他說出其中一名俄兵死了，現在如果這俄兵單獨回去，想必難以交代，甚至必然受到懲罰。

此外，柯倫又提出了一項保證：那就是祗要這俄兵充份與他們合作，他可以保證帶他一齊逃往西方。而且，他有選擇居留地的充份自由。

柯倫絕非痴人說夢，即使是博彩也是有根據的。因爲他知道許多俄人早已嚮往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

柯倫鼓其如簧之舌，果然說得那俄兵搖頭幌腦的。

軍車正源源在公路上開過，分明是爲了基地方面相信了那個求[illegible]電話。

柯倫的二名助手和木川等人，正分頭在不同的方向放哨，以防有人突如其來地出現於樹林之內。

俄兵很年青，最多二十四五歲而已！

他看看柯倫手腕上戴上的名貴潛水手錶，彷彿見到了西方國家人民的生活方式；沒有人知道他此刻腦海中想着一些什麼，但是柯倫却看見他在沉吟中點點頭。

俄兵沉吟道：「你的說話假如眞的能兌現，我也不妨說句眞話。」

柯倫說道：「我早已經看得出你在說謊，你必然知道小潛艇和那個中國人的下落，是不是？」

俄兵點點頭。

柯倫本來只憑他的想像去旁敲側擊，想不到結果却比預期還要好。

他想問下去，但那俄兵却先開口問道：「請問你們用什麼方法帶我走？」

「潛艇。」柯倫坦然說道：「只要你合作，保證我們可以安全撤退！」

「但是——」俄兵有些爲難地，支吾道：「我還有一個新婚妻子。」

柯倫道：「你們剛結婚不久？」

「是的，老實說，我捨不得她！」俄兵又說，「在這個國家，除了我妻子之外，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東西更加值得我去留戀！」

柯倫問：「她在那裏？」

「基地內的宿舍。」俄兵道。

「那麼，你可以一併把她也帶走。」

「但是，我們到了西方之後，靠什麼生活？我和內子的英語很差。」

「放心好了，一切包在我身上，你可以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也可以到其他自由世界去找工作；只要你肯做，包保餓不死你的。」柯倫只能簡單地說。

俄兵開始面露喜悅之色，他說：「你剛才所講的人，確實在我們的基地之內，他是個年青的中國人，所以，我們懷疑他是由中國派來的。」

「不！他只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柯倫道，「我們是爲了揭開海怪之謎而來，其實對你們全無惡意。」

「這可能是出於一場誤會，但據我所知，毛病就出在他是個中國人。」俄兵說：「剛才你想出的辦法很好，基地中駐軍有限，現在已出動得七七八八了。」

柯倫問：「你有把握帶我們入去麼？」

「沒有。」俄兵說話變得十分爽快，因爲在此之前，他每說一句話，必須深思熟慮，現在却是想到就說。

「爲什麼？」柯倫問。

「你們這樣子，勢必被守衛一眼認出，那等於送死而已！」

「我們可以躲在後面車篷內。」

「不！基地守衛很小心，尤其是開入的車子，必須說出即日的暗語。你們沒有穿上軍服，勢必引起他們的懷疑！」

柯倫覺得直到現在，這俄兵所講的才是實

話實說。

他問：「你叫什麼名字？」

「尤夫斯基！」

柯倫自我介紹，又替其他同伴簡單地介紹了一番。

然後對俄兵說：「尤夫斯基，我們有什麼辦法弄到這許多軍服？」

「辦法我倒想到了一個，就是不知道你們是否相信我？」

柯倫表示絕對相信他。

事實上柯倫看得出尤夫斯基說謊與講眞話的兩副神態，其中顯有分別。他過去面對過各式各樣的說謊者，也算得經驗老到。

於是各人依了尤夫斯基的計劃，在路旁部署一番。尤夫斯基重新把吉甫車開回公路旁邊，揭開了車頭蓋，柯倫穿上俄軍大衣，戴上了軍帽，半身躲在車頭蓋之內，佯作修車。

因爲他的褲子和皮靴都不是俄軍制服，只能站在路旁這一邊，以免露出破綻。

尤夫斯基走出路中心揮手截停了一架載了四名士兵的汽車，用俄語請求他們停車帮忙。

俄兵看見是自己人，不以爲意。

二名俄兵首先帶了工具下車，但迅速被柯倫和尤夫斯基制服，呂偉良與木川等人撲近車旁，及時用刀槍要脅司機將車子迅速開進了樹林中去。

二輛軍用吉甫車很快便離開了公路。

四名軍士被解除了武裝，他們這時候才醒覺，原來軍車失事墮崖是虛報的，他們後悔剛才未有看清楚車子的番號。

但是，尤夫斯基已將車牌番號中的「6」字，倒轉變了「9」字。所以就算這四名俄兵更機警也難免會上當。

現在四名俄兵在一頭霧水的情況下，不但被他們解除武裝，還剝下了軍服。

最後，他們被細綁起來，用手帕塞住了口部，每棵樹綁住了一個人，完全沒法動彈。

四名俄兵看着尤夫斯基教柯倫等人穿上俄軍軍服，還是想不出他們到底有何企圖。

由於現成的俄軍軍服只有四套，所以呂偉良林愛莉夫婦二人被柯倫勸諭不要同行，柯倫要他們候在基地外面接應。

呂林夫婦二人一心來救阿生出險，想不到到了最後關頭，竟然會沒有他們兩夫婦的份兒，難免有些失望！

不過他們也明白到時間與環境的限制，令到他們無從選擇，他們固然不能再重施故技，等待其他軍車經過時，未必再讓他們順利地得心應手！

而且等得太久，基地內如果發現尤夫斯基的報告是假的，其他軍士與軍車，就會紛紛回防，那時反而弄巧反拙！

因此，呂林二人唯有服從了柯倫的指揮和安排。

現在尤夫斯基開着他們奪來的汽車，一車五人，若無其事地開入 地去。

尤夫斯基把車子在閘門處稍停，守衛的核對過車上的番號沒有錯，再問過了一些即日才通用的軍用暗語——亦即所謂「口令」，尤夫斯基自然說對了。

車子開至一個營地前面停了下來。

尤夫斯基一邊對各人示意，這營房就是囚禁着阿生的，一邊叫他們稍候，然後自己跳下車去。

柯倫他們的處境其實非常之危險，如果尤夫斯基出賣了他們，他們這四個人便隨時會變成甕中之鼈；因此他們四個人先後下了車。

這時候，基地之內，忙碌得很，車子紛紛出動，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們。

柯倫留意到尤夫斯基所指的營房，門外有人守衛，這時正有兩個穿便衣的俄人由裏面出來。他們四個人因爲穿上了俄國軍服，所以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柯倫正奇怪這軍營怎麼會有兩個穿便衣的俄人，那些大鼻子已登上了一部私家車，絕塵而去。

尤夫斯基又再出現在汽車旁邊，他奇怪柯倫等人何故不在；後來當他發覺各人離開了汽車之後，心有不快！

他對柯倫表示：他們這樣做十分危險，還好營內的人大部份已出動，否則他們可能被截住問話。

他又對柯倫說：「等會兒內子會女扮男裝，穿上軍服出來，現在我先去探探虛實，如果她坐上這車子來，各位切勿大驚小怪！」

尤夫斯基說着，就想走進囚禁阿生的營房去；但是，當他環目四顧時，却又回轉身來，問柯倫等人：「剛才有沒有人由裏面出來？」

柯倫奇怪他何故有此一問，但想他必有道理，因此照實說了。

尤夫斯基瞪住營房門外附近停過一部私家車的地方，若有所思地說：「可能是你們的運氣，他們都是KGB，在這裏作過長時期的疲勞審問。剛才可能是調班，也可能是出去吃飯吧！但無論如何，現在我們就要動手了，請派兩個身手敏捷一些的跟我來吧，其餘的人要見機行事。」

柯倫因爲他本人會講俄語，自然非去不可，另一個就是他助手里奈。

柯倫他們早已作好了心理準備，只要尤夫斯基有什麼風吹舉動，他們就會先發制人；但看情勢發展，尤夫斯基不會出賣他們。

守衛截住尤夫斯基，檢查證件時，柯倫和里奈由背後將他擊暈，扶入屋內，屋內另一名守衛在一度鐵閘之內。

尤夫斯基非常了解這兒的環境，因爲他曾被派到這兒來駐守。

因此，當他們解決了第一個守衛時，外面的人固然見不到，另一名守衛在裏面也見不到，尤夫斯基叫里奈解下守衛的武器，他們又繼續內進！

隔住一度鐵閘，尤夫斯基把那守衛召來，說是來換班的，但守衛看看時計，却太早了。就在他看腕錶之際，尤夫斯基用柯倫的滅聲手槍殺了他！

隔住鐵閘，尤夫斯基迅速搜索他的口袋，取了鎖匙。

尤夫斯基與里奈分別在外戒備，讓柯倫獨自入內會見阿生。

阿生果然在裏面，正奄奄一息，看來他受過一番不人道的虐待。

尤夫斯基抛入一套軍服，那是剛剛由守衛身上剝下來的，他催促柯倫趕快替阿生穿上，時間無多了。

柯倫一邊慰問阿生，一邊爲他穿上俄軍軍服；阿生已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唯有鼓起勇氣，以免柯倫感到碍手碍脚。

他們話也沒多說一句，便將阿生扶到了營房門口。

外面很靜，暫時未見有人經過。木川等人坐在軍車上，而且多了一個人，她正是尤夫斯基的妻子，這時正女扮男裝穿上了俄軍軍服，焦急地坐在車上。

柯倫叫阿生振作一點，於是三人扶住他迅速離開營房，上了車。

尤夫斯基開着車子在基地內拐了一個大彎，柯倫問他爲什麼不趕快離開這裏？他表示不能再使用這車子，否則大門的衞兵會注意；萬一被截停問話，那就麻煩了！

於是在尤夫斯基的指揮下，各人迅速又換

了另一部車。這是一部黑色大房車，車頭插了一支旗，但用黑皮套套住。尤夫斯基把皮套脫去，讓旗幟飄揚，然後開車直闖大門。

大門衛兵看見那旗號，立正致敬，完全不敢阻攔！

柯倫不能不佩服尤夫斯基的頭腦，沒有他的合作，單是衛兵這一關已够痲煩了。

現在他們迅速把車子奔向郊外，目的是要跟呂偉良他們會合。

他們約好在一處公路旁邊會合，那兒近海邊，由呂偉良先將訊號彈發射向海面——這是一種附有電子儀器的飄浮物體，目的是通知「魚子號」潛艇前來接應他們。

但是，當尤夫斯基將車子開到約定地點時，却不由自主地大吃一驚！原來那兒道旁停了一輛軍用吉甫車，車上只有一個軍士，他正用無綫電話與指揮車輛通話。

「你的朋友可能出了毛病！」尤夫斯基擔心地說，一邊探首車窗，招呼着那名軍士：「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同志？」

正在吉甫車上的軍士回答道：「我們正在搜索失事汽車啊！」

柯倫這才舒了一口氣！但仍然見不到呂林二人。尤夫斯基道：「你們攪錯了，失事汽車的地點最少在十里外，快些通知你的人，司令官不希望浪費時間和人力！」

那名軍士看看那大房車和旗號，便匆匆下車，跑到海灘那邊把數名俄兵召回，然後匆匆開車往前走。柯倫看看沒有其他車輛經過，急急下車，呂林二人這才由隱蔽處出來。

尤夫斯基也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表示已得到「魚子號」回音，他們決定選擇這處海灘下海，於是尤夫斯基將車子開入路邊樹林中，各人迅速落車，步下海灘。

海風很大，而且各人事前很難想到事情發展得如此快，因此他們連吃乾粮的時間也沒有，大家又餓又凍，剛才是忙得忘記了一切，但現在却不由自主地，在發着抖，尤其是此時大部份人已穿上了「兩棲人」的潛水衣。

各人正在海邊等待「魚子號」的進一步聯絡之際，天空上出現了一架軍方直升機，各人迅速躲到岩石後面去。

豈料如此一來，却惹來了痲煩，因爲軍方直升機正有人用望遠鏡偵察沿岸地區，找尋失事汽車的下落之際，如果各人不迴避，頂多人家只以爲他們在搜索失事汽車而已。但現在如此鬼鬼祟祟的，分明有問題，於是直升機一邊與基地連絡，一邊囘過頭來作低空偵察，嚇得各人不知如何是好！

柯倫在無綫電通話機中，知道「魚子號」就在離岸不遠的海面，但這時候直升機正作低空偵察，怎可以讓各人步向海灘？

柯倫把困難告知「魚子號」潛艇，同時尤夫斯基已將手提機槍朝天空瞄準，準備發射。

豈料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海面的另一邊，有些發光物體浮出，直升機被轉移了目標，拐彎飛向了海面那邊。那是「魚子號」的詭計，順利地引開了直升機的注意，迅速盡量靠向了岸邊，柯倫亦急急率衆落海！

「魚子號」在無綫電通話中知道有俄兵投奔自由，「兩棲人」潛水衣不足分配，所以迫得升上水面讓沒有潛水衣的由艙口先行落艇。

「魚子號」剛升出水面，直升機又回頭飛來，各人爲之大吃一驚！

突然電光一閃，一名站在「魚子號」艇面掩護各人落艇的「兩棲人」，把光束槍輕輕按了一下，直升機立卽爆炸！光束槍又名死光槍，是美國國防部秘密發展的武器之一，這是他們第一次試用，想不到效果竟然如此驚人！

沒有直升機的威脅，各人全部安全撤退。

「魚子號」再次潛入海底。

阿生經過隨行醫務人員初步治療，清醒了許多。他向柯倫等人憶述「失踪」的經過時，猶有餘悸！

原來當時阿生爲了查出「加力蘇號」船上的奸細，曾自行將「深海之星號」艇內的磁力發射器抛出艇外，目的只是要船上的人以爲他與「深海之星號」一齊出事，然後他便駕駛小潛艇於晚間升出海面，潛回「加力蘇號」船上偵查存心破壞「深海之星號」潛艇的奸細，他想到奸細看見目的已達，勢必露出馬脚。

但是，就當阿生將「深海之星號」開離該處不久，便無意間發現一些海底奇景！

阿生正待進一步觀察時，不幸被人發覺，於是被人連人帶艇，送入一個網狀物內，由數艘小潛艇和蛙人將他送上岸去。

此後阿生一直被囚禁在「烏厄連」的海軍基地，由海軍情報人員與「KGB」人員作疲勞審問……

阿生自問所知不多，當時所見的也彷彿是一排排的巨型鋼管，他根本不知道俄國人在海底幹一些什麼。

其實這正是美國情報人員極力希望知道的答案，只可惜美國政府一直擔心他們做得不好，萬一被俄人抓去，會造成外交上的困擾，因此，他們才請求國際特警協助。

湊巧國際特警又接到不少有關白令海峽出現海怪的投訴，所以他們才決定着手偵查。現在「海怪」已經消滅，到底那是什麼東西？

根據投奔西方的尤夫斯基事後供稱：那是俄國工程師發明的「海底起重機」，他們故意造成「蛇頸龍」的形狀，必要時將發現他們的商船嚇走，甚至撞沉，目的自然是不希望秘密洩漏，想不到却弄巧反拙！然則，俄人到底在白令海底深處幹着一些什麼？

尤夫斯基自認所知不多，但由於基地上常常出現一批批的俄籍海底工程師，所以同僚們暗中傳說着：他們的國家正進行着一項「白令海計劃」！

所謂「白令海計劃」，就是將太平洋上海底的暖流，利用巨大的抽水泵導入北極海。

如此一來，蘇聯接近北極海的廣大地區，將由寒冷，乾燥，而變得溫暖，潮濕，而且適宜於農作物耕種之用。

其實，「白令海計劃」亦非什麼秘密，若干年前俄人曾向美國提議，在阿拉斯加的威爾士角與蘇聯的烏厄連之間，建一條巨型水壩，目的是爲了改善北極的氣候，因爲他們相信海水的溫度與氣候有關，所以想築巨堤，用威力龐大的水泵將暖流導向北方。但是，美國科學家深恐是項計劃會令到日本陸沉：因爲這巨壩將令北極海的水位扯低二十公尺，相反，太平洋的水位將逐步升高，處於太平洋核心的日本，便會終有一天沉在太平洋的水平綫以下！

蘇俄可能由於美國與日本的反對，竟然不聲不響地，將原來的「白令海計劃」稍爲改變一下，獨自秘密進行。

據說，是項工程已進行了多年，甚至泵水系統亦已開始秘密工作多時，由於海底的龐大工程要不斷擴充，補養，所以「海底起重機」便大派用場，但在必要時它必須避過海面上的偵察，所以速度奇快：那活動「鵝頭」實際就是起重用的吊鈎！難怪商船以爲它是「海怪」，科學家又以爲它是「蛇頸龍」！ （完）

武林軼事

希華·文
盧令·圖

濠江四大金剛

我們古代的武俠，如果武功犀利，幾個人結合在一起，多數有一個特殊的名稱，好像四大金剛，或者十三太保等，現代的武林高手也有這種情形發生，因爲他們比較投機，結合在一起，勢力更大，無形中就變成一個特殊的組織，抗戰時期，以及戰前的澳門，曾經一度非常旺盛，特別是戰前，澳門還有花酒留連之處，同時賭場也很蓬勃，番攤館觸目皆是，在這情況下，有資格的武林高手，自然而然的打出一個名堂來，當時稱做濠江，最有名氣的幾個高手叫做「四大金剛」，那幾個武林高手並非同門同派，但却結爲一個小集團坐鎮濠江，沒有人敢欺負，值得推崇。

所謂四大金剛，以年齡作爲次序，爲首的一個就是朱頌民，其次是郭文仔，第三個是趙竹溪，第四個人就是徐國興，他們能够結聚，當然是武功很精湛的了，可惜當時一般練武之人的水準遠比不上他們四個，故此，四大金剛雖然有了名氣，但却沒有甚麼大戰使他們顯得出威風來，後人只是景仰他們，不知道他們的武功好到甚麼程度，但有一件事情值得談談，稱做四大金剛名列第三位的太極螳螂門高手趙竹溪，曾經在澳門跟苦力打起來，他赤手空拳，先用橫板櫈擋住對方的長棍和單刀，然後把它像車輪般使用，殺出一條血路來，事後統計，他一個人打八十一個苦力，沒有受傷，突圍而出，寫下了一頁輝煌的戰績。

趙竹溪的武功如此精湛，其他三位武林高手自願跟他結拜兄弟，亦即可以反映出另外的幾個人也是武功異常厲害的了，所知的只是這些，也許其他三位有些仗義護花，擊倒惡霸之類的事跡，亦未可料，不過，我們只能揀知道的事情寫下來，不知道的事情就無法動筆。故此，本文只是從事實報道四大金剛如何威震澳門吧了。

從朱頌民說起，他並非一向在澳門居住的，本人是佛山的望族，一連幾代，祖屋也在佛山，屋後有蓮塘，景色優美，朱頌民年幼就喜歡文學，因爲用功過度，運動太少，故此體質虛弱，經常患病，後來他的家長介紹一個懂得武功的隣人，又從隣居介紹他去學姓蔡的一個拳師的武藝，這位蔡師傅擅長的是洪家功夫，腰馬沉實，那時朱頌民只有十二歲，但却很有興趣學習，苦練數月，轉弱爲强，於是對拳術的興趣有增無減，日間讀書，晚上到蔡館練武，學得了許多洪家的功夫，不過，他的年齡漸長，然後感覺到洪家功夫對他似乎不大適合，因爲他整個書生模樣，並非熊背虎腰那一類，眞的打鬥，必須借力，於是，他千方百計訪尋名師，最後學習永春拳，那是他眞正變成武林高手的開始。

當時已經盛傳胡惠乾三打機房的一頁武林掌故，認爲胡惠乾靠一套花拳打盡機房的好漢，報了早年被辱之仇，胡惠乾這一套花拳是從少林寺永春殿內，由至善禪師教授出來的，特別是短橋手，即是內鑣手的功夫，非常出色，這一套拳術因爲在永春殿傳出，故此稱做永春派少林拳，從胡惠乾發展到朱頌民，已經有過許多年代，當時永春派的拳師區樹從東莞來，同時有一個由清遠來的當舖頭櫃叫做黃哲誠，這兩個人都是永春的高手，朱頌民在佛山

輾轉結識了黃哲誠，朝夕相聚，得到他詳細指點，兼又因他苦練，六年之後，便即有很高深的成就，那時朱頌民之父在澳門經營一間出入口莊叫做廣生昌，缺少管賬，朱頌民被派到那邊去，閒來無事，因他喜歡拳脚，晚上就在該舖的貨倉苦練不已，久而久之，便有很大的進步，並且學習到董植的手上功夫，董植綽號花紅植，那手永春拳學自馮小青，馮小青是紅船裏面的花旦，所謂紅船，即是戲船，當時有一個武林高手，是武生身份，叫做寶華寶，至善禪師南來，在紅船上躲避，以雜役的身份出現，給寶華寶看穿，眞正學習到至善禪師功夫的人就是他，故此，寶華寶傳到花紅植，花紅植又傳到黃哲誠，再傳朱頌民，可以說朱頌民師傅是正派的永春拳技，但他老人家一直都是極有涵養的，很少跟別人交手，沒有特殊的連場大戰出現，一般人對他所知的事蹟微乎其微。

稱做四大金剛排名第二的郭文仔，也是書生模樣，一直都是眉清目秀的，因爲他從少就喜歡練武，後生仔多數有一個仔字的稱呼，於是，朋友都把他稱做郭文仔，後來他長成，仍以文仔去稱呼他。

他一生所學的功夫極多，門派複雜，曾經苦練過洪家，蔡家以及蔡李佛，他的拳法特點，剛剛跟朱頌民相反，朱頌民練習永春派，以內鎌手見稱，短橋短馬短手，並不發招，先讓別人發招，然後反擊，至於郭文仔，最擅長的拳脚就是大橋大馬，飛躍出擊，脚法特別厲害，一挑一彈，湛稱當時的絕招，這兩位武林高手所走的路是不同的，但却能够聚在一起，互相了解，而且結成朋友，實在難能可貴。

一九三零年，郭文仔到達澳門，在一間雜貨店做打雜，那時他住在沙梨頭，隣居是醬園，醬園照例有一片空地，到了醬園製造各種醬油的時候，那塊空地就是工場，平時多是空空洞洞的，正好作爲練拳之用，當時有些打仔登門挑戰，郭文仔剛剛動手，就把他們打傷，傷後又再醫癒，故此，郭文仔除了擅長打鬥之外，還懂得跌打醫藥，初時只係義務性質，後來享譽日隆，跟隨他練武的人逐漸多了，又有人到他的店內求醫，影响雜貨店的職務，因此，郭文仔爲了全心發揚武術，以及醫治跌打，索性辭了雜貨店的一份工作，在蓮溪廟旁設館授徒，從那一個階段開始，他就變成了武館的教頭。

那時，朱頌民在澳門教授永春拳脚，那一套拳脚是從董植學習得來的，郭文仔喜歡武功，便從門徒方面查問董植的功夫，以及如何落場打鬥，因此就對永春拳有些印象，碰巧朱頌民聘請董植到澳門設館教授永春拳，而且那一間武館就在蓮溪廟附近，兩個教頭經常在茶樓見面，他們都是覺得對方的拳脚有限，如果有人從中挑撥，隨時會打起來，不過，有一間米店的少東叫做徐國興，經常設法和緩徒弟與徒弟之間的糾纏，使他們無法打鬥，即使如此，郭文仔仍然是不心服的！有一天他對徐國興說：「董植教功夫十分古怪，縮手縮脚，看來他是鬥不過我的。」

徐國興聽了，淡然置之，但仍加以解釋，說：「郭兄，你使用的是長橋大馬，永春用內鎌手的短橋功夫應戰，喜歡貼橋黏打，活動範圍比較細，故此看來它就好像縮手縮脚，僅此而已，如果眞的下場交手，你的長橋大馬，打到貼身，他然後出擊，先擋後攻，迫你用短橋應戰，你不想打，只好避開，要是再打下去，你就由長橋大馬變成短橋短馬了，那時你未必佔上風。」

郭文仔聽了這番話，自然是不服氣的，笑了笑，向徐國興說：「徐兄，你跟朱頌民相熟，如果我設館，董植也設館，兩個師傅打起來，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任何一個人輸都是不好的，倒不如請你介紹我和朱頌氏認識，我們以朋友的姿態交手玩玩，有你在旁，決不會認眞打起來，只有三人躲在醬園的空地交手，不准別人觀看，那麼，如果朱頌民跟我打個平手，我就佩服，不然的話，我當然是不服氣的。」

徐國興聽了，也想看看兩派的武功，萬一交手，有何分別，欣然點頭，便即在分手之後，單獨找朱頌民細談，那時朱頌民也是年齡很輕的，師傅教下來的武功，總是沒法找到一個機會跟眞正的高手過招，等閒之輩，碰頭就敗在他的手下，故此，他獲悉這件事情，很是高興，當時就對徐國興說：「徐兄，我是管賬先生，打輸了不要緊，但因郭文仔是教頭身份，萬一打輸，固然不妙，就算他跟我打個平手，張揚出去，也會影响他的館務，因此，我們交手必須找個地方空靜無人，醬園舖有時有些閒人觀望，並非理想地點，還是到松山的空地上面玩玩比較好些。」

徐國興很是高興，立刻點頭，跟着把這一層意思告知郭文仔，三天之後，三人就到松山相鬥。

因爲那一次交手只有兩個人對壘，徐國興從旁觀戰，作爲公證人，他們兩人究竟如何過招呢？沒有人知情，徐國興事後不會洩漏半句，至於兩人，也在事後變成好朋友，從不把那次交手的眞正情形透露，故此無從推測，但因郭文仔沒有交手之前，認爲永春派縮手縮脚鬥不過他，但交手之後便心悅誠服，願跟朱頌民變成死黨兄弟，由這一點看來，朱頌民當然手上有些獨特功夫，足以折服對方，那樣子的推測，比較合情合理，後來徐國興也加入桃園結義，變成第四位兄弟，即是四金剛的第四個，可見那一次交手，對他的影响是很大的，至於四大金剛的第三位趙竹溪師傅，三個金剛都是廣東人，單獨他例外，他是北方人，遠道南來，直到現在，仍然活着，在香港設館授徒，門人極衆，談到螳螂拳，總是推重他，以前，他學技於遲守敬的門下，後來變成太極螳螂派的掌門人。

遲守敬是太極螳螂門的第七傳人，螳螂門自明朝王朗開山創立，一直都沒有分出其次派系，王是太極螳螂門的創立人，第二代傳給侯智遠，第三代傳給侯傑，第四代傳與馬強，第五傳是王樹香，俱稱做螂螳門，到了第六傳就有些分別了，因爲那時螳螂門的派別太多，便在螳螂之上加上太極，梅花，七星等名銜，其實始祖只有一個，他就是王朗，趙竹溪屬於太極螳螂門的第八代傳人，亦即太極螳螂派掌門人，至於他的一生變化甚多，幼年遭遇很苦，還沒有長成便父母雙亡，賴姑母提携

，姑母的生活亦甚貧寒，只是做些女傭針綫度活，因此，趙竹溪幼年很是孤苦，後來碰着一個高僧，見他相貌清秀，根基不俗，問其姑母，願收他爲徒，帶返山中練功，她答允後，趙竹溪便跟隨高僧入山。

這個高僧擅長太祖門的武功，暗中覓識有份量的俗人，收爲日後衣鉢眞傳的承繼者，他看中了趙竹溪，身高骨壯，帶他入山，並非把佛門的法理教授給他，而是敎他練武，趙竹溪在山中朝夕苦練，一住十年，先從基礎功夫做起，然後分別學習打法，跌法，硬功，氣功，以及各種套拳，另有兵器，經過十年的苦練，高僧因病垂危，圓寂之前，伸手指引趙竹溪到禪床前說：「這寺門之地，並非你棲身之所，你數代單傳，不宜爲僧，我死後從速下山，重振家聲，不必留在寒山古廟內。」

恩師當晚圓寂，趙竹溪就收拾行裝，翌日重返家園，那時姑母仍在，又比以前老了許多，至於趙竹溪，只是十八歲，閒來無事，除了幹些雜活的粗工之外，有空時，便到隔隣看遲守敬敎拳。

有一天，偶然給遲守敬發覺趙竹溪躲在門後偷窺，招手叫他過來，問他有沒有學習過拳脚，趙竹溪年少氣盛，說：「我當然是學習過的，沒有十年功夫，也有八年，從來沒有看見過一種拳脚像你教授徒弟那麼古怪，這是何種門派呢？」

遲守敬哈哈大笑說：「我教的是螳螂門，形如螳螂，全靠雙手制服別人的，爪腕以及其他關節，就像是螳螂用前爪抓住昆虫一樣，另有獨到之妙，如果你不服，隨時可以跟我較量。」

趙竹溪聽了欣然點頭，便即發招，殊不料他剛剛碰頭就連輸三次，不禁愕然，遲守敬說：「我還沒有起脚踢，你已經輸了，如我用螳螂腿應戰，你輸得更快。」

說完，遲守敬就把螳螂門的脚法，勾彈腿以及穿心腿，掛面腿等逐項表演，跟着說：「螳螂最兇的是腿，低腿撑脚，更加出色，我講好了然後交手，就算用繩子縛住一雙手，只憑兩脚應戰，仍可把你打輸。」說完，他不管趙竹溪是否相信，果然叫徒弟縛手應戰，趙竹溪傾全力進攻，只是他的兩條腿上下分飛，以脚代手，打出去的拳總是給他左脚或右脚掃開，慢了半步，就給他一個低撑脚打中前鋒馬的膝蓋骨上面，一陣劇痛，登時倒下來。

趙竹溪非常機警，知道自己苦練十年，仍然鬥不過對方，顯然遲守敬的武功厲害，值得再學，索性跪下來，由此他就變成遲守敬門下的首徒，兼任助敎。

再學五年，趙竹溪的成就更大，那時他不過二十多歲，遲守敬在五年之後，忽然患病，三天後就此撒手塵寰，整個館務由他管理。本來他是山東人，應在山東搵食，但因趙竹溪的隣人是個商家，叫做李滿堂，來往於山東與廣州澳門之間，販賣絲綢，山東綢，天下知名，李滿堂每到南方一次，總是獲利而歸，偶然間談及省港澳的繁華以及武風鼎盛，激起了趙竹溪的遊興，便將館務結束，奔向南方，替李滿堂押運絲綢。他們在廣州澳門兩地販賣絲綢，生意甚好，獲利不少，可惜澳門乃是梳打埠，李滿堂正式賭徒，在澳門一住三月，竟然將販賣絲綢連本帶利所得的欵項，全部輸掉，漏夜逃走，一去不回，趙竹溪突然遭逢這種變故，甚爲徬徨，幸而他的武功不弱，文者賞文，武者賞武，等於一種手藝，便在澳門的康公廟前擺檔，賣武兼賣藥，殊不料因此觸犯當地苦力，因爲細故惹起爭執，愈打愈人多，趙竹溪僅憑一張板櫈，擊倒八十多人，聲威大震，於是，在澳門站穩，後來列入四大金剛，全是識英雄重英雄的心理使然。

四大金剛排到最尾的一個米店少東就是徐國興，本來他身家甚厚，又有租金收入，不必練武，不過，他從小就喜歡結交武林中人，跟朱頌民結識之後，就更加喜愛。某天，業主將一間結束了的貨倉尾截改爲店舖，售與廣生昌作爲貨倉，朱頌民是廣生昌的賬房，在該處發現一枝打麪用的木棍，長五尺過外，木質堅硬幼滑，大小適中，於是，將它收藏起來，朝夕練武，在那一年歲晚，該行請了一班泥水工人，粉飾壁牆，工人當中，有一名武林子弟，叫做區光，他在搬理雜物之際，發現墻角有一條木棍，滑得溜手，便問該棍是誰的東西，伙記答稱，棍主係朱頌民，還立即對各人說：「這位朱先生認眞懂得練武。」區光發現這枝棍，便借故跟朱頌民扳談，而且由此知道董植是朱頌民的師傅，索性請董植來澳教授拳脚，並有數十人願意分担學費。

那時區光的師傅姓錢，單名一個維字，也是佛山人，朱頌民出面寫信到佛山聘董植來澳授拳，區光負責寫信給師傅，請錢維協助，於是，這兩派就有些交情，後來因徐國興是區光的朋友，便通過區光的關係，跟朱頌民變成同門的師兄弟。

趙竹溪住在旅店，日間賣武爲生，有一天他在蓮峯山下的蓮溪廟前開檔，只帶一名姓羌的徒弟，兩人賣武，銅鑼也沒有，耍完一套功夫之後，口中說的是山東話，觀衆聽也聽不懂，這樣賣武，當然是勉強維持生計而已。幸而澳門自來水廠的工人分爲兩派，一派是本地人，亦即省港澳的，另一派是外籍人，所謂外江佬，其中以山東籍的工人佔大多數，後來他們知道有同鄉到來賣武，於是紛紛圍觀，多給賞賜，趙竹溪也就活得下去，那些工人早已聽到趙竹溪一人打過八十一人，僅憑一張橫板櫈，知道他有眞功夫，便合資，邀請趙竹溪到自來水廠傳授武藝，於是，趙竹溪不再留在酒店居住，另租一間房子。

說也湊巧，那間房子的業主正是徐國興的岳丈，徐國興住在那一間樓的三樓，趙竹溪遷入之後，他晚上在二樓敎拳脚，當然吸引徐國興的注意，有時他走到二樓看看，好奇心油然而生，便到朱頌民那邊說知，於是，朱頌民，郭文仔，徐國興三人，找個機會同到趙竹溪的武館，站着欣賞，他們發覺到趙竹溪的出手與拳路，跟本人所學的拳脚相似，所差異的只是大圈與細圈之分，欣然扳談，並請趙竹溪到二樓徐家相聚，同吃宵夜，後來朱頌民索性邀請趙竹溪到廣生昌暫住，不必租屋，另找其他職業，那時朱頌民，郭文仔，趙竹溪，徐國興四人，朝夕相見，愈來愈加投機，於是由郭文仔建議，同到關聖帝君之前，擺設香案，殺鷄頭，碎蓮花，以年歲爲序實行結拜，稱四大金剛。　（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穿雲箭（一）

一闋鳳求凰　蓋代玄功學

天空在飄着濛濛細雨，偶爾還會响起一陣悅耳的松濤。

這是一個羣峯叠翠的山道，正有三騎怒馬在這兒縱騎狂馳。

領頭的英俊少年是凌翎，後面兩騎是病瘟神及平地一聲雷兩兄弟。

他們跋涉萬里，終於回到趙城，及莊院在望，凌翎忽然興起了一股近鄉情怯之感。

當日他與師妹上官細柳一時衝動，要去殺江南名捕邢審權而導致無邊風波。

現在師妹芳踪杳然，叫他如何向父母交代？

還有，江湖傳言，說他娘奪命神釵夏鳳儀已喪生古北口，不管傳言眞假，他的心情沉重可想而知。

好在已經到達凌家莊，只要見到他爹當可獲得證實。

但，莊門緊閉，闃無人跡，他只瞧了一眼，就感到事有蹊蹺。

病瘟神憚戈也覺得這幢名震江湖的莊院，有點不太尋常，於是咳了一聲道：「公子！待小的先去瞧瞧。」

凌翎道：「好吧，憚兄當心一點。」

病瘟神道：「公子請放心，小的理會得。」

他將坐騎拴在樹下，身形一幌，逕向莊門撲去。

首先，他暗凝功力，全神戒備，然後伸掌推門，以掌力猛的一震。

莊門應手而開，並未發現什麼意外，不過病瘟神還是不敢大意，戒備着舉步而入。

當他跨越門檻之際，一片寒光忽然向他急捲而來，勁道之急，宛如雷霆乍驚。

病瘟神哼了一聲，就勢一個急旋，已閃開那道寒光，同時反臂一撈，一把抓着一個伏擊者的腕脈，再就廻旋之勢一帶，將一名黑衣大漢當作兵刄，向另三名大漢橫掃過去。

他這幾下動作乾淨俐落，避招擒敵，幾乎是一氣呵成，使門內伏擊的大漢大吃一驚。

他放開手中的黑衣大漢，雙眉一挑，冷冷道：「叫你們的頭兒出來，否則病瘟神就要大開殺戒了！」

四名黑衣大漢退回院中，他們並未向裏面通報，但也沒有逃走，只是手橫長刀，默默守在大廳的台階之前。

此時凌翎與平地一聲雷也進入院內，他們剛剛會合，一羣鬼氣森森的蒙面大漢，忽然由廳前魚貫而出。

在凌翎身前八尺之處，這般人一字排開。

領頭的是一名目如冷霓的灰衣大漢，他向凌翎瞥了一眼道：「你就是凌翎？」

凌翎道：「不錯，你是誰？」

灰衣人道：「你不必知道我是誰，咱們想向你借用一點東西。」

凌翎道：「你霸佔凌某的莊院，就爲

了向凌某借點東西？」

灰衣人道：「情非得已，請原諒。」

凌翎道：「本莊的人呢？」

灰衣人道：「他們都活着。」

凌翎道：「好，你要借什麼？」

灰衣人道：「一池春雨化魚龍。」

凌翎一怔，道：「閣下要的原來是這個。」

灰衣人道：「不錯。」

凌翎冷冷道：「我如果說沒有，你可相信？」

灰衣人道：「不信。」

凌翎道：「那麼你就划下道來吧。」

灰衣人哼了一聲道：「有勇氣，不過我想給你一點忠告。」

凌翎道：「請說。」

灰衣人道：「門內洒有無形之毒，四週佈有百具連珠强弩，你除了聽命於我已別無選擇！」

凌翎大吃一驚，急暗中運功一試，但覺百脈皆暢，毫無中毒的感覺。

再扭頭向病瘟神和及平地一聲雷瞧去，這兩名功力不凡的隨從，竟面色大變。

這證明莊院內的確洒有無形之毒，灰衣人預設陷阱，決非危言聳聽，他只因身懷墨玉寶簫，毒力無法侵害罷了。

於是，他取下寶簫交給病瘟神道：「在簫孔中吸一口氣再運功試試。」

病瘟神接過寶簫吸了一口氣再交給平地一聲雷，他們運功一試，中毒的現象果然消失。

這當眞是一物尅一物，凌翎估不到墨玉寶簫竟有如此驚人的功效。

於是，他衝着灰衣人冷哼一聲道：「無形之毒難不倒咱們，連珠强弩咱們更不在乎，你知道一池春雨化魚龍的威力麼？在下只要展出這項神功，十丈以內將無人能够存在！」

灰衣人聞言一懍，因爲無形之毒舉世無雙，除了他們的獨門解藥，天下無藥可救。

現在奇毒既已失效，誰敢担保凌翎不是當眞習會了「一池春雨化魚龍」的絕代武功？

因此，他胆怯了，脚下不由自主的後退兩步。

敵人胆怯，正是乘機出擊的良機，不待灰衣人立穩脚跟，凌翎的墨玉寶簫已急點而出。

嘶的一聲輕响，灰衣人立即响起一聲悶哼，這一簫趁虛而入，果然一舉制住此人的穴道。

病瘟神和平地一聲雷不待吩咐，便雙雙撲向那些蒙面大漢，這雙煞星招招殺着，出手決不留情，只不過刹那之間，已是哀聲四起，橫屍遍地了。

凌翎瞧得大爲不忍，遂喝住他們道：「你們去瞧瞧隱伏的弩箭手，這般人讓我來收拾。」

這雙煞星似乎意猶未盡，但不敢違拗凌翎的命令，只得左右一分，像狂飆般的向兩側捲去。

其實此時院中的敵人只剩下五個，要殺他們只不過舉手之勞。

凌翎網開一面，揮手讓他們逃走，因爲他已經制住了灰衣人，不難迫出這般人的來龍去脈。

但，當他扭頭向灰衣人偶然一瞥之際，目光所及，竟然大吃一驚。

原來灰衣人的嘴角忽然淌下一縷黑色血水，他的身體正向地面倒去。

顯然，此人已經服毒自盡，惟一追查的綫索竟意外的宣告中斷。

片刻之後，病瘟神兄弟回來了，他們沒有找到一個弩箭手，整個莊院是一片死寂。

凌翎呆了一呆，忽然神情一震道：「快，咱們搜搜看。」

他担心凌家莊的僕人，領先向莊內衝去。

最後總算被他找到了，男女一十四口，沒有一個受到傷害。

老管家凌新是凌家數代的忠僕，此時見到少主人，他激動得流下了淚水。

「公子！你……你終於回來了，老爺夫人呢？」

「不必担憂，新叔，我沒有見到爹娘，我想他們會平安回來的。」

「好，好，公子，老奴去替你準備吃的。」

「不要忙，新叔，你可知道適才那般人是那兒來的？」

「不知道，他們今早一到就將咱們關了起來，老奴問過，但他們誰都不說。」

凌翎明知問也是白問，但問一下總覺得安心一點。

然後他又問了一些別後的情形，就在莊裏住了下來。

一幌近月，他不僅沒有等到他的爹娘，而且聽到不少驚心動魄的江湖傳聞。

有人說，奪命神釵夏鳳儀喪生於古北口。

有人說天羅門再度在江湖上掀起腥風血雨，凌家一門却是天羅門的帮兇。

他無法再待下去了，雖然他不在乎別人說他凌家是天羅門的帮兇，但對生身之母的生死，却必須查個水落石出。

於是，在一天的清晨，他帶着病瘟神及平地一聲雷離開了凌家莊，再度踏上那波譎雲詭的江湖。

× × ×

新鄉縣是豫北的一個重鎭，由趙城去古北口，經新鄉是一條捷徑。

這天凌翎帶着平地一聲雷及病瘟神前來新鄉，距縣城約莫還有十里，一聲驚雷响過，忽然降下傾盆大雨。

更糟的是天色已黑，這十里路實在不好趕。

於是平地一聲雷建議道：「公子！那兒有一個農家，咱們去借宿一宵可好？」

凌翎道：「好，你先去問問。」

平地一聲雷應了一聲，展開身形向農家奔去。

結果他交涉的十分圓滿，農家答應他們借宿。

夜半過後，天色已晴，凌翎恰於此時調息醒來。

此時明月在窗，泉聲震耳，他却百感交集，再也無法入睡。

於是他悄悄起身，由後窗縱身而出。

他緩緩邁動脚步，走向一座山頭，在一塊視界廣闊的山石之上坐了下來。

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道泉，此時雖巳雨過天青，經過雨洗的山林，更清新得引人入勝。

這些足以使人塵俗盡消的自然景色，却無法引起他的興趣，因爲生母存亡未卜，他實在沒有這份閒情逸緻，更何況師妹上官細柳的倩影，也使他片刻難忘。

因而，他取出了墨玉寶簫就口吹奏起來。

「寶釵分，桃葉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啼鶯聲住……」

這是一首辛棄疾的晚春詞，昵狎溫柔，魂消意盡，由他以寶簫吹出，更是婉轉動聽，春愁無盡。

誰知他簫音甫落，忽然有人哼了一聲，道：「哼，沒出息，想她你不會去找她麼？」

這聲音突如其來，而且斷定他是爲情所困。

這也難怪，辛棄疾的這首詞原本就是一首閨怨，那寶釵分，桃葉渡，不就是最好的說明？

其實凌翎的確在思念他的師妹，但想不到在荒山寒夜竟有知音之人。

不過聽口音，此人竟是一位女性。

此時此地，她能够忽然出現，也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之人。

因而他立起身來，向發聲之處雙拳一抱道：「原來有高人光臨，姑娘何不請出來一見。」

在一片樹林之中果然走出一位身着青衣，長髮披肩的姑娘，她身邊還有一位濃眉大眼，長像渾厚的粗壯少年。

青衣姑娘向凌翎打量一陣道：「閣下不但風雅，而且還會武功？」

凌翎微微一笑道：「姑娘好眼力，不過在下習的只是一些莊稼把式。」

青衣姑娘忽然面色一整道：「不管你會不會武功，依我相勸，你最好立即離開這兒。」

凌翎道：「爲什麼？」

青衣姑娘道：「因爲此地將要有人了斷過節，不忍叫你遭受池魚之殃。」

凌翎道：「哦，那麼姑娘妳呢？」

青衣姑娘道：「那你就不必管了，出門在外之人，最好是少管閒事。」

凌翎一怔，暗忖：「這位姑娘年歲如此之輕，但說話的語氣却老到無比。」

因此他升起了好奇之心，要留在此地瞧看一個究竟。

青衣姑娘見他似無離去之意，面上現出焦急之色道：「快走嘛，否則就來不及了。」

凌翎微微一笑道：「姑娘認爲還來得及麼？」

青衣姑娘一嘆道：「咱們不想牽連無辜，最好你退到一邊去。」

凌翎道：「不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否則退到一邊又有何用？」

聽他們的對話，是早巳察覺來了敵人，而且來人巳經頗爲接近，以致凌翎連脫身事外也不可能。

的確不錯，凌翎只不過語音才落，十餘條人影巳向他們立身之處迅速接近。

領頭的是一名身着黑衣，身材瘦長的老者，凌翎一見此人，忍不住哼了一聲。

原來當日他與師妹上官細柳到天台桃源洞找江南名捕邢審權之時，就是在茅屋之上中了此人的埋伏。

於是他哈哈一陣狂笑道：「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估不到荒山寒夜竟然來了敵人。」

黑衣老者向凌翎瞥了一眼道：「是你？很好，主兇帮兇都到了，倒免去老夫不少手脚。」

青衣姑娘嬌叱一聲，道：「毒蜘蛛！你找的是咱們，希望你不要牽連無辜，這位公子只是在此偶遇，與咱們之間毫無關連。」

毒蜘蛛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你們是不期而遇了？」

青衣姑娘道：「不錯。」

毒蜘蛛道：「妳也不認識他？」

青衣姑娘道：「你說對了，咱們素不相識。」

毒蜘蛛道：「那麼我告訴妳，他就是凌翎，我說他是帮兇沒有寃枉他吧？」

青衣姑娘與那位長得渾厚的少年同時啊了一聲道：「你是凌公子？」

凌翎雙拳一抱道：「不錯，在下的確是凌翎，這位兄台與姑娘是……」

青衣姑娘道：「小妹邢小慧，這位是成昆大哥。」

凌翎一怔道：「原來是邢姑娘與成兄，久仰。」

毒蜘蛛哼了一聲道：「你們有完沒完？要敍家常麼，黃泉道上有的是時間，待會你們不妨慢慢的聊。」

邢小慧怒叱道：「不要狂，毒蜘蛛，姑娘並不怕你，不過，我要問你，咱們無怨無仇，你爲什麼要寃魂不散的向咱們找碴？」

毒蜘蛛道：「這個妳不能怪我，誰叫妳跟天羅門的孽徒在一道的？不過，妳如果願意悔過自新，老夫可以饒妳一條小命，只廢掉妳的武功，將妳交給蜀冷泉去管教。」

邢小慧撇撇嘴道：「不要做夢，毒蜘蛛，我再說一遍，成大哥初涉江湖，從未做過一件違背良心之事，當年天羅門的往事他毫無所知，由他承担前人的罪惡是不公平的。」

毒蜘蛛道：「天羅門下承担天羅門的罪惡，老夫認爲公平得很，丫頭，妳不必枉費唇舌了，老夫縱然網開一面，天下的武林也放你們不過。」

成昆道：「邢姑娘！請妳退過一邊，他們找的是我，此事由我負責。」

他解下圍在腰際的魚網（天羅棍），向前踏出兩步，就待出手攻敵。

凌翎搖搖手道：「成兄且慢，在下還有話說。」

待成昆收住招式，他再扭頭對毒蜘蛛道：「閣下！凌某還有一事不解。」

毒蜘蛛道：「什麼事？」

凌翎道：「天羅門爲惡江湖之事與凌家何關，咱們凌家爲什麼變爲帮兇？」

毒蜘蛛道：「上官細柳是不是你的師妹？」

凌翎道：「不錯，她是家母惟一的弟子。」

毒蜘蛛道：「這就對了，因爲上官細柳也是天羅門下。」

成昆怒叱道：「你胡說，上官姑娘與在下只是朋友，她决不是本門之人。」

毒蜘蛛道：「請問成朋友，上官細柳有沒有一根天羅棍？」

成昆點頭道：「有，那是成某送給她的。」

毒蜘蛛哼了一聲道：「據老夫所知，除非天羅門的衣鉢傳人，不得不學習天羅棍的武功，更不必說持有天羅棍了，你說她不是天羅門下誰會相信？」

成昆一呆道：「這個……」

凌翎道：「成兄，敝師妹呢？」

成昆道：「在下與上官姑娘在武漢失散，不知道她現在何處。」

毒蜘蛛冷冷插口道：「老夫倒知道她的去處。」

凌翎道：「哦，請賜告。」

毒蜘蛛道：「鬼門關。」

凌翎怒叱道：「毒蜘蛛，凌某尊你是武林前輩，希望你不要自取其辱。」

毒蜘蛛道：「老夫並沒有說錯，想想看，天下武林都在追緝天羅門，無論上官細柳身在何處，最後總是死路一條。」

凌翎冷哼一聲道：「閣下也是在追緝天羅門？」

毒蜘蛛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老夫身在武林，撲滅天羅門之責自然不容旁貸。」

凌翎道：「好，凌某這位帮兇先領教閣下的絕學。」

成昆伸手一攔，道：「不，凌少俠，讓我先來。」

凌翎原有瞧瞧天羅門武功之意，遂退後兩步道：「好吧，成兄請。」

成昆拖着天羅棍，向毒蜘蛛道：「出招吧，毒蜘蛛。」

毒蜘蛛沒有出招，他反而退了幾步，只是他帶來的十幾條大漢都撲了上來。

這般人似乎久經訓練，習得一套合擊之術，因而他們一上來就各奔方位，將成昆團團的圈了起來。

他們經過一陣遊走，其中一人忽然發出一聲急嘯，攻勢展開了，刀光劍影一起向中心滙集。

凌翎心頭一懍，因爲他巳瞧出這套合擊之術十分高明。

他們是將力道集中一點作重點攻擊，兵刄長短相輔，綿密得令人找不出半分空隙。

凌翎不知道成昆能不能應付，他巳手撫寶簫，準備必要時出手相救。

這並不是說他當眞變做了天羅門的帮兇，因爲成昆是上官細柳的朋友。

其實他是白担心了，天羅門下如果連這個也應付不了，當年它怎能在江湖之上造成無邊的殺孽！

果然，成昆的身形一個旋轉，天羅棍一吐即收。

這一招快得如同電光石火，但鬥場上却响起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震。

因爲他這一吐一收，正好迎上對方滙集的力道，兩股强力相擊，自然會發出巨大的响聲。

只是在巨响的同時，現場上現出一片震人聽聞的慘狀，十幾名大漢被震得飛了出去，洒下一片觸目驚心的血漬。

這是什麼武功？天羅棍一吐即收竟有如此驚人的威力！

此時的毒蜘蛛再也狠不起來了，他後悔沒有一上來就施展他的毒功，如今是敗軍之將，不堪言勇，他巳失去鬥鬥天羅門下的勇氣。

於是他咳了一聲壯壯胆，再冷哼一聲道：「很好，姓成的，血債血還，今後咱們那裏遇到那裏算。」

狠話說完了撒腿就跑，到底不愧是一個能屈能伸的老江湖。

沒有人追趕他，因爲在場的三位少年都不是生性嗜殺之人。

待目送毒蜘蛛的身影消失，凌翎再向成昆抱拳一拱道：「請問成兄是怎樣認識在下師妹的？」

成昆遂將援救上官細柳及同來中原的經過，向凌翎作了一番扼要的敍述。

凌翎十分感激的道：「要不是爲了愚兄妹，成兄也不會來中原惹出如此多的麻煩，推究原因，在下實在過意不去。」

成昆豪放的一笑道：「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在下倒要瞧瞧那般壞人能將成某怎樣。」

邢小慧道：「凌少俠！小妹倒有一點想法。」

凌翎道：「哦，姑娘請說。」

邢小慧道：「有人謀害先父，却蓄意嫁禍凌家，咱們兩家可能有一個共同的仇人。」

凌翎道：「令尊就是江南名捕？在下……咳，失敬得很。」

邢小慧道：「先父一生盡瘁公門，不少黑道梟獍在先父手下伏誅，因此，咱們邢家的仇人很多，但十之八九都是黑道中人。」

凌翎道：「姑娘之意……」

邢小慧道：「小妹是說如果凌家也有黑道中的仇人，咱們不妨將他列爲追查的對象。」

凌翎道：「這不失爲一條可行的法則，不過家父平生嫉惡如仇，懲戒的惡人十分之多，一時之間很難找出誰是可疑的人物。」

邢小慧道：「等着瞧，狐狸尾巴總會露出來的，哦，凌少俠怎會來到此地？」

凌翎黯然道：「聽說家母在古北口遇難，在下要去查個究竟。」

成昆道：「我也去。」

邢小慧道：「不，你不能去。」

成昆道：「爲什麼？」

邢小慧道：「凌家的麻煩巳經够多了，咱們怎能再跟凌少俠增加困擾！」

成昆默然了，他那渾厚的面頰，立即現出一股失望之色。

在他的想法，奪命神釵夏鳳儀喪生古北口之事巳傳遍江湖，上官細柳是夏鳳儀惟一的愛徒，她自然也會去古北口。

對上官細柳，他無法忘懷，他要去古北口，只不過想瞧瞧上官姑娘罷了。

爲什麼想瞧瞧上官細柳？他說不上來，不過他想瞧瞧的心意十分迫切，那怕只是一眼他都可以付出任何代價。

凌翎自然不明白成昆的心意，但邢小

慧却十分明白，於是她幽幽一嘆道：「走吧，成大哥，咱們還有事待辦，待辦完之後再去古北口也不會太遲。」

成昆無可奈何，只得隨着邢小慧告辭而去。

直待成昆他們去遠，凌翎才意興闌珊的走下山峯，他原是無法成眠才去山頭漫步的，誰知凌家變做天羅門的帮兇，更增加了一份無妄之災。

下山不遠，病瘟神與平地一聲雷尋來，見到凌翎無恙，他們才舒了一口長氣。

平地一聲雷問道：「出了什麼事？公子。」

凌翎道：「我到山頭散步，想不到竟遇見天羅門下。」

平地一聲雷愕然道：「公子與他動過手了？」

凌翎道：「沒有，他跟毒蜘蛛在山頭約鬥，我只是旁觀而已。」

接着他將經過的情形說出，然後長長一嘆道：「一件血衣，惹得凌家家破人亡，現在又變作天羅門的帮兇，上蒼爲什麼對咱們如此的不公！」

病瘟神道：「不必担憂，公子，誰敢不知死活招惹咱們，病瘟神第一個放他不過。」

平地一聲雷道：「對，老虎不發威，他還以爲是病貓，如果有人找碴，咱們就殺他一個痛快。」

凌翎道：「不，得饒人處且饒人，如非迫不得已，希望兩位能够手下留情。」

病瘟神及平地一聲雷同聲應道：「遵命。」

凌翎瞧了一眼天色道：「咱們回去吧，時間已經不早了。」

回到農家，凌翎仍由後窗躍入，雙足剛剛着地，他的目光便被一隻小小的金釵吸着。

金釵插於木桌之上，還附有一張便箋，顯然，這是有人故意留書。

凌翎拔下金釵，就目光瞧看便箋，上面是這樣寫着：「要見上官細柳，請來程家廢園。」

他不明白這是善意相請，還是惡意威脅，但上官細柳在程家廢園决沒有錯。

於是，他請教農家，問明程家廢園的所在，立即踏着晨曦向西北放步急馳。

兩個時辰之後，他帶着病瘟神兄弟趕到了程家廢園。

其實這座廢園並不荒廢，只不過地處偏僻，荒蕪無人而已。

留字之人敵友難分，他不想造成不必要的誤會，因而叫病瘟神兄弟暫留園外，他隻身越牆而入。

園內，亭台水榭大都完整，只是荒草及膝，樹木森森，令人有一股陰沉沉的感覺。

他找遍園內的每一個角落，那兒有半絲人影，難道那留書之人是跟他開玩笑不成？

他不相信這是玩笑，再仔細的用心尋找，最後，終於發現假山的一角落露出破綻。

無人整理的廢園，蔓延最多的必是荒草，假山的石縫自然也難免荒草叢生。

但有一塊巨大的山石較爲平整完滑，四週的石縫也沒有生長荒草。

他右臂貫勁，向那塊山石一推，果然應手現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

凌翎運目向洞內打量，只能見到石級往下延伸，由於光綫無法投入，不能瞧到十分眞切。

於是，他暗凝功力，戒備着緩步進入洞內。

向下約莫十丈，地勢變爲平坦，再沿甬道前進，已能見到淡淡的綠色光輝。

那是嵌在石壁之上的珠光，光綫雖是不强，他已能分辨出洞內的景象。

一間寬敞的石室，設有桌椅茶具，可能是供作起居歇息之用。

兩壁及後進均有石門，右側還有一條甬道，不知通往何處。

這座地下洞府，設備頗爲完善，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如若在此地隱居，倒也十分理想。

他打量一陣之後，就沿着左側查看，推開第一間石門，裏面除了一張打坐的蒲團別無他物。

第二間也是空的，第三間在後壁的中央，空間也較其他的爲大。

他緩緩推開這一間的石門，目光向裏面一瞥，胸腔就忽然引起一陣跳動。

其實室內十分幽暗，任是何等目光之人，也無法瞧明白其中究竟有些什麼。

也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他雖是瞧不明白，在意識上他覺得上官細柳必在室中。

再說這間石室也的確與衆不同，室門才啓，他立即嗅到一股令人遐思的淡淡香味。

這說明一點，室中有人，而且還是一個女人。

於是，他運足目力，仔細的向裏面打量。

那好像是一張床榻，白色的床單反射出一綫微光，隱隱約約之間，瞧到一個蜷伏着的人影。

此時，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口中喊了一聲師妹，縱身便向那人影撲去。

他與上官細柳是師兄妹，也是青梅竹馬，心心相印的愛侶，如今刦後重逢，他的激動可想而知。

當他撲近床榻之後，毫不遲疑的向床上的人影伸手抱去，他相信這是需要的，上官細柳必然不會拒絕。

最後他終於摟着那個人影了，觸手溫軟，證明她的確是一個女性。

「師妹！妳……」

他迫不及待的詢問，希望明瞭她是不是受到什麼傷害，誰知他忽然感到脅下一麻，竟被別人制住了穴道。

穴道忽然受制，他雖受吃了一驚，不過他雖驚不亂，他想也許是上官細柳剛剛醒來，並不知道他是凌翎。

「師妹！我是凌翎。」

「我知道你是凌翎。」

那溫香滿懷的軀體，由他雙臂之中滑出，同時响起一股冷峻無情的聲音。

現在凌翎當眞驚愕了，敢情這位姑娘並不是他的師妹，而是一個陌生之人。

於是他萬分歉疚的道：「對不起，姑

娘，在下以爲……」

「以爲我是上官細柳？」

「是的，姑娘，請恕在下的唐突。」

「恕你唐突，哼，你倒是說得輕鬆得很！」

「這個……咳，請問姑娘，敝師妹，她……」

「她？哼，進來。」

進來，自然是叫上官細柳了，凌翎雖是疑雲滿腹，能够見到師妹，總算不虛此行。

於是，他眼巴巴的向石門盼望着，希望上官細柳快點出現。

終於他盼到了，只是進來的是男人，而且還是兩個。

不是上官細柳，難免使他失望，但，他仍有一絲欣慰，因爲在石門出現的是病瘟神與平地一聲雷。

他知道這雙兄弟的功力極高，只要他們來了，必可制服這位姑娘。

誰知這雙兄弟進門之後就從未向他瞧看一眼，好像根本不知道他在室中似的。

這還不說，他們竟以十分虔敬的神態，對這位姑娘長長一揖，恭聲說道：「參見主人。」

「什麼？她……」

凌翎眩惑了，他不知道病瘟神兄弟何以會認賊作父，難道他們中了邪術不成！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高聲呼叫道：「惲兄，雷兄，你們是怎麼啦？」

那姑娘冷冷道：「他們很好，頭腦也清醒得很。」

凌翎道：「可是……」

那姑娘冷冷道：「他們是你的隨從，是麼？」

凌翎道：「是的。」

那姑娘掀掀嘴道：「不要做夢了，我只是跟你開了一個玩笑，憑你，嘿嘿，能有資格呼喚這對僕人！」

凌翎瞧瞧病瘟神兄弟，再瞧瞧那位姑娘，可惜光綫太暗，無法瞧出他們是怎樣的一種神色。

也許那位姑娘也有同感，她吩咐病瘟神道：「惲大，掌起燈來，我要仔細瞧瞧這位風流公子是怎樣一副長樣。」

病瘟神應了一聲，立即打着火石，點燃一盞宮燈，整個石室馬上大放光明。

凌翎擧目瞧去，發覺這位姑娘一身翠綠洒花衫褲，骨肉均匀，身長玉立，只可惜綠紗蒙面，無法瞧到她的容顏。

他在瞧綠衣姑娘，別人自然也在瞧他，那對秋水無塵的眸子，實在美麗已極。

綠衣姑娘此時忽然輕輕一笑，道：「好一個俊美的人兒，勿怪她會如此維護於你。」

凌翎眉峯一皺道：「姑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綠衣姑娘道：「這是我的精心設計，你是否覺得滿意？」

凌翎道：「在下不懂。」

綠衣姑娘輕盈的一笑道：「你當然不懂了，要不要我告訴你？」

凌翎道：「請姑娘賜教！」

綠衣姑娘道：「放出一點消息，揉碎幾個西瓜，那般傻子就上當了，包括你，還有我最討厭的她……」

凌翎愕然道：「姑娘是說臨川西瓜藏寶，是妳故意佈置？」

綠衣姑娘道：「不錯。」

凌翎道：「惲雷二人也是妳計劃中的一環了？」

綠衣姑娘道：「你說對了。」

凌翎一嘆道：「咱們自到臨川就跌入妳的陷阱，姑娘計劃的周密，實在令人欽佩，但，爲了什麼？」

綠衣姑娘道：「因爲我討厭她。」

凌翎道：「姑娘是說半截觀音？」

綠衣姑娘道：「不錯。」

凌翎道：「妳跟她有仇？」

綠衣姑娘道：「可以這麼說。」

凌翎哼了一聲，說道：「可以這麼說，妳却害苦了在下了，人人都以爲我獲得什麼一池春雨化魚龍，天下武林都不會放過我！」

綠衣姑娘撇撇嘴道：「這是你自作自受，誰叫你跟她那麼親熱的？」

凌翎怒道：「妳太過份了，姑娘。」

綠衣姑娘道：「過份的還在後頭呢，雷二，去拿把刀來。」

平地一聲雷應了一聲，果然取來一把鋒利的單刀。

綠衣姑娘冷冷道：「你適才抱過我，是麼？」

凌翎道：「這妳不能怪我，我以爲妳是我的師妹。」

綠衣姑娘道：「我不管這些，你既然抱過我，你的雙手就得留下，雷二，將他的雙手給我剁下來。」

平地一聲雷道：「遵命。」

他口中答着遵命，却遲遲沒有出手，綠衣姑娘雙目一瞪道：「怎麼啦？雷二，你敢不聽我的命令！」

平地一聲雷身形一震，道：「小的不敢。」

他果然不敢再作遲疑，單刀一揚，就待向凌翎的左手剁去。

忽然……—

「住手。」

隨着話聲閃進來兩條人影，爲首的是一個約莫五十出頭的黑衣婦人，她身後是一名雙十年華的青衣婢女，兩人滿身風塵，像是經過長途奔走似的。

這老少二人先向綠衣姑娘一禮，再回頭瞧了凌翎一眼，面頰之上，孕育着一片笑容。

適才呼叫住手的是黑衣婦人，這時她微微一笑道：「他並非意存輕薄，二小姐就饒了他吧。」

綠衣姑娘道：「妳又來多事了，事辦得怎樣？」

黑衣婦人又向凌翎投下一瞥道：「我好不容易將她由凌翎公子的身邊引開，却幾乎脫身不得，大小姐的功力似乎又精進不少。」

綠衣姑娘哼了一聲道：「很好，我非鬥鬥她不可，看咱們到底誰行誰不行。」

黑衣婦人道：「二小姐……」

綠衣姑娘擺擺手道：「不必說了，她現在那裏？」

黑衣婦人道：「大小姐準備去洛陽，她跟別人有約。」

綠衣姑娘道：「小素，妳說。」

青衣婢女小素道：「上官姑娘正往古北口，現在已到河北境內。」

由她們主婢幾人的談話，凌翎聽出了一點端倪，她們的一切行動，似乎全部與他有關，好像專門對付他似的。

於是他滿腹疑雲的詢問道：「姑娘，咱們似乎素昧平生？」

綠衣姑娘還未作答，黑衣婦人已微笑着道：「這有什麼要緊，現在咱們不就認識了麼？」

凌翎道：「我是說咱們無怨無仇，妳們爲什麼要計算我？」

黑衣婦人道：「公子不要誤會，我家二小姐全是一片好意。」

凌翎冷哼一聲道：「好意，讓凌某揹上一個黑鍋，成爲天下武林追緝的對象，再將我騙來此地，變作妳們的階下之囚，此等好意，在下實在無法消受。」

黑衣婦人道：「天下武林不過是一羣行屍走肉罷了，公子不必將他們放在心上，至於咱們麼？日久見人心，往後你自然明白。」

綠衣姑娘道：「奶娘，妳帶他去歇息吧。」

她雙手揮動之間，已解開了凌翎穴道，身形一轉，緩緩走向床榻。

黑衣婦人原是綠衣姑娘的奶娘，似乎也有一身不凡的功力，她揮揮手讓小素及惲雷二人退出，然後對凌翎微微一笑道：

「公子請隨老婆子來。」

凌翎道：「不必，在下另有要事，就此告辭。」

黑衣婦人道：「公子是要離開咱們這裏？」

凌翎道：「不錯。」

黑衣婦人道：「公子穴道雖解，但眞力尚無法提聚，洞口石門，必須五百斤以上的力道才能啓動，所以公子應該先行調息。」

凌翎聞言一怔，他不相信穴道已解眞力尚不能提聚，及運功一試，他果然已變作一個平常之人。

黑衣婦人道：「不必担憂，公子，咱們對你並無惡意。」

凌翎神色冷峻的道：「就算妳們是好意吧，請帶路。」

他不想作無謂之爭，也不再向綠衣姑娘瞧看一眼，當務之急，是要恢復他的功力。

隨着黑衣婦人走入右側的甬道，原來此地頗爲曲折，也有不少石室。

黑衣婦人指着一間石室道：「公子就在這兒調息吧，如果想方便可以到甬道的盡頭。」言罷轉身自去。

凌翎推開石門，舉步跨了進去。

這間石室約莫三丈見方，石壁上鑲着寶石，發着十分柔和的白光。

石室的中央置有一個蒲團，此外整個石室別無他物。

他先閉上室門，再坐到蒲團之上，雙目一闔，便待運功調息。

但，他好像瞧見了一點什麼，剛剛闔上的眼皮又睜了開來。

他的確沒有瞧錯，在石門之後掛有一張圖表。

這是一張內功心法，文圖並茂，講解的十分詳盡。

凌翎只瞧了一眼便收回目光，因爲凌家內功，是上乘正宗心法，其他門派的實在不屑一顧。

他閉目垂簾，按本門心法開始調息，但調息良久，眞力依然無法提聚。

這是罕見的，除非他的武功被毀，決不會發生如此怪異的現象。

於是，他再澄心定慮，繼續運功。

時間在慢慢溜走，由白天到夜晚，再由黑暗而光明。

半天一夜過去了，他還是依然故我，所不同的是出了一身臭汗。

翌晨，黑衣婦人緩緩推開石門，瞅着凌翎微微一笑道：「該吃早餐了，公子，小素快領公子去盥洗一下。」

對綠衣姑娘這一夥，凌翎有着頗深的恨意，因爲自江西臨川開始他就被她們所騙，直到此時還在受她們的玩弄。

以凌翎的內功來說，雖然不是登堂入室，爐火純青，但在當代武林之中，已可名列高手之林，如非受到捉弄，不可能無法提聚眞力。

因此，他不想理會黑衣婦人。

隨在黑衣婦人身後的小素咳了一聲道：「公子，肚皮是自己的，不管怎樣都應該吃飽了再說。」

這話不錯，賭氣不吃，是跟自己過不去，何況他此時的確已是饑腸碌碌。

輕輕哼了一聲，他終於隨着小素去盥洗，然後到起居室裏飽餐一頓。

飯後，黑衣婦人再向他搭訕道：「公子，老婆子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凌翎冷聲道：「說吧，在下在洗耳恭聽。」

黑衣婦人道：「一般人都認爲武功是他本門的好，其實他忘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道理，你說是麼，公子。」

凌翎哼了一聲，不回答黑衣婦人，身形一轉，逕向他調息的石室走去。

待坐上蒲團之後，黑衣婦人的話仍在他腦海中縈迴，不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爲什麼要對門後的那張掛圖，不屑一顧？

於是，他雙目一抬，向那內功心法打量過去。

先瞧坐姿，再瞧文字，這一瞧可糟了，一幌兩個時辰，他就沒有眨一下眼皮。

這是一種高深得出人意料的內功心法，雖然文圖並茂，仍然深奧無比，以凌翎那超人的智慧，仍須心神專注，才能逐次理解。

一幌七日，他除了飲食及方便，全部心力都投在那張圖表之上。

總算時間沒有白費，他終於貫通了其中的道理。

由第八天起，他開始運用這項玄奧的心法，一絲眞氣立即自丹田緩緩昇起。

這股眞氣極爲微弱，如要過宮走穴，運轉百骸，看情形尚須假以時日。

既然事已至此，總不能半途而廢，他只得按下心情努力下去。

在第八日運功醒來之後，忽然發覺石門之後又換了一張掛圖。

它依然是文圖並茂，却是一種十分怪異的掌法。

對石門後的掛圖他已發生了興趣，這項掌法他自然研習下去。

當他對掌法明瞭之後，又換了一張奇妙無比的身法，就這樣一幌近月，他已習會幾項絕代武功。

現在他不僅武功已復，功力之高，與一月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語，雖然這只是他自己的想法，但他自信此種想法必然不會離譜。

那麼這個程家廢園已無再留的必要，母親生死未卜，他必須儘快趕往古北口。

於是他找到黑衣婦人，說出了離去之意。

「大娘！多謝成全。」

「不敢當，公子，你叫老婆子墨姑好了。」

「是，墨姑。」

「公子適才謝錯人了，老婆子不過秉承二小姐之命而行，公子要謝，應該謝她才對。」

「這個……」

「怎麼，你不願謝她？」

「請墨姑代在下向她致意可好。」

「不成。」

「聽我說，墨姑，她的確成全了在下，但她對在下捉弄太過，今後在下不再怪她就是。」

「這麼說，公子就枉費了她的一番苦心了。」

「哦……」

「公子可知道你習的是什麼武功？」

「在下正要請教！」

「知道一池春雨化魚龍麼？」

「哼，還說呢，在下不僅爲它揹鍋，甚至天下武林都放我不過。」

「這有什麼要緊，如若你當眞習會了一池春雨化魚龍，放眼天下，誰敢對你怎樣？」

「啊，墨姑是說……」

「不錯，公子所習，正是那項絕代武功。」

「這麼說在下是虧欠她了。」

「何止如此。」

「此話怎講？」

「公子日前曾碰到江南名捕邢寀權的女兒，聽那丫頭的口吻，形意門好像已經明白邢寀權之死，兇手另有其人，但在道義上公子却不能推卸追查眞兇的責任。」

「墨姑說的是。」

「還有，江湖之上，暗潮洶湧，由江南名捕之死，以及天羅門的再現，凌家都無法擺脫牽連，可見正有一批居心叵測之人，在暗中興風作浪，而主要的目標却是指向凌家，公子如非習得絕世武功，今後只怕要寸步難行，咱們二小姐栽培公子，等於是救了凌氏一家，也等於救了整個武林。」

「這個……」

「難道公子不信？」

「信，只是她爲什麼要這樣？」

「有兩點原因。」

「哦？」

「第一，她是在跟大小姐賭氣。」

「大小姐？誰是大小姐？」

「就是半截觀音。」

「啊，原來她們是姐妹。」

「是師姐妹，大小姐是我家主人惟一的弟子。」

「既然如此，二小姐爲什麼要跟師姐賭氣？」

「此事，說來話長，公子以後會明白的！」

凌翎道：「妳說有兩點原因，第二點是什麼？」

墨姑道：「第二點，二小姐冰清玉潔，天下任何男子，休想她正眼一顧，但公子你不僅闖進了她的閨房，還將她加以摟抱，如非老婆子及時趕到，她非砍下你的手掌不可。」

「這的確是在下魯莽一點，在下願意向她深致歉意。」

「咳，公子，你將此事，看得太簡單了！」

「哦，墨姑之意是……」

「老婆子說過，二小姐冰清玉潔，豈能任由一個野男人侮辱，公子既然抱了她，只有一個法子可以解決。」

「什麼法子？」

「你娶她。」

「這個……」

「怎麼，你不願，哼，咱們二小姐是武聖一脈的衣鉢傳人，身份的崇高無人可比，她肯下嫁給你，難道辱沒了你凌家不成？」

「不，在下不是這個意思。」

「你是什麼意思？」

凌翎道：「在下與師妹上官細柳，有婚嫁之約……」

「這……好吧，咱們現在先不談這些，但你不能撒手一走。」

「可是家母生死未卜，在下必須趕往古北口一探究竟。」

「你當然可以去，不過你必須帶着咱們二小姐。」

「這個……咳，男女有別，只怕頗爲不便。」

「這有什麼不便的？實在告訴你吧，公子，不管你與上官姑娘怎樣，咱們二小姐已是你凌家的人了，夫妻之間有什麼不便？」

凌翎聞言一呆，一時瞠目結舌的說不出話來。

本來嘛，墨姑說的是理，凌翎也是一個講理的人，叫他此時甩掉那位二小姐，他實在硬不起這個心腸。

帶就帶吧，反正他有一個決定，無論怎樣他決不辜負上官細柳。

墨姑似乎已猜透他的心意，微微一笑道：「咱們二小姐並非世俗之人，如果當眞必要，她不計較名位的，只有一點公子必須注意，除了上官姑娘，咱們二小姐不能再在任何一人之下。」

凌翎無可奈何道：「在下記下了。」

墨姑道：「咱們二小姐姓石，閨名鳳翥，公子今後可以直接叫她的名字。」

凌翎道：「在下怎敢如此失禮！」

墨姑道：「怎樣稱呼老婆子不便相強，走吧，咱們去見見她再說。」

凌翎道：「墨姑請。」

他隨着墨姑來到石鳳翥的石室，小素已在門外相候，她笑盈盈的躬身一禮道：

「小婢見過公子！」　（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二

吸血蛾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太守與常護花、楊迅、杜笑天至大牢門外，驚見九名守衞昏睡堦前，叫醒詢問，均答不出所以然，進至牢中，更嚇一大跳，兩公差一倒斃囚房外，另一仍留殘息，但也只喘着叫出蛾酒兩字，便又倒地身亡，再一檢視囚房，發覺易竹君不知所踪，桌上有一吸血蛾爲公差之一的佩刀擲插在桌上，蛾血殷紅，怵目驚心，楊迅判斷易竹君是蛾精化身，在她要化爲蛾精飛離牢房之際爲公差發覺，擲刀殺斃，杜笑天問他，若如是，則公差又爲何人所殺，楊迅說出除了易竹君外還有郭璞，話出口，他的面色已變——

疑雲層湧　詭秘迭連生

杜笑天失聲道：「郭璞！」

他們現在才省起郭璞！

楊迅第一個轉身衝了出去，杜笑天是第二個。

常護花比他還快，他最後一個衝出牢房，却是最先一個落在對面牢房前面。

可惜他並沒有鑰匙，所以他只有站在那裏。

他當然先探頭內望。

那間牢房之內同樣沒有人。

郭璞人那裏去了？

莫非他真的也是一個蛾精，已變回了原形，飛出了牢外？

桌上沒有刀。

大牢內只有張大嘴胡三杯兩把刀，張大嘴的佩刀仍握在手中。

桌上也沒吸血蛾，地上好像也沒有。

楊迅只比常護花慢了兩步，他走到鐵柵面前，連隨用鑰匙將門鎖打開。

三個人急不及待的衝了進去！

× × ×

楊迅雖然粗心一些，到底也是一個有經驗的捕頭。

杜笑天更精明。

再加上一個常護花，合他們三人之力搜查一個地方，不徹底才怪。

連床他們都倒翻。

他們却什麼都沒有發現。

郭璞如果已死亡，也應該留下一具屍體。

看來他的修爲比易竹君更高强，非獨撲殺了胡三杯張大嘴，還可以離開。

他們仍不死心，連同一衆守衞，窮搜整個大牢。

始終沒有發現。

× × ×

一番搜索下來，楊迅已累的不住在喘氣。

他扶着旁邊鐵柵，喘着氣，道：「鐵門經鎖上，這小子如何能够離開？」

杜笑天仰首望着牆壁上的透氣天窗，道：「如果他眞的變成了一隻吸血蛾，並不難從上面的天窗飛出牢外。」

楊迅一言驚醒，仰首上望，大叫道：「不錯，那些天窗！」

常護花的目光却落在張大嘴臥屍的那灘血之上，忽然道：「我們疏忽了一個地方。」

楊迅霍地回頭，道：「什麼地方？」

常護花道：「屍體之下！」

話口未完，杜笑天那邊已經將胡三杯的屍體翻轉。

胡三杯的屍體之下什麼東西都沒有。

常護花連隨亦翻轉張大嘴的屍體。

張大嘴的屍體之下赫然壓着一隻蛾。

吸血蛾！

蛾身已被壓扁，一隻翅膀亦折斷。

常護花似乎想不到自己的說話竟變成事實，怔在當場。

杜笑天楊迅雙雙搶上，楊迅吁了一口氣，道：「原來在這裏！」

杜笑天却沉吟道：「看來似乎就是牠在撲殺胡三杯之後，亦傷在張大嘴的刀下，牠雖然再將張大嘴重創，在張大嘴倒下，倒向牠之時，也許因爲負傷轉動不靈，又或者一時大意，閃避不及，給張大嘴倒下的身子壓在下面，生生壓死了。」

楊迅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常護花立時問道：「你們這莫非認爲易竹君郭璞眞的是兩個蛾精？」

楊迅第一個點頭。

杜笑天沒有表示意見，他雖然那麼說話，心裏仍然在懷疑。

常護花看着他們，又看看地上的兩具屍體，不禁苦笑道：「世間難道眞的有妖魔鬼怪的存在？」

楊迅道：「否則，這件事應該怎樣解釋？」

常護花無法解釋。

杜笑天歎了一口氣，道：「現在我也不敢肯定沒有了。」

他一頓又道：「不過有一件事情實在奇怪。」

楊迅道：「是什麼事情？」

杜笑天道：「以崔北海的本領，尙且對付不了那兩個蛾精，他們兩人竟能將那兩個蛾精殺死，未免太難以令人置信。」

楊迅道：「你似乎忘記了這裏是什麼地方。」

杜笑天道：「我沒有忘記，這又有什麼關係？」

楊迅道：「大牢是囚禁重犯的地方，你說煞氣重不重？」

杜笑天點頭道：「重。」

楊迅道：「除了煞氣之外，大牢內還有正氣。」

杜笑天道：「哦？」

楊迅道：「大牢所囚禁的是有罪的人，也就是代表法律，代表正義的地方。」

杜笑天不能不點頭。

楊迅道：「邪魔外道自然避忌這種地方，被關入這種地方之內，自然就無所施其技的了。」

他摸摸下巴又道：「不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兩隻吸血蛾的修爲到底還未够，是以雖然一到了夜間，又可以變回人形，本領已打了折扣，張大嘴胡三杯能够與他們拚一個同歸於盡，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他說得倒有道理。

杜笑天連連點頭，常護花却在苦笑。

楊迅繼續道：「至於郭璞易竹君兩人的本來面目，我以爲是不必再懷疑的。」

他的目光旋即落在張大嘴的屍體之上，道：「張大嘴的身上絲毫酒氣也沒有，眼瞳中同樣也沒有絲毫醉酒的跡象，這是說，他的神智一直都保持清醒，這你說，他的說話是否值得相信？」

杜笑天只有點頭。

——血紅的蛾酒！

——面龐不停在剝落的蛾精！

——吸血蛾！

這是張大嘴臨終的說話。

一個人臨終的說話大都眞實。

臨終仍然要說謊，開玩笑的人，畢竟是絕無僅有。

張大嘴並不是這種人。

如果他沒有喝酒，神智一直都保持清醒，他的說話當然是值想相信。

他的說話如果是事實，郭璞易竹君兩人當然也就是兩個蛾精的了。

世間難道眞的有妖魔鬼怪？

常護花目光一閃，亦向張大嘴屍體之上落下，沉吟道：「說到他的說話倒令我想起了一件事。」

楊迅道：「什麼事？」

常護花道：「方才他不是曾經提及蛾酒？」

楊迅補充道：「血紅的蛾酒。」

常護花道：「這當然就是一種酒。」

楊迅道：「當然。」

常護花道：「他臨終仍然記着這種酒，說出這種酒，這種酒給他的印象無疑非常深刻，與他的死亡也許亦大有關係。」

楊迅道：「也許是那兩個蛾精知道他與胡三杯都喜歡喝酒，所以將酒變出來——這當然就是一種好酒，令他們無法抗拒，而兩個蛾精就在他們拿酒來喝之際，突然發難，他們既然是因此招至死亡，對於這種酒，如何不印象深刻？」

常護花對於這番說話沒有表示意見。

高天祿一旁聽着，一直都沒有開口，現在突然道：「然則楊捕頭肯定易竹君郭璞是兩個蛾精的了？」

楊迅不假思索道：「是。」

高天祿轉首問道：「杜捕頭呢？」

杜笑天沉吟着道：「我雖然從來都不相信有所謂妖魔鬼怪的存在，但事實放在目前，却又不能不相信，不過我……」

高天祿截口道：「不過你對於這件事仍然有懷疑？」

杜笑天頷首。

高天祿道：「你在懷疑什麼？」

杜笑天說道：「也就是妖魔鬼怪的存在。」

高天祿道：「沒有了？」

杜笑天道：「那些守衛的突然昏迷也是一個問題。」

高天祿點頭道：「我們都忘記了這一點。」

他目注楊迅。

楊迅對於這一點居然也有一番解釋：

「這個其實也簡單，郭璞易竹君的被捕蛾王是必亦知悉，只是光天化日之下，蛾王雖然道行高深，亦無所施其技，惟有到夜間再作打算，可是到夜間，蛾王來到了牢外，就發覺牢外警衛森嚴，而牢內煞氣正氣濃重，不能用法術闖進牢內，於是只好先將牢外的守衛迷倒，再來想辦法打開牢門——當然，如果那些守衛橫七豎八的倒在門牆之外，除非沒有人經過，否則一定會引起騷動，所以牠就將他們完全集中在牢口附近，弄成好像在閒聊，在休息的樣子，那麼使值夜的更夫看見，也不會懷疑，牠也就有足够的時間將門弄開了。」

高天祿道：「牠却沒有將門弄開。」

楊迅道：「如果牠眞的不能使用法術，要將門弄開談何容易，而且我們很快就來了。」

這番解釋也一樣大有道理。

高天祿微微領首，轉顧常護花，道：「常兄對於這些事，又是怎樣意思？」

常護花道：「我個人從來沒有見過妖魔鬼怪，也從來不信有所謂妖魔鬼怪的存在。」

高天祿道：「從來沒有過的東西未必就一定不會存在……」

常護花笑接道：「從來不信也不是就等於永遠不信。」

高天祿道：「你要親自看見妖魔鬼怪在面前出現才相信這些事是妖魔鬼怪的作爲？」

常護花說道：「高兄難道沒有這個意思？」

高天祿笑道：「知我者常兄。」

他連隨問道：「常兄是準備繼續調查下去，一直到妖魔鬼怪出現或者找到妖魔鬼怪爲止？」

常護花道：「正是！」

高天祿點頭道：「很好！」

他霍地轉身，吩咐楊迅道：「立即派人去，給我將衙門所有仵工全都找來。」

楊迅道：「大人要仵工驗屍？」

高天祿道：「非驗不可。」

楊迅道：「只怕仵工也不能找到他們的死因！」

高天祿道：「只怕並不等於一定。」

楊迅道：「是。」

高天祿道：「如果仵工仔細檢查之下，仍然無法找到死因，妖魔鬼怪作祟這個可能性豈非更大？」

楊迅道：「是。」

高天祿再顧常護花，忽然微笑道：「果眞是妖魔鬼怪作祟，事情現在就簡單的了。」

常護花明白高天祿的說話，不禁亦一笑。

法律不外要殺人者死。

殺人者如果眞的是易竹君郭璞，他們兩人如果眞是兩個蛾精，現在已經死亡。

事情現在根本就已經解決！

事情是不是就這樣簡單？

× × ×

漫漫長夜終於消逝。

晨星寥落，晨風蕭索。

常護花走在淸晨的街道上，心頭亦不免有些蕭索之意。

雖則已一夜未睡，他仍然精神奕奕。

姚坤同樣精神抖擻。

一個人睡眠充足，精神不充沛才怪。

昨日將易竹君押回衙門之後，便已沒有他的事，常護花杜天祿等人在研究案情的時候，他却在夢中。

今天早上他如常回到衙門，杜笑天就交給他一項任務。

——協助常護花調查。

私底下當然還有說話。

是以一離開衙門，他就亦步亦趨跟着常護花。

杜笑天私底下是吩咐他密切注意常護花的行動。

所謂協助也就是等於監視。

杜笑天這個人天生就是多疑的性格，在事情未獲證實之前，對於任何人，他都是心存懷疑。

常護花在他的心目中，一樣也沒有例外。

× × ×

街道上的行人並不多。

常護花索性走在街道中心。

他仍然在思索着那些事情，脚步一時慢，一時快。

姚坤跟得實在不怎樣舒服。

轉過了街角，常護花的脚步又慢了下來，忽然笑顧姚坤道：「杜笑天派你來相信並非祇是協助我調查。」

姚坤一怔。

他很想點頭，但終於還是一笑，不作任何的表示。

常護花又笑道：「一個人如果疑心不重，根本不能成爲一個出色的捕頭，所以，他的懷疑我，實在是意料中事，我當然也不會因此而怪他。」

姚坤惟有笑。

常護花接道：「不過這一次，他却是懷疑錯了。」

姚坤「哦」一聲，反問常護花：「然則應該懷疑那一個才對？」

常護花搖頭道：「我知道就好了。」

姚坤忽然壓低了嗓子，道：「莫非這眞的是妖魔鬼怪作祟。」

常護花道：「在目前來說誰也不敢肯定是不是。」

姚坤道：「甚至連你也包括在內？」

常護花無奈點頭，道：「昨夜大牢之內發生的事情相信你都已清楚的了。」

姚坤道：「值夜的兄弟經已對我說得非常清楚。」

常護花道：「除了妖魔鬼怪作祟之外，你能否找到第二個更合理的解釋？」

姚坤搖頭道：「我不能。」

他沉吟又道：「最奇怪就是那些仵工再三細心檢查，竟然沒有人個能够找出張大嘴胡三杯兩人的死因。」

常護花領首道：「這件事的確最奇怪不過。」

× × ×

那些仵工接到命令，夤夜趕回衙門，足足花了兩個多時辰，終於將張大嘴胡三杯兩人的屍體再三澈底檢查，却始終並無發現。

常護花他們當時也在一旁，以他們經驗的豐富，心思的細密，也一樣找不到兩人的死因。

他們只有暫時同意兩人的死亡是由於妖魔鬼怪的作祟。

至於那兩隻血蛾，他們也只有暫時認定就是易竹君郭璞的本來面目。

× × ×

說話間，兩人已來到聚寶齋的門前。

姚坤歎了一口氣，道：「也許他們的死亡眞的是因爲妖魔鬼怪的作祟。」

常護花亦自歎氣，道：「只可惜我從來都沒有見過妖魔鬼怪殺人，否則我說不定就同意你的說話。」

姚坤道：「如果常大爺見過，當然知道妖魔鬼怪的殺人是否這樣。」

一頓他又道：「不過妖魔鬼怪據講有多種，殺人的方法並非完全一樣。」

常護花道：「據講是的。」

姚坤轉問道：「常大爺是否準備重新搜一次聚寶齋？」

常護花道：「我是有這個打算。」

姚坤道：「聚寶齋地方很大，徹底搜一次我看最少要好幾天時間。」

常護花道：「不要緊，反正去找龍玉波，阮劍平，朱俠三人的官差也要好幾天才可以回來。」

他緩緩接道：「到他們找到人回來，只怕又是一種局面。」

姚坤道：「事情還有變化？」

常護花道：「依我看一定有。」

他回憶着道：「事情到現在爲止，已經一變再變的了，再變一次，亦不算一回事。」

姚坤道：「越變却是越奇怪。」

常護花道：「這件事倘使是人爲，這個人若不是一個天才，就是一個瘋子。」

姚坤道：「哦？」

常護花微喟道：「天才與瘋子其實也沒有多大的分別，兩種人所做出來的事情往往同樣是嚇死人沒命賠。」

姚坤道：「常大爺何以懷疑這件事可能是人爲？」

常護花道：「因爲我從來就不相信有所謂妖魔鬼怪。」

姚坤道：「我也是。」

常護花道：「這正如二減一等於一，不是人爲就是妖魔鬼怪作祟，不是妖魔鬼怪作祟當然就是人爲的了。」

姚坤道：「現在常大爺就是在想辦法證明這件事是人爲？」

常護花道：「如果我有辦法證明是妖魔鬼怪作祟，我也一樣想辦法，這並無分別。」

姚坤道：「可惜你從來都沒有與妖魔鬼怪打過交道。」

常護花微笑道：「這未嘗不是一種幸運。」

姚坤道：「嗯。」

常護花一轉話題道：「杜笑天是怎樣吩咐你？」

姚坤道：「盡力協助常大爺調查。」

常護花道：「我知道你一定會盡力而爲。」

姚坤道：「上頭既然是這樣吩咐，不盡力怎成？」

常護花道：「如果我的調查一直到晚上……」

姚坤道：「我也只好逗留到晚上。」

常護花道：「看來我得着崔義給你也準備一個房間。」

姚坤道：「好在聚寶齋丟空的房間不少。」

三日前他已經隨同杜笑天搜查過聚寶齋一次，聚寶齋的情形他當然清楚。

× × ×

聚寶齋的地方實在大。

搜索了整整四天，常護花姚坤兩人才搜遍整個聚寶齋。

他們並沒有任何收獲，甚至再找不到崔北海的片言隻字。

也就在第四天的傍晚，他們方待離開聚寶齋，外面去走走，傅標便來了。

傅標踏上門前的石階之際，他們正好從內裏出來。

常護花眼利，一收脚步道：「來的不是你的老搭檔？」

姚坤應聲望去，脫口道：「傅兄，什麼事情？」

傅標收住了脚步，道：「奉命來請常大爺到衙門走一趟。」

常護花一想，道：「是不是派去找龍玉波，朱俠，阮劍平的官差都已回來？」

傅標點頭道：「先後都已經回來了，是以大人才着我來請常大爺你，到衙門一敍。」

常護花道：「龍玉波，阮劍平，朱俠三人是否也來了？」

傅標道：「只來了一個龍玉波。」

常護花道：「朱俠阮劍平兩人怎樣？找不到他們？」

傅標道：「找雖然找到，可惜他們都已經不能到來。」

常護花道：「他們莫非有病？病得很重？」

傅標道：「的確重，已無可救藥。」

姚坤不耐煩的道：「話放明白一點可以不可以？」

傅標道：「你就是這個脾氣。」

姚坤道：「既然知道，你還不快說清楚？」

傅標一正面容，說道：「他們都已經死了。」

常護花道：「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傅標道：「早在兩年多三年之前朱俠已臥病在床，三個月不到，就病死了。」

常護花道：「阮劍平也是病死？」

傅標道：「不是。」

常護花道：「那麼他死亡的原因又是什麼？」

傅標道：「他是被仇家擊殺。」

常護花道：「這個人據講一向囂張，正所謂得罪人多，稱呼人少，仇家到處都是。」

傅標道：「根據調查得來的消息，阮

劍平的確是這樣的一個人。」

常護花道：「就不知他的死是那一個仇家下的手。」

傅標道：「我們也不知。」

常護花道：「查不出來？」

傅標點頭，道：「我們只查出，他是死在回城的途中。」

常護花道：「當時的情形如何？」

傅標道：「據講當日傍晚他匹馬突然從城南衝入，才衝到街口，人便從鞍上摔下，附近的人前去一看，就發覺他後背鮮血淋漓，後頸一道血口有四五寸之深。」

常護花道：「那麼深，我看他的頭差不多要斷的了。」

傅標道：「據講已垂在胸膛之上，只差一點沒有斷。」

常護花道：「這件事，官府有沒有追究。」

傅標道：「有，仵工檢驗的結果，確定是利劍弄出來的傷口。」

常護花道：「殺他的無疑是一個用劍的高手。」

傅標道：「我也是這樣認爲——以當時的情形來推測，兇手必然是在他飛馬入城之際，從背後一劍將他擊殺，兇手可能騎馬，亦有可能僞裝路人，行走之間突然發難凌空飛身一劍，無論怎樣，那一劍的速度必定閃電一樣，以至他中劍之後，動作仍然繼續，直奔入城。」

常護花道：「傍晚時份，入城的人相信不少。」

傅標道：「城南之外是山野。」

常護花道：「沒有人目擊他被殺？」

傅標道：「沒有。」

常護花道：「有沒有人知道他到城南幹什麼？」

傅標道：「很多人知道。」

常護花道：「哦？」

傅標道：「城南有一間飛來寺，寺中有一個老和尙妙手，與他是朋友，煮得一手好齋菜，除非他遠行，否則每月的初一十五都一定走一趟飛來寺吃齋，這已經成了他的習慣。」

常護花道：「這個人居然吃齋。」

傅標道：「也許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希望因此而得以減輕。」

常護花道：「兇手大概是知道他那個習慣。」

傅標道：「大概是，所以才在城南門外伏擊他。」

常護花問道：「那又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傅標道：「約莫是七八個月之前。」

常護花沉吟一下，又問道：「朱俠阮劍平兩人有沒有兒子？」

傅標道：「根據調查所得，兩人都沒有，阮劍平死前甚至還是獨身。」

常護花喃喃自語，道：「這是說，崔北海所有的財主都是歸龍玉波承受了。」

他連隨又問：「龍玉波現在在衙門之內？」

傅標道：「是。」

常護花道：「方到？」

傅標點頭道：「方到不久。」

常護花道：「見過你們大人沒有？」

傅標道：「沒有，大人的意思，是等常大爺你到了之後才與他會面，我離開衙門的時候，只是總捕頭在跟他說話。」

常護花道：「他大概想從龍玉波的說話之中找尋綫索。」

傅標道：「依我看，總捕頭是有這個打算。」

常護花說道：「杜捕頭又是怎樣的意思？」

傅標道：「杜捕頭根本不在衙門。」

常護花問道：「他不知道龍玉波的到來？」

傅標道：「相信不知道，整個下午也他都不見人。」

常護花道：「去了那裏？」

傅標道：「不清楚，早上見到他的時候，也沒有聽到他提及要去什麼地方。」

常護花道：「哦？」

傅標想想道：「我猜大概是有事一時走開，我們到衙門，也許他亦已回去。」

常護花道：「也許。」

他抬眼望天，沉默了下去。

天上正在下着雨。

× × ×

細雨逐黃昏。

雖然是細雨，走上一段路，只怕亦難免一身濕透。

幸好在常護花他們離開聚寶齋之前，雨已經落下，崔義這個管家又豈會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他拿來了雨傘。

一頂雨傘姚坤便認爲已經足够，他替常護花拿傘。

經過四日的相處，他對常護花的武功已是佩服到五體投地。

常護花在這四日之內，也實在指點了他不少練功的秘訣。

傅標却不用崔義操心，他打着雨傘到來。

走在街上，常護花也不知何故，突然生出了一種不祥的感覺。

他知道杜笑天是一個非常盡責的捕頭，在現在這個時候，如果沒有事，應該是不會離開衙門。

是不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

他走着忽然問道：「杜捕頭平日沒有事多數到什麼地方？」

傅標想也不想道：「即使沒有事，他也是留在衙門的多，否則大都在離開之前囑咐一句，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常護花又問道：「類似今日這種情形以前有沒有發生過？」

傅標想想搖頭，道：「絕無僅有。」

常護花再問道：「這幾天有沒有其他的案件發生？」

傅標道：「一件都沒有。」

常護花道：「有沒有其他尚未解決的案件，必須盡快去調查解決？」

傅標應道：「沒有，就是吸血蛾這一件。」

常護花沉吟道：「莫非就是在這件案，他發現了綫索？」

傅標道：「問他才知了。」

常護花再次沉默了下去。

杜笑天是否眞的有所發現？

這個發現是否有危險？

現在他的人又在什麼地方？

除了杜笑天本人，有誰能够解答常護花心中這些疑問？

× × ×

杜笑天現在正在雲來客棧後院的圍牆之外。

雨水已濕透他的衣衫。

在未下雨之前他已經來到這附近。

午後他本來習慣在衙門附近轉兩圈，今天也沒有例外。

行走間他却突然省起了一件事。

——郭璞曾經將吸血蛾養在雲來客棧，在他們找到雲來客棧之時，羣蛾不知何故一下子完全飛走。

——他們飛去了什麼地方？事後有沒有回去雲來客棧？

他想知道，所以他決定走一趟。

如果郭璞眞的是羣蛾的主人，又或者郭璞眞的是一個蛾精，是羣蛾的主宰，他一死，羣蛾自然就大亂。

除非蛾王才是眞正的主宰，還有蛾王來統率羣蛾，否則羣蛾不難就飛回雲來客棧。

牠們在雲來客棧已經逗留了相當的時候，進進出出也已有好幾次，對於雲來客棧這個地方當然熟識得很。

何況此前牠們在雲來客棧食物豐富，對於這個地方的印象應該就是比較深刻。

再從近日所發生的事情看來，那些吸血蛾顯然比蜜蜂還勝一籌，牠們如果眞的想回雲來客棧，絕對沒有理由不認得路。

杜笑天只希望找到雲來客棧的時候，羣蛾亦已在客棧之內。

他無意將羣蛾完全拘捕。

因爲他自知沒有這種本領，也不懂得如何才能够控制羣蛾，要牠們服從自己的命令。

他却希望能够抓住其中的一隻。

三月初二的那天，在城外湖邊一株樹之上，他已經抓住了一隻，却給那隻吸血蛾刺了一下，在他驚慌鬆手的時候飛走。

這一次如果再抓住，他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手的了。

只要抓住其中的一隻，就可以設法證明這種吸血蛾是否眞的會吃人的肉，吸人的血。他的目的也就在這裏。

在未來到雲來客棧之前，他已經遇上一隻吸血蛾。

只是一隻吸血蛾，在路旁的野花之上飛過，一直向前飛去。

杜笑天本來就想抓住這隻吸血蛾作罷，可是伸手一連幾次抓去都落空，他只好追着那隻吸血蛾，結果就追到他一心要來的地方。

——雲來客棧。

這時候雨已經落下。

那隻吸血蛾飛的更快。

雨水並沒有將牠打下。

它飛過雲來客棧後院的圍牆，飛入一個窗戶內。

杜笑天認得那個窗戶。

那個窗戶也正就是那間用來養蛾的廂房的窗戶，蛾羣當日也正就是從那個窗戶飛出。

現在却只得一隻吸血蛾回去。

其他的吸血蛾在什麼地方？是不是早已經回到那間廂房？

如果是，現在牠們又是以什麼維持生命？是不是以史雙河的血肉？

杜笑天站在圍牆之外，目送那隻吸血蛾飛入那個窗戶，在想着這問題。

他想着忽然打了一個冷顫。

蛾羣在飢餓之下，吸食史雙河的血肉實在大有可能。

史雙河的血肉吸食乾凈之後，牠們不難就打附近村人的主意。

到其時……

杜笑天不敢想像。

他下意識左右望一眼。

雲來客棧的後面是一片草野，左右都是其他民房的後牆。

沒有人在附近走動，民房的屋頂却有炊烟升起。

他總算鬆一口氣，目光又回到那個窗戶之上。

那個窗戶與當日一樣大開，窗內異常的陰暗。

蛾羣會不會眞的在那裏頭？

他倏的一笑。

這實在簡單，只要他進去一看，就已有一個解答。

× × ×

雲來客棧後院的圍牆相當高。

杜笑天站在三丈之外才可以看見那個窗戶。

窗下是什麼情形完全都無法看見，整個後院都盡被圍牆隔斷。

雨落在圍牆之內，響起了一片蠶蛾噬桑一樣的聲音。

杜笑天並沒有忘記整個後院都種滿了那種奇怪的花樹，可是那種聲音入耳，仍不免寒心。

那種聲音簡直就像是蛾羣在吸噬人獸的血肉。

圍牆之內隱約有烟霧升起，也不知道是雨烟還是晚霧。

整間客棧也就因此份外顯得神秘。

杜笑天本來準備繞到客棧的前面，叫門進去，現在也不知是否因爲這種神秘的影响，打消了這個念頭。

他決定翻牆進內。

對於這間雲來客棧他已經大起疑心。

他天性本就多疑。

× × ×

雨漸大。

杜笑天深深吸了一口氣，兩三個箭步標前，「鶴冲天」，縱身一躍。

這一躍居然給他躍上了牆頭。

他雙脚一落，雙手亦落下，抓住了牆頭的瓦脊，穩住了身形。

他的輕功其實並不怎樣好。

牆內並沒有任何改變。

那一片奇怪的花樹迎着雨水，沙沙作响。

整個院子也就只有這種聲音。

鮮黃色的花朶雨中顫抖，那種奇怪的花香仍舊蘊斥整個院子。

花徑上，花叢中並沒有人，走廊那邊也沒有。

沒有雨的日子史雙河也躲在店堂內喝酒，下雨天難道反而就例外？

杜笑天在圍牆上三再張望，才翻身躍下。

（未完）

技擊鬥智傳奇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鋒鏑情鴛（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私家偵探李至剛接受冷湘雲和丹妮的委託，要爲被誣監守自盜，已被扣押的丁少白平反冤情，當李至剛獲得探長杜恒的暗助，單獨與丁少白晤面後，返回辦事處時遭四名幪面持槍歹徒脅迫，說奉頭兒命要李至剛立即乘機離開本地，已代購好機票，由二大漢押他前往機場，抵達機場檢查室，李至剛立刻反抗，終獲機場守衞的協助，將四名大漢制服，此時，李至剛命守衞制止飛機起飛，果在機上找到定時炸彈，杜恒向歹徒追問能否找到主使他們行兇的人，李至剛代答道，那不可能，因他們失敗被擒，雇主必已聞風先逃——

簽訂軍令狀　策反臥底人

那彪形大漢點點頭說：「是的，我也是這麼想法。」

杜恒注目問道：「在這兒跟你們接頭的是甚麼人？」

「就是在辦公室中綁架李先生的其中的一個，在東京受雇時，就已經規定了聯絡暗語，一到本埠，我們一切都是按事先規定的聯絡辦法進行，所以，對方是甚麼人，我們可沒法知道。」

「你以爲我會相信？」

「探長，他們連我們四個，也想一齊除掉，你想，我們還會替他們保密嗎！」

李至剛插口說：「探長，這話是可以信得過。」

杜恒沉思着問道：「你們接下這筆生意，可以獲得多少酬勞？」

「一共美金四萬元。」

「這代價相當高。」

「但事實上，我們只拿到一萬元美金，其餘要等將李先生押到倫敦之後，才能拿到。」

杜恒一挫鋼牙說：「這般王八蛋，够精！也够狠！」

李至剛笑道：「這叫無毒不丈夫，要在黑社會中混生活，不精不狠還行麼！」

杜恒苦笑了一下，才接着問道：「如果你們再遇上在本埠跟你接頭的人，還能認得出來嗎？」

那彪形大漢點點頭道：「可以認得出來，只要他們不化裝。」

李至剛道：「探長，要想由他們身上找出綫索來，恐怕不容易。」

「但有這條路，我們不能不走。」

「而且，他們都隨時有被殺以滅口的可能，儘管他們並不知道甚麼秘密。」

「我會特別注意的。」杜恒扭頭向門外的警員說：「將這四位送往特別監房，加派雙崗。」

「是！」

目送警員將那四位帶走之後，杜恒才向李至剛笑問道：「老弟，你怎會知道飛機上裝有定時炸彈的？」

李至剛苦笑了一下說：「我怎會事先知道，我不過是由那一疊假充五萬元現鈔

的白紙上，福至心靈，有這麼一個聯想而已。」

「不錯，他們以一疊白紙，冒充現鈔給你作旅費，顯然是沒有存好心，但也得虧你的反應敏捷，否則，飛機一騰空，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說來還得歸功於方才那位仁兄，如果不是他臨時改變主意，我糊裏糊塗跟着他們上了飛機那就一切都完蛋大吉啦！」

「對、對，冥冥中，果然好像有甚麼主宰，在暗中支配人間的禍福。」

「……」李至剛輕輕地嘆了一聲。

「老弟，你認爲，這是甚麼人在暗中主使呢？」

「目前，我還想不出來，雖然由於平日的辦案，結了不少的仇家，但仇恨深重到要取我的性命，却還找不出這麼一個假想敵人來，尤其是他們那計劃之精密，和手段之狠毒，更是聞所未聞。」

「不錯，如果他們的計劃成功了，誰會想到這一次的空難，是一個有計劃的謀殺案哩！」

沉思少頃之後，杜恒才注目問道：「你看這是不是跟丁少白那個案子有關？」

「這很難說。」李至剛接着說：「我插手丁少白這個案子，才不過二十四小時的時間，而他們謀殺我的計劃，至少是在十天之前，就着手進行了。」

「唔……照時間推算，似乎不可能跟丁少白的案子有甚麼關連。」

「但也並非絕對不可能。」

「老弟這話怎麼說？」

「請恕我暫時賣個關子，咱們明天再談，可好？」

「也好，快天亮了，你也該回去歇息一下……」

李至剛截口苦笑道：「回去，我已經是無家可歸啦！」

杜恒一怔道：「唔……老弟的處境，的確是危險。」

「所以，我得暫時借你這兒，作個避難所。」

「行、行，而且我是無任歡迎。」

× × ×

第二天下午，李至剛化裝成一個全副武裝的警員，獨自外出，一直到晚餐過後，才回到杜恒的辦公室。

兩個人閉門密商了十來分鐘之後，李至剛才笑問道：「怎麼樣？探長。」

「辦法是不錯。只是……」杜恒面有難色地說：「這事情關係非輕……」

「我知道，但毋須你探長負責。」李至剛取出一紙便條，向對方手中一塞說：「你瞧！」

杜恒接過便條，匆匆地看過之後，不禁色然而喜道：「老弟，既然已有署長的手令，爲何不早說？」

李至剛笑道：「先吃吃你這位『迷糊神探』的豆腐呀！」

杜恒一掌拍向李至剛的肩頭，爽朗地笑道：「老弟，眞有你的，居然能使我們的老頑固署長接受你這一個違反慣例的安排。」

「你知道我費了多少唇舌？」

「那是可以想見的。」

「而且，我還已等於立下了『軍令狀』，萬一出了紕漏，吃不了，兜着走的也是我。」

「你老弟的安排，還會出紕漏。」

李至剛道：「別灌迷湯，大探長，你怎麼謝……」

「謝你？有理由嗎？」

「當然有。你想想看，風險由我一個人去挑，事成之後，却要分一半功勞給你，多不公平！」

「這是你自願的呀！」

「話是不錯，但至少你該先行請請客才對。」

「請客，沒問題，」杜恒爽快地點首說：「如何請法，說吧！」

「要請客，就得要你破費一點。我想……」李至剛沉思着說：「咱們先去白宮跳舞，然後去麗都夜總會消夜。」

「好！閑話一句。」

「答應得可眞爽快，但我要提醒你，要請的客人，可不止我一個。」

杜恒一怔說：「還有誰？」

李至剛沒接腔，只是貼着對方的耳朵，低聲嘰咕了一陣子，才笑道：「賓主一共才四個人，至少得破費你千把元，不肉痛吧？」

杜恒微笑道：「我一點也不用肉痛，老弟，告訴你一個秘密，這是可以報公賬的。」

「哦！」李至剛笑道：「想不到這一記竹槓，却敲在納稅人的頭上。」

「老弟台，對於官場中的一切，你似乎還有點隔膜。」

「是的，今宵，我等於上了一課。」

「以後，多跟我這位『迷糊神探』親近親近，一定獲益非淺。」

「沒問題，只要是吃喝玩樂的場合，我一定是每請必到。」李至剛站起身來說：「好啦！大探長，你該去準備一番了，我也須要改裝一下。」

「我們是不是一起走？」

「不！你的事情比較麻煩，至少要躭擱一個鐘頭以上，是嗎？」

「唔……一個鐘頭是辦不到的。」

「那麼，我化裝好後，就先走，在白宮等你們，再見，再見……」

× × ×

二十分鐘之後，李至剛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的髮型本來是頗爲保守的，但現在却變成了披肩長髮，配上一套時髦的牛仔裝，完全成爲一個站在時代尖端的摩登人物了。

對着整容鏡，他聳聳肩，向他自己扮了一個鬼臉，然後吹着口哨，快步走了出去。

他是由看守所的後門出去的，而且，在出門之前，先在門內由暗窺明，向外面觀察了好一陣子，確定外面並無可疑人物監視之後，才悄然溜出，截住一部的士，輕聲說：「白宮舞廳。」

由於晚舞剛開始，舞廳中氣氛還並不怎麼熱烈，人也不算多。

李至剛環抱着雙臂，循着舞池邊通道，選了一個光綫最暗的座位。

一般娛樂場所，對於像李至剛目前這種「太」字型的顧客，是頗爲頭痛，但儘

管心中不歡迎，表面上却又不得不敷衍。

李至剛坐下之後，對於跟踪而來的大班，竟然視若無覩，仍然是雙手環抱胸前，翹着二郎腿，一雙精目却在漫不經意地，向四週打量，顯得非常「帥氣」。

大班堆着職業性的笑容，輕咳一聲說：「先生，有認識的小姐嗎？」

「有。」

「是誰？」

「我暫時不告訴你，等我朋友來了再說。」

「啊！先生還有朋友？」

「怎麽？不可以？」話已經說了好幾句，却是直到這時他的目光才投向大班。

所謂言爲心聲，大班所說的最後那句話，任何人聽了也會不愉快的。

「啊！先生還有朋友？」這不是很明顯地表示出：「你小子一個人，已經够我頭痛的了，如果再來上三朋四友的，那還得了……」

李至剛目前的這一股「帥氣」，本來是裝出來的，但聽到對方的話後，可眞有點兒火了。

儘管他的話聲很平和，好像並不含有甚麽火藥氣息，但那一股「帥氣」，却使大班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連忙躬身陪笑說：「先生說笑了，我是準備說，先生有幾位朋友。」

「唔……這才像個人說的。」李至剛的目光又移開了：「我還有一位朋友，大概要半個鐘頭之後，才能到達。」

「是等先生的朋友到達之後，再叫小姐？」

「不錯——先來半打啤酒。」

「是是……」

目送大班離去的背影，李至剛禁不住發出會心的微笑。

他，悠閑地掏出香烟，一雙精目却仍然是漫不經心地，在向四週打量着。

這是一家高水準的舞廳，營業對像爲一般經濟已有基礎的中年紳士，因此，樂隊所演奏的，都是正規的交際舞曲，至於那些新潮的瘋狂舞曲，在這兒是難得一見的。

這時，樂隊正奏出一支「勃羅斯」的舞曲，昏暗的燈光下，李至剛看到丹妮正偎在一位中年紳士的懷中，隨着人潮，徐徐滑動着。

當然，丹妮不會注意李至剛，即使是注意上了，她也認不出來。

啤酒送上來了，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持着香烟，外表上，狀極悠閑，但他的心頭，可一點也不輕鬆，因爲，他已察覺到，丈遠外的一個座位上，正有兩個年輕紳士在監視着他。

那兩個年輕紳士，是他入座之後，約莫三分鐘的光景才入場的。

由外表上看來，那兩個年輕紳士，衣冠楚楚，一表人才，不像是黑社會中的歹徒。

但他們爲甚麽要暗中注意他？

是由於他的打扮與這兒的氣氛不調和，舞廳當局怕他生事，而特別召來的保鏢？還是他的對頭寃家所派來的爪牙？

假設是前者，倒是情理中事，怪只怪他事先沒考慮到這一點，但這是可以補救的，只要他自己不藉機生事，也就可以相安無事。

但如果是後者問題可就嚴重了。

因爲，他目前是寄居在探長杜恒的辦公室中，儘管他並未低估對方的實力，他也深知自己寄居警署中，不可能瞞過對方的耳目，但他此行，於出門之前，曾特別注意過，並未發現有人跟踪。

如果說，目前這兩個暗中注意他的年輕紳士會是對方的爪牙，那麽，他所面對的敵手，可就高明得太可怕了。

當然，這是他心中的事，表面上，他仍然裝得毫無所覺地，顯得一派安詳。

好在這舞廳中，四面都裝有鏡子，他毋須扭轉腦袋，就可以由鏡子看到對方的一切行動。

當他點燃第二枝香烟時，那暗中注意他的兩個年輕紳士之一，已挽着一個舞女走下舞池。

另一個沒叫舞女坐枱，眼看同伴下池之後，他似乎有點意興闌珊地，取出一枝長約五吋的黑色烟嘴，咬在口中，並將頭部微微側轉。

這一側轉，剛好使得他口中的烟嘴，對中李至剛頭部的右側。

由於那人的烟嘴比一般的烟嘴要長，同時，他並未裝上香烟，而先行啣入口中……這些，自然使得李至剛這個有心人，更爲提高警覺。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李至剛暗中提高警覺之間，他已由鏡子中發現一縷黑影，由那人的烟嘴中噴出，有如離弦急矢似地，向他的右太陽穴射了過來。

李至剛是有備無患，入目之下，頭部一偏，同時，右手中的酒杯，也順勢迎向那一縷黑影。

「叮」地一聲，一枚黑色的刺形物體，被他的酒杯擋得掉落椅旁。

但李至剛就着酒杯一抬之勢，人也一個翻倒，撲向那暗算他的年輕人。

也就在這節骨眼兒上，室內電燈忽然熄滅。

代之的，是一陣驚呼，尖叫，與一陣「唏哩嘩啦」的噪音。

在此種混亂情況之下，李至剛自然沒抓到那個歹徒。

同時，他明白，追也徒然，倒不如省點力氣。

於是，他立即摸黑回到他原來的座位，並於椅旁將那枚刺形物體，摸索着拾了起來。

這混亂的情況，也不過只持續了五分鐘，電燈復明了，舞廳中的舞客和舞女們，只是受了一塲虛驚，舞廳當局的損失也很輕微。

但由於那位大班對李至剛早有成見，同時，又有人指證，事發當時是李至剛首先肇事，因此，局勢平靜下來之後，李至剛可脫不了干係。

那位大班首先向經理討好：「經理，就是那小子。」

接着，氣勢洶洶地走到李至剛的面前，冷笑一聲道：「你小子有種，居然還沒有走。」

李至剛不但不生氣，反而仰臉笑問：

「我走了，這茶資，這啤酒，是你掏腰包付？」

這一問，可使得這位大班怔住了。

那位胖嘟嘟的經理，却向李至剛笑問道：「先生，這究竟是怎麽回事？」

李至剛一攤雙手：「你問我，我去問誰？」

那大班悻然地說道：「經理，不管怎樣，損壞的傢俱和一切損失，都要這小子賠……」

他的話沒說完，已有人拍着他的肩膀，沉聲說：「大班，嘴巴放乾淨一點！」

這位橫裏插嘴的，是一位穿着考究，顯得不怒自威的中年紳士，也就是經過化裝後的「迷糊神探」杜恒。

站在杜恒身旁的，是兩位皮膚黝黑的年輕紳士。

目前的杜恒，就像是一位極具權勢的甚麽董事長，帶着兩個保鏢，顯得派頭不小。

也由於杜恒的派頭太大了，儘管他的話很不客氣，但那位大班却不得不恭敬地連聲說：「是是……」

李至剛含笑道：「董事長，你來得正好。」

「老弟，是怎麽回事？」

李至剛道：「一言難盡，咱們換個地方再談吧！」

「也好。……」

杜恒說着，已掏出派司，向那位經理面前一亮，並貼着對方的耳朶悄聲說道：「這兒一切損失由我負責，但你要代我保密。」

那位經理恍然大悟之下，只好苦笑着連連點首說：「是是……」

李至剛笑了笑說：「既然暴露身份了，要他們保密是不可能的。」

杜恒苦笑道：「好在我的身份暴露了，也毋關緊要，走吧……」

二十分鐘後，這一行人又回到杜恒的辦公室中。

經過李至剛的陳述之後，杜恒緊蹙着眉峯，向李至剛說：「老弟，這案子好像已經變了質？」

「唔……你這位『迷糊神探』，可並不迷糊。」

「你心中究竟有些甚麽秘密，能否先行透露一些呢？」

「很抱歉！現在還不到時候。」

「那要等到甚麽時候？」

「等我有了可靠的綫索之後，自然會告訴你的。」

「好，好，我就繼續裝迷糊吧！」

李至剛忽然岔開了話題：「探長，我和丁老弟，必須換一個地方了。」

「二位準備去哪兒？」

「到了新址之後，我會以電話報告行踪。」

杜恒沉思着說：「以方才情況來說，二位出去，恐怕很難逃過對方的監視。」

李至剛淡然一笑說：「這個，探長可毋須担心，山人自有道理。」

接着，目注兩個年輕紳士中之一說：「丁老弟，咱們走吧！」

原來那兩個年輕紳士，一個是丁少白，一個就是奉命在機場「護送」李至剛的那兩個彪形大漢之一——來自日本的華僑陳春田。另一個叫王世雄的，已派到另一個塲所去了。

這三位，都是在押的重要人犯，其所以能恢復自由，協助辦案，是經過李至剛在警署署長面前費了不少唇舌，並立下「軍令狀」的結果。

當然，這也是李至剛所謂錦囊妙計。

半個鐘頭之後，一輛滿載着武裝警員的警備車，開出警署大門，疾馳而去。

那警備車警笛長鳴，風馳電掣，由外表看來，煞像是趕往某一發生事故的地區鎭暴似地，但實際上却是爲了「護送」李至剛與丁少白二人秘密離開警署。

當車子馳經一條比較僻靜的小街時，忽然熄去車燈，減低速度，而已經重新化過裝，並早已準備好的李、丁二人，也就乘這機會，飛躍而下，警備車以加足馬力，絕塵而去。

李至剛、丁少白二人互視一笑之後，李至剛聳聳肩說：「如果咱們再被那批忘八羔子釘上梢，我就眞的佩服他們了。」

丁少白苦笑一聲，道：「李兄，我們現在去那裏？」

「還是去白宮。」

「還去白宮幹嗎？」

「去捧捧那位對你一往情深的丹妮小姐。我也有話要問她。」

「方便嗎？」

「放心，我自信不會有人跟踪……」

× × ×

白宮舞廳中，還是衣香鬢影，酒綠燈紅，而且也正是營業鼎盛之際。

李至剛、丁少白二人特別揀了一個靠邊的座位，並先向大班交代，待會再叫小姐坐枱。

兩人燃上一枝香烟後，李至剛首先以一種只有他們兩人能聽到語聲說：「老弟，還記得我們在看守所中談話經過嗎？」

「大致情形還記得。」

「當時，我曾經要你仔細檢討，將你自進入金龍公司起，一直到這個案子發生時爲止，與公司中的各級人員，是否有過任何不愉快的事，你說，在公司服務期間，只發生一次不愉快的事，那就是當三個月之前，由你經手開發一筆貨欵時，發覺票上註明是打字紙，但單價却高出市面上數十倍，乃持向主任請示，却被主任申斥，責備你不該多管閑事，只管付錢就是。是嗎？」

「是的。」

「當時，因有杜探長在旁，我不便追問下去，現在，請再想想看，自那次事件發生之後，你們那位出納主任，還找過你別的煩厐沒有？」

「沒有。」丁少白笑道：「而且，比以前對我更客氣了。」

「這情形，一直維持到你老弟，榮昇出納主任爲止，是不是？」

「不錯。」

李至剛沉思着說：「看情形，我這一着棋，還眞是走對了。」

丁少白一怔說：「李兄，你的葫蘆中，究竟賣的是甚麽藥啊？」

「決不是狗皮膏藥。」李至剛正容悄聲說：「老弟，到目前爲止，我已敢斷定

，你老弟是牽涉在一個僞製美鈔的國際鉅案中……」

丁少白身軀一震，注目問道：「李兄根據哪一點，而如此假設？」

「就根據那比市價高出數十倍的那張發票。」

「你認爲那是印鈔紙？」

「不錯。」

「這……未免過於武斷了吧？」

「我另外還有綫索，也可以說是已握有有力證據。」

「能否請道其詳？」

「不忙，慢慢地，你自己就會明白的，現在，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是一個到目前爲止，還不會告訴過任何人的秘密。」

「我很榮幸。」丁少白苦笑了一下。

「我是受美國聯邦調查局委託，在本埠主持僞鈔案的負責人。」

「啊！那眞是失敬得很。」

「現在，你老弟應該可以聯想到一些事情了。」

丁少白沉思了一下，才注目說：「如此說來，那僞鈔集團顯然已知道了你的秘密任務？」

「是的。」李至剛接着說：「也由於他們已知道我的秘密任務，所以才有昨宵的綁架，和方才在這兒所發生的事故。」

「這批歹徒的消息，可眞够靈通！」

「他們是一個國際組織，消息如不靈通，又怎能生存下去。」

丁少白長嘆一聲道：「是的，對於我自己的遭遇，我也大致明白了。」

「說說看？」

「他們作賊心虛，認爲我發現那發票上價格差異太大的秘密之後，可能會聯想到他們的非法勾當上去，因此，在以後的幾個月中，表面上對我特別友好，並提昇我爲出納主任，實際上却是故佈陷阱，以『監守自盜』罪名，使我吃上官司，並且派出刺客赴看守所行刺，實行殺人滅口，而他們却一點嫌疑也不會沾上。」

李至剛含笑點首道：「不錯，老弟這一聯想，非常中肯。」

「李兄，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目前，當務之急，是搜集證據，確定主持人是誰，和找到印刷工廠的地址後，再通知警方，採取行動。」

——「好，我一切聽候李兄安排。」

「現在，我們該跳跳舞了。」李至剛召來大班吩咐着：「叫那位穿粉紅洋裝，和綠色旗袍的小姐過來。」

大班諂笑着：「先生好眼力，那是本廳兩位最紅的舞小姐。」

「啊！叫甚麼名字？」

「穿粉紅洋裝的叫珊珊，穿綠衣的叫丹妮。」

「好，叫她們快點來。」

「是！十分鐘之內，一定轉過來。」

大班一走，兩人的話題轉入了輕鬆的一面。

李至剛因職務上的關係，吃、喝、玩、樂，無所不精，但丁少白却是一位甚少涉足歡場的純潔青年，因此，李至剛的玩經，對丁少白而言，算得上是聞所未聞，茅塞頓開。

約莫八分鐘過後，丹妮與珊珊同時轉了過來。

雙方客套中，李至剛說是姓林，丁少白却說是姓白。

李至剛向丁少白使了一個眼色，說：「老弟，咱們跳舞吧！」

說完，他首先擁着珊珊進入舞池，丁少白、丹妮二人也相繼跟進。

俏丹妮禮貌性地笑問道：「白先生在哪兒得意？」

「看守所。」

「看守所？白先生是所長？」

「不！是一個監守自盜的人犯。」丁少白這幾句話是貼着她的耳朵說的，嗓音方面也並未故意裝假。

丹妮幾乎懷疑她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楞了一下之後，才悄聲訝問道：「你……你是少白？」

「是的。」

「案子還沒了結，你怎麼出來的？」

「這是一個最大的秘密，我可以告訴妳，但妳絕對不能透露出去。」

「那是當然！」

當丁少白將他自看守所中掉包出來的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之後，丹妮才輕嘆一聲，說道：「眞想不到，這案子會如此複雜。」

說話間，她的嬌軀，也偎得更緊了。

丁少白以非常誠懇的語氣說：「丹妮，我該先向妳敬致由衷的謝意。」

「爲甚麼？」

「因爲，如果不是妳將李至剛先生請來，我這場寃枉官司，就將吃到底了。」

「那也不見得吧！據我所知，在我去到李先生的辦公室之前，另外還有人去委託過李先生。」

「李先生已告訴過妳了？」

「沒有，但我可以猜想得到，那一定是一位很漂亮的小姐。」

「丹妮，我不瞞妳，那位小姐，我曾經跟妳說過。」

「就是那位冷湘雲小姐？」

「是的。」

「所以，我才說，即使我不出面去請李先生，也毋關緊要，你說是嗎？」

「但我仍然要由衷的感激妳，同時，對於你，我也有着太多的歉意……」

「過去的，不必提了。……」

台上的歌星正唱着一支名爲「我沒有騙你」的時代曲。

那優美的旋律，那如怨如訴的歌詞，令人心醉，也令人心酸。

俏丹妮也貼着他的耳朵，輕聲哼着：「我沒有騙你，沒有騙你，離開你，我是不得巳，雖然我沒有得到你，你曾經給過我甜蜜。你忘了我，我也忘了你。把我倆的過去，丟進河裏，埋在土裏，讓我倆永遠永遠的忘記……」

「忘不了的。」丁少白輕嘆說：「丹妮，我會將妳的濃情蜜意，永銘心底。」

「够了！少白，有你這句話，我就很滿足了。」

「丹妮，妳流淚了？」他覺得兩人緊貼着的臉頰上，有點濕膩膩地。

「唔……我太高興了。」

「丹妮，我必須重複一句，我的事情，妳必須保密，因爲，不希望妳受到任

何傷害。」

「謝謝你，少白，我會保密的……」

一曲告終，雙雙回到座位，李至剛取笑說：「方才，二位表現得好熱絡啊！」

丹妮淡淡地一笑道：「李先生，顧客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承白先生看得起我，捧我的場，我能不好好伺候嗎！」

「有道理。」李至剛含笑說：「丹妮，白先生是菲律賓的華僑，年輕而又多金，妳可的確是該特別多灌點迷湯才對。」

「可惜的是，白先生頭腦非常清醒，像我們當舞女的一些虛情假意，迷不住他的。」

「那妳就用點眞情吧……」李至剛的話，是未經大腦思考，脫口而出。說出之後，才覺得這句話，會引起丹妮的傷感，但巳沒法收回，只好向丹妮投過一個歉意的微笑。

丹妮倒是顯得很豁達，若無其事地嬌笑說：「可惜的是，在風塵中打滾的女人，神經都巳痲木，感情也冰凍起來了。」

丁少白含笑起身說：「丹妮，我們去跳舞……」

李至剛連忙接着道：「小白，你怕我把你的舞伴搶走了，是嗎？」

丁少白扭頭笑道：「你總算還有一點自知之明。……」

「哈哈……小白，你眞不愧是我的知己朋友。」

丁少白不再理會李至剛的自說自話，巳擁着丹妮滑入舞池。

「丹妮，李先生請妳帮忙的事，有沒有進展？」丁少白開門見山，話入正題。

「這兩天，我還找不到適當的機會問他。」

「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也正在這兒……」

「啊！那可眞巧！」

「少白，還記得我方才坐枱的那個卡位嗎？」

「當然記得，那座位上一共是兩個男人。」

「就是面對舞池，背向着你們的座位的那一個瘦皮猴老頭。」

「我很坦白，方才，我只注意妳，沒有注意到別人。」

「眞的嗎？如果這是謊言，那也該算是很動聽的謊言了……」她忽然按了一下他的肩頭：「注意你右邊的那一位。」

經過他們的右邊的那一位，正是一個瘦皮猴老頭，禿頭，高額，年紀總在五旬以上。但精神很健旺，將懷中的舞女摟得緊緊地。

丁少白目光一觸之下，禁不住輕輕「啊」了一聲。

「你認識他？」

「唔……是不是姓孔，名凡？」

「不錯。」

「他是金龍企業公司中，馬尼剌分公司的業務經理。」

「但他在我面前，只說是馬尼剌來的華僑。」

「丹妮，看來，我該轉運了。」

「但願如此。」她嬌笑着問：「你是說，這個姓孔的對你很有帮助？」

「不錯。」

「好！那我一定趕快設法，從他口中，挖出一點消息來……」

「不！」丁少白連忙接着道：「丹妮，今宵，我的收穫，巳超過了我的預期，我不希望妳再冒這種不必要的險。」

「會有這麼嚴重嗎？」

「是的，幹那種勾當的人，警覺性特別敏感，而妳又是外行，很可能消息挖不到，反而使妳自己陷入險境。」

丹妮道：「可是，李先生曾經特別交代過我……」

「當時，情況不同，李先生認爲妳這兒是唯一的一條綫索，但現在，可以由我直接去對付他。」

「他也認識你嗎？」

「彼此都見過面，但我相信，他不會對我這個小職員留下甚麼印象的。」

「那……以後——？」

「以後，就像是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情一樣，只將他的一些可疑的言語和行動，暗中記下來，可千萬別主動去問他甚麼。」

「好的，可是，你也要特別當心。」

「謝謝你！我會照顧我自己的，今後，有必要時，我會到這兒來跟妳聯絡，我的外表可能會改變，但却不會改變我目前這個假姓。」

「這是說，不管你用甚麼身份，總是姓白？」

「是的，請記着，除非有甚麼緊急情況，或重大發現，不可打電話到李先生的辦公室去。」

「好的，我記下了。……」

重回座位後，丹妮、珊珊都轉了枱，李至剛悄聲問：「老弟，怎麼樣？」

「收穫非常豐碩。……」

接着，將與丹妮的談話，悄聲簡述了一遍，李至剛笑道：「這眞是意想不到的收穫。」

「李兄，我方才對丹妮的交代，是否有甚麼不妥的地方？」

「非常恰當，換了我，也會這麼交代的。」李至剛含笑說：「老弟，把這個姓孔的指給我瞧瞧。」

那姓孔的興緻特別好，算得上是每舞必跳，目前，他正摟着一個舞女，在跳「三貼舞」哩！

經過丁少白的指點之後，李至剛向孔凡深深地盯了一眼說：「老弟，我們該走了。」

「我巳是無家可歸的人，去哪兒呢？」丁少白苦笑着。

「跟在我一起，一切都不必担心。……對了，你必須儘快的跟冷小姐取得聯絡才行。」

「有這個必要嗎？」

「怎麼沒這個必要，一方面使伊人安心，另一方面，讓她了解案情，我們也多一個消息來源。」

「對、對。……」丁少白連連點着頭說。

「老弟，請附耳過來。……」

× × ×

這是半山腰上的一幢精緻洋房，洋房的面積不大，但却建築得美侖美奐，極盡豪華之能事。

這就是本埠有名的大亨，金龍企業公司的董事長帥金龍的藏嬌金屋，目前的女主人，就是冷湘雲。

上午九點正。

洋房的大門啓處，一輛最新型的「奧斯汀」轎車，徐徐駛出，那兩扇朱漆大門閤攏了。

二樓上的落地長窗前，有一位綽約多姿的麗人，正在憑窗遙望。

這位綽約多姿的麗人，就是冷湘雲。

她的臉上雖然已經薄施脂粉，但却仍然披着一件晨褸，神情顯得非常落寞地，凝望着遙空中的藍天白雲，呆呆地出神。

一陣電話鈴聲，將她由冥想中拉回現實。

但她却顯得那麼懶洋洋地，徐徐回身，徐徐走向電話機旁，連語聲也顯得那麼有氣無力：「這兒是帥公館。你找誰？」

「找妳。」

「找我？你知道我是誰？」

「妳不是冷湘雲嗎？」

她已聽出對方是丁少白的嗓音。

這刹那之間，她的心中是非常複雜的，可能連她自己也分辨不出是甚麼滋味。

她的血行加速，嬌軀有着輕微的顫抖，嘴唇在翕張着，却是說不出話來。

「湘雲，我是少白呀！」丁少白的語聲，也顯得激動起來。

「我知道，你……你在哪兒？」

「我在紅葉咖啡室，可以出來嗎？」

「好，我馬上來。……」

× × ×

紅葉咖啡室，店名有點詩意，裏面也很富於羅曼蒂克的氣氛，是一般情侶們談情說愛的好去處。

才上午九點半。

雖然時間嫌早了一點，但也由於時間早，顧客稀少，而顯得特別清靜。

丁少白與冷霜雲的卡位附近，並無別的顧客。

他們一見面就膩在一起，緊緊地互擁着，默默地溫存着，誰也沒有開口。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是的，此情此景，正是無言勝有言的時候。

千言萬語，都在這片刻的溫存中溝通了。

足足是五分鐘過後，冷霜雲才以夢囈似的語聲，幽幽地說：「少白，是在夢中嗎？」

「不！我們都在現實中。」他，貪婪地吻着她的秀髮，她的嬌靨，她的鼻子，她的櫻唇……

「少白……你瘦了……」她捧住他的臉，帶淚的美目深注着。

「妳也是……」

「……」她幽幽地嘆了一聲，重行偎入他懷中：「少白，告訴我，你是怎樣出來的？」

「說來話長，而且，我首先得感謝妳對我的關切……」

「我們之間，用得着說這些嗎！」

「應該的，湘雲，請聽我說……」

當他貼着她的耳朶，悄聲說明一切經緯之後，冷湘雲才一挫銀牙說：「想不到竟然是這老甲魚在幕後搗鬼！」

「那是一頭披着羊皮的狼，這年頭，社會上多的是這樣的僞君子。」

「既然已確定是老甲魚在幕後搗鬼，爲何還不採取行動？」

「湘雲，這是一個法治社會，沒有證據，是不能隨便採取行動的。」

「那麼，準備如何着手呢？」

「這要看情况隨機應變，同時，也希望能獲得妳的協助。」

「少白，爲了你，我不辭任何艱險，說吧。」

丁少白道：「我不忍要妳冒甚麼風險，只請妳於日常生活中，注意帥金龍的一切言行……」

冷湘雲俏臉一變說：「你……你還要我回到老甲魚身邊去？」

丁少白歉笑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湘雲，爲了我們的未來，妳必須再去委屈一段時間。」

冷湘雲咬着牙點首道：「好，我答應你。」

不遠處，鎂光燈一閃——

冷湘雲陡地站起，但却被丁少白輕輕一拉，又坐了下來。

很顯然，他們方才那親暱鏡頭，已盡收膠卷中。

但丁少白表現得非常沉着，就像是甚麼事也不會發生過似地，仍然輕攬着冷湘雲的纖腰，一臉的微笑，甚至連頭部也不曾轉動過一下。

一個戴着墨鏡，身着唐裝的中年人，快步走近他們的卡座前，向着丁少白冷笑說：「你小子好大的狗胆！」

丁少白視如未覩，聽如未聞，只是故意聳了一下鼻子，向冷湘雲笑道：「湘雲，這麼高級的場所，怎會有這種難聞的氣息？」

「是啊……」

「好像是狗身上的臭氣……」

那中年人臉色一變之下，立即又恢復正常，並且皮笑肉不笑地說：「我不在乎你們如何罵我，冷小姐，眼前的事怎麼說，妳自己說吧！」

「你要錢？」冷湘雲的話聲顯得懶洋洋地。

「嘻嘻……冷小姐很聰明。」

「要多少？」

那中年人撥弄着手中的照片，含笑說：「這膠卷如果送給帥老闆，他至少會給我五萬元，至於妳冷小姐嘛！由於平日待我不錯，可以打個八折。」

丁少白插口說：「價錢可以毋須打折扣，但我要先問你幾句話。」

「你……你意思是說，你願意給我五萬元？」

「唔……那是有條件的。」

「你說說看？」

「先告訴我，目前的事，是你自已想邀功？還是你們老闆事先交代的？」

「是事先交代的。」

丁少白轉向冷湘雲問道：「湘雲，他是別墅中的甚麼人？」

「門房。」

「月薪多少？」

「五百元。」

「聽好。」丁少白目注那中年人說：

「五萬元照給，另外還補你月薪一千元，條件只有一個，聽我的話，替我作事。」

那中年人連連點首說：「行、行，只要有錢，一切都好說。」

「那麼，跟我走吧！」語聲來自另一個角落。

雖然是聞聲不見人，但冷湘雲已聽出是李至剛的嗓音。

那中年人一怔道：「你是誰？」

化裝成一個中年紳士的李至剛，已快步走了過來，一面向冷湘雲點首招呼，一面接着說：「我是這位先生的賬房。」

那中年人目注丁少白問道：「是眞的嗎？」

丁少白向李至剛說：「老王，先將支票給他。」

「是。」李至剛隨手遞過一張五萬元的即期支票，含笑說：「現在，你該放心了吧！」

那中年人仔細地看過支票之後，才笑逐顏開地說道：「不過，我要求冷小姐背書一下，因爲，三位之中，我只認識冷小姐。」

「你眞够老練。」丁少白掏出自來水筆，向冷湘雲手中一塞說：「湘雲，給他簽個字吧！」

等冷湘雲在支票背面簽過字後，丁少白才向那中年人說：「現在，你就跟我這位先生走，替我作事的一切細則，王先生會詳細告訴你的。」

「是是……」

目送李至剛帶着那中年人離去之後，冷湘雲才低聲埋怨着說：「幹嗎給他那麼多錢？」

丁少白笑道：「這筆錢，他暫時拿不走的，除非他眞能替我辦事。」

「一個看門的，能替你作甚麼事？」

丁少白道：「眼前，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啊！對了，你們早知道會有人跟踪我？」

「應該說是早已料到才對。」

「啊！看來，你也可以當私家偵探了。」她嬌笑着。

「咱們彼此彼此。」

「彼此彼此？我怎麼能跟你比。」

丁少白道：「妳眞够謙虛，其實，方才妳見到那……啊！對了，那位仁兄，叫甚麼名字？」

「我們都叫他阿福。」

「阿福？這傢伙左右逢源，可眞有福氣。」

「嗨！少白，方才，你還有一句話沒說完哩！」

「哦！」丁少白含笑說：「我是說，方才妳見到阿福時所表現的鎮靜功夫，可遠比我高明哩！」

「錯了，少白。」她苦笑着：「那决不是表示我的鎮靜功夫好……」

「那麼，那是表示一些甚麼呢？」

「表示我已豁出去了。」

「豁出去？」

「是的，當我聽到你的約會時，就沒打算再回去，所以，我明知有人跟踪，也不顧慮，因而見到阿福時，也就自然顯得鎮靜起來。」

「妳？妳早就知道阿福是在暗中監視妳的？」

「不！只是所謂想當然耳！」冷湘雲輕嘆一聲之後，才注目問道：「少白，方才那位王先生，是——？」

「湘雲，那是妳曾經見過面的，猜猜看？」

冷湘雲沉思着問：「莫非是李至剛先生？」

「完全答對了。」丁少白也沉思着說：「湘雲，我想起一個問題。……」

「甚麼問題？」

丁少白道：「就是當妳爲了我的案子，深夜赴李至剛的辦事處時，是否也會被阿福跟踪？」

「那不可能，那天，姓帥的沒有來，阿福請假，女傭我也特別放她的假。」

「這……我就放心了。……」

這一對刼後重逢的情侶，在紅葉足足消磨了兩個鐘頭，才不得不依依道別。

× × ×

中午十二點。

金龍大厦一間豪華而又寬敞的辦公室中，一位蓄着一撇八字鬍，顯得頗爲威嚴的中年紳士，正摟着他那綺年玉貌的女秘書，斜倚在一張雙人沙發上。閉目養神。

這位中年紳士，就是本埠有名的大亨之一，金龍企業公司的大老闆帥金龍。

當然，目前的帥金龍，也不是在養神，而是神馳於女秘書身上那引人入勝的山水之間哩！

他，雖然是閉着眼睛，但那雙長袖善舞的手，却並未閑着。

他，一隻手緊摟着他的纖纖柳腰，另一隻手，却在她身體」之上，徐徐地不停游動着。

她呢！嬌靨微酡，星眸半開半閉，那蛇樣的腰肢輕輕扭動着，像是掙扎，也像是在遷就……那淫鼻中，更是輕輕地在哼着，不！不是哼，應該說是輕輕地呻吟才比較恰當。

這位女秘書，論姿色，不在冷湘雲之下，但她目前所表現的這一份媚態，這一份騷勁，却恐怕是冷湘雲所比不上的。

未曾眞個已銷魂。大概就是對目前的帥金龍的寫照吧！

「唔……金龍，我……我要去老地方。」她的話，像夢囈似地。

「去那兒幹嗎呀？」他是明知故問。

「你……你壞透了！」

「我壞？我是哪一點壞透了？」他仍在裝迷糊。

「你……叫你安份一點，偏不聽話，現在，人家像吊在半天雲裏，不上不下的，你却還要裝胡羊……」

「啊！原來妳說的是這個……」

「怎麼樣？快點走嘛！」

「現在不行。」

「爲甚麼？」

「阿福來的電話，妳忘了，他馬上就要來啦！」

「這個死阿福，眞討厭！」她一咬銀牙，掙脫他那隻得寸進尺的魔掌，坐正嬌軀，一面整理着衣衫，一面正容說道：「董事長，你答應過我的事情，大概忘記了吧？」

「甚麼事情啊？」

「就是房子的問題。」

「哦！那怎麼會忘記哩！」帥金龍燃上一支香烟，含笑說：「美芝，還記得我上次帶妳去看過的那幢洋房嗎？」

「就是半山上的那一幢？」

「不錯。」

「當然記得，可是那有甚麼用，現在不是正住着一個狐狸精嗎！」

「美芝。」他重新將她摟入懷中：「說實在的，她還不够資格稱爲狐狸精。因爲，由某一方面比較起來，她比妳可差得太遠了。」接着，又貼着耳朶，低語了幾句。

「你……你要死了……」

「我說的是實情呀！」他邪笑着。

「其實，我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會有不風騷的女人，除非她生理上有缺點，或者是男的低能。」

「妳認爲我低能嗎？」

「不！」

「我也斷定她生理上沒有缺點，但當我和她作愛時，我總覺得她不對勁。」

「就是說，不够風騷？」

「唔……」

「那是說，她沒有遇上足以引發她的狂熱的對手，也就是說，她根本對你沒有好感。」

「唔……有道理，有道理。」他連連點着頭：「美芝，對妳來說，待會，阿福帶來的，該是好消息。」

「啊！」她美目一轉，抿唇笑道：「難道她已替你戴上綠頭巾了？」

「大概錯不了！」他苦笑着。

「那你打算如何處置？」

「看情形再說。……」

對講機中傳來外間的報告：「董事長，阿福請見。」

「叫他進來。」

「是！」

當美芝坐回自己的座位上時，阿福已悄然進入室內。

他先向帥金龍彎了彎腰，說：「董事長好。」

「那邊坐！」帥金龍漫應着。

一個看門的，在高高在上的董事長面前，居然會有座位，如非是金龍對待員工的手腕圓滑，那就是阿福這個人頗不簡單了。

「謝謝董事長！」阿福在一旁的單人沙發上坐了下來。

帥金龍悠悠地噴着烟圈：「說吧！阿福。」

「是！」阿福恭應着，却扭頭向正在翻着一本彩色畫報的美芝看了一眼。

「不要緊，有話儘管說。」

「是！董事長，方才，冷小姐曾經外出過。」

「唔……你沒跟踪？」

「我跟踪過。」

「她跟甚麼人約會？」

「是一個泰國華僑，姓白。」

「他們在甚麼地方約會？」

「紅葉咖啡座。」

美芝插口笑道：「那個泰國華僑，很年輕，是嗎？」

「是的，也很精壯。」

「他們一定表現得很熱絡？」

「是的，一見面就抱得緊緊的……」

帥金龍的臉色已變成一片鐵青，他，揚手止住美芝繼續發問，一面狠狠地捺熄手中的烟蒂，向阿福沉聲問：「你沒用照相機？」

「用過，但那姓白的武功很高，搶過我的照相機，將底片取走了。」

「該死的忘八蛋！——以後呢？」

「以後，那姓白的給了我五千元現鈔，要求我保密，冷小姐也答應給我一萬五千……」

「好一個不要臉的臭婊子！」

「阿福。」美芝又插口嬌笑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你這麼作，可不合江湖規矩呀！」

阿福笑道：「方小姐，您知道，我是董事長的人，我只知道効忠董事長。」

帥金龍嘉許地點點頭：「阿福，你作得很好，我不會虧待你的。」

「謝謝董事長！那個姓白的小子的住址，我也跟踪查出來了。」

「很好，說吧！」

「是南國大飯店，九一四號房。」

「唔……」帥金龍沉思着說：「你先回去，等候我的電話指示。」

「是！」阿福恭應着，起身又彎了彎腰，才倒退着走了出去。

帥金龍也站起身來，在室內負手徘徊着，眉峯緊蹙，久久未發一言。

「還捨不得，是嗎？」方美芝在嬌笑着。

「別幸災樂禍，美芝。」帥金龍苦笑着說：「妳所希望要的房子，已算是正式屬於妳了。」

「眞的嗎？」

「我幾時騙過妳的！」

「那麼，我甚麼時候可以接收？」

帥金龍道：「最遲三天之內，也可能就是今晚。……」

不等他說完，方美芝已像乳燕投懷似地，偎向他的懷中，在他臉上「嘖」地親了一下說：「金龍，你眞好。」

× × ×

今天，帥金龍比往常提早了一個鐘頭下班，五點不到，他已回到半山上的那幢洋房中。

「金龍，今天，怎麼回來這麼早？」冷湘雲笑臉相迎，而且裝得非常自然。

「早點回來，陪陪妳這位美人兒，不好嗎！」他輕佻地，伸手擰了一下她的香腮，然後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

「不先換上睡袍？」她嬌笑着，偎着他坐了下來。

「不！我還要出去。」

「有應酬？」

「唔……」他漫應着，忽然轉過身來，以右手的食、中二指，托起她的下顎，目光深注着問：「我有話問妳，湘雲，妳可得說實話。」

「問吧！但我提醒你，說謊是女人的天賦。」她顯得很鎮定，說起話來，也是慢吞吞的。

由於雙方話題的轉變，使得片刻之前，那一份故意裝出來的羅曼蒂克的氣氛，一下子消失淨盡。

「我自信有辨別眞僞的能力。」他狡猾地笑了笑：「湘雲，今天上午，妳出去過？」

「不錯。」

「甚麼事？」

「去看一個多年未見的男朋友。」

「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自然是男朋友。」

「在哪兒認識的？」

「以前在曼谷獻唱時認識的，姓白，够了嗎？」她含笑反問。

「唔……够了，這幾句話，也還算够誠實，不過……」他沒接下去，只是狡猾地笑了笑。

「不過怎樣？」

「我還要查證一下。」

「哼！眞金不怕火煉，你儘管查就是。」她佯嗔地，一下子站了起來，走向梳粧台前。

帥金龍莫測高深地笑了笑，也站起身來，向電話機旁邊走去。

這時，兩人形成以背部相對的情況，但，冷湘雲却可以於在鏡子中看到對方的行動。

帥金龍顯然不是要打電話，而是在電話機上撥弄着一些甚麼。

冷湘雲心頭一動，美目溜轉，很自然地，對着鏡子，着意地修飾起來。

「這兒是帥公館，你找誰？」

「找你。」

「找我？你知道我是誰？」

「你不是冷湘雲嗎？」

「……」

「湘雲，我是少白呀！」

「我知道，你……你在哪？」

「我在紅葉咖啡室，可以出來嗎？」

「好！我馬上來……」

這是今天上午，丁少白與冷湘雲在電話中的對話，但此刻却由電話機中重放出來。

雖然丁少白與冷湘雲都於事先未料到帥金龍在電話機中裝有錄音設備，但此刻的冷湘雲，除了最初聽到那對話時，俏臉微微變了一下之外，却表現得很沉着，依然在對鏡整容。

帥金龍轉過身來，面對鏡子中的冷湘雲笑道：「湘雲，還要我另加說明嗎？」

「隨你的便。」

「妳……可眞够沉着！」

「是嗎！」她轉着嬌軀，淡笑着說：「會會自己的老情人，有甚麼不對，我又不曾賣給你，也不曾瞞着你甚麼！」

「但妳瞞着丁少白的眞實身份。」

「這……很重要嗎？」

「當然很重要，因爲，他是一個監守自盜，並已被押在看守中的人犯。」

不等對方接腔，又沉聲說：「湘雲，告訴我，丁少白是怎樣出來的？」

「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會告訴你。」

「哼！妳不說也沒關係，我馬上去署長公館，問問他，想不想幹這個署長！」

「你有權撤換警署署長嗎？」

「我沒權，但有力量，何況，縱容一個在押的重要人犯，在外面胡作胡爲，即使不用我的特殊力量，他也得在法律之前低頭。」

「有道理，我且拭目以觀。」她冷笑着，燃了一枝「三九」。

帥金龍緩步走向冷湘雲身前，雙手搭在她的雙肩上，含笑說：「湘雲，妳這一份鎮靜功夫，實在令人欽佩。」

「我倒是一點也不覺得。」

「我說的可是由衷之言，我的手下，就是缺少像妳這樣的人才，如果妳能成爲我的主要助手，那有多好。」

「董事長，你太抬舉我啦！」

「聽我說，湘雲，只要妳能忘掉丁少白那小子，眞心替我作事，十年之後，我送妳五百萬美金。」

冷湘雲嬌笑道：「這條件的確是非常優厚。」

「五百萬美金，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但對我來說，却是輕而易舉，這一點，妳應該信得過。」

「是的，我相信。」

「而且，十年之後，妳才不過三十出頭，到時候，如果妳嫌我老了，妳還可以找一個合意的對象，好好享受下半輩子的人生，而我，有這十年歲月的厮守，也算是足慰生平了。」

「董事長，你設想得可眞週到。」

「怎麼樣？可以考慮嗎？」

「我要先了解工作的性質。」

「跟外國人打交道。」

「職位呢？」

「機要秘書。」

「我可以攷慮。」冷湘雲沉思着說：「但我的條件，恐怕你沒法接受。」

「說出來試試看？」

「對丁少白的案子，撤回告訴。」

「那怎麼行哩！我的姑奶奶。」帥金龍苦笑着。

「爲甚麼不行？」冷湘雲冷笑着：「董事長，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丁少白這個案子，究竟是他監守自盜，還是你栽贓誣陷，你心中應該比誰明白。」

帥金龍臉色一沉說：「這是丁少白跟妳說的？」

「不錯。」

「妳相信他的鬼話？」

「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但我有頭腦會想。」

帥金龍道：「這是說，妳也認定是我栽贓誣陷？」

「唔……」

「有證據嗎？」

「我不須要證據，就憑他是曼谷華僑首富的兒子。」冷湘雲侃侃而言：「你也該明白，一百萬元，在一般人中，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但對丁家來說，却不過是九牛之一毛，他只要一個越洋電話打回去，即使是再大的數目，也能立即匯來，又何必作那犯法的勾當！」

「看情形，警署王署長也相信他的話了？」

「你心中明白就是！」

「那有甚麼用，法律講究的是證據，只要所有證據坐實他是監守自盜，他就難逃刑責。」

（未完）

俠義恩仇故事

東方英・文
盧令・圖

血海心潮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百代財神富億和一輪明月帥天心在天風谷中，一躭月餘，雖得谷主許可任從搬取谷中寶物及武林秘笈，但仍無法找到血玉娃娃，那日谷中神巡使者鄧超突來見他們，願助他們找到血玉娃娃，但要他們自殘一目一手及殺死一人，詎知此事爲總管居奇所知，奪去鄧超留下給他們自殘後療傷藥物，並將他們送往地獄牢房，居奇走後，一白胖中年着令他們前往刑房，房中擺滿奇形怪狀的刑具，幸不見有行刑手在內，富億心中暗吁口氣，一拉帥天心，向坐在金交椅上的那白胖漢子躬身行禮下去——

迭遭生死險　難卜禍福途

那白胖漢子冷嗯一聲，道：「報上名來！」

他們的姓名，其實他早就知道了，但是他非這樣問一下，便不足以顯露他的威風。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兩人低首下心的報出了自己姓名。

那白胖漢子點了一點頭，自我介紹道：「本人姓閻名羅孫，外號神愁鬼怕狗不理。」

百代財神富億一欠身道：「敢情是閻都。」

白胖漢子冷冷的道：「你們呼本人閻王就是。」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先自掃視了一下四週的刑具一眼，頗爲自得地道：「兩位見過這種陣仗沒有？這都是本人精研人身構造弱點，發明出來的小玩意兒，兩位嘗試之後，尚請多多指教……。」

「咳！咳！咳！」忽然，咳了三聲，話峯一轉，接口又道：「不過，兩位都是人中俊彥，將來前途無量，我眞不願意就此毀了兩位的前程……。」目光一凝，落在他們兩人身上，便不動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裏暗笑了一聲，默不作聲。

百代財神富億囁嚅地問道：「閻王之意是……我們還有倖免之道？」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目光一收，道：「你很聰明。」

百代財神富億訕訕的一笑，道：「有請賜教！」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冷冷道：「常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的人，當然……。」

百代財神富億大感意外地道：「你們自己有那樣多珍寶，錢在這裏還有用？」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笑了一笑道：「那是兩回事，在這裏的收入是本人的外快。」

百代財神富億嘆惜一聲，道：「可惜，在下這一次身上沒有準備，這卻如何是

好？」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本人久聞你百代財神富億乃是當代第一大財主，身上不方便，不要緊，本人信得過你，只要你給我寫一紙憑條付現的條子就行。」

百代財神富億沉思了一下道：「你能去兌現麼？」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能不能兌現，那是我自己的事，你就不用再多慮了。」

百代財神富億心想：「這還不是空頭銀票，樂得大方。」臉上笑容一縱道：「你說，你要多少？」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這次是五萬兩黃金。」

百代財神富億心裏認定這不過是空頭銀票，因此毫不猶豫的一點頭道：「好，五萬兩黃金就五萬兩黃金……。」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且慢，你話聽清楚了沒有，這五萬兩黃金，只能算是這次免刑的代價。」

百代財神富億一怔，道：「只限於這一次，以後還有多少次。」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這一次是殺威刑，由本人全權處理，將來還有多少次，那得完全看你們自己，本人無法知道，不過，本人可以保證，不自己找你們的麻煩就是。」

百代財神富億目光一轉，望着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還有他的呢？」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也是五萬兩黃金。」

百代財神富億一搖頭道：「他的錢我不能出。」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哼一聲，道：「誰要你出來着！」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在下聽得你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虛名，但却身無分文，這五萬兩黃金如何出得起？」

一輪明月帥天心倒眞有一股剛烈之氣，雙目一鼓，胸膛一挺道：「不錯，我沒有錢，但我有這條命，你看着辦吧。」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哈哈一笑，道：「姓帥的，你要在本人面前耍光棍，那你就打錯主意了，本人說過的話，向來沒有討價還價，你身上不是有一方三色漢玉麼！就算你抵五萬兩黃金好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弦猛然一震，道：「你怎樣知道，我身上有那方漢玉？」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笑道：「要不有兩手，我能號稱神愁鬼怕狗不理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笑一聲道：「算你有一手，可是我無意將漢玉送你。」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嘿！嘿！一笑道：「你可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一輪明月帥天心目光流轉，望了全室一眼，嗤笑一聲，冷冷道：「就憑你一個人。……」

話聲未了，百代財神富億搖手道：「要動手，沒有我的事，我已付過錢了。」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就算上你也沒關係。」

百代財神富億眞是一個自私到了極點的人，連連的道：「不！不！富某不敢冒犯尊駕。」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沒關係，你們兩人聯手勝得了本人，本人從此免了你們兩人奉獻……。」

百代財神富億一聽有這大的好處，暗自高興的截口道：「要是勝不了尊駕？」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一指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他現在交出那塊漢玉，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話聲微微一頓，目光回注着百代財神富億又道：「你，我們有言先在，各守諾言就是，本人絕不另外再找你的麻煩就是了。」

百代財神富億喜形於色地道：「此話當眞？」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你們還値不得本人相欺！」

百代財神富億這時倒怕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反悔，收回原議，迅快的接口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你們身上多了一條小繩子，行動之間諸多不便，本人不願佔你們的便宜，你們先商量一下吧！」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兩人，自同命連枝，拴在一條繩子以來，可說是一向同床異夢，從來沒有想法一致過，這時，他們第一次有了敵愾同仇的觀感，兩人暗中用傳音入密神功，商量好了應對之法，把腰中那根討厭的勞什子扣在手中，作爲兵器使用。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百代財神富億又提出一個要求道：「我們兩人因受這根『二相乘生索』的拘束，動手之時，運轉非常不便，所以，我們要求正面動手，尊駕可願同意？」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悉聽尊便，本人可以讓你們佔盡便宜，到時候你們非心服口服不可。」

百代財神富億道：「請準備，我們可要動手了。」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坐在椅子上動也不動的點了一頭道：「你們儘管出手就是。」

百代財神富億身形一斜微微退了半步，就在他退身之際，一輪明月帥天心一式「霸王擧鼎」，身形一矮，伸手就抓住了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一隻左脚，口中猛喝一聲：「起！」勁力一吐，向上就擧。

同時，百代財神富億微斜的身子，這時却打了一個旋轉，猛然一縮，雙手一遞而出，直搶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下陰」、「丹田」兩大死穴。

他們兩個人同時發動，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身形，正好掩護了百代財神富億的出手，暗含偷襲的陰謀，本來是一招必成必勝的險着。

說時遲那時快，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臉上抹過一道不屑之色，輕笑一聲，道：「兩位這點本事，在這裏只能算是起碼貨色，去你們的吧！」

他口中「吧」字未了，只覺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兩人兩條身子已倒翻着彈了出去。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如何出手的，他們自己就根本沒有看出來，只曉得自己被拋出去了。

最最妙不可言，驚人欲絕的，還是他

們那被拋出去的身子，那勢子之急，力道之猛，本來駭人已極，可是當他們身子快要碰上擺在身後的刑具上時，全身所承受的勁力一洩，他們的身子危乎其危的就停止在那刑具之前，彼此都無損傷。

行家眼裏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沒有說大話，憑他們兩人與他比起來，簡直是不可以道里計，差得太遠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兩人全身手足，五官百穴，都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可是，他們的胆氣，却被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這一手，震得蕩然無存，齊皆怔在那裏，做聲不得。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右手一伸，道：「拿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這時已被他嚇破了胆，那還敢說半個「不」字，只好搖頭一嘆，乖乖的從懷中掏出那塊家傳漢玉，雙手送給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接過一輪明月帥天心漢玉後，望也不望一眼，便向懷中一收，揮手道：「本人記着你們這份人情，你們去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兩人，就像兩隻鬥敗了的公鷄，垂頭喪氣的回到自已那牢房裏。

這時，牢房裏的黑暗，對他們已是毫無相關，他們的身心都產生了一種空空蕩蕩的木然感覺，腦中根本不知道如何思索了。

驀地，嘭！的一聲，鐵門上的小洞一開，一道强烈的光芒，直射在他們兩人面上，停留了片刻，接着强光一收，房中頓時又是一片漆黑。

同時，他們兩人耳中忽然响起一道柔細如絲的聲音，道：「鄧超和你們談的事情，你們還願不願履行？不要說話，點點頭就行了。」

他們原本非常担心從此將與鄧超失去聯絡，不管鄧超的用心如何，與他打交道，至少還有着一綫萬一的希望，要是與他失去了連絡，這次「天風谷」之行，可就一敗塗地了。

當這走投無路的時候，忽然有人提起鄧超，何異救星從天而降，當下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只高興得點頭不迭。

他們點了一陣頭，可是外面那人再無進一步的指示，脚步聲漸漸的遠了，給他們留下了一綫空洞的希望和無盡的期待。

百代財神富億苦笑一聲，自言自語地道：「不管怎樣，我們總算又找到了一綫希望。」

一輪明月帥天心接話道：「耳聞不如目見，這『天風谷』看來也不是什麼人間天堂。」

驀地，忽然有人以傳音神功接口道：「可惜，你們知道得遲了。」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齊皆一震，輕聲喝問道：「尊駕是誰？」

那聲音直接了當的回道：「老夫華祖望！」

一輪明月帥天心驚叫一聲，道：「你老可是人稱八面靈官的華老前輩？」

八面靈官華祖望輕「嗯！」了一聲道：「不錯，老夫正是八面靈官華某人。」

百代財神富億接口問道：「你老怎會來到此地的？」

八面靈官華祖望嘆惜一聲，道：「還不是一時失算，上當而來。」

百代財神富億心中一動，問道：「你老是上了什麼人的當？」

八面靈官華祖望一被提起上當之事，便不由得心頭冒火，恨恨的道：「還不是那混帳王八旦萬桐那東西。」

一輪明月帥天心失聲叫道：「你老人家原來也是上了他的當。」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這樣說來，你們也是受了他的騙。」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可不是，他可把我們寃死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你我三人都是被萬桐誘騙而來，常言道『有其一必有其二』，看來恐怕不止我們三人，老前輩來此有多少日了？」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老夫被關在此地已經有三個多月了，除了你們兩人外，倒還沒有遇見其他遭遇相同的人。」

一輪明心帥天心道：「請問老前輩被騙來的經過情形如何？」

八面靈官華祖望把他前來的經過情形說了出來，除了細節方面略有不同外，其他經過情形，却完全一樣，都是前來替萬桐找「血玉娃娃」，也同樣碰到過那位神巡使者鄧超，被送到這裏來的原因也同樣是為了一隻裝藥的瓶子。

彼此把話說明之後，大家心中又增添了一份疑慮，這件事情，怕不是表面上看去那樣簡單了。

百代財神富億忽然想起了一事道：「老前輩，那萬桐可曾在你老人家的身上下毒？」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他在老夫身上有過下毒之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接着問道：「過了發毒期限沒有？」

八面靈官華祖望怔了一怔，道：「要不是你們提起，老夫都忘了身中奇毒之事了，……算來早就到期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那毒性沒有發作過？」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沒有，難道這又是騙人的。」

百代財神富億吁了一口長氣，道：「騙人也好，不騙人也好，只要那毒不發作就好。至少我們暫時不會身死了……」

話聲未了，忽然有人接口道：「你們兩個人的情形和華老兒不一樣……。」

他們早就提防到隔牆有耳，因此談話之時，都施出了傳聲神功，想不到還是被人偷聽去了，這一來，可嚇得八面靈官和一輪明月帥天心及百代財神富億無不魂飛魄散，手足無措，張大着眼睛，不知如何是好？

外面那偷聽的人，見他們久不開聲，輕笑一聲，道：「你們為什麼不說話了？為什麼不把話問個清楚明白？」

過了很久一陣時光，八面靈官華祖望首先定下心神，道：「你能告訴我們什麼呢？」

那人道：「你們想知道些什麼呢？」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我們想知道的，只怕你不敢說。」薑是老的辣，話中使出了激將手法。

那人一笑道：「你們已是網中之魚，甕中之鼈，有什麼不敢告訴你們。」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那麼老夫請教了。」

那人道：「你說吧。」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萬桐是不是你們的自己人？」

那人道：「什麼萬桐，沒聽說過。」

八面靈官華祖望一笑道：「不用問了，你不會知道什麼。」

那人被激得怒火上沖，氣忿忿道：「誰說我不會知道什麼！哼！眞是……。」

看來八面靈官華祖望這一激大有奇兵突出之效，八面靈官華祖望與百代財神富億及一輪明月帥天心無不心中一喜，暗中豎起了耳朵，緊張地等待機會，把他心裏的話都掏出來。

誰知，不如意的事，偏就那麼多，正當緊張關頭，忽然有人大喝一聲，道：「帶華祖望！」

八面靈官華祖望被帶走了，他們甚至於話別的機會都沒有，八面靈官華祖望就被吆喝着帶走了。

這一干擾，他們想多知道一點的機會，也被完全幻滅了，甚至再也聽不到那人的聲音了。

這間牢房，現在似乎只關了他們兩個人，顯得非常清靜，同時，也沒有人來打擾他們。

這倒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思索時光，可是，他們能想些什麼呢？

事情一開頭，就被人牽着鼻子走，直到如今，中間雖然有過不少離奇的變化，但萬變不離宗，還是被人牽着鼻子走，這是再笨的人也看得出來的事實。

這次經歷，看來不太簡單了。

百代財神富億貪婪之念雖熾，但想多了之後，便不由得有點發毛，目光移轉，打量了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眼，鼻子一皺，冷笑一聲，暗自駡道：「死豬一條！和他拴在一起，眞是倒了八輩子霉。」

心裏駡儘管駡，事實還是事實，目前能夠和他談一談的人，還只有這條口中的死豬。

百代財神富億搖了一搖頭，嘆了一口氣，輕叫一聲，道：「帥兄，你在想些什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張目一笑，道：「小弟沒有想什麼，只打了一個盹。」

百代財神富億冷笑一聲，道：「你就安得下心來打盹！」

一輪明月帥天心反唇相譏道：「我又不整天動腦筋，打別人的算盤，有什麼安不下心。」

百代財神富億道：「你就是不打別人的算盤，也該為你自己的將來想一想呀！像你這樣大而化之的，你能成得名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笑一聲，道：「我有我的主張，不敢有勞費神。」面孔一板，便不再答理百代財神富億了。

百代財神富億原有滿肚子話要和一輪明月帥天心談論，不料一開口，便不投機，氣得悻悻地道：「好，我們走着瞧！」

一輪明月帥天心「哼！」的一聲，道：「難道還怕了你不成……。」

一陣脚步聲傳來，把一輪明月帥天心未出口的話，擋了回去。

他們兩人同時一豎耳朵，運功凝神諦聽起來。

只聽一人吆喝道：「帶富億與帥天心二人！」

牢門一開，迎面站着一個黑衣人，冷冷的道：「兩位外面上車吧。」

百代財神富億問道：「帶我們到那裏去？」

那黑衣人冷冷的望了百代財神富億一眼，道：「到那裏去，對你們還不都是一樣，少嚕嗦，上車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被那黑衣人那股高傲粗暴的態度激得怒氣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瞪雙目道：「你不說明地方，我們就不去。」

那黑衣人目光一厲，厲聲地喝道：「你們……。」

百代財神富億堆起一臉笑容，截口道：「這位兄台不要生氣，我們上車就是。」隨即舉步向外走去。

一輪明月帥天心見百代財神富億已然走了出去，自己拴在繩子的另一端，不去也不行，只好一橫雙目，怒視了那黑衣人一眼，隨着百代財神富億身後出了牢房。

房子外面停了一輛篷車，他們走上篷車，外面車門一關，裏面是一片漆黑，外面的什麼都看不見了。

只聽篷車外面那黑衣人喝道：「直馳恨天宮。」

一聲吆喝，揚鞭打馬，四蹄起動，篷車便隆隆的飛馳起來。

篷車飛馳了一陣，忽然一陣暴喝之聲，把篷車攔住了下來。接着，便响起了一陣金鐵交鳴之聲，有人惡鬥了起來。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不由齊皆一怔，不約而同的忖道：「刼車！是什麼人？」

外面的惡鬥結束得非常快，片刻之間便沉寂下來。

奇怪，車子不走了，却也沒有人前來放他們下來，究竟是誰勝誰敗呢？

半盞熱茶時間過去了，依然沒有人再來理會他們。

一輪明月帥天心抬腿一脚，踢開了車門，道：「我們下去看看。」不待百代財神富億表示意見，他已當先跳出車外。

車外隨來的那幾個黑衣人都死光了，沒有一個活口，同時也沒有見到殺死他們的來人。

這件事發生得太奇怪了，如說來人是刼車，為什麼不和他們打照面呢？

如說不是為了他們，而別有圖謀，那也該找一找車子內外呀！

眞他媽的活見鬼！

百代財神富億拿不定主意地自言自語，道：「這却如何是好，我們人生地又不熟……。」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機會難逢，離開了這兒再說。」

百代財神富億道：「我們這個樣子，兩人拴在一根繩子上，能跑得了麼？大約不要半天工夫，又會被他們抓回去了，依

小弟之見，倒不如以不變應萬變，守在這裏，表示我們的清白，也許……。」

一輪明月帥天心哈哈一笑道：「老富，我看你是財迷心竅，還忘不了那些寶物，哼！我看你還是死了那條心吧！你不走，我走！」

一輪明月帥天心這次可是誠心和百代財神富億唱反調，話聲一落，人就向斜刺裏射去。

百代財神富億能不去麼？除非又打了起來，可是百代財神富億能還看得出來，現在可絕對爭執不得，弄得不好，可就眞的成了代罪的羔羊了。

沒辦法，心裏雖恨，可也只得跟了下去。

兩人慌不擇路，遇水過水，逢山過山，奔跑了一陣，百代財神富億叫住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帥兄，別瞎跑亂竄的了，且停下來合計合計！」

一輪明月帥天心這次倒沒有和他鬧意氣，聞聲止步，道：「富兄！可是有什麼高見？」

百代財神富億道：「我們最好能找到一個人，把這裏的一切情形先弄清楚，然後才能作下一步的打算。」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你怕人家不知道我們的去向？」

百代財神富億一皺眉頭道：「你還是一個江湖人物，……」話聲未了，瞥眼間，只見前面樹林邊走出一個人來。

百代財神富億話聲一阻，便拖着一輪明月帥天心飛身奔了過去。

三人六隻眼睛一對之下，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都不由得一怔，楞住了。

敢情，那人原來是神巡使者鄧超。

神巡使者鄧超笑了一笑，道：「兩位一路辛苦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明白過來了，大叫一聲，道：「原來都是你在搗鬼！」

神巡使者鄧超歉然地道：「對不起，如果不用些手段，你們根本就無法通過那條『七絕道』。」

百代財神富億道：「我們通不過『七絕道』，你老前輩又怎樣過來的？」

神巡使者超鄧道：「老夫有通行憑證，自然可以通行無阻。」

一輪星明帥天心道：「我看你老前輩神通廣大，替我們安排兩張通行證，想來不會太困難吧。」

神巡使者鄧超道：「可是『天風谷』不見了你們兩個人，怕不要鬧翻天，影响所及，可能就誤了我們的大事。」

百代財神富億道：「你們把押解我們的人殺了，就不怕誤事？」

神巡使者鄧超道：「這裏不是天風谷，情形完全不同，你們出不了問題。」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這裏又是什麼地方，江湖上從來沒有聽說過。」

神巡使者鄧超道：「這裏叫做『酆都城』，……。」

百代財神富億一笑道：「四川酆都我去過，不對吧！」

神巡使者鄧超道：「那酆都不是此酆都，……兩位大約也餓了，老夫早已替你們準備了好酒好菜了，請吧！」

神巡使者鄧超領着他們兩人，又在亂草雜樹林中，走了一陣，最後來到一座茅屋之前。

這座屋很大，但構造得很是簡陋，茅屋附近沒有見到一個人，冷冷清清的。

茅屋的外形雖冰清，進入大門之後，居然有房有廳，而且那大廳還眞大，至少容納得下四五十個人。

廳內空蕩蕩的，但正中桌子上已經擺好了熱騰騰的酒菜。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早就餓得不得了，當下便不客氣，狼吞虎嚥飽餐了一頓。

飯後，神巡使者鄧超把他帶入另一座小廳之內，請他們坐下之後，道：「兩位請稍候片刻。」轉身退了出去。

神巡使者鄧超去後不久，一聲輕咳，走進來一位身穿紫色衣服的人，臉上戴着一個紫色的面罩，除了露出一雙眼睛外，整個的頭臉都在那面罩之內。

那紫袍人點了一點頭，跨步進入廳中道：「兩位的姓名，老夫已經知道了，但誰是誰，老夫却是不知。」

百代財神富億起座欠身道：「晚輩百代財神富億。」

一輪明月帥天心接着也報上了名號。

紫袍人一揮手道：「坐下好說話。」說着，自己先自在正中椅子上落了座。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就紫袍人對面，重新坐下。

紫袍人輕咳一聲，道：「兩位一路而來，是不是覺得有點奇怪？」

百代財神富億道：「正有此感，不知尊駕如何稱呼？」

紫袍人道：「天字第一號。」

話聲微微一頓，望了一望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那種茫然迷惘的神情，接着道：「我們這裏都是以字號相稱，老夫也爲兩位編排了一個字號，你——帥老弟是天字七十八號；你——富老弟是天字七十九號。兩位願不願意接受這個編號？兩位如果願意，我們就是自己人了。」

百代財神富億微微一皺眉頭道：「我們與神巡使者鄧超是有過條件的，不知你老清不清楚？」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點點頭道：「鄧超他是天字十三號，你們的事，老夫都知道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們有約在先，我們來替你老取得一個人項上人頭後，我們就帶着『血玉娃娃』走路，以後各不相干，似乎用不着編列一個字號吧。」

紫袍老人天字第一號微微一笑道：「兩位有所不知，兩位有了老夫的編號，將來事成之後，對兩位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有無窮無盡的支援，兩位可以多想一想，如果實在不願意，那也悉聽尊便……不過，將來你們想重返江湖，那就要完全靠你們的智慧和運氣了。」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說話的時候，是一片和氣，沒有絲毫勉强的意味，但，骨子裏却有着無比的壓力，壓得叫人透不過氣來。

百代財神富億道：「你老是說……」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道：「這對你們有說不盡的好處，就以那『陰魂不散』來說

，他在老夫名下，不過是小而小之的角色，你看他在外面江湖上，可多威風，這一切還不是因爲有人撐他的腰。」

百代財神富億道：「這……帥兄，你以爲如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搖頭道：「這個算盤很難打，你是生意人，你看着辦吧！」他又何嘗不想找一個可以支持他揚名江湖的大靠山，所以他給了百代財神一份全臉。

百代財神富億沉吟了一陣，一點頭道：「好！衝你老這句話，我們答應領一個號碼。」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道：「好，現在你們算是自己人了，彼此說話可以言所欲言了，兩位有什麼話，隨便的說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天心心裏有一個想法，不知當問不當問？」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道：「我們自己人，有話就問，沒有什麼當問不當問的。」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那麼天心就直言請教了。」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道：「你說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打從開始起，我們兩人可全是在你們安排之下，而來到此地。」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點了一點頭，道：「不錯！」

百代財神富億接着問道：「我們兩人在江湖上雖然薄有微名，但算不上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但不知何以被你老這般看重？把我們引來。」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道：「因爲我們除去的那人，非你們這種人，無法接近他，所以，你們可說是千選萬挑選出來的最合適的人選。」

一輪明月帥天心楞了一下道：「我們這種人怎樣？」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微微一笑，道：「不怎樣，你們適合作這種事罷了。」

說着，站起身形，又道：「好了，你們先住下來，休息幾天，再開始你們的工作吧。」說着轉身緩步走出去了。

那紫袍人走出去不久，只見神巡使者鄧超笑哈哈的走了進來道：「恭喜兩位，賀喜兩位，天字第一號對兩位的印像好極了，喏！喏！兩位的腰牌憑證都發下來了，兩位好好收好，將來的受用可是無窮無盡。」一面說着，一面分給他們每人一塊姆指大小的黃金號牌。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接過那號牌一看，只見那號牌製作精巧絕倫，正面是一條約隱約現的雲龍，反面便是他們自己的編號，上面有一個環扣，可以扣在任何地方。

百代財神富億問道：「鄧老，您是什麼編號？」

神巡使者鄧超道：「老夫是天字十三號。」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前此我們見到的那位老婆婆，她又是什麼編號？」

神巡使者鄧超道：「天字第二號，她也就是『天風谷』的負責人。」

百代財神富億道：「天風谷與這裏都與世隔絕，但不知道兩者之間，是這裏爲主呢？還是天風谷爲主？」

神巡使者鄧超道：「事實上是這裏爲主，『天風谷』只不過是這裏的一處藏寶之地而已。」

百代財神富億深以爲奇地道：「爲什麼世人只知有『天風谷』而不知有『酆都』呢？」

神巡使者鄧超道：「財寶動人心，世人自然只注意『天風谷』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們一路而來，所聞所見，各不相同，就你老前輩的說法，也前後互異，那是越聽越糊塗了。萬桐要『血玉娃娃』，你們要一個人的項上人頭，而我們現在又大家成了自己人，但不知道萬桐所要的『血玉娃娃』，我們還要不要給他弄去？」

神巡使者鄧超道：「這是橋歸橋，路歸路兩回事，萬桐要的『血玉娃娃』，那是你們答應了他的，自然要給他送去，而我們答應過給你們『血玉娃娃』，也一定會給你們，只要你們取來我們所需要的人的那顆人頭就行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這就更叫人百思莫解了，你們把『血玉娃娃』直接交給他去，不就結了，爲什麼在我們身上轉一個大彎呢？」

神巡使者鄧超笑了一笑，道：「其中當然有道理，不過現在不能說出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什麼時候可以說出來？」

神巡使者鄧超道：「當你們得到『血玉娃娃』的時候，你們就會知道。」

百代財神富億一摸腰中那根「二相衆生索」，道：「那麼這根東西誰替我們解除？」

神巡使者鄧超道：「只有一人……」

一輪明月帥天心急口問道：「誰？」

神巡使者鄧超道：「你們要殺的那個人！」

百代財神富億一怔道：「我們要殺了那人，不就無人可解了麼？」

神巡使者鄧超道：「你們不會先要他替你們解開這『二相衆生索』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這樣說來，我們是勢在必得了。」

神巡使者鄧超笑了一笑道：「除此之外，兩位別無選擇，同時，老夫還可先向兩位洩露一點天機……兩位所要的那『血玉娃娃』，也就在那人手中。」

百代財神富億道：「殺不了那人，『血玉娃娃』也就無法到手。」

神巡使者鄧超道：「正是如此。」

一輪明月帥天心虎眉一軒道：「你們爲什麼自己不去殺他？」

神巡使者鄧超道：「我們根本近不了他的身，如何能殺得了他。」

百代財神富億道：「你們這裏人人武功高强，勝過我們這微末之技多多，你們無法近他的身，我們能麼？」

神巡使者鄧超道：「你們要不能，我們會在你們身上下這番工夫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搖了一搖頭道：「想不通，想不通。」

百代財神富億道：「你老能否略示天機？」

神巡使者鄧超道：「事關重大，不能够讓你們知道。」

百代財神富億嘆息一聲，道：「看來

我們將來能够得到的僅是鏡花水月，一塲空了。」

神巡使者鄧超道：「事情只怕你們不能成功，只要你們能成功，你們兩位一定得償心願，滿載而歸。」

百代財神富億趕忙接話一扣道：「你老能保證？」

神巡使者鄧超哈哈一笑道：「你很會抓機會，老夫能不保證麼！」

百代財神富億道：「有你老這句話，我們就安心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大叫一聲，道：「不好了……」

百代財神富億心神皆震的道：「什麼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萬桐在我們身上下的毒，明天不就要到期了哩！」

百代財神富億神色變得慘白，道：「今天就是能够動手，明天也來不及了！」

神巡使者鄧超含笑道：「兩位關於這一點，倒不用再放在心上，你們身上的毒，剛才老夫巳經給你們解除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吁了一口長氣道：「這還像話。」

神巡使者鄧超哈哈一笑道：「大家的希望，就寄托在兩位身上，我們能不替兩位稍盡棉力，以示誠意麼。」

話聲一落，接着一伸手，做了一個肅客的姿式，道：「兩位請！老夫送你們到一處好地方去休息去。」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同時一欠身，道：「不敢，你老先請。」

神巡使者鄧超領着他們出了屋，轉來轉去，從一塊大石後面，進入了一座山洞，初入山洞時，一輪明月帥天心他們眞以爲神巡使者鄧超走錯了路。

只見那山洞又腥又臭，起步落脚之間，濕涎涎的，不是一脚屎，就是一脚尿，眞以爲是進入了百獸窟。

神巡使者鄧超帶着他們左轉右轉，忽然，地上乾爽了，鼻中也失去了那種冲鼻的腥臭。

又轉折了一陣，前面橫阻一道石門，神巡使者鄧超一拍石門道：「開門來。」

石門應聲而開，進入石門之後，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覺得眼前一亮，只見好大一座石廳，石廳四週鑲嵌着五顏六色的壁燈，發出一種非常奇特的光芒，照射在富麗堂皇的陳設上，使人處身其中，全身興起了舒暢無比的感覺。

神巡使者鄧超微微一笑道：「富老弟，聽說你在故鄉有一座迷香洞，豪華絕倫，不知你看得上這裏否？」

百代財神富億自已家財萬貫，可是一個識貨的人，別說那廳中的陳設，無一不是人間罕聞罕見的絕世奇珍，就那洞壁上的壁燈，也無一不是世間難得一見的夜明珠，他那世人誇讚的迷香洞，不但陳設比不上，就那匠心設想也差了十萬八千里。

百代財神富億長長的吸了一口氣，歛起心神，道：「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小，不入此洞，不知造物之奇，富億和這裏比起來，眞是一個窮小子，這次可開了眼界了。」

神巡使者鄧超微微一笑，道：「富老弟你既然還看得上眼，那麼兩位就暫時在這裏享兩天淸福吧！來人呀！」

一聲朗喝之下，只見洞壁上珠光一變，就在那珠光一暗一明之下，正前方緩緩現出一道門戶，門戶之內，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半老徐娘，向神巡使者鄧超萬福爲禮，道：「原來是鄧爺，有何吩咐？」

神巡使者鄧超道：「這兩位是天字一號的貴賓，你要好好接待他們。」

那半老徐娘笑哈哈的道：「凡是能進入這『銀河璇宮』的人，不是萬金之體，也亦是千金之軀，這個小妹知道，不勞叮嚀。」

神巡使者鄧超轉向一輪明月帥天心他們兩人道：「丁二娘是這裏的總管，你愛怎樣樂，就可以怎樣樂，到了這裏就不用客氣，盡管吩咐就是。兩位好好的享受吧，老夫另有要事，不奉陪了。」微微一笑，轉身而去。

丁二娘先請他們坐在大廳之中，笑哈哈問道：「兩位爺，愛尋些什麼樂趣？」

百代財神富億道：「你們這裏有些什麼玩意兒？」

丁二娘伸起一隻雪白的玉手，數着指尖道：「吃、喝、玩、樂、聲、色、犬、馬應有盡有，但憑兩位吩咐。」

百代財神富億眼睛一瞇，道：「要不要付費？」

丁二娘道：「一切免費，兩位臨去之時，外帶贈送禮物一份。」

百代財神富億樂得笑嘻嘻的道：「有這種好事，我倒要盡情樂個痛快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冷的道：「對不起，小弟可不願奉陪。」

丁二娘笑道：「我們這裏是各樂其樂，帥爺儘可隨心所欲，您要什麼？但請吩咐。」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什麼都不要，只要大睡一覺。」

丁二娘道：「帥爺，您來到我們這人間天堂，只圖蒙頭一睡，豈不太可惜。」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愛睡也不成麼？」

百代財神富億大喝一聲，道：「姓帥的，你又要作怪了，是不是？」

一輪明月帥天心雙目一瞪，道：「你又何嘗不是和老子作對。」

他們兩人，大眼對小眼，各不相讓，看看就要打起來了。

丁二娘花容驟變，驚慌失色的尖叫一聲，道：「唉喲！我的兩位大爺呀！這裏可打不得架啊！兩位各玩各的，誰也碍不到誰……。」

百代財神一提腰中「二相衆生索」，在丁二娘眼前一幌，道：「你看，這是什麼？」

丁二娘看得一楞道：「這又有……啊！原來你們兩人是連在一起，沒關係，解開就是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這個要是解得開，我們還會等到今天麼？」

丁二娘可不認識那「二相衆生索」的來歷，一臉不屑之色，道：「一根小繩子罷了，有什麼了不起，看我的！」

話聲中，只見她翠袖一甩，手中忽然多出一把乳白色的小刀，架在那「二相衆生索」上道：「兩位不在乎毀了它嗎？」

他們兩人這時也不吵架了，睁大着眼睛，異口同聲地道：「二娘儘管下手。」

丁二娘小白刀一落，「二相衆生索」一軟，刀鋒一滑而過，結果絲毫無損。

丁二娘杏眼圓睁，道：「我就不相信，我這把寶刄傷不了它。」內力一吐，貫注在刀鋒之上，只見那乳白色的小刀，放射出一道淡淡的霞光，刀鋒再次落在「二相衆生索」上，順勢一拖，那「二相衆生索」仍然一滑，還是絲毫無損。

丁二娘內心之中，勃然興起了一股不服怒氣，嬌喝一聲，說道：「老娘就不相信……。」

驀地，一聲嬌笑傳了過來，截口道：「二娘，那是『二相衆生索』，你的『銀角劍』如何傷得動它！」

丁二娘雖然沒有見過「二相衆生索」，顯然，她已早有耳聞，聞聲之下，輕啊一聲，白光一閃，收回翠袖之內。

這時，一個俏生生的綠衣少女，已舉步若仙地到了他們面前。

帥富兩人只覺眼前一亮，好美的一位姑娘，美得叫人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他們兩人在那美妙姑娘的容光照射之下，只覺心弦猛跳，手足無措的，不知如何應對了。

那美妙姑娘輕啓櫻桃小嘴，微微一笑，道：「兩位爺請到小女子房中坐坐，消消氣如何？」

帥富兩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心裏都願意，可是口中誰都說不出來。

那美妙姑娘輕靈的一笑，也不再說什麼，伸手扣着他們腰中的「二相衆生索」，牽着他們回身就走。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頓時變得柔順無比，像是兩隻小哈叭狗，搖着尾巴，隨在那美妙姑娘身後，一步一趨去了。

轉過一條花團錦簇的過道，進入一間香噴噴的綉房，房門嘭的一聲，在他們身後關上了，那美妙姑娘一轉身，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眉梢一挑，注滿了煞氣，杏目圓睁，射出二道凌芒，盯在他們臉上，好一陣沒有說話。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迷迷糊糊的心神，被她那二道目光一照，頓時打了一個冷噤，淸醒過來。

他們人是淸醒過來了，可是，心弦却拉得更緊了，你不知道，一張美貌如花的秀臉，帶上殺氣後，那是多麼怕人的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中一狠，咬着牙道：「姑娘，我們什麼地方惹惱了你？」

那美妙姑娘冷冷的道：「沒有，本姑娘要問你們幾句話。」

一輪明月帥天心劍眉一皺，暗自忖道：「問幾句話，何必擺出這副面孔，有話好好的說，豈不更好。」

他心裏一百二十個不高興，可是，他竟然發不出脾氣來，心口不一的打着笑口道：「姑娘有什麼話，但請發問，我們是知無不言。」

那美妙姑娘目光一轉停在百代財神富億臉上，冷「嗯！」一聲道：「你呢？」

百代財神富億爲人本來就比一輪明月帥天心善於觀風望色，阿諛逢迎，當下一欠身，道：「言無不盡。」

那美妙姑娘寒冰似的面容，微微一緩，道：「本姑娘問你們，這條『二相衆生索』是誰給你們拴上的？」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想不到她會問出這樣話來，當下怔了一怔，道：「這……。」他們兩個人同時開口，又同時只吐了一個：「這」字，「這」字一出口，又都沒有了下文。

那美妙姑娘稍霽的臉色，忽的又冷硬起來，「哼！」了一聲，道：「你們不願說。」

百代財神富億急口道：「不，不是不願說。」

那美姑娘道：「那爲什麼不說。」

百代財神富億道：「我們實在是說不上來。」事實上，當然不是說不上來，而是不敢實話實說。

那美妙姑娘秀目一挑道：「怎會說不上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接口道：「因爲當時我們都失去了知覺，醒來後身上就有了這根勞什子。」

那美妙姑娘冷笑一聲，道：「你們說的也許是眞話，但，也是假話。」

百代財神富億一笑道：「眞話就是眞話，假話就是假話，那有既是眞話又是假話之理。」

那美妙姑娘的目光冷峻中帶着些狡獪地道：「你這百代財神爲人最壞，不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你也不知本姑娘的厲害，你少在本姑娘面前逞那口舌之利……。」

話聲中，只見她人影閃動，欺身向前，玉手一伸，便向百代財神富億面上一記耳光摑來。

那美妙姑娘身形一動，百代財神富億就傻了眼，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別看那美妙姑娘嬌柔得風都吹得起，可是她那移身上步出手一揮的動作，簡直神妙到了毫巔，令人有着避無可避的感覺。百代財神富億心神一震，念頭還沒有轉過來，臉上巳是「拍！」的一聲，挨上了一個耳光。

「臭丫頭，你居然打起人來！」百代財神富億挨了一耳光，他的氣還沒有生出來，一輪明月帥天心却怒吼一聲，揚手一掌，向那美妙姑娘玉臂之上切了下去。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本是兩個針鋒相對，積不相容的死對頭，由於那美妙姑娘的一記耳光，激起了他男性的尊嚴，一怒之下，便拋棄了私嫌私怨，而忍不住大發雷霆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向以力猛勢壯稱雄武林，這一含怒出手，可就沒攷慮對方只是一個女嬌娘，使出了全身功勁，只見他掌式未到，四週空氣被他快速的掌勁壓迫得發出一道輕烟，射向那美妙姑娘。

那美妙姑娘摑過百代財神富億一記耳光之後，身形一回，原巳退了五步，她身形未穩，一輪明月帥天心掌勢正也遞到。

那美妙姑娘秀目一轉，笑了起來道：「憑你這不入流的微末之技，也配和本姑娘動手。」

話聲中，只見她輕輕一揮玉手，便有一股其強無比的勁力，迎向一輪明月帥天心的掌勢，兩股勁道一接，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身子，被反彈得直向精美的傢俱上衝去……。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詭路（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成俊圖洗寃嫌，四出查訪，詎知不特沒有探訪到對他有利的綫索，反而一步步地走向馮超和蓉子張設下的陷阱，賈子彈給他的老頭被人殺死，唐元標的兒子唐國棟也在剛和他會面後不久遭人暗殺，沈海清更在他迫問內情之際被暗殺，這一切罪行的茅頭均不利地指向他，使他失去了掙扎的勇氣，心灰意冷至毫不辯釋的被押回警局，同情他的警長李龍庭似也對他感到絕望。那日蓉子張懷着鬼計去探柳成俊，李庭龍向她詢問褚運魁是否認識沈海清，蓉子張以模稜兩可的口氣答稱，也許認識，也許不認識——

九曲三波折　一箭射雙鵰

李龍庭冷冷道：「蓉子張！妳說話都是這樣活動嗎？」

蓉子張道：「巡警長！不是我說話活動，而是在你面前說話必須負責任。褚大爺是賭客，沈海清也是賭客，他們有相識的機會，却不一定相識，我沒有說錯吧？」

「嗯！妳這種說法的確沒有錯，不過，我要提醒你一下，如果妳存心救柳成俊的話，妳必須先弄清楚一件事，褚大爺跟沈海清是否認識。」

「這很重要嗎？」她很吃驚地問；而且是眞的吃驚。

「很重要；重要到關係柳成俊的死活。」

蓉子張道：「他們倆認識對柳成俊有利呢？還是……？」

「蓉子張！這就不能告訴妳了，由於情感因素，妳或許會左右事實，我給妳一天的機會，妳明天這個時候給我答覆好嗎？」

「好的。巡警長！我告辭了。」

回到家，蓉子張立刻派人去請褚運魁，由於馮超對他的敲詐勒索，使他不敢應約。經過蓉子張的三請四請，他才勉强來了。

「褚大爺！你是怎麼啦？」蓉子張等得冒火，這會兒一股腦兒都發洩出來了。「不是找你來上刀山，下油鍋，你怕個什麼勁兒呀？」

褚運魁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他揮揮手說：「別說這些……你找我來幹什麼？」

蓉子張道：「巡警長在你面前可曾提到過沈海清？」

「提到過。」

「他是怎麼個問法？」

「問我認不認識沈海清。」

「你怎麼回答他呢？」

「不認識。」

蓉子張道：「方才我去看柳成俊，李巡警長又提到這個問題；他還特別强調，你與沈海清是否認識關係到柳成俊的生死。」

褚運魁的心跳突然加速了，柳成俊的生死也就是他的生死，而且是相反的，如果柳成俊活着，他可就死定了。

「你爲什麼那麼吃驚？」

「我在奇怪，李龍庭爲什麼這麼說？不管他是否在說心裏的話；他如此說就表示他還在關心這件案子，柳成俊在他眼裏還不算是一個死因。」

蓉子張的眉頭也皺起來了；褚運魁的一番話深深擊在她的心坎上，她何嘗又不是如此？如果褚運魁死定了，她也同樣死定了呀！

兩者之間有了一段冗長的沉默，也不知過了多久，褚運魁才輕緩地開了口：「蓉子張，剛才窮兇惡極般跟我說話的那個馬二，到底是幹什麼的？」

「他才是爲咱們設計的人，凡事我都得聽他的。」蓉子張略感歉疚地說：「你一定還在爲剛才的事生氣，不過，你應該體諒我。」

「這些都不必談了——我只是覺得，我們在一起相處還算不錯，也就是說，我們有了感情……」

「不！褚大爺！」本來蓉子張的臉上還有柔媚之色，現在，突然蒙上了一層冰霜。「那一點脆弱的感情是經不起任何考驗的，尤其是幹我們這一行的最不重視感情，我們賣的是命，收的是錢。」

「蓉子張！妳在作違心之論，事實上妳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大概因爲妳是女人的關係。當妳選定柳成俊來作替死鬼的時候，妳曾經難過得一夜都睡不着。」

「褚大爺！」蓉子張煩躁地連連搖着頭。「你說這些幹什麼呢？」

「蓉子張！我只是提醒你，作人不能太絕，在爲自己打算的時候，也應該爲別人打算一下。那位馬二明天就要到我家裏去拿十四萬五千塊錢，我拿得出來嗎？」褚運魁不禁發出了哀鳴。

蓉子張反唇相譏地說：「褚大爺！當你一心想着要獨攬大權，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擾和壓力時，你爲唐元標想了一下嗎？當你決定除去唐元標，而又要自己不負一點責任時，你爲柳成俊想過嗎？褚大爺！像你我這種人，都會有貪婪，殘忍的天性，我們只要求別人爲我們想，我們永遠也不會爲別人想。」

「蓉子張……」褚運魁的嘴臉也變得很快，他從搖尾乞憐，一變而爲猖猖狂吠。「告訴那個馬二，把我逼急了，我就整個抖出來，誰也跑不了。」

蓉子張道：「喲！褚大爺！你還眞有一套，軟的不成，立刻就來硬的。不過，你得弄清楚，幹這一行的誰是省油燈？抖穿了最多撒腿走人，你呢？家大業大，跑得掉嗎？」

「蓉子張！你們難道一點道義都不講嗎？講好了一共十萬塊錢，而且還要等到結案之後才付餘欵。如今一變三十萬，還要立刻付一半，這不是逼人上吊嗎？」

「褚大爺！你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應該懂得很多作人的道理，傷害別人就是傷害自己，唐元標在你的陰謀下死了，柳成俊在你的陰謀下正步向死亡，你也應該應受一點罪呀！」

「好！」褚運魁急急地站了起來。「我總算認清了你們的面目，告訴馬二，明天是一個子兒也沒有。」

在這個時候，蓉子張的反應一定是驚震與憤怒，但是，她反而笑了，而且笑得很嬌媚。

「褚大爺！你才跟我們這種人接觸了幾天，你就這麼兇，要是你幹了這一行，那還不知道會兇狠成什麼樣子呢？」

「蓉子張！」褚運魁仍然是氣喘喘地吼着：「別以爲我是虛張聲勢。你們老是喜歡講一句話——打赤脚不怕穿鞋的。我穿的是釘鞋，踩一脚你們就會鮮血淋漓，不信就試試看。」

「好啦！褚大爺！應付馬二那種人不能用這種法子，你得來點軟的，其實呢？他也是把你估得太高了，總以爲你存下了百萬家當。」

「蓉子張！好話歹話我都說過了，我不會再跟他多囉嗦。當初咱們接頭的時候他也不在場，半路裏殺出來，算什麼呀？敎他明天不要到我家裏去，要不然，我會讓他進得去，出不來。」

「好啦！別說那麼多狠話，你到底是個規規矩矩的買賣人，你說是不是？」

褚運魁是眞的動了肝火，待也待不下去，話也沒什麼好說的，霍地站起，連句告辭的話都沒有說，就走了出去。

當然，蓉子張也沒有留他。

她感到有些倦意，很想去休息一下，從事夜生活的人，很少在白天會有精神，她當然不會例外。

一進房，却發現馮超在房裏等她。

「什麼時候來的？」她冷冷地問。

「很久了，聽妳在和姓褚的談話，就沒有到客廳裏去……怎麼樣？姓褚的毛啦？」

「小馮！你應該想得到這是必然的結果。我認爲你這一招實在要得不高明。」

「哼！妳懂得什麼？」馮超趾高氣昂地說：「這正是我的妙計，我要逼他發火，逼他跟我拚命……他敎我明天不要去他家是不是？我偏要去。」

蓉子張說：「你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當然有我的用意。」

「小馮！我實在不明白，眞的，一點不明白，這樣作對你到底有什麼好處？」

「蓉子張！妳可知道我爲了什麼要妳去探監？」

「不知道。」

「妳可知道我爲什麼要逼得褚運魁發牛脾氣？」

「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因爲妳還太嫩。告訴妳，這是最高明的障眼法，姓褚的一發火，我們就安全，妳懂不懂？」

馮超的話像一團迷霧，蓉子張怎麼也解不透，想來想去她只有一個結論——她的確是太嫩了一點。

不過，她對馮超的理論是絕對無法信服的；褚運魁一發火，他們就安全。這是什麼道理呢？毫無疑問，這將會節外生枝，而且，關於酬勞的給付也會產生許多困擾。蓉子張一千個想不透，一萬個想不透，馮超竟然說這是最高明的戰略。

蓉子張是一個喜歡用頭腦的女人，想不透她還是繼續去想。憑良心說，東洋女人的柔性和耐性是舉世聞名的，她們的悟性却令人不敢恭維。

因此，蓉子張儘管在馮超離去後，一直坐在那裏沉思，她還是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白晝行將過去，黃昏已臨，蓉子張的沉思已經消磨了不少時間，但是她的腦海中仍是一片空白。

她仍不死心，將整個事件從頭再想一遍，馮超的每一個設計，每一句話，每一次皺眉，每一次得意的笑，都串聯起來，她希望找出一些綫索——爲什麼馮超要故意去激怒褚運魁？可惜的是，她完完全全地失敗了，因爲她根本無從琢磨馮超的心機。

那麼，就索性不要去想了吧？蓉子張又作不到，她總感覺到自己的安全已經受到嚴重的威脅。不將整個情況弄清楚，她根本就無法安心。

但是，她的努力是白費的，苦苦思索也是白費的，她毫無所得。如果馮超的想法和設計是對的，那麼，他就太高明了。

翠兒過來了，幾次想開口說話，眼看蓉子張如老僧人定般沉思，又不敢打擾，最後她還是忍不住了。

「蓉子小姐……」她輕輕地呼喚。

「嗯？」當翠兒喊到第三次時她才有了反應。

「蓉子小姐！妳怎麼啦？」

蓉子張道：「沒什麼，我在想一件事。」

「蓉子小姐！本來不想打擾你的，看看時間快到了，我又不得不打擾你……」

「翠兒！說話別繞來繞去的，有什麼話快說吧！」

「小雲姑娘着人帶了口信來。」

「哦！潘小雲！」一提到她，就好像椅子上着了火，蓉子張驀地跳了起來。「是她着人帶了口信來？」

「是呀！」

「她說些什麼？」

「她約妳日落前到城外五龍坡見面，她還特別叮囑叫妳務必要去。」

「翠兒！沒再說是爲了什麼事嗎？」

「她只說有相當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

按照早先的約定以及安全措施，潘小雲是不可以和蓉子張接觸的。潘小雲在這個組織裏也有了不少年的歷史，她很精明，幹練，不但懂規矩，而且肯守規矩。如今若不是有了非常重要的事，她是絕不肯這樣作的。

蓉子張絲毫沒有猶豫，立刻出了門，一輛洋車將她拉出了城。她敎洋車等在五龍坡下面，氣喘吁吁地爬上了五龍坡。

潘小雲早已在那兒等着，很快地來到蓉子張的面前，有些埋怨地說道：「怎麼現在才來呀？」

蓉子張冷冷地說：「別問我爲什麼來得太晚，讓我先問妳，什麼重大事情使妳不惜破壞規矩？」

潘小雲在蓉子張措辭嚴厲的指責下並不慌張，非常穩定地說：「蓉子小姐！我們作這種事是爲了賺錢，那麼，一定要自由自在地活着才能享受那些錢，妳說是不是？」

「當然……」

「可是，我發現我們已經不太安全；至少是我跟妳已不安全。」

「哦！」蓉子張顯得有些吃驚。「小雲！妳難道發現了什麼疑問嗎？」

潘小雲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我發現了兩點可疑的事；非常非常地不近情理。」

「說來聽聽。」

「蓉子小姐！這第一點是關於褚運魁的，當妳發現金少白夾在當中碍事而決定要除去他的時候，褚運魁毫不反對……」

「那是他當時並沒有肯定我一定會除去金少白。」

「那麼，事後他應該表示他的反感吧？最少他也應該說幾句埋怨話呀！他在我面前從來沒有提過；他在妳面前更不會提了。」

「是的，他從來沒有提過。」

「這是不是有些不近情理？」

蓉子張道：「不錯，小雲！再往下講。」

「這第二點是關於馮超的，他沒有理由要殺死沈海清；按照以往的作法，祇要沈海清離開本地就行了，而馮超却堅持要將他除去，爲什麼？」

「也許……也許……」蓉子張似乎想找個理由來辯解一下，但是，她却一時找不到適當理由。

「蓉子小姐！在我來說，比沈海清的資歷淺得太多了，馮超可以隨意將沈海清殺害，難道我就不可能被他隨時殺害？」

「往下說。」蓉子張知道對方的話還沒有說完。

「經過我一分析，我發現馮超在暗中和褚運魁有聯繫。」

這猶如一記晴天霹靂，蓉子張幾乎被震昏了。如果馮超當眞和褚運魁有聯繫的話，那表示隨時可以使她們成爲局外人；換句話說，她們隨時都會步上沈海清的後塵。

馮超爲什麼會這樣作呢？這批助手不是輕易訓練出來的，要組成這樣好的搭配可不是一天半日的工夫。他僅僅爲了想囊括全部酬金而下此毒辣手段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絕不是。

那又是爲了什麼呢？雖然只是一瞬間的思考，由於蓉子張對馮超認識非常深刻，她立刻就找出了原因——怕從她們身上洩密而翻案，那將全功盡棄。

「蓉子小姐！妳爲什麼不說話？」

「妳敎我說什麼？」

潘小雲以訝異的目光望着她，緩緩地問：

「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小雲！妳的猜想可能是眞的。」

「哦！」雖然潘小雲心理上早有這種準備，此刻仍難免大吃一驚。

「馮超實在太厲害。」

「他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大概是他發現巡警長對本案有太多的懷疑。」

「可能嗎？柳成俊就要被處決了呀！」

「錯了。事實上李龍庭並沒有把柳成俊當作死囚。」蓉子張倒顯得很冷靜。她作出進一步的分析：「柳成俊是我介紹他到妳那兒去的，至於妳的身份，以及妳和褚運魁的眞正關係，都是不難查出的。如果把我們這兩條綫切斷，就不容易翻案了。」

「那麼，馮超已經決定要除去我們？」

「是的。」

「蓉子小姐！我們得趕緊逃呀！」

「逃？往那裏逃？能逃得過馮超的手掌心嗎？」

「蓉子小姐！」潘小雲急得快要哭了。「照妳這麼說，我們就這樣担心害怕地等死？我不要，我不要，我一定要活下去。」

「小雲！」蓉子張很鎭定地說：「當妳加入這個集團時，妳就應該有了隨時被殺的心理準備。妳怎麼會如此煩躁不安呢？」

「蓉子小姐！我不是怕，是不甘心；不甘心死在自己人手裏。」

「放心，小雲！」蓉子張伸手撫摸着潘小雲的頭髮。「我們不會死在馮超的手裏。」

「爲什麼？」

「因爲他已經沒有機會動手了。」

潘小雲的眼睛瞪得很大，她顯得非常吃驚。許久許久才說：「蓉子小姐！我明白妳的意思了。」

「妳也許不明白。」

「我明白。妳要先下手殺死馮超，對不對？蓉子小姐！只要妳支持，由我來動手。」

「不，我們不必殺他。」

「蓉子小姐！只要他活着，我們就有隨時被他殺死的危險——蓉子小姐！跡象已經很明顯，不能再猶豫了。」

「小雲！妳聽我說，馮超的確有過除去我們的陰謀，可惜他的動作慢了一步。他除去賣槍彈的老頭子，他幹掉沈海清，幹掉唐元標的兒子，都是利用柳成俊逃獄在外的時候。好把這些罪名都推在柳成俊的頭上。他沒有想到李龍庭很快將柳成俊逮回牢籠，也沒想到柳成俊放棄了求生的意志。現在，他絕不敢動手，如果我們死了，兇手當然不是柳成俊。那麼，是誰呢？李龍庭不是傻子，這件案子就更不妙了呀！」

潘小雲對蓉子張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這番分析眞是太透澈了。

「蓉子小姐！就算馮超已經沒有機會向我們下手，我們也要殺他。」

「爲什麼？」

「報復。」潘小雲語氣狠狠地說，「我們不能表現得太軟弱，他只要念頭一轉，就可以隨時置我們於死地，難道我們就不可以如此對他。」

「我是打算殺他。」

「哦？」

「但不是爲了報復。」

「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錢。」這個字蓉子張說得很用力，「十萬塊他一個人要拿七萬，沈海清一死，他又多分一萬，他實在拿得太多了。」

「蓉子小姐！妳必須考慮一個問題，殺死馮超之後，褚運魁會乖乖地付欵嗎？那傢伙可狡猾得很哩！」

蓉子張道：「放心，他到底是個買賣人，跟咱們標勁兒他沒有什麼便宜好佔，而且，我有把握敎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蓉子小姐！只要妳決定了的事，我絕不反對；妳吩咐的事，我一定全力去作。」

「小雲！咱們倆可不能再各懷異心啦！」

「不會的，我可以盟誓以表心志。」

「盟誓倒不必，只要有誠意就行了。小雲！妳先作一件事，讓馮超知道咱們的厲害……」蓉子張開始以極爲輕微的聲音向潘小雲密授計謀。

× × ×

夜已很深。

巡警局除了值勤的巡警之外，其餘的都已下班回來，李龍庭却還坐在那裏，他一支烟接一支烟地吸着，似是在等待什麼。不錯，他是在等人。人終於來了，矮矮胖胖，看上去行動好像並不俐落，可是，他那兩道目光却烱烱有神，顯示出他是一個很有機智的人。

「坐！」李龍庭只簡短地說了一個字。

「巡警長！」那人並沒有坐，只是走近了一些。「你的判斷很有道理，那個東洋女人打這兒回去之後，立刻就着人去找褚大爺，兩人嘀咕了好一陣子。」

「嗯！」李龍庭很能沉得住氣，姿態，神情，都沒有任何變化。「以後呢？」

「以後蓉子張去了城外五龍坡，跟潘小雲在荒涼的坡坎上談了半個多鐘頭，兩個人剛剛才散夥。」

「哼！」李龍庭坐直了身子，眼睛中射出了機智而又狡黠的光芒。「這就是作壞人，幹壞事的弱點，他們永遠心虛，只要咱們稍稍晃一招他們就會緊張一陣子。」

「巡警長！我有件事情不明白。」

「什麼事？」

「你對這件案子根本就瞭如指掌，爲什麼不把眞正的壞人繩之以法，反而……」

「這些你都別管，你只管釘住蓉子張，把她的一言一行隨時報告我就行了。」

「巡警長，你放心，我絕不會誤事的。」

「你一共帶了多少人？」

「三個。」

「那足夠了，記住，日夜不停地釘住那個東洋女人。」

那人道：「巡警長！有件事我眞不敢向你報告……」

李龍庭道：「快說！不管什麼事你都不該瞞着我呀！」

「巡警長！是這麼回事，我們發現有一個不明身份的人經常從後門出入蓉子張的賭館，今天下午褚大爺走後，他又去了。」

「釘住他沒有？」一直都很鎭定的李龍庭這時也緊張起來了。

「巡警長！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不敢報告你，跟去了。那傢伙是個會家子，溜得很，一幌眼就不見了。」

李龍庭又將身子靠上了椅背開始點上了另一支烟，慢吞吞地自言自語：「這就對了！我一直就懷疑蓉子張背後還有一個主使者，憑她一個女人絕對想不出這麼完滿的計策，果然不錯。」

「巡警長！其實依我看根本就不必這麼費事，把褚運魁，蓉子張，潘小雲這夥人抓起來，不必用刑，皮鞭子抽兩下，什麼都招啦！」

「別把事情看得那麼簡單，褚運魁有兩個東洋律師爲他作顧問，要是沒憑沒據地動了他，那還得了？我這個巡警長也別想幹了。」

那人道：「那麼，咱們就暫時不抓褚運魁，先動那兩個女人，在她們口裏先取得口供，然後……」

「不行的。蓉子張還保留了日本國籍，關外如今還是東洋鬼子的天下，是你擔得了？還是我擔得了？」

「那麼，我們只抓潘小雲，總沒有問題了吧？」

「原先我也有這個想法，可惜我動手晚了一步。如今她住在褚運魁的家裏，算是褚運魁的家人，咱們一動，東洋律師立刻就會找到局子裏來。」

「那……那咱們該怎麼辦？巡警長，不是我沉不住氣，說實在的，這樣耗下去，他們很快就會發現，到最後，所有的憑據都被他們湮滅了，柳成俊也死定了，咱們可就得窩囊一輩子。」

李龍庭有好幾分鐘沒有說話，烟蒂已經燒到他的手了，他還沒有感覺。

過了好一陣子，李龍庭才向那人招招手，那人湊過頭去，接受了李龍庭的密令，然後走了出去。

這個人姓曹，單名一個驃字，是李龍庭的得力助手，他離開巡警局之後，很快就和另一個見了面。

那個人是馮超。

「你都照我的吩咐告訴李龍庭了？」馮超的語氣和神情都充滿了傲勁兒。

「馮大哥！那還錯得了嗎？您交代的事，我那回不是給您辦得舒舒齊齊的？」曹驃一臉諂媚的笑容。

馮超是李龍庭的好友，曹驃是他的得力助手。兩個人千方百計，狼狽爲奸地在算計他，他不是注定要失敗了嗎？柳成俊不也是要死定了嗎？

「曹驃！」馮超很和氣地說：「你替我辦事，我可沒有虧待你過，前兩天你看中的那幢宅子，我已經跟宅主談妥了，也付了訂金，十天半月人家就騰出來，就算我送你的一份小禮物。」

「那……怎麼好意思呀？」

「別說這些，曹驃！我還有重要的事拜託你哩！」

「快別說拜託兩個字啦！您只要吩咐，我就去做。」

馮超沒說什麼，只是掏出了一個小紙包交到曹驃手裏。

曹驃免不了問道：「這是什麼呀？」

「砒霜！」

曹驃是多年的老巡警，對於「砒霜」這玩藝兒應該是不會陌生的了，可是，他竟然吃了一驚。

「怎麼啦？」馮超臉上浮着笑。那種笑，有自得，奚落的意味。

曹驃說道：「馮大哥！你給我這玩藝兒幹嗎呀？」

「砒霜是幹嗎的？」

「毒人的呀！」

馮超陰森地說：「那不就結了嗎？水裏，

湯裏，粥裏，隨便一放，嘿嘿！那幢宅子就是你的啦！」

「這……這不行，」曹驃竟然發起抖來了。「馮大哥！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你教我去毒別人，我還可以試試看，你教我去毒死李龍庭，那絕對不行，絕對不行？」

「曹驃！你是怎麼回事？誰說要你去毒死李龍庭呀？」

「哦？」曹驃在這一瞬間情緒就平定下來，「不是？那是要去毒誰呀？」

「柳成俊。」馮超說得很用力，就好像他對這個人恨之入骨，非除去就不能甘心。

「柳成俊！」曹驃又迷惑了。「犯得着嗎？隔不多久他就要被處決了呀？」

「是呀！一個死囚，反正遲早要被處決的，你去毒死他，在良心上又不會不安。說起來還算是帮了他的忙，不知不覺間死亡總比縛上殺場要好過些。而且，還賺一幢宅子，何樂而不爲呢？」

曹驃的心動了，以他在巡警局進進出出的方便，毒死一個待決的死囚，那眞是輕而易舉的事。

「怎麼樣？」馮超在逼問。

曹驃心裏早就答應了，不過在口頭上他還拗着一把勁兒：「馮大哥！照說呢？這種事我眞不敢幹，可是您的吩咐我那敢不遵呀！我一回去就安排……」

「謝啦！」馮超倏地站起來，拉着曹驃的手，唯恐他反悔似的。「就這麼說定——你大概也想知道我爲什麼要這麼作。這件案子多少還有點不完美，萬一柳成俊翻案，對誰都不好。對你呢？也有很大的影响，最少，那幢宅子沒了。」

「是是是！」曹驃表現得必恭必敬。

「一定要快，」馮超加重語氣地說：「咱們的行動要趕在別人的前面，明天一大早我就想知道確切的消息。」

「你放心，我連夜就給你辦妥。」

「趕明兒我就催那幢宅子的主人搬家，然後找幾個工匠粉刷一下，選個黃道吉日搬進去，好好慶賀慶賀。」

「馮大哥！我眞是感激不盡……嘿嘿！今兒個來還有一件私事，可是我一直不好意思開口。」

「什麼話呀？曹驃！有什麼事快說！」馮超表現得很豪氣。

「這兩天手頭緊……嘿嘿！想跟馮大哥方便方便，親兄弟明算賬，過幾天就歸還。」

馮超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起身開錢櫃，拿出一整封現大洋，放在曹驃面前，很客氣地問道：「一百塊錢，够用嗎？」

「太多啦……」

馮超說：「拿着，拿着，搬新房子總得添點新家俱，也該用錢。這只是我對你表示的一點心意。」

曹驃也就毫不客氣地將大洋揣起來，又小心翼翼地將那包砒霜收藏起來。然後向馮超行禮告辭。

曹驃離開馮超的當舖之後，那兒也沒有去，就直接回到巡警局，一直進入了李龍庭的辦公室。

李龍庭還沒有離去，見曹驃進來，並沒有說什麼，只是擺擺手示意他坐下。

曹驃也沒說什麼，却把那封大洋跟那包砒霜取出來放在李龍庭的面前。

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曹驃對李龍庭是眞心不二的，對馮超的那一套只是奉令行事？

李龍庭拿起那包大洋，看了一下，精神突振地說：「曹驃，那小子上當了！」

「巡警長！我可弄不懂，這樣作又有什麼用處呢？」

「瞧！」李龍庭指着那封大洋說：「這上面蓋了他當舖的圖記，這證明錢是他給你的，你沒有典當，他爲什麼給你這麼多錢？」

「這……？」

「還有，加上這包砒霜，他就更難解釋了。給你一百塊大洋，敎你去毒誰呢？」

「巡警長！這就算憑據嗎？」

「這是鐵證。」

「哇！眞高興，」曹驃爽直地說：「這種人太壞了，他先跟你拉上關係，然後藉着這點交情來作壞事，把他拆穿，看他拿什麼臉來見你。」

「曹驃．暫時不要動，等我把證據抓齊全了，再一網打盡，現在，你還要向另一個進行我的計劃。」

「誰？」

「褚運魁。」

「隊長！我對您呀！眞是服到了家，您的計，訂得連神仙都猜不透……哎呀！」

曹驃突然失聲大叫，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李龍庭用一把鋒利的短刀扎透了他的手掌心。這一刀揷得很準，正在虎口肌的後端，刀尖穿過，鮮血涔涔，但是，既不傷骨，也不傷肌，絕不會成殘。

曹驃以左手握着這隻受傷的右掌，滿面驚惶地叫道：「巡警長！你……你這是幹什麼？」

「曹驃！你忍點痛，這是不得已的苦肉計，你先去裏傷，回頭我再跟你詳細聊聊。」

「巡警長！如果有人問起來……」

「你就……」李龍庭對曹驃附耳低語幾句，曹驃立刻信服地走了。

李龍庭拿出一塊抹布，輕輕揩拭桌上的鮮血，又小心翼翼地收起那把鋒利的短刀。從各種跡象去看，他的所作所爲都經過週詳的佈置，而他的佈置幾乎令任何人都無法猜透。

約莫過了半個鐘頭，曹驃回來了，右手裏上了紗布，而且還吊在胸前，這一刀雖不算重，他的神色看上去總難免有些沮喪。

「痛嗎？」李龍庭關心地問。

「不痛。」曹驃還在硬充英雄。

「不痛是假的……曹驃！如果換了別人，我一定不會這麼作，也不敢這麼作，你跟我這麼些年，就好比是我的親兄弟，委屈一點，你也會忍着……」

「巡警長！快別這麼說，」曹驃就是這種性子，一戴高帽子就暈了。「這一點小傷算得了什麼？腦袋割掉也不過碗大疤呀！」

「你現在就去找褚大爺。」

「找他幹什麼呀？」

「向他敲詐。」

「哦？」曹驃楞了。

「你就說，你有足够的證據，證明他跟柳成俊是同路人，要他拿十萬塊大洋出來。」

「巡警長！他一定會問我到底有什麼證據。我該怎麼回答呢？」

「你聽我說，那天晚上柳成俊開槍射傷唐元標手腕的時候，一定有人在暗中補了唐元標一槍使他喪命。你告訴褚運魁，就說那個人已被你抓到了。爲了抓那個人，你的手掌還受了傷。」

曹驃聽得很入神，看樣子，他對李龍庭倒是唯命是從，忠心耿耿的。

李龍庭又接着說：「褚運魁一定問你，那個人現在什麼地方。你就告訴他，那個人還沒有帶到局子裏來，暫時囚禁在別的地方，只要你褚大爺拿出十萬塊現大洋，這個人我就交給你。」

「巡警長！如果姓褚的一口答應，要我先帶他看人，那又怎麼辦？」

「曹驃！你千萬要牢牢記住，一定要他先亮錢。」

「好！他把錢也拿出來了……」

「你就帶他去見人呀！」

「帶他上那兒去呀？」

「隨便你把他往那兒帶都成，以後的事就有我啦！」

「好！我這就去。」

李龍庭笑了，在滿意的神情中揉合了詭譎的成份。不過，粗疏的曹驃，却完全沒有留意到。

半個鐘頭以後，曹驃終於和褚運魁碰頭了。褚運魁了解曹驃的身份，當他明白客人的來意之後，立刻就將帶進了花園。

「曹爺！」褚運魁的語氣很慢，似乎想一面表示自己的意思，一面探測對方的反應。「你的話着實嚇了我一跳，如果您缺乏用度，我倒可以孝敬，十萬大洋好像太離譜了，而且，你所說的那些話，我根本就摸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褚大爺！」曹驃也是個老公事，有許多話雖然李龍庭沒有敎他，他也照樣會說。「你要這麼說，我可就沒法子跟你談下去了。幹我們這一行的，平日裏，就好像濕手抓麵粉，多少沾一點，想發大財可不簡單，如今遇到這種機會，我怎麼會放過？」

「曹爺！你眞的逮着那麼一個人了？」

「褚大爺！要是沒那麼一個人，你那雪花花的大洋錢會平白無故地拿出來嗎？」

「你說說看，那個人是個什麼模樣兒？」

「我不用去描述，」曹驃倒挺會要花槍。「單說那個人會用刀，您就明白啦！瞧！我的右手還被他用刀扎了一下，這不會錯吧！」

「他說了些什麼？」

曹驃說：「褚大爺！他說了些什麼您還不明白嗎？全招啦！只要把他帶到局子裏去，柳成俊就沒罪，您呢？該落個什麼下場難道您還不明白？」

「好吧！你先帶我去見見那個人。」

「不行！褚大爺！我是豁上幹的，沒見大洋不辦事。只要你把十萬大洋拿出來，我就把那個人交給你。」

褚運魁的臉色很難看，但是，最後他還是堆下了一臉笑：「曹爺！你也不想想，十萬大洋有多少？數也要數老半天；十萬大洋有多沉？你拿得動嗎？」

「褚大爺！別把我當老土，您跟那家錢莊沒來往呀？我要票子，隨便那家錢莊的票子都行。」

褚運魁不再跟他打商量了，他似乎已經看出，打商量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他皺着眉，翻着眼，自己跟自己商量。曹驃也很有耐性地在等着。

「這樣吧！曹爺！」想了好一陣子，褚運魁才開口說了話：「十萬大洋實在不是個小數目，錢莊裏沒有存錢，票子是開不出來的，您在這兒待一會兒，我去搖個電話，跟幾家來往的錢莊商議，商議。」

曹驃冷冷地道：「褚大爺！你不會玩什麼花樣吧？」

「曹爺！不會的。」

曹驃狠狠地說：「褚大爺！就算你玩什麼花樣我也不在乎。抖開來，我了不起落個敲詐勒索之罪，你呢！賠了家當還要吃官司，弄不好還要挨上一刀之刑，您看着辦吧！」

褚運魁仍是一臉笑，口中是唯唯諾諾，沒有肯定的言辭。他告罪請曹驃稍待，然後轉身走了。

曹驃當然不會在乎褚運魁此去是要幹什麼？教人來殺他滅口嗎？褚運魁絕不敢。去報告巡警局嗎？褚運魁也不敢。那麼，他只有一件事可作——籌錢。

過了差不多十分鐘，褚運魁才去而復回。他是笑臉去，仍是笑臉來：「曹爺！十萬大洋！您是輕輕鬆鬆一句話，可把我累死啦！」

「籌着了嗎？」

「唉！那有那麼容易呀！」

「怎麼？」曹驃翻了臉，李龍庭曾經敎過他，該狠的時候一定要狠。「褚大爺！你拿我消遣呀？去了半天還是白搭，你敎我在花園裏等個什麼勁兒？」

「曹爺！您別發火，容我先問一句：確確實實有那麼一人？」

「那還假得了？」

「曹爺！您是不見兔子不撒鷹，我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你是見錢交人，我是見人交錢，您看……？」

「錢到底有沒有？」

「您開口了，我還能不張羅嗎？」

「跟我走。」

「曹爺！現在可不行。」

「怎麼？」

褚運魁低聲下氣地說：「曹爺！今兒個實在太晚了，錢莊的賬房都回了家，印信，錢票之類都已鎖進了櫥櫃。明兒一大早，等錢莊一開門，你就到我這兒來一趟，你看怎麼樣？」

「褚大爺！你想拖？」

「拖一個晚上，天上也不會掉下十萬塊現大洋來呀！」

曹驃想想，自己也該退了，此來的目的並非眞要得到那十萬塊現大洋。事實上褚運魁也不可能拿出這筆錢。此來，只是爲了證實李龍庭的判斷；現在，連曹驃都可以肯定，李龍庭的判斷是正確的。

看他猶豫沉吟，褚運魁又連忙說：「曹爺！以後大家還要作朋友，帮個忙，行嗎？」

「明兒一大早，準定？」曹驃又裝模作樣地釘了一句。「錢莊一開門我就來？」

「沒錯。」

「可不能再敎我白跑啦！」

「不會的。曹爺！您請回吧！」

曹驃這才辭了出來，他步履輕鬆，精神愉快，唯一使他不明白的是，巡警長爲什麼非要給他一刀子？裹上布，愛怎麼說就怎麼說，難道還有誰會解下布來看個眞假嗎？就算沒有傷，硬說逮住了那個人，褚運魁也還是要相信的呀！

儘管他滿腹狐疑，不過他還是認爲李龍庭如此作必然有他的緣故。曹驃對這位頂頭上司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

街上很靜，幾乎已經沒有行人，曹驃邊想邊走，一不小心，差點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那個人竟是馮超。

「馮大哥！你……？」曹驃大吃一驚，那是不可避免的。

「曹驃！」馮超的態度很溫和。「上那兒去了呀？」

「奉了巡警長的差遣，去辦了點事……」

「我交代你的事……」

「今兒個太晚了，囚犯早就睡了覺，不吃不喝的，沒法子下手呀！」

「那包砒霜呢？」

「馮大哥！我可不敢放在身上，找個地方藏了起來，趕明兒……」

「曹驃！」馮超的氣語突然轉冷了。「我是非常信任你的，巡警長也非常信任你嗎？」

「馮大哥！那是不用說的，我是局子裏的老人，在巡警長面前有信用得很哩！」

「哦！這麼說來，我就不敢信用你啦！」

曹驃早就發現馮超的語氣和神情都有些不

對勁兒。但他仍然沉住氣，裝模作樣地問：「馮大哥！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呀？」

馮超說：「什麼意思你會不明白？曹驃，你我都不是三歲孩童，誰也不比誰傻，巡警局的老人，巡警長的心腹，我怎可輕易視爲知己呢？」

「馮大哥！千萬別說笑，你這一說笑，我就發毛了。我曹驃可也是吃飯長大的，好歹還不知嗎？您待我有多好，我就該以同等的份量回報，尤其是，您新近又化費大筆錢爲我買下了那幢宅子……」

「曹驃！我了解，你根本就不想要那幢宅子。」

曹驃極爲驚異地嚷了起來：「馮大哥！這是什麼話呀？我想那幢宅子都想瘋了。」

「不！你說的是假話，你根本就不想要那幢宅子。」

「馮大哥！你……？」

「曹驃！別在我面前打馬虎眼兒，你不但不想要那幢宅子，你甚至連你的性命都不想要了。」

曹驃這才發現自己的處境是多麼危險，一旦讓對方摸清了底細，那除了置自己於死地之外，對方似乎沒有別的選擇。現在，他不停地告訴自己：要絕對鎭靜！當然，一對一的情況之下，他不一定就會落在下風，可是，李龍庭的計劃就要被徹底破壞了。

「馮大哥！」曹驃力持鎭定地說：「你對我好像有誤會。」

馮超這時正將目光注在曹驃受傷的手上，他沒有接曹驃的話題，冷冷地問道：「手怎麼樣了？」

「被人拮了一刀。」

「什麼人？」

「一個……嫌疑犯。」

「什麼嫌疑犯？」馮超逼得很緊。

曹驃不愧是老公事，他突然發現一定是褚運魁暗中與馮超有聯繫。馮超的突然出現以及馮超問話的神情都已經將這種跡象顯示出來。

於是，他只得將先後的說法加以統一了：「馮大哥！本來不想使你担心……既然你問起，我就不瞞你了！……這個嫌疑犯與唐元標被殺的案子有關連。」

「哦？這個人抓起來了嗎？」

「抓起來了。」

「你的手就是在抓他時受傷的？」

「是的。」

「解開讓我看看。」

曹驃依言解開了包裹傷處的紗布，顯露了傷口。

馮超看了一眼，又問：「人在局子裏？」

「我暫時把他藏到別處了。」

馮超道：「曹驃！算我沒有白交你這個朋友，走！帶我去。」

「馮大哥！這可不行……」

曹驃一語未了，馮超突然揪住了他的領口，把他用力頂在街簷下的牆壁上。

「曹驃！你聽清楚我所說的每一個字：立刻帶我去見那個人，你只要稍稍猶豫一下，我就宰了你。」

到了這種節骨眼兒上，玩片兒湯已經不行了，曹驃自然懂得該如何應付，他很鎭定地說：「馮大哥！你得替我想想，幹了一輩子的巡警，風也巡，雪也巡，好不容易遇上機會，我不能輕易放過呀！」

「你想怎麼樣？」

曹驃道：「我想趁這個機會向褚大爺要幾文錢花花。」

「你想要多少？」

「十萬大洋！」

馮超怒不可遏地吼了起來：「你在白日作夢！」

「馮大哥！不瞞你說，我剛剛從褚大爺那兒回來，十萬大洋他已經答應了，教我明兒一大早，錢莊一開門就去拿錢。」

「只要你有法子弄到錢我不擋你的財路。不過，你現在一定帶我去見那個人。」

「不！馮大哥！這辦不到，這絕對辦不到，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馮超用力抓起他的身子，又用力撞在牆壁上，從他這種粗鹵的行爲看來，他顯然已經憤怒到了極點。

曹驃是有能力反抗的，不過，他不能反抗，因爲他正在執行李龍庭的計劃，何況他一隻手受傷，也大大地減弱了他的抵抗力。

馮超撞擊了一陣，又聲色俱厲地說：「曹驃，我再說一遍，立刻帶我去見那個人，要不然，你就活不成！」

「馮大哥！你這樣太過份了吧！如果你眞想宰了我，你們的大計可就砸鍋啦！馮大哥！你還是收收你這暴戾性子吧！」

馮超又是猛然一抓，就在這個時候，身後突然響起一個冷冷的聲音：「馮掌櫃！你的行爲眞是太過火了……」

馮超面現驚愕之色，倏地鬆開了手。

就在他剛要飛快轉身的那一瞬間，那聲音又響起來了：「馮掌櫃！你最好保持原來的姿勢不要動，如果你看見了我，就會對你大大地不利。」

那聲音不算很有威嚴，但是馮超却乖乖地服從了，站在那兒一動也不敢動。

曹驃却可以看到那個人，而對方站得很遠，光影很暗，他無法看清楚那個人生得副什麼模樣。不過從對方的聲音去判斷，顯然不是經常晤面的熟人。

「曹巡警請回吧！」那人又開口了：「我要和馮掌櫃單獨談幾句話。」

馮超却輕輕地說：「曹驃！不要走！」

「馮大哥！你沒有聽見，他教我離開一會兒嗎？」

馮超沉着臉說：「曹驃！信不信由你，因爲你沒有跟我說，就去敲褚運魁的竹槓，我本來想幹掉你，在這附近我已安排了殺手，如果你一個人離開，你就會死於非命，不信就去試試。」

曹驃絕對信，這使他暗暗抽了一口冷氣。

馮超又接着說：「曹驃！這是你可以表現一下的大好機會！……看清楚那個人沒有？」

「太遠，太暗，看不清楚。」

「個頭兒高嗎？」

「不高。」

「他手裏有武器嗎？」

「他兩隻手都是空着的。」

那個人這時又說話了：「曹巡警！請你先走一步，我有點事需要跟馮掌櫃單獨談談。」

在這一瞬間，曹驃也拿定了主意，絕不能輕舉妄動，萬一馮超眞的在這附近埋伏了殺手，那豈不是死得很寃枉嗎？

因此他說：「老兄！你既然明白我的身份，我也就毋須多說了。現在我不能離開馮掌櫃，不過，我願意站遠點，不聽你們的談話。」

一陣沉默，然後是勉爲其難的應允：「好吧！那就多謝啦！」

曹驃果眞站遠了 些，還可以看到他們，却不見得能聽到他們的談話的內容。

「馮掌櫃！請過來吧！」

「你方才說，如果我看到你的面目就會對我不利，現在， 們必須面對面地談話……」

「只要你不太衝動不太好奇，你是看不到我的面孔的，現在請快些過來吧！」

馮超慢慢的旋轉身子，這才發現那個人已經隱藏在街邊一棵小樹後面去了。

他慢慢地走過去，一直走到小樹前，對方才開始叫停：「好了！咱們就這樣聊吧！馮掌櫃！千萬別嫌我太嘮叨，我必須再重複一遍，千萬不要太好奇。如果你見到了我的面貌，那麼，你的運氣可就壞透啦！」

馮超冷冷地說：「你放心好了！我不會好奇，也不會衝動，現在，請開始我們之間的談話吧！」

那人說：「我首先要問的是：這一次賺到了多少錢？」

「我不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馮掌櫃！我再說一句，不管你賺多少錢，你一定要活着才能去化那些錢，對不對？」

馮超暗暗吃了一驚，而他却故作憤怒地吼了起來：「你來嚇唬我？嗯？像你這種藏頭縮尾的人，我還會在乎嗎？你有種，就站出來講話，讓我見見你的廬山眞面目。」

「哼！」那人冷笑了一聲。「咱們倆一比，你老兄才眞是永安堂的萬金油。馮掌櫃！在外頭混的，最重要的就是識時務，你聽聽話風，就該掂出了份量，就該落篷收帆，趁機下台了。」

「你到底想怎麼樣？」馮超還想要硬，可是語氣已不自禁地軟了下來。

「江湖一把傘，准吃不准攢。」

「挑明吧！用不着來這些江湖切口，我不懂。」

「馮掌櫃！你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這一回的巧計你也定得很高，可是，你的收束工作却作得不妙，換句話說，就是後勁不繼。這也不能怪你，你實在是黔驢技窮，再也沒轍兒了。現在，有一個人很想帮帮你的忙，不過，他一定要弄清楚，帮忙之後能得到多少好處。」

「那個人是誰？」

「我。」

「你又是誰？」

「我就是我。一個對你動態都瞭若指掌的人，也必然是個很厲害的人，合則有利，分則有害，你不妨多思多想，再給我答覆。」

馮超沉默了，他必須冷靜地作一番思考，因爲這個人實在太厲害。他不但摸清楚了馮超的底，而且言辭又是如此犀利，他怎能不吃驚呢？他怎能不先作一番深思熟慮才能決定對策呢？

「想通了嗎？」由於沉默太久，那人不得不問了。

「有一個條件。」馮超很穩定地說。

「照說，你已經沒有提條件的資格，不過，我可以考慮你的條件。」

馮超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必須先讓我瞧瞧你的寶相金身，要不然就一切免談。」

「馮掌櫃！你聽說過『大智若愚』的故事嗎？你聽說過『難得糊塗』那句話嗎？你實在太不够聰明啦！」

「那麼，我可要失陪了。」馮超可不是說空話的人，說完之後，轉身就走。

「你知道你要去什麼地方嗎？」

馮超道：「回家。」

「不是回家，而是走向死亡。」

馮超轉身的動作非常快，出手也是非常快，雖然隔着一棵小樹，也照樣揪住了對方的領口。

在遠處觀望的曹驃也不禁吃了一驚。

馮超身胚壯，力氣大，可是，他並不能一把將對方揪出來顯露原形，因爲對方的抗拒力非常大。同時，嚴厲的叱喝聲也跟着貫耳傳來：「馮超！你這樣作對你絕沒有好處，立刻放手！」

馮超有些猶豫，手頭難免就鬆了勁兒，就在這一瞬間，立刻被對方掙脫。但是對方並沒有走，還是藉那棵小樹作掩護，站在原地未動。很顯然，在沒有達到目的之前，他還不會一走了之。

曹驃倒可以趁機走脫，而他却不肯走。站在一個巡警的立場，他當然希望多看一些，多聽一些。

「馮超！」那人又開口了：「從許多地方看起來，你是一個人物，不然，你也不敢作出這樣驚天動地的案子；不過，從你現在的表現看起來，你又太不够光棍。我說的話已經够多，你始終不開竅，我看，你是自掘墳墓，自找死。」

馮超此刻變得很冷靜，他緩緩地說：「朋友！不用來這一套，如果你眞想張開你的血盆大口，吃盡天下，你就亮點本領出來看看。」

「你要看什麼本領？」

「譬如說，你抓住了什麼把柄，敢如此對我要挾？」

「我手裏抓住了兩個人。」

「兩個人？」馮超很想保持冷靜，仍難免顯露了驚訝之色。

「蓉子張與潘小雲，」對方故意說得很慢。「這兩個女人所知道的秘密足以將你送上殺場。」

就像一棒子敲上了他的腦頂門，馮超立刻有了昏眩的感覺，但他明白此刻如果讓對方擊破，那就會一敗塗地，因此，他力持鎭定地反問：「她們固然知道不少秘密，但不一定會吐露。」

「怎見得？」

馮超道：「因爲她們不可能作出出賣自己的事。」

「馮超！你不愧是個老江湖，算計得很週到，因爲整個案子牽扯到她們，眞象大白之後，她們即使不跟你一樣被綁赴殺場，最少也會在牢裏關上個十年，八年，是不是？」

那人道：「馮超！你是個聰明人，看看正面，也要看看反面，如果，這兩個女人先跟某一個人接過頭，某一個人又答應替她們開脫，那就不同了。」

「對！十年八年恐怕還不止。」

「你老兄說話不要糊糊塗塗的，你所說的某一個人到底是誰？」

「那可不一定，譬如說李巡警長啦……」

這話非但使馮超大吃一驚，連曹驃也大感意外了。這個人提出李龍庭，却又在進行敲詐，他到底是什麼身份的人物呢？

馮超現在已經發現對方站得很穩，於是，口氣也緩和下來：「朋友！別盡說這些嚇唬人的話，說點好聽的話來聽聽吧！」

「你要聽？你願聽？」

「當然。」

「你的佈局很妙，也很有氣派，只可惜殘局功力不够，現在，由我來收拾殘局，利潤各得一半。」

「一半是多少？」

「馮超！如果不說個數目，你一定不服氣。褚運魁答應付酬十萬大洋，我拿一半是五萬，不會錯吧？」

馮超實在沒轍兒了，對方將他的根根底底都刨出來了，他還有什麼好辯？還有什麼好爭？還有什麼好混的？

現在，他只有求饒一途了：「朋友！你想想：咱們這麼多人拿一半，你一個人拿一半，這不太過份了嗎？」

「馮超！我這個人最講道理，這不是照人分的，你們幹前一半的工作，我來收拾殘局，酬勞各半，這有什麼不對？」

「好！」馮超竟然點頭答應了。「談到這裏，你老兄也應該顯露你的寶相金身了吧？」

「不行。」

「酬勞該如何付給你呢？」

「到時候自然會向你要。」

不但馮超很想看看這個人生了副什麼模樣，就連置身事外的曹驃也有這種慾望。可惜對方堅持不現身。

他愈是堅持不現身，更加增添了馮超的好奇心。他身子一閃，打算繞過小樹，使得對方無從掩蔽。孰料那人竟然揮出一拳，這一拳還非常重，打得馮超踉蹌倒退了好幾步。

馮超那裏受過這種窩囊，右臂在半空中一揮，口裏同時發出一聲狂嘯。

這是一個記號，房頂上立刻躍落兩個黑衣人，這顯然是馮超預先安排好的。曹驃看在眼裏，不禁暗暗吃了一驚，三對一，那個人好像要吃虧，自己是否應幫他的忙呢？站在巡警的立場，他早該表明一點強硬的態度了，但他又怕破壞了李龍庭的計劃。

馮超似乎已經吃準了他，或者早就忘記現場還有一個曹驃，他現在只有一個願望——不讓那個半途中殺出來的神秘客跑掉。

他明白，只要放掉這個機會，他就永無機會。

但是，現在他也未必有機會。

儘管他多了兩個助手;兩個身手矯捷的彪形大漢，也未必就能對付得了那個神秘客。如果他能逼使對方露出本來面目就已經很不簡單了。

那人並沒有動一下，很穩定地說：「馮超;有許多聰明人都會作糊塗事，原因是他們把事情看得太單純，把對手估計得太低能，結果是一蹶不振，一敗塗地，希望你不會如此。」

現在，馮超是不會聽這些大道理的，他冷笑着說：「朋友，你少來這一套，如果你眞想避免這一次可能會流血的衝突，你最好挺身站出來，咱們開誠佈公地談談。」

「馮超！我已經一再告訴你，看見我的面目之後，只會對你有害無利。」

「我不在乎什麼利害，如果對手是誰我都不知道，還要與他談判，甚至向他低頭，我才非常在乎。」

「馮超，我不想跟你多磨菇，明天一大早我等你的消息。如果沒有回話，在天黑之前我就有法子送你進大牢把那姓柳的換出來。」

「我經過整夜的考慮之後，也許會答應你的要求，可是，我上那兒去找你呢？」

「你用不着找我，我會主動地去找你……好！我先走一步，別妄想在後面跟着我，那是沒有用的。」

他那邊話還沒有說完，馮超就已經暗暗打出手勢，那兩個黑衣大漢飛身前撲，將那人的去路攔住了。

那人並沒有打算奪路而逃，事實上，在三個人的圍伺之下，他卽使想那樣作也不可能。

但他也不會被逼迫得非露出眞面目不可。如果他存心不讓對方認出來他是誰，他就一定可以作得到。

果然，他雙脚猛力一彈，身子冲天而起，躍上了房頂。這樣一來，馮超呆了。

他，還有他那兩個手下，從屋頂上一躍而下，是輕而易舉的事，若是敎他們反過來躍到房頂上去，那是絕不可能的，他瞪大了眼睛，看着對方從容逸去，却無計可施。

現在，他腦海裏只想着一個問題：這位身手矯健的神秘客到底是誰？如果對方存心要跟自己搗蛋，後果將不堪設想。

怎麼辦呢？向對方低頭嗎？看來也只有這一條路。

可是，這件事他還不能作主。

那兩個黑衣人同聲問道：「馮大哥！咱們要不要追上一追？」

馮超搖搖手，因爲他知道追也是白追。他想到曹驃，連忙囘過身來，可是曹驃已經不見了。

× × ×

曹驃匆匆趕回巡警局，他決定將剛才所見，所聽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去告訴李龍庭。他覺得，那個想分一杯羹的人也許會破壞李龍庭的計劃。

從巡警局的大門口看進去，李龍庭的辦公室還亮着燈，這證明李龍庭還在，曹驃不禁呼吐了一口長氣。

他飛快地跑過長廊，來到巡警長辦公室的門口，見着房門虛掩，他連報告都沒有喊一聲，就推開房門闖了進去。出乎意外的是，李龍庭不在。

燈亮着，毛筆還沒有塞進筆套，烟碟上還放着半支菸，嫋嫋輕烟直升房樑，看樣子李龍庭只是剛剛離去。

去那兒了呢？也許去巡視牢房啦！也許去看看前後院的哨崗，或者，他去了厠所。

理由有許多，結論却只有一個——李龍庭不會去遠，很快就會囘來，因爲門沒有鎖着，許多公文，筆記之類還沒有收拾好。

曹驃坐了下來，雖然是短暫的悠閒，他也點上了一支菸捲兒，以使自己有片刻的放鬆。

迷踪藝的研究

慧心

創立精武體育會的霍元甲，有大俠之稱，他的武功勝過許多武林高手，可惜現時相距數十載，已經無法獲悉他的武功厲害到什麼程度，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他擅長迷踪藝，這一派的武功是霍元甲三代父子祖先所獨創的，跟強敵交手打鬥，一兩個回合，便卽繞到對方的背後發招，敵人想抓住他的手脚，實在不易，他却可以隨意擊倒對方，好像迷失了他的踪跡，故此稱做迷踪藝，說是那麼說，究竟怎樣子的打法，然後能够把迷踪藝那種特式盡量發揮呢？這個問題，頗覺耐人尋味。

照羅漢門孫玉峯師傅所述，迷踪藝不是霍元甲所獨有的，羅漢門或其他門派都有這一招，假如你知道對方用左邊或右邊發招，設法避過他，然後繞到他的背後，就可以達到目的，先決的原則就是一個避字，如果不能够避開對方的攻勢，只有捱打，談不到迷踪藝了，閃避之法，最重要的是看準對方由正面或側面發招，然後穿過對方手脚的空隙，繞到背後，舉例言之，對方一拳打來，發的是右捶，你用右手撥開的時候，偷步向左邊走了半步，那就避過他一招，而且在他的右邊，既然他的右拳落空，向前衝了半步，你向他右邊走了半步，那就是他的腰間，普通拳術，有此機會，多數是立刻發拳打他的右邊肋骨，如果你想達到迷踪藝的目的，不必發拳，貼住他右邊腰部，再走半步，便是他的背後，不過，這樣做，必須防他用右脚提向後踢出，如果他擅長用脚，這一條路就行不通，否則，一閃再閃，剛好給他一個虎尾脚踢中胸腹之間。

卽使如此，迷踪藝不容易做得到，但却仍是有些地方値得學習的，那就是繞到敵人側面。

兩人交手，正面發拳，背後踢脚，要是由側面撲擊，對方是不容易發招的，因爲一條腿無法由側面踢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轉身出擊，大概迷踪藝最大的一種作用就是迫對方頻頻轉身，一轉再轉，多轉幾次，就會手脚怠慢了些，或者打法凌亂，很容易給人乘虛而入，至於採用迷踪藝出擊的人，當然是有所準備，不怕多方面的轉動。

霍家的迷踪藝究竟如何躲閃，如何用步法誘惑對方發招，自己出擊，因爲相距太遠，無法獲知，一切只是推測，但以八卦門的走步來說，却是十分接近迷踪藝的，以前傅振嵩師傅就是擅長用八卦步擊敗對方的，他多次在體操大會裏面表演國術，都以八卦門的走步爲主，年齡較長的人，如果喜歡武術，多數會記得起他的八卦游龍掌，轉動得多麼靈活。八卦門的走步已經奇妙，加上了游龍掌，那就更加出色，等閒之輩，休想接近他。

八卦門的掌法，有如太極，出手一樣，左手在前，右手在後，一長一短，不過它有許多變化，至於走步方面，剛剛接招就繞着敵人團團轉，對方不耐煩，一經發招，他就立刻加以變化，軀體轉換得十分靈活，同時左手從長手變爲短手，右手由下邊穿上去，化短爲長，一穿一接，這一招稱做「麒麟吐書」。在轉變的一瞬，可以連發數掌，打向對方的中部，如果在功夫方面缺少研究的人，很難躲閃得過。

練習八卦走步的人，每天要繞着一根石柱或木柱走二百個圈，每個圈都是細圈，走慣了之後，就能够跟任何人交手，剛剛接招就繞着對方團團轉。他可以從正面的轉動化爲側面，甚至立刻轉到背後，那雙手靈活異常，俱用掌法，可以托，可以攻，可以拍，必要時還把手掌非常快速的化爲鐵拳，以短拳姿勢打出，兜心一拳，就此獲勝，八卦門的走步，大致如此，至於傅振嵩師傅，還加上了游龍掌，他能够在繞敵走步當中，忽然轉身，一轉就轉了十次八次，還沒有定下來，好像一團風，忽然停下，那雙手已經殺到，的確矯若游龍。

傅振嵩的掌法不止靈活，而且堅如鐵石，一掌拍下，木枱也會裂開，看過他的軟硬功表演，自然覺得心寒，不敢跟他較量。

南方的拳師特別重視紮馬，以爲馬步堅實，落地生根，贏面較高，極少練習走步的，充其量只是小跳避開敵人的來勢，一跳再跳，站穩之後，就不胡亂跳動，沒有一派拳脚是繞着敵人團團轉的，北方的拳法大不同，八卦門之前有形意門，它也是繞敵走動的，大概北方有許多曠野，武林高手拚個你死我活，能够繞敵走動，佔盡上風，南方人往往搭船，根本上在船上交手，無法繞敵走動，甚至馬步不穩的站也站不穩，因爲船上給風浪搖動，以至如此，如果沒有練習紮馬，很難置身於大師傅的行列。既然南北雙方的背景有這種距離，無怪南人練紮馬，北人就練走步。

這支菸捲兒很快地變成了灰燼，他又接上了第二支，當第二支菸捲兒吸完時，還不見李龍庭囘來，他這才感到意外了。

「報告！」突然外面有人大叫。

曹驃一聽聲音就知道是局子裏的一個巡警，連忙揚聲囘道：「進來！」

那巡警全副武裝，因爲他正在値勤。

「什麼事？」

「曹頭兒！」一般巡警對他都是這樣子稱呼。「巡警長呢？」

「你在値班嗎？」

「是呀！」

「沒有看見巡警長出去？」

「沒看見呀！」

「瞧！」曹驃抬手一指。「桌上凌凌亂亂的，都沒有收拾，大概不會走遠的。」

「哦！」那巡警沒有再說什麼。

「有什麼事嗎？」

「有人要見巡警長。」

「誰？」

「一個女的。」

「一個女的！快帶她進來呀！」

「不！那位女客一再吩咐過，除了巡警長之外，她是什麼人也不見。」

曹驃笑着說：「這倒新鮮了，她除了巡警長之外不見別人，她教你傳話，不是見到你了嗎？」

「曹頭兒！你還不知道哩！」那巡警湊過腦袋瓜兒，神秘兮兮地說：「那女的先教洋車夫傳話，等我上前問她的時候，她還把車簾子放了下來，生怕讓誰認出她來似的。」

「哼！」曹驃不禁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子冷氣。「絕透了，這會兒偏巧巡警長不在，要是在的話，我倒要看看她怎麼走進來。」

「巡警長上那兒去啦？」

「誰知道！我還正在找哩！」

兩個人立刻開始分頭尋找，無處沒找到，可就是不見李龍庭的影兒。

曹驃在巡警局還算是個頭兒，於是，那個巡警只得請示他：「曹頭兒，巡警長又不在，我怎麼打發那個女的呢？」

「我去。」曹驃說着就往外走。

那個女的已經下了車，背對着巡警局的大門站在街邊上，大概是聽到了脚步聲，又連忙鑽進了停在她身邊的那輛洋車。

「喂！姑娘！」曹驃一面嚷叫，一面三步併作兩步地跑過去。「妳不是要見咱們的巡警長嗎？」

「巡警長在嗎？」她彷彿是揑着嗓門在說話。

「這會兒不在，轉眼就囘，姑娘不妨到局子裏面去坐坐，老待在外面也不方便……」

「不啦！」她囘答得很快。「我待會兒再來也是一樣……咱們走……」

洋車夫拉車就走。曹驃本想將車攔下，但他沒有這樣作，不過，他却將牌號記了下來。

曹驃本已感到非常疲累，原打算將方才的經過向李龍庭報告之後倒頭便睡，現在，他的精神竟然旺盛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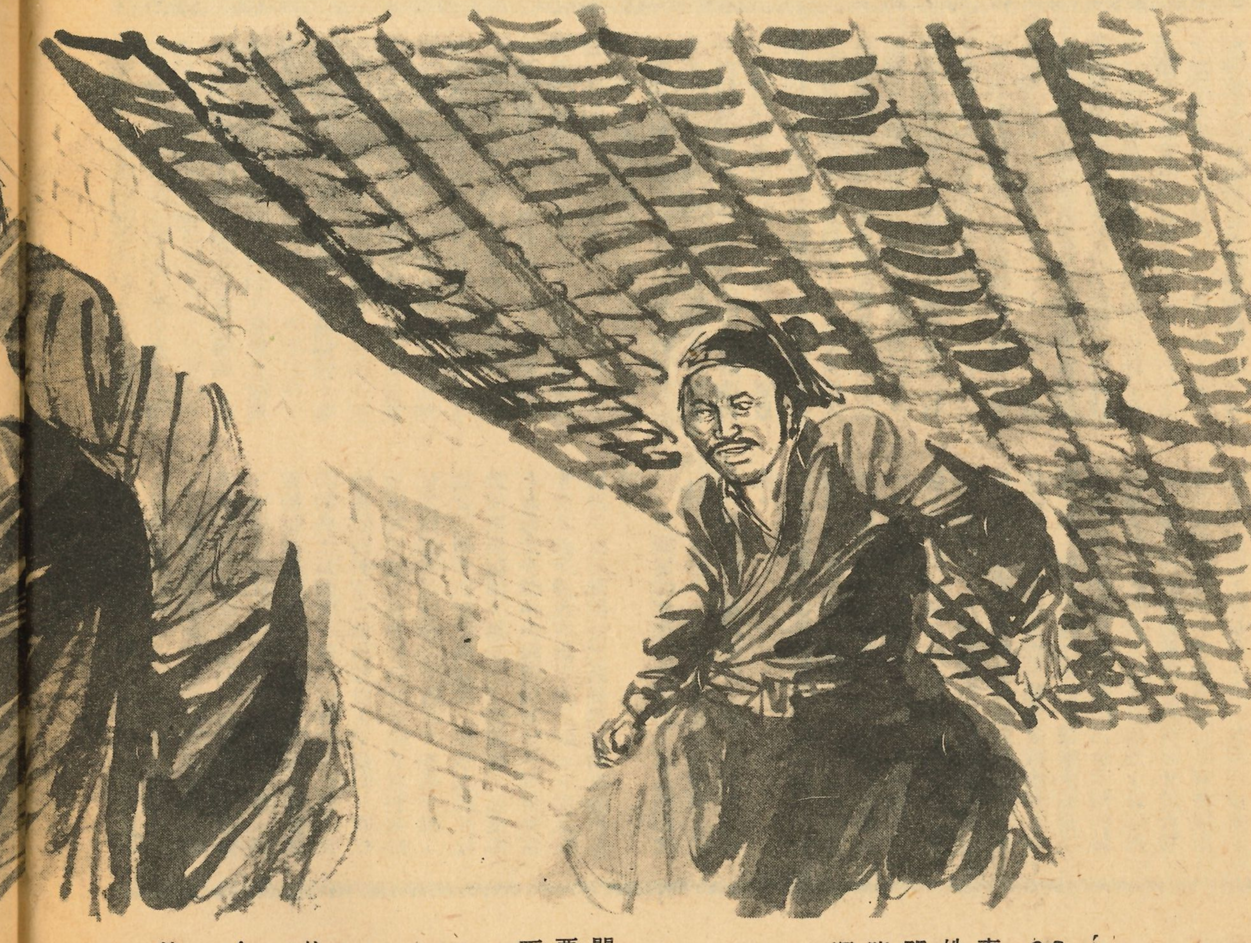
李龍庭上那兒去了？什麼事情使他突然離開？怎麼連交代一聲都來不及？爲什麼當他離去時連將手邊的香烟捺熄的時間都沒有？

這一連串問題絕非曹驃的智力可以解開，而且他也沒有半點資料。因此他的疲意全消。

曹驃再次進入李龍庭的辦公室，甚至大膽地坐上了李龍庭的寶座，當他假設自己是李龍庭的時候，也許可以想像到當時的情況。

可惜他的精神旺盛是一時的興奮現象，而且李龍庭的寶座太舒服，曹驃一坐下去就睡着了。

⑥ （未完）



白玉老虎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趙無忌獨劍闖江湖，訪尋仇踪，他採取自己找不到仇人，就讓仇人來找自己的辦法，他運用在賭場裏，專擲骰子，每次擲出來的骰子都是三粒六點豹子的手法，不特贏了很多錢，也使他的姓名不脛而走，震動江湖，也驚動了巳金貧洗手的南七北六的賭王焦七太爺，他率同門下八大金剛到賈大爺開設的賭舘，與趙無忌相晤，他沒和趙無忌賭，只是向他解說賭國郞中藉着灌水銀的骰子，運用一點技巧而從心所欲，又說有種練過氣功的人也可運氣使骰子改變點子，但眞正的行家是絕不會用這種手法的——

向死亡挑戰　圖刺探仇踪

無忌道：「爲什麼？」

焦七太爺道：「因爲賭錢是件很有學問的事，也是種享受，就算要用手法，也要用得優雅，絕不能强吃硬碰，讓人輸得不服。」

他微笑着接道：「你一定要讓人輸得口服心服，別人下次才會再來。」

無忌嘆道：「果然有學問。」

焦七太爺瞇着的眼睛裏忽又射出精光，盯着無忌道：「可是我們這次賭錢，當然是不會用這種手法的。」

無忌笑道：「你就算要我用，我也不會。」

焦七太爺沉着臉，道：「我們要賭，就得賭得公平，絕不能有一點假。」

無忌道：「對。」

焦七太爺又瞇起眼笑了，道：「好，那麼我就陪趙公子玩幾把。」

無忌道：「何必玩幾把，一把見輸贏豈非更痛快。」

焦七太爺又睜開眼瞪着他，過了很久，才問道：「你只賭一把？」

無忌道：「只要能分出輸贏來，一把就够了。」

焦七太爺道：「你賭多少？」

無忌道：「我得看看，我身上帶的好像不多。」

他從身上掏出一大把銀票來，還有一叠打得很薄的金葉子。

他一面數，一面嘆氣，喃喃道：「我帶的實在不多，連這點金葉子加起來，也只不過才有三十八萬五千兩。」

除了焦七太爺外，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這裏八個人，雖然每個人都是賭這一行中頂尖的大亨，可是一把就有三十多萬兩銀子的豪賭，他們連聽都沒有聽過。

無忌忽然笑道：「我想起了，外面桌上我還有兩萬，剛好可湊滿四十萬兩。」

賈老板變色道：「外面還有兩萬？」

無忌道：「一萬兩是我的本錢，莊家還應該賠給我一萬。」

焦七太爺居然神情不變，道：「你就到外面去拿兩萬來給這位趙公子。」

賈老板道：「是。」

焦七太爺道：「你順便再到帳房裏去看看，有多少全部拿來。」

賈老板道：「是。」

一個身形最魁偉的紫面大漢，忽然道：「我也陪六哥去看看。」

焦七太爺道：「廖老八陪他去也好，正好你也有生意在這裏，帳房裏若不够，你也去湊一點。」

廖老八道：「是。」

等他們走後，焦七太爺又轉向無忌，微笑道：「趙公子想不想先來口水烟？」

×　　×　　×

一走出這扇掛着簾子的門，廖老八就皺起了眉，道：「我眞不懂老頭子這是幹什麼？」

賈老板道：「什麼事你不懂？」

廖老八道：「老頭子爲什麼要把那些花俏告訴那個瘟生？爲什麼不用這些法子對付他？」

賈老板道：「因爲老頭子知道那個瘟生絕不是瘟生。」

廖老八道：「可是老頭子的手法，他本來連一點都沒有看出來。」

賈老板道：「他是在扮豬吃老虎。」

他笑了笑，又道：「可是老頭子也不簡單，既然明知瞞不了他，就不如索性露兩手給他看看，只要他知道厲害，說兩句好話，老頭子說不定就會放他一馬。」

廖老八道：「可是這小子偏偏不知道好歹。」

賈老板道：「所以以我看，老爺子這次巳經準備放手對付他了。」

廖老八道：「可是老頭子巳有七八年沒出過手了，那小子……」

賈老板笑道：「你放心，薑是老的辣，孫猴子的七十二變，也變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他又問：「你跟着老頭子也快二十年了，有沒有看見他失過手？」

廖老八道：「沒有。」

他終於露出了安心的笑容：「從來都沒有。」

×　　×　　×

除了從水烟袋裏發出的「噗落，噗落」聲之外，屋子裏什麼聲音都沒有。

大家心裏都在想。

要用什麼樣的手法，才能贏這個「行運豹子」？

大家都想不出。

他們所能想出的每一種法子，都沒有必勝的把握。

這年青人實在太穩定，令人完全莫測高深，令人幾乎覺得有點害怕。

難道他是眞的手氣特別好。

還是因爲他相信焦七太爺絕不會看出他用的是什麼手法？

× × ×

焦七太爺一口一口的抽着水烟，連眯着的眼睛都閉上了。

他是不是已經有勝算在胸？還是仍然在想着對付這年青人的方法？

無忌微笑着，看着他，就像是一個收藏家正在研究一件珍貴的古玩，正在鑑定這件古玩的眞假，又像是條小狐狸，正在研究一條老狐狸的動態，希望自己能從中學到一點秘訣。

焦七太爺是不是也在偷偷的看他？

× × ×

賈老板和廖老八終於捧着一大叠銀票回來了，先檢了兩張給無忌。

「這裏是兩萬。」

「你們已凑够了四十萬兩？」

「這裏是四十萬，」賈老板放下銀票，臉上也不禁露出得意之色。

能够在頃刻之間凑出四十萬兩銀子來，絕不是件容易事。

無忌笑道：「看來賈老板的買賣的確做得很發財。」

賈老板也笑了笑，道：「這本來就是發財的買賣！」

無忌道：「好，現在我們怎麼賭？」

那臉色淡黃的中年人先咳嗽了兩聲，道：「行有行規，賭也有賭規。」

無忌道：「做事本來就要做得有規矩，賭錢的規矩更大。」

臉色淡黃的中年人道：「可是不管什麼樣的規矩，總得雙方同意。」

無忌道：「對。」

臉色淡黃的中年人道：「若是只有兩家對賭，就不能分莊家閑家。」

無忌道：「對。」

中年人道：「所以先擲的無論擲出什麼點子來，另一家都可以趕。」

無忌道：「若是兩家擲出的點子一樣呢？」

中年人道：「那麼這一把就不分輸贏，還得再擲一把。」

無忌忽然搖頭，道：「這樣不好。」

中年人道：「有什麼不好？」

無忌道：「如果兩家總是擲出同樣的點子來，豈非就要一直賭下去？這麼樣就算賭個三天三晚，也未必能分得出輸贏來的。」

中年人道：「你想怎麼賭？」

無忌道：「先擲的若是擲出最大的點子來，對方就只有認輸。」

最大的點子就是三個六，他只要一伸手，擲出的就是三個六。

八個人都在瞪着他，幾乎異口同聲，同時問道：「誰先擲！」

無忌道：「這位老爺子年高望重，我當然應該讓他先擲。」

這句話說出來，每個人都吃了一驚，連焦七太爺都顯得很意外。

這小子是瘋了，還是自己覺得太有把握？

無忌神情不變，微一微笑，又道：「你先請！」

焦七太爺又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道：「老大，拿副骰子來。」

臉色淡黃的中年人立刻從身上拿出個用白玉雕成的小匣子來。

匣子裏黃緞墊底，有三顆白玉骰子。

中年人道：「這是進貢用的玉骰子，是寶石齋老掌櫃親手做的上上極品，絕不會有假。」

焦七太爺吩咐道：「你拿給趙公子去看看？」

中年人道：「是。」

他用雙手捧過去，無忌却用一隻手推開了，微笑道：「我用不着看，我信得過這位老爺子。」

焦七太爺又盯着他看了半天，才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好，有氣派！」

他用兩根留着三寸長指甲的手指，將骰子一顆顆拈了出來，把在掌心：「一把見輸贏？」

無忌道：「是。」

焦七太爺慢慢的站起來，一隻手平伸，對着碗口，輕輕的將骰子放了下去。

這是最規矩的擲法，絕沒有任何人還能表示一點懷疑。

「叮」的一聲響，三顆骰子落在碗裏，響聲清脆如銀鈴。

骰子在不停的轉，每個人却似連心跳都停止。

× × ×

骰子終於停下來。

三個六，果然是三個六！所有點子裏最大的至尊寶，統吃！

無忌笑了！

他拍了拍衣裳，慢慢的站起來，道：「我輸了。」

說出了這三個字，他就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 × ×

屋子裏已靜了很久。

這間屋子裏有九個人，有九個人的屋子裏，通常都不會這麼靜。

這九個人非但都不是啞吧，而且都是很會說話，很懂得說話技巧的人。

他們都沒有開口，只因爲他們心裏都在想着一件事。

那個行運豹子，爲什麼要做這種事？

誰都想不到他就這麼樣說了句：「我輸了」然後就走了。

這結束實在來得太突然，太意外。

他走了很久以後，焦七太爺才開始抽他的水壺袋，一口一口的抽着，「噗落，噗落」一聲聲的响。

過了很久，才有人終於忍不住要發表自己的意見，第一個開口的人，當然是廖老八。

「我告訴你們這是怎麼回事，輸就是輸，贏就是贏，他輸了所以他就走了。」

「雖然他輸得很漂亮，走的也很漂亮，可是他既然輸了，不走還賴在這裏幹什麼？」

沒有人答腔。

除了他之外，根本沒有人開口。

焦七太爺一口一口的抽着水烟，微微的冷笑，忽然道：「老大，你認爲這是怎麼回事？」

老大就是那臉色發黃的中年人，他姓方，在焦七太爺門下的八大金剛中，他是

老大。

方老大遲疑着，道：「我想不通。」

焦七太爺道：「怎麼會想不通？」

方老大道：「老八說的也很有道理，既然輸了，不走幹什麼？」

他又想了想：「可是我總覺得這件事好像並不是這麼簡單。」

焦七太爺道：「爲什麼？」

方老大說道：「因爲，他輸得太痛快了。」

這是實話。

無忌本來確實可以不必輸得這麼快，這麼慘，因爲他本來不必讓焦七太爺先擲的。

廖老八可忍不住道：「你認爲他別有用意？」

方老大承認。

廖老八道：「那麼我們剛才爲什麼不把他留下來？」

方老大冷笑道：「人家既然認輸了，而且輸得那麼漂亮，那麼痛快，我們憑什麼還要把人家留下來？」

廖老八沒話說了。

焦七太爺道：「你也猜出了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方老大道：「我猜不出。」

人家錢也輸光了，人也走了，你還能對他怎麼樣？

焦七太爺又開口抽他的水烟，抽了一口又一口，烟早就滅了，他也不知道。

他並不是在抽水烟，他是在思索。

又過了很久很久，他枯瘦蠟黃的臉上，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

站在他面前的八個人，都已跟隨他二十年以上了，都知道他只有在想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時，才能有這種表 。

但是，誰也不知道他心裏想到了什麼事？

對一個已經七十二歲，已經經歷過無數次大風大浪的老人來說，應該已沒有什麼可怕的事。

所以每個人的心都拉了起來，吊在半空中，忐忑不定。

焦老太爺終於開口。

他在看着廖老八：「我知道你跟老六的交情最好，他在你的地盤裏有場子，你在他的地盤裏也有。」

廖老八不敢否認，低頭道：「是。」

焦七太爺道：「聽說你在這裏的場子也不小。」

廖八道：「是。」

焦七太爺道：「你那場子，有多少本錢？」

廖八道：「六萬。」

在焦七太爺面前，什麼事他都不敢隱瞞，所以他又接着道：「我們已經做了四年多，已經賺了二十多萬，除了開銷外，都存在那裏沒有動。」

他在笑，笑得却有點不太自然：「因爲我那女人想用這筆錢去開幾家妓院。」

焦七太爺道：「聽說你身邊最得寵的一個女人叫媚娥？」

廖八道：「是。」

焦七太爺道：「聽說她也很好賭。」

廖八陪笑道：「她賭得比我還兇，只不過她總是贏的時候多。」

焦七太爺忽然嘆了口氣，道：「贏的時候多就糟了！」

——一個人開始賭的時候，贏得越多越糟，因爲他總是會覺得自己手氣很好，很有賭運，就會越來越想賭，賭得越大越好，就算輸了一點，他也不在乎，因爲他覺得自己一定會贏回來。

——輸錢的就是這種人，因爲這種人常常會一下子就輸光，連本錢都輸光。

這是焦七太爺的教訓，也是他的經驗之談，他們八個人都已經聽了很多遍，誰都不會忘記。

可是誰都不知道焦七太爺爲什麼會在這種時候問這些話。

焦七太爺又問道：「連本錢加上利息，你那場子裏，可以隨時付出的銀子有多少？」

廖八道：「一共加起來，大概有二十多萬兩。」

焦七太爺道：「你不在的時候，是誰在管那個場子？」

廖八道：「就是我那個女人。」

他又陪笑道：「可是你老人家放心，她雖然會吃醋，却從來不會吃我。」

焦七太爺冷冷道：「不管怎麼樣，她手上多少總有點錢了。」

廖八不敢開腔。

焦七太爺接着又道：「你想她大概有多少？」

廖八遲疑着，道：「大概最少總有七八萬了。」

焦七太爺道：「最多呢？」

廖八道：「說不定，也許已經有了十七八萬。」

焦七太爺沉默着，看着桌上的銀票，過了很久，才緩緩道：「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七，你們每個人分兩萬。」

六個人同時謝過焦七太爺的賜賞，他們從不敢推辭。

焦七太爺道：「老六出的賭本，也担了風險，老六應該分五萬。」

賈老板也謝過，心裏却在奇怪，既然每個人都有份，爲什麼不分給老八？

可是焦七太爺既然沒有說，誰也不敢問。

焦七太爺道：「三萬兩分給我這次帶來的人，剩下的二十萬，就給老八吧。」

焦七太爺做事，一向公平合理，對這八個弟子，更沒有偏愛，這次，廖八本沒有出力，却分了個大份，大家心裏，都在詫異。

廖八自己也吃了一驚，搶着道：「爲什麼分給我這麼多？」

焦七太爺嘆了口氣，道：「因爲你很快就會需要的。」

廖八還想再說，那面色淡黃的中年人忽然失聲道：「好厲害，好厲害。」

賈老板道：「你說誰好厲害？」

中年人嘆息搖頭，道：「那個姓趙的年青人好厲害。」

賈老板道：「剛才我也已想到，他這麼樣做，只因爲生怕老爺子看破他的手法，又不願壞了他『行運豹子』的名聲，所以索性輸這一次，讓別人永遠猜不透他是不是用了手法。」

中年人慢慢的點頭，道：「只憑這一着，已經用得夠厲害了。」

賈老板道：「但是他畢竟還是輸了四十萬，這數目並不少。」

中年人道：「只要別人沒法子揭穿他的手法，他就有機會撈回來。」

賈老板道：「怎麼撈？」

中年人道：「他在賭這上面輸出去的，當然還是從賭上撈回來，」

一向沉默寡言的老三忽然也嘆了口氣，道：「他在這裏輸了四十萬，難道不會到別的地方去贏回來？」

廖八道：「到那裏去贏？」

中年人看着他苦笑搖頭，賈老板已跳起來，道：「莫非是老八的場子？」

老三道：「現在你總該明白，老爺子爲什麼將最大的一份分給老八了。」

賈老板道：「我就不信他的手腳這麼快，一下子就能把老八的場子贏倒。」

焦七太爺眨着眼，微微冷笑，道：「你爲什麼不去看看。」

廖八已經衝了出去，賈老板也跟了出去。

中年人還在搖頭嘆息，道：「他若不把場子交給女人管，也許還不會這麼快就輸光，可惜現在……」

每個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女人輸了錢就會心疼，心疼了就想翻本，遇見了高手，就一定會越輸越多，輸光爲止。

「翻本」本來就是賭徒的大忌，眞的行家，一輸就走，絕不會留戀的。

「一輸就走，見好就收」。

這兩句話一向是焦七太爺的座右銘，眞正的行家，從不會忘記。

老三又嘆了口氣，道：「我只希望老八的房契不在那女人手裏。」

中年人道：「以我看，那場子老六一定也有份，一定也有筆錢擺在那裏。」

他嘆息着又道：「說不定還有個女人擺在那裏。」

兩個女人輸得當然比一個女人更快。

× × ×

賈老板回來的時候，果然滿頭大汗，臉色發青。

中年人道：「怎麼樣？」

賈老板勉強想笑，却笑不出：「老爺子和大哥果然料事如神！」

中年人道：「他贏走了多少？」

賈老板道：「五十四萬兩的銀票，還有城裏的兩棟房子。」

中年人道：「其中有多少是你的？」

賈老板道：「十萬。」

中年人看看老三，兩個人都在苦笑。

賈老板恨恨道：「那小子年紀青青，想不到竟如此厲害。」

焦七太爺瞇着眼在想，忽然問道：「老八是不是帶着人去找他麻煩去了？」

賈老板道：「他把老八場子裏的兄弟放倒了好幾個，我們不能不去找回來。」

焦七太爺道：「他贏了錢還要揍人。也未免太兇狠了些。」

賈老板道：「是。」

焦七太爺冷笑道：「怕只怕兇狠的不是人家，而是我們。」

賈老板道：「我們……」

焦七太爺忽然沉下臉，厲聲道：「我問你，究竟是誰先動手的？」

看見焦七太爺沉下臉，賈老板已經慌了，吃吃的道：「好像是老八場子裏的兄弟。」

焦七太爺冷聲道：「他們爲什麼要動手？是不是因爲人家贏了錢，就不讓人家走？」

賈老板道：「那些兄弟，認爲他在作假。」

焦七太爺臉上已有怒容，冷笑道：「就算他做了手腳，只要你們看不出來，就是人家本事，你們憑什麼不讓人家走？」

他目中又射出精光，瞪着賈六：「我問你，你們那裏是賭場？還是強盜窩？」

賈老板低下頭，不敢再開口，剛擦乾的汗又流滿一臉。

焦七太爺的激動很快就平息了。

賭徒們最需要的不僅只是「幸運」，而且還有「冷靜」。

一個從十來歲時就做了賭徒，而且做了「賭王」的人，當然很能控制自己。

但是有些話他不能不說：「就好像開妓院一樣，我們也是在做生意，雖然這種生意並不太受人尊敬，却還是生意，而且是種很古老的生意！」

這些話他已說了很多次。

自從他把這些人收爲門下的時候，就已經讓他們有了這種觀念。

——這種生意雖然並不高尚，却很溫和。

——我們都是生意人，不是強盜。

——做這種生意的人，應該用的是技巧，不是暴力。

焦七太爺平生最痛恨的一件事，就是暴力。

他又問：「現在你是不是已明白我的意思？」

賈老板道：「是。」

焦七太爺道：「那麼你就該趕快去把老八叫回來。」

賈老板低着頭，陪笑道：「現在去恐怕已經來不及了。」

焦七太爺道：「爲什麼？」

賈老板道：「因爲他把郭家三兄弟也帶去了。」

焦七太爺道：「郭家三兄弟，是什麼人？」

賈老板道：「是我們兄弟裏最『跳』的三個人。」

他又解釋：「他們跟別的兄弟不一樣，就不喜歡賭，也不喜歡酒色，他們只喜歡揍人，只要有人給他們揍，他們絕不會錯過的。」

× × ×

「跳」的意思，不僅是暴躁，衝動，好勇鬥狠，而且還有一點「瘋」。

「瘋」的意思就很難解釋了。

那並不是眞的瘋，而是常常莫名其妙，不顧一切的去拚命。

郭家三兄弟都很「瘋」，尤其是在喝了幾杯酒之後。

現在他們都已經喝了酒，不僅是幾杯，他們都喝了很多杯。

郭家三兄弟的老二叫郭豹，老五叫郭狼，老么叫郭狗。

郭狗這名字實在不好聽，他自己也不太喜歡，可是他老子既然替他起了這麼樣一個名字，他也就只好認了。

他們的老子是個很兇狠的人，總希望能替他的兒子起個很兇的名字，一種很兇猛的野獸的名字。

只可惜他所知道的字彙並不多，生的兒子却不少。除了虎，豹，熊，獅，狼……之外，他再也想不出還有什麼兇猛的野獸。

所以他只有把他的么兒子叫「狗」，因爲狗至少還會咬人。

× × ×

郭狗的確會咬人，而且喜歡咬人，咬得很兇——不是用嘴咬，是用他的刀。

他身上總帶着把用上好緬鐵千鎚百鍊打成的「緬刀」。可以像皮帶一樣圍在腰上。

他的刀法並沒有得到眞正的名家的傳授，却很兇狠，很有勁。

就算眞正的名家，跟他交手時，也常常會死在他的刀下。

因爲，他常常會莫名其妙的去跟人拚命。

因爲他很「跳」。

× × ×

現在他們都已到了平安客棧，趙無忌就住在平安客棧裏。

平安就是福，旅途上的人，更希望能一路平安，所以每個地方都幾乎有家平安客棧。

住在平安客棧裏的人，縱然未必個個都能平安，大家還是喜歡討個吉利。

這家平安客棧不但是城裏最大的一家，而且是個聲譽卓著的老店。

廖八爺一馬當先，帶着他的打手們到這裏來的時候，正有個陌生人背負雙手，站在門外的避風簷下，打量着門口招牌上四個斗大的金字，微微的冷笑。

這人三十出頭，寬肩細腰，滿臉精悍之色，身上穿着件青布長衫，布襪草鞋，上面却用一塊白布巾纏着頭。

廖八一心只想去對付那個姓趙的，本沒有注意到這麼樣一個人。

這人却忽然冷笑着喃喃自語：「以我看這家平安客棧只怕一點都不平安，走進的人若想再平平安安的出來，只怕很不容易。」

廖八霍然回頭，盯着他，厲聲道：「你嘴裏在嘀咕什麼？」

白布包頭的壯漢神色不變，冷冷的打量了他兩眼，道：「我說我的，跟你有什麼關係？」

在這段地面上混的兄弟們，廖八認不得的很少，這人看來却很陌生，顯然是從外地來的，說話的口音中，帶着很濃的四川音。

廖八還在瞪着眼打量他，郭狗子已經衝過來準備揍人了。

這人又在冷笑，道：「放着正點子不去找，却在外面亂咬人，莫要咬破了自己的嘴。」

郭狗子的拳頭已經打了出去，却被廖八一把拉住，沉聲道：「咱們先對付了那個姓趙的，再回來找這小子也不遲！」

廖八爺雖然性如烈火，畢竟是見過世面的老江湖了，彷佛已看出了這個外路人並不簡單，說的話中也好像別有深意，已不想再多惹麻煩。

郭狗子却還是不服氣，臨走時，還瞪了這人幾眼，道：「你有種，就在這裏等着。」

這人背着手，仰着臉，微微的冷笑，根本不望他。

等他們走進去，這人居然眞的在門口一張長板櫈上坐了下來，用一隻手在脚上打着拍子，哼起川中的小調來。

他一支小調還沒有哼完，已經聽見裏面傳出了慘呼聲，甚至連骨頭折斷的聲音都可以隱約聽得見。

這人皺着眉，搖了搖頭，嘴裏正數着：「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跟着廖八進去的一共有十二個人，現在果然已只剩下六個還能用自己兩條腿走出來。

廖八雖然還能走，手腕却似已折斷了，用左手捧着右腕，痛得直冒冷汗。

這個人眼角瞟着他，又在喃喃自語：「看來這平安客棧果然一點都不平安。」

× × ×

廖八只好裝作聽不見。

那行運豹子不但會擲骰子，武功也遠比他想像中高得多。

郭家三兄弟一出手立被人家像打狗一樣打得爬不起來，三個人至少斷了十根指骨。

他自己本來對自己的「大鷹爪手」很有把握，想不到人家居然也用「大鷹爪手」來對付他，而且一下就把他手腕擰斷。

現在他就算還想找麻煩，也沒法子找了，這人說的話，他只有裝作聽不見。

誰知這人却不肯放過他，忽然站起來，一閃身就到了他面前。

廖八變色道：「你想幹什麼？」

這人冷冷的一笑，忽然出手。

廖八用沒有斷的一隻手反摑去，忽然覺得肘上一麻，連這條手都垂了下去，不能動了。

後面有兩人撲上來，這人頭也不回，曲着肘往後一撞，這兩人也被打得倒下。

這人出手不停，又抓起了廖八那隻本來已被擰斷的手腕，輕叱一聲。

「着！」

只聽「格叱」一聲响，廖八滿頭冷汗如雨，斷了的腕子却已被接上。

這人已後退了幾步，背負起雙手，悠然微笑，道：「怎麼樣？」

廖八怔在那裏，怔了半天，看看自己的腕子，用力甩了甩，才看看這來歷不明，行踪詭秘的外路人，忽然道：「我能不能請你喝杯酒。」

這人回答得很乾脆：「走。」

× × ×

酒已擺上來，廖八一連跟這人乾了三杯，才長長吐出口氣，把那隻本來已被擰斷的手伸出來，大姆指一挑，道：「好，好高明的手法。」

這人淡淡道：「我的手法本來就不錯，可是你的運氣更好。」

廖八苦笑道：「這算什麼鳥運氣，我廖八從出生就沒栽過這麼大的跟斗。」

這人道：「就因爲你栽了這個跟斗，才算眞是你的運氣。」

他知道廖八不懂，所以又接着道：「你若把那姓趙的做翻，你就倒霉了。」

廖八更不懂。

這人又喝了兩杯，才問道：「你知道那龜兒子是什麼來歷？」

廖八搖頭：「不知道。」

這人道：「大風堂的趙簡趙二爺，你總該知道吧！」

趙簡成名極早，二十年前就已名震江湖，黃河兩岸，關中皖北，也都在大風堂的勢力範圍之內，趙二爺的名銜，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廖八道：「我若連趙二爺的名頭都不知道，那才眞是白混了。」

這人道：「那個姓趙的龜兒子，就是趙簡的大公子。」

廖八臉色立刻變了。

這人冷笑道：「你想想，你若眞的做翻了他，大風堂怎麼會放過你？」

廖八一面喝酒，一面擦汗，忽然又不停的搖頭，道：「不對。」

這人道：「什麼不對？」

廖八道：「他若眞是趙二爺的公子，只要亮出字號來，隨便走到那裏去，要找個幾十萬兩銀子花，都容易得很。」

這人道：「不錯。」

廖八道：「那他爲什麼要撈到賭場裏來？」

這人笑了笑，笑得彷彿很神秘。

廖八道：「難道他存心想來找我們的痲煩，挑我們的場子？」

這人在喝酒，酒量還眞不錯，連乾了十來杯，居然面不改容。

廖八道：「可是我知道大風堂的規矩，一樣賭，一樣女人，這兩行他們是從來不插手的。」

這人微微一笑，道：「規矩是規矩，他是他。」

廖八變色道：「難道這是他自己的主意，想來挑我們的場子，難道他也想在這兩行裏插一脚？又碍着大風堂規矩，所以才不敢亮字號。」

這人淡淡道：「一個像他這麼樣的小伙子，花錢的地方當然不少，大風堂的規矩偏偏又太大，他若不偸偸的出來撈幾文，日子怎麼過得下去？」

他悠悠的接着道：「要想出來撈錢，當然只有這兩行最容易。」

廖八怒道：「大風堂在這裏也有人，我可以去告他。」

這人道：「你怎麼告？趙二爺在大風堂裏一向最有人望，難道還想要大風堂的人帮着你來對付他的兒子？」

廖八不說話了，汗流得更多，忽然大聲道：「不行，不管怎麼樣都不行，這是我們用血汗打出來的天下，我們絕不可能就這麼樣讓給別人。」

這人嘆了口氣，道：「只可惜看樣子你不讓也不行，除非——」

廖八道：「除非怎麼樣？」

這人道：「除非這位趙公子忽然得了重病，去找他老子去了。」

他又替自己倒了杯酒，一飲而盡。「只有死人是永遠不會找錢花的。」

廖八盯着他看了很久，壓低聲音問道：「你想他會不會忽然重病？」

這人道：「很可能。」

廖八道：「你有法子能讓他忽然生這麼樣一場病？」

這人道：「那就得看你了。」

廖八道：「看什麼？」

這人道：「看你有沒五萬兩銀子？」

廖八眼睛裏發出了光，道：「如果我有呢？」

這人道：「那麼你就只有發張帖子，請他明天中午到城裏去那家新開的四川館子『壽爾康』去吃飯。」

他微笑，接着道：「這頓飯吃下去，我保證他一定會生病，而且病得很重。」

廖八道：「病得多重？」

這人道：「重得要命。」

廖八道：「只要我發帖子請他，他就會去。」

這人道：「他一定會去。」

廖八又問道：「我是不是還要請別人去？」

這人道：「除了賈老板外，你千萬不能請別人，否則……」

廖八道：「否則怎麼樣？」

這人沉下臉，冷冷道：「否則病的只怕就不是他，是你。」

廖八又開始喝酒，擦汗，又喝了三杯下去，忽然一拍桌子道：「就這麼辦！」

× × ×

「壽爾康」是蜀中一家很有名的菜館，主人姓彭，不但是個很和氣很會照顧客人的生意人，也是個手藝非常好的廚師。

他的拿手菜是豆瓣活魚，醬爆肉，痲辣蹄筋，魚香茄子，和魚香肉絲。

這些雖然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可是從他手裏燒出來，却有化腐朽爲神奇的本事。

尤其是一尾豆瓣活魚，又燙，又嫩，又鮮，又辣，可下酒，可下飯，眞是叫人百吃不厭，眞有人不惜趕一兩個時辰的車，就爲的要吃他這道菜。

後來彭老板生了兒子，娶了媳婦，又抱了孫子，算算自己的家當，連玄孫子，灰孫子都已經吃不完，所以就退休了。

可是「壽爾康」的老招牌仍在，跟他學手藝的徒子徒孫們，就用他的招牌，到各地方去開店，店越開越多，每家店的生意都不壞。

這裏的「壽爾康」，却還是最近才開張的，掌厨的大師傅，據說是彭老板的親傳，一尾豆瓣活魚燒出來，也是又辣，又燙，又嫩，又鮮。

所以這家店開張雖然還不到半個月，名氣就已經不小。

× × ×

無忌也知道這地方。

他第一天到這裏來的時候，就已在壽爾康吃的晚飯。

除了一道非常名貴的豆瓣燒黃河鯉魚外，他還點了一樣痲辣四件，一樣魚唇烘蛋，一樣回鍋醬爆肉，一碗豌豆肚條湯。

他吃喝得滿意極了，却被辣得滿頭大汗。

他還給了七錢銀子小賬。

一個單獨來吃飯的客人，能够給幾分

錢子小賬已經算很大方的了。

所以他今天剛走進大門，堂口上的「么師」就已經遠遠的彎下了腰。

× × ×

么師是四川話。

么師的意思，就是店小二，伙計，堂倌。

這裏的么師，據說都是貨眞價實，道道地地的四川人，雖然聽不見「格老子」，「龜兒子」，「先八板板」這一類四川人常常掛在嘴邊的土話，可是每個人頭上都纏着白布，正是標準川人的標誌。

川人頭上喜歡纏白巾，據說只爲了記念十月渡瀘的諸葛武侯。

七星燈滅，武侯去世，川人都頭纏白巾，以示哀悼，以後居然相沿成習。

一入川境，只要看見頭上沒有纏着白巾的人，一定是川人嘴裏的「下江人」，也就是「脚底下的人」，吃一頓三十文錢的飯，也得多付十文。

幸好這裏不是蜀境，今天也不是無忌請客。

所以他走進「壽爾康」大門的時候，臉上的表情愉快得很。

他心裏是不是眞的愉快，就只有天知道了。

主人有兩位，賈六，廖八。

客人只有無忌一個。

菜却有一整桌，只看前面的四冷盤和四熱炒，就可以看出這是桌很名貴的菜。

酒是最好的瀘川大麵。

無忌微微一笑，道：「兩位眞是太客氣了。」

賈六和廖八確實很客氣，對一個快要死了的人，客氣一點有什麼關係。

到這裏來之前，他們已經把這件事仔細討論了很久。

「那個人雖然來歷不明，行踪詭異，可是他說的話，我倒很相信。」

「你相信他能對付趙無忌？」

「我有把握。」

「你看見過他的功夫？」賈六本來一直都抱着懷疑的態度。

「他不但功夫絕對沒問題，而且身上還好像帶着種邪氣。」

「什麼邪氣？」

「我也說不出，可是我每次靠近他的時候，總覺得心裏有點發毛，總覺得他身上好像藏着條毒蛇，隨時都會鑽出來咬人一樣。」

「他準備怎麼樣下手？」

「他不肯告訴我，只不過替我們在壽爾康樓上訂了個房間雅座。」

「爲什麼要選壽爾康？」

「他說話帶着川音，壽爾康是家川菜館子，我想他在那裏一定還有帮手。」

壽爾康堂口上的么師一共有十個人，樓上五個，樓下五個。

賈六曾經仔細觀察過他們，發現其中有四個人的脚步，都很輕健，顯然是練家子。

等到他們坐定了之後，樓上的么師又多了一個，正是他們的那位「朋友」。

「我們約定好五萬兩銀子先付三萬，事成後再付尾數。」

「你已經付給了他！」

「今天一早就付給了他。」

「帖子呢？」

「帖子也已經送了給那個姓趙的，還附了封短信。」

「誰寫的信？」

「我那大舅子。」

廖八的大舅子雖然只不過是個監生，寫封信絕不成問題。

信上先對無忌表示歉疚和仰慕，希望無忌必要賞臉來吃頓飯，大家化敵爲友。

「你看他會不會來。」

「他一定會來。」

「爲什麼？」

「因爲他天生就是個胆大包天的人，對什麼事都不在乎。」

無忌當然來了。

他從不拒絕別人的邀請，不管誰的邀請都一樣。

「他們準備什麼時候下手？」

「等到第一道主菜豆瓣鯉魚端上來的時候，只要我一動筷子挾魚頭，他們就出手。」

× × ×

現在主菜還沒有開始上，只上了四冷盤和四熱炒，廖八手心裏却已開始冒汗。

他並不是沒有殺過人，也不是沒有看見過別人殺人，只不過等待總是會令人覺得緊張。

他只希望這件事趕快結束，讓趙無忌這個人永遠從地面上消失。

因爲這件事絕不能讓焦七太爺知道，所以，一動手就絕不能出錯。

× × ×

無忌一直顯得很愉快，好像從未發覺這件事有任何一點值得懷疑之處。

雖然他「白天從不喝酒」，也吃的不多，話却說得不少。

因爲他在說話的時候，別人就不會發現他一直在注意觀察。

他看不出這地方有什麼不對，幾樣菜裏也絕對沒有毒！賈六和廖八也吃不少。

他們甚至連貼身的隨從都沒有帶，外面也看不到有任何埋伏。

難道他們眞的想化敵爲友！

唯一有點奇怪的地方是，這裏有幾個么師特別乾淨。

他們上菜的時候，無忌注意到他們連指甲縫裏都沒有一點油垢。

在飯館裏做事的，很少有這麼乾淨的人。

可是他們如果眞的有陰謀，也應該想到這一點，把自己弄得髒一些。

其中還有個堂倌的背影看起來好像很眼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

但是無忌却又偏偏一直想不起來。

他很想看看這個人的臉，可是這個人只在門口幌了幌，就下樓去了。

「這地方的堂倌，我怎麼會認得？身材長得相像的人，世上本就有很多。」

他一直在替自己解釋，因爲他並不是眞的想找賈六廖八他們的痲煩。

他這麼樣做，只不過因爲他要用這法子去找一個人。

他認爲，只有用這種法子，才能够找得到。

（未完）

武林逸事

蘇乞兒勇戰生霸王

小雲・文

廣東十虎裏面分前五虎以及後五虎，這十隻猛虎可以代表領南武林高手，不過，他們的日子並非接續，相隔很遠，前五虎，即是由王隱林到蘇黑虎，生於清朝嘉慶，道光，咸豐這三代之間，至於後五虎，則由咸豐開始，直到同治，光緒，宣統。到了民國初年，所有老虎都死光了，只剩一個鐵橋三，封刀收拳，在河南的海幢寺帶髮出家，不問世事。現時我想談的蘇乞兒，他是後五虎裏面的一個，順德碧江鄉人，比較蘇黑虎後了二十年，雖然他的武技極精，但因他一向嗜武，從小到大都是喜歡打鬥的，家道中落，無以爲生，後來流落江湖，淪爲乞丐，故此，武林中人把他稱做蘇乞兒。至於他的拳脚，以洪家做底，另加七星連環扣，蟠龍脚等，出手極快，故此，他雖是乞兒，仍有實力，威震一方。

現時我們對黑社會的稱呼有所謂大哥頭，另有二哥三哥，舊日廣州人士，稱呼改變，大哥稱做大路，二哥就是二路，三哥屬於三路，因爲那個路字與大佬的佬字同音，故此稱做大路，意思跟大哥相同，一聽就懂，廣州幫會所說的大哥二哥和三哥，在武林中人來說，却是特別重視那三哥或三路的，因爲它等於幫會裏面的打手。

香港的黑社會大哥稱做堂主，二哥叫做白紙扇，三哥就是雙花紅棍，再落就是紅棍和草鞋，一級又一級，雙花紅棍等於打手，這種級數就是從以前廣州幫會留下來的，故此，蘇乞兒在廣州花子行裏面做了第三路的角色，亦即等於他是花子行裏面的打手，坐第一把交椅。

凡是首席打手，一定要手脚毒辣，有些斤両，至於做花子行的首席打手，更不容易，原因是乞兒這種人爛命一條，隨時拚個你死我活，打得特別兇，有時幾十個乞兒圍攻，如果坐了第一把交椅的人，並非武功精湛，那就一下子倒下來，那一張交椅無法坐得穩。

當時廣州與隣近各縣，都有花子行，屬於七十二行之一，奇怪的是當地縣衙也承認有這個行頭，但求花子不要滋事，就讓他們留在街上，有人管理他們當然是勝過散沙一團，官方這樣想，民間就乘機利用，有資格做花子行大路的，一定是個官，當日廣州有一句話，說：「大路有面，二路有錢，三路手瓜起𦟌。」至於普通人或商家方面，所有花子，不叫乞兒，叫做大食懶。

花子行裏面的大食懶，非常之多，他們加入了花子行之後，有人做阿哥頭，總算好些，凡是居民有婚姻嫁娶，壽辰和陰忌，喪禮等，總之，有酒席擺設，花子行就派八個人到來，大飲大食，主家不敢拒絕，那幾個花子並非在賓客臨門之際便即衝進來飲食的，仍有規矩，一定要在戶外等候，賓客盡散，然後進入裏面，把各枱食餘的和剩酒作爲歡宴，醉飽之後，仍向主人討利是，因爲那些人並非倒亂性質，橫豎酒菜有剩，送給他們，無傷大雅，久而久之，就養成了習慣，沒有加入花子行的人，固然不敢登堂取食，就算加入了花子行，亦要排除，輪到他吃，然後敢到紅、白事的主家那邊取食。

當時廣州的花子行有特殊組織，蘇乞兒從外邊走來，並不知情，他以爲自己是個乞兒，那就無人扳交情了，他亦不想高攀，故此樂樂寡合，非常孤獨，他到了廣州之日，人地生疏，那天，他行經多寶坊，看見一所富戶張燈結綵，鼓樂之聲震耳，有許多人祝賀，抬頭一望，知是婚禮，蘇乞兒腹如雷鳴，只好厚着臉皮，坐在大屋旁邊的橫街石級之上，等待盛筵過後，然後討些淝飯充飢。

蘇乞兒坐在石階上面不久，忽有一個壯漢走近，年約三十，臉肉橫生，不過，衣衫襤褸，看來也是乞丐，他走近蘇乞兒身邊大喝一聲，說：「你想等候什麼？」

因爲他疾言厲色，來意不善，蘇乞兒暗暗提防，說：「是的，我想討點酒菜，老兄有何指教呢？」

壯漢再喝一聲，說：「你加入花子行沒有呢？」

蘇乞兒說：「什麼叫做花子行呢？」

壯漢笑着說：「你眞是大懵，做了乞兒，連自己本家的花子行也不知道，讓我對你說知，整個廣州城如果不是花子行的兄弟，休想行乞，快些滾開！」

蘇乞兒哈哈大笑，說：「我已經餓透了，吃飽就滾，沒有飯吃，我想滾也滾不動，你如此够威，請問貴姓大名？」

壯漢伸手拍打着自己的胸膛，說道：「老子姓天，排行第四，花子行的打手天老四就是我！」

蘇乞兒逐漸發怒，他大喝一聲，說：「天老四，我老蘇天不怕地不怕，有本領的就放馬過來！」

天老四自稱排行第四，這一句話是另有解釋的，除了大路二路三路之外，就是第四路，亦即可以說，他僅次於第三路的打手，照這樣看，他也是有些拳脚，然後能够担得起第四路的職位了，那時他看見蘇乞兒竟然衝撞幾句，怒火攻心，大吼一聲，右拳提起，一個冚捶迎頭打下，這一招叫做天師蓋印，如果蘇乞兒閃避得遲，登時腦漿爆裂，死於非命。

當時蘇乞兒坐着跟他交談，突見這傢伙目露兇光，早作準備，天老四右拳凌空而下，他立刻用左手往上一撥，順勢向對方的小腹拍去，這一招稱做美人照鏡，又快又準，天老四的腹部，吃了一掌，登時身不由主的向後倒退兩步。

那個地方並非很寬闊，在石階上面打鬥是不能退的，一退就閃了脚，向後跌倒，天老四的後腦撞在階石上面，登時流血，蘇乞兒一躍而起，說：「天老四，你的武功太過低級，並非我的對手，我喚做蘇乞兒，住在關帝廟，你快些回去叫師傅來跟我分個高下！」

天老四雖然受傷，但仍不敢抗命，從地上爬起來，伸手掩着後腦，趕快走回花子行的會館。那時廣州花子行的會館設在油欄門附近迴瀾橋下，所謂大路的那個人，當然是名流富戶，他姓劉，叫做劉華甫，因爲他是翰林裏的人，認識他的人，尊稱他爲劉太史，此人在廣州官塲頗有地位，就算南海番禺兩個縣官都忌他三分。至於二路何福南，乃是廣州的大賭棍，家財百萬。三路林大魁，當時三十二歲，身高七尺，熊背虎腰，有生霸王之稱，自誇他一雙鐵拳打出去，有五百斤之力，無人能敵。至於天老四，不過是他貼身幾個馬仔當中的一個。

當時天老四連爬帶走的回到迴瀾橋花子行會館，奔入門內，拿出止血藥粉敷在後腦傷口，另叫人用白布包紮，躺在床上，仍有呻吟之

聲，他忽然聽到房外步履聲作響，抬頭一望，走進來的一個人就是三路生霸王林大魁。

林大魁看見天老四紮住後腦，面靑唇白，似有病容，猛吃一驚，追問何事，天老四長嘆一聲說：「三路，說來確是極羞愧，枉我有四路之稱，今日竟然給一個陌生的乞兒擊敗。」

天老四講完，便把經過情形向生霸王稟知。生霸王聽了，赫然震怒，說：「蘇乞兒眞是胆包天，他住在何處呢？」

天老四說：「我一向不認識他，不過，他曾經說，住在關帝廟，叫我請師傅到那邊找他，或者此言屬實。」

生霸王大笑，說：「整個廣州城只有三間關帝廟，最大的關帝廟就是大東門那一間，其次是三聖社，最細的一間就是黃沙柳波橋的了，我叫人到三間關帝廟偵查，必然知道那個乞兒的行踪。」生霸王說完，便叫三個花子分頭前往三間關帝廟偵查蘇乞兒的行踪，黃昏過後，有一個花子回來報告，說是柳波橋的關帝廟內新來一個氣力很大的乞兒，竟把廟祝林老岳欺負，住在廟裏，他說那間關帝廟是以前的善長仁翁捐錢建築，並非林老岳的私人產業，故此，乞兒也可入居，林老岳不敢抵抗，因此，姓蘇的乞兒就住在關帝廟偏廳那邊。

生霸王聽了這番話，喜出望外，說：「如你所述，我去協助林老岳把那個乞兒拆骨，別人也不會說我恃勢凌人。」

柳波橋以前本來是南漢王劉銀御花園中的一部份，很有氣勢，到了清朝末葉，蒼海桑田，御花園的圍牆已經拆掉，整個地方變成街巷，僅有一條小溪，上面架着一度石橋，仍然保持古跡，橋下有一所關帝廟，香火甚盛，附近的居民喜歡到廟裏參拜，那間關帝廟倒也得到一般人的信仰，跟大間關帝廟相同，廟前有一塊廣場，容許小販擺檔，生霸王到達關帝廟前，斜陽半落，彷如萬度紅霞，他看見小販多已散去，昂然率領兩個花子，闖入關帝廟內。

廟中神殿左邊的牆角，有一個中年男子，約五十開外，獨自飲酒，他就是廟祝林老岳。

林老岳抬頭一望，還認得出他是花子行的三路，綽號生霸王，跟他點頭打招呼，說：「生霸王，你不會無緣無故到來找我的，有何貴幹呢？」

生霸王應聲而答：「對，林老岳，你說得對，聽聞此地有一個乞兒佔居關帝廟，作爲住宿之地，是否屬實呢？」

林老岳點點頭，說：「三路，你也知道此事嗎？乞兒到外邊討飯去了，請坐下來，他決不會徹夜不歸。」

林老岳先行請生霸王坐下，然後把蘇乞兒强佔偏廳的不法行爲告知，還說那個乞兒喧賓奪主，不但不肯搬出，還要口出大言，自稱總有一天把我驅逐出廟，你說我氣不氣呢？

生霸王說：「林老岳，你放心好了，今天我來此地，正是找他算賬的，全廣州人都知道我一拳有五百斤力，無人能够捱得起，我一定替那個乞兒拆骨，不過，現時他已走開，難道我坐着一直等候到天亮嗎？」

林老岳說：「你不會守候到天亮的，更深人靜他就回來，第二天天色剛亮，便即起來練武，跟着到觀音橋德興樓品茗，天天如此。」

生霸王聽了，說：「既然他每天早上必到觀音橋德興茶樓品茗，我索性到該處找他好了，那裏行人衆多，在各人目睹之下，我把他擊倒，比較在廟裏打鬥好些。」

林老岳說：「三路所說的話極對。」

生霸王隨出，率領兩個花子回到會館。一宿無話，翌日早上，陽光還沒有升起，生霸王就帶了四個花子到觀音橋下的德興茶樓品茗。

觀音橋在觀音大巷口，民初拆城築路，改名大同路，那一間德興茶樓仍然存在，最出名的是大肉麵，一早一晚，茶客甚衆，生霸王與四名花子，到德興茶樓二樓，就在樓梯口坐下，等候蘇乞兒。

天色亮透，蘇乞兒施施然來，仍然是獨自一人，他穿的衣裳相當陳舊，腰間束着一條布帶，看來似是淪落江湖的模樣，不過，他身材緊實，目有精光，走動時脚步非常堅定，練武之人都看出他是武林高手。生霸王居高臨下，看見他如此威武，暗自點頭，不敢輕敵。

蘇乞兒獨自一人走到二樓，憑窗坐下來，叫企堂送上米酒四両，另外要兩碟點心，自斟自飲，他不知道隣座就有人等着找晦氣，過了半個時辰，蘇乞兒吃了一些點心，喝到半醉，很是高興，結賬落樓，生霸王已經早他一步，走出德興茶樓，在觀音橋上等候。

許多閒人早已知道生霸王是不好惹的，且有三路之稱，那時他既在橋上恭候，料想他們有一場打架的鏡頭可供欣賞，便愈聚愈多，稍候，他們都看見蘇乞兒出來，又再看見生霸王一個箭步，衝前截住，另有幾個花子分東南西北四個位置站着，準備圍攻，至於蘇乞兒，藝高人胆壯，不慌不忙，注視着生霸王的臉孔。

生霸王雙眼一瞪，向蘇乞兒瞪了一眼，喝道：「蘇乞兒，你認識老子嗎？」

蘇乞兒雖然沒有看見過生霸王林大魁的眞面目，但已聽到花子行三路是個武林高手，身型雄偉，前幾天就在多寶坊把一個花子打到重傷，現時忽然在眼前出現，截住去路，不問而知是綽號生霸王的林大魁了，他哼一聽，冷笑起來，說：「我知道你是花子行的打手頭目，昨天你的手下鬥不過我，大概你知道此事，前來找我算賬，是否如此呢？」

生霸王大喝一聲，說：「蘇乞兒，你既然知道此事，也明白我的來意，不必多說，動手打個痛快！」

生霸王聲如雷鳴，說到這裏，便即展開攻勢，他的身材高大，蘇乞兒跟他相差很遠，至於一雙鐵拳，臂壯拳粗，更比蘇乞兒犀利得多，剛剛交手，他就以劈拳姿勢，由右邊斜角從上劈到下邊來，向蘇乞兒的臉孔使勁劈下。

蘇乞兒的打法與別不同，他看見生霸王的右肩向上一聳，知道他就快使用劈拳出擊，立刻把上身向前略爲伏低，左手向上撥去，右手放橫，向對方的下頜打去，這一招稱做撲翼手，有如烏鴉展翼，快如流星，生霸王猝不及防，給他一個右拳打中下頜，那一拳使他牙血噴出，那張咀巴打到張開無法閉闔，話也說不出來，且又頭暈眼花，無法再戰。

站在旁邊助威的四個花子，看見蘇乞兒如此厲害，一招就擊倒生霸王，不敢動手，蘇乞兒哈哈大笑，說：「好一個生霸王，何必在此獻醜呢？快些回鄉耕田吧！」

蘇乞兒說完，向觀音大巷那邊走去，至於生霸王，伸手托住下顎，搖搖幌幌的走開，那四名花子在後相隨，到達油欄門附近，生霸王揮手叫他們走，跟着向江畔走去，隨即搭船離開，此後沒有再在廣州出現。

生霸王如此威武，不過一招就給蘇乞兒擊倒，此事很快就傳遍了廣州靠近黃沙西關一帶，獲悉此事的人，都知道蘇乞兒厲害，乞兒拳這個名，從來沒有人聽過，也不知道他會使用烏鴉撲翼的手勢出擊，深以爲奇，後來有些人到關帝廟找蘇乞兒打鬥，都是一招就被蘇乞兒擊倒的，經過幾次交手之後，蘇乞兒名氣更响，那時廣州的大路和二路商量一遍，認爲三路這個位置，自從林大魁打輸離去之後就此空懸下來，沒有人接任，索性找蘇乞兒商量，問他可否接管，蘇乞兒慨然答應，此後就變成花子行的三路，亦即威震武林的一個打手。（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寇英傑獲朱空翼指示，苦練內罡，在朱空翼有事遠行的第二天，寇英傑參悟出金鯉行波圖的奧秘，適有朝廷東西廠侍衞到來找尋朱空翼下落，寇英傑忖知來人不懷好意，施展剛領悟到的百鯉穿波身法，把一羣鷹爪擊敗，翌日，寇英傑方自沙灘上練功完畢，驀睹朱空翼由外歸來，兩人同返朱空翼住處，朱空翼將一木匣置諸石案，要寇英傑打開匣蓋，寇英傑依言將匣蓋打開，驚見盛載在匣中的竟然是一顆美人螓首，死者是個雍容華貴的婦人，叠螺的宮髻上插着一柄翠釵，耳垂上配着同色的一副翠環——



新派武俠長篇

鐵骨冰心

蕭逸・文　盧令・圖

劍芒衝霄漢　掌燾動山河

在那圈血淋淋的斷項上：那張死美人的臉，有着長長的一雙蛾眉，水冷冷的那雙剪水瞳子：可能是死前是的一刹那猝然遇見了驚嚇，才會睜得這麼大：這麼圓，瑤鼻、櫻唇、漆髮、玉膚……幾乎是無處不美！

但是那是一張「美人遲暮」的臉，看上去應該是三十歲，四十歲，甚至於還要大一些！

朱空翼在目睹着這顆頭顱的時候，顯然內心的激動情緒也達到了極點，那雙捧持着人頭的手，抖動得那麼厲害，他的臉也變得扭曲了，瞪得滾圓的眸子裏，忽然滾出了兩行淚水！

張開嘴，他咿呀的低聲說着什麼，淚水滲合着涕涎，點點滴滴不已！

他必然是痛心到了極點，那顆凸出的喉結，隨着他咿呀的發聲，頻頻上下起動着——

他是在重覆的呼喚着死者的名字，只是由於嘴裏少了那根舌頭，是以聽不清他在說些什麼。

寇英傑從來不曾見他哭過，更不曾想像到一個人能夠痛心到如此地步，一刹時不禁驚得呆住了！

朱空翼面對着那顆宮粧貴婦人的頭顱足足戰慄飲泣了有小半盞茶的時間，才漸漸止住了悲傷的情緒！

少頃——他黯然的把這顆頭顱又放進到匣子裏。

這時，似乎他才驀然驚覺，發覺到一旁寇英傑的存在，臉上現出了一些窘迫，遂即向一旁走過去，悵悵的在一張石鼓上坐下來。

寇英傑　過去——

雖然他知道這是一件難以啓齒，探人隱私的事情，但是事實的發展，已演變到他非問不可的程度，面　着如此扣人血脈，血淋淋的一顆人頭，他實在難以再保持着這份緘默。

強自定了一下心情，他吶吶的道：「朱大哥……這個人可是你殺的？」

朱空翼木然仰首看了他一眼，黯然的點了一下頭。

寇英傑頓時心中一懍，他無論如何也難以想像，以對方的身份，武功，心性，竟然會向一個女人出手，而且是下此毒手？

一刹間，他幾乎怔住了，

良久——他才少緩心中的激情，凌然道：「朱大哥，你能告訴我為什麼嗎？」

朱空翼看了他一眼，面頰上掛出兩道淒慘的苦笑笑紋。

寇英傑追問一句道：「我想你這麼做，一定是有充份的理由——可是？」

朱空翼目眶裏忽然湧出了淚水，像是兩條晶瑩的小蛇奪眶而出。

寇英傑關心的道：「大哥——人命關天，你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你快告訴我，這是為了什麼？」

朱空翼緊緊咬着牙，點了一下頭。

寇英傑在他身邊坐下來，道：「這個女人是誰？」

朱空翼看了他一眼，用手指沾了一下杯子裏的水，在石桌上寫了幾個字。

寇英傑低頭看，大吃一驚！

桌上字跡：「陸燕容——西宮娘娘」。

「西宮娘娘？」寇英　瞠目道：「你是說……這顆人頭是西宮娘娘的人頭？」

朱空翼肯定的點了一下頭——

寇英傑少停一刻，讓心情略為平靜，才道：「大哥——這位陸娘娘與你是什麼關係，你為什麼要對她下此毒手？」

朱空翼不勝唏噓的站起來，却又坐下，心情極不安寧的樣子！

寇英傑道：「朱大哥你定下心來，慢慢的告訴我，這件事可有外人知道？——當然，這是瞞不住的，只怕朝廷早已震驚了！」

朱空翼臉色一片鐵青，冷笑一聲坐下來。就手在桌面上寫道：「陸燕容　為我妻——後思遷於太子高熾——太子愛其美色，竟罔顧手足之情，設毒計陷害於我——」

寫到這裏，他無限痛心的搖了一下頭，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隨即又寫道——

「那一年，先帝親率我兄弟遠征韃靼，太子買通一位敵將，誣指我與韃帥私通有年，意在謀取我父帝位……」

點點珠淚洒落前胸——

這件事儘管事隔有年，及今思之，猶不禁令他痛心疾首，臉上現出無比的忿恨，他繼續寫下去。

「我父信以為眞，不容我分說，竟然割下我舌頭，將我放逐北海，聽令我自生自滅——愛妻燕容就這樣落在了太子之手——」

寇英傑打了一個寒噤，黯然垂首道：「原來大哥身負寃屈，你的遭遇也太淒慘了！」

朱空翼緊緊的咬着一口利齒，眸子裏閃爍着淚光！

他繼續追憶着這件刻骨銘心的往事，以手指蘸着杯水，在桌面上寫下道——

「自此以後，我才淪落來此，天不負我，留我不死之身並成蓋世奇技，這多年以來，我記取前仇，發誓復仇，曾經二度深入禁宮，意欲面謁父皇，不意竟受阻於那批深通技擊的東廠衛士，兩次皆未能實現願望！事為太子所悉，大為驚惶，暗下買通了神武營的統領，『平江一叟』海大空，曾經七度搜殺以我，均未如願！——」

一口氣寫到這裏，他陰霾的臉上現出了一片淒慘，將塗寫在桌面上的字跡擦乾淨，繼續寫下去——

「前年我得悉父皇駕崩訊息，再次入宮，想不到再次中伏，幾乎喪生在海大空『三陰絕戶掌』下，是我轉回之後，勤習『水濤』、『風柱』二功，自信已是可敵過海大空的『三陰絕戶掌』，才有這一次的深入禁宮舉動。」

寇英傑忍不住道：「大哥可曾見着了海大空？」

朱空翼冷笑一聲，寫道：「見着了，他已不是我的敵手，只可惜仍為他全身而退——」

寇英傑吶吶道：「那麼大哥你可見着了當今聖上——」

當今聖上，也就　朱空翼所謂的，昔日太子！

一提起他來，朱空翼臉上興起了難以掩飾的讎仇，他仰首當空，極其恨惡又似遺憾的嘆息一聲，落指寫下道：「我原思要他血濺宮廷，以了宿仇，不意見到他時，發覺他病危臥榻，已是奄奄一息，思及兄弟之情，終不忍再下殺手，病榻相見，昏君語多悲切，自言愧對我，泣不成聲，我別他之後，深入內宮，總算見着了負我至深的結髮人陸燕容——」

寇英傑嘆息一聲，內心浮現出一層悲哀！

朱空翼苦笑了一下，手指繼續在桌上寫道：「她見我之後，千種柔情，百般懺悔，竟使我改動初衷，一時竟然下不了手……」

他頻頻苦笑着，嘆息一聲，繼續寫道：「……婦人，婦人……那裏知道，她心裏却是如此毒惡！如非我見機得早，差一點飲下了她為我調配的鶴頂紅毒酒，至此，我才忍無可忍，才……」

寫到這裏，他手指微微顫抖着，忽然站起身來步向門前。

寇英傑被他這番話驚得目瞪口呆，一時心神交戰，却不知說些什麼才好，更不知如何去安慰他，事實上朱空翼此刻心情，必是錯綜複雜，任何人也休能解開他內心的扣結，還是讓他自己冷靜一下的好。

這麼想着，寇英傑遂即站起來，悄悄向洞室外面步出。

× × ×

一個月過去了。

像是沒有事一樣，寇英傑絕口不提這件事，朱空翼也絕口不談這件事，像以往一樣，他們只是彼此深入的探討着武功的眞髓。

自從啓開了深奧的武功門徑之後，寇英傑精進的速度異常驚人！

十天以前，朱空翼開始要他練習「風柱」的功力，所謂「風柱」功，也就是朱空翼洞穴裏那個出風的氣口，每日「丑」「寅」時刻，有一股高空氣流形成的罡風由東山山巔吹過，山巔上有一處天然的障隘，迎住風勢，形成了極大的阻力。

朱空翼當年妙想天開的就在山巔石障下開鑿了一個氣孔，一直下通到所居住的石室，是以每日時辰一到，即會有那股氣　所形成的罡風直貫而下，其力道足可粉金碎石，用以培練人身的內外功力，却還是創舉，的　匪夷所思，有令人難以想像的功效！

寇英傑只試了三天，已大感難以支持，只覺得全身上下百骸盡痠，彷彿每一塊骨節都鬆脫了下來，每一塊肌肉更似失去了作用，這種痛楚現象，如非他以內功元罡調息運行，簡直難以復原，這才知道何以朱空翼早先不令自己練習的道理。

在練習這種「風柱功」五天以後，他全身上下起了類似風疹塊狀般的滿身紅斑，朱空翼特別煎熬了一些藥汁為他洗擦，隨之消失。

自此而後，這些天以來，每當寇英傑練習完這門功力以後，週身上下俱都會生出同樣的紅斑，每一次他用朱空翼所贈送的藥汁塗擦皆會消失。

奇怪的現像不止一件。

寇英傑感覺更奇怪的是，他發覺到食量大增，自從練習這種「風柱」功力之後，他一天最少吃四五餐，每一餐俱都食量驚人。黃精、首烏、魚蝦蟹蚌，無所不吃，無不奇香。

也許是大量收聚營養精力的結果，他身軀變得前所未見的魁梧，耳聰目明，各樣官能都極其敏銳！——這種感覺每一天他都能體會出來，進步之神速，使得他暗自吃驚！幾乎疑為幻覺。

今夜——當他練習「風柱功」轉回之後，破例的發現身上已經不復再見那些類似風疹的紅斑——同時他感覺到身上也沒有以前練功後的那些痛苦感覺——

這一突然的感覺，不禁使得他精神大振！

盤膝在洞室內，目光注視向洞外的夜色，只覺得遍體上下舒泰無比，各樣的官能都顯得十分敏銳。

雖然是身坐洞內，他的耳朵却可以清楚的聽見河邊的蛙鳴聲……河水的衝擊聲，那怕是輕輕泛起的一片浪花，他都能清楚的聽在耳朵裏。

——由是，十數丈內，他可以聽見一片落葉，一聲魚躍，甚至於一聲輕微的嘆息！

由於他內外功力的進展，已使得他日漸邁向登峯造極的境界。

一個人武功如果達到了某一境界時，他本身的心性修養也必將跟着同時邁進，這就是為什麼武功越高的人越是老成持重。

寇英傑在武功忽然達到了極境時，心性方面的修養也同時有了另一番境界，因此，以今日之是，審昔日之非，愈覺得過去的無知與歲月虛擲！

回憶常常是甜蜜的，然而他的回憶裏却絲毫也沒有快樂的成份在裏面，他自幼失怙，天涯浪跡，受盡了人間冷漠，所幸尚知自愛，困苦的歲月裏，一直都不曾忘記充實學識與砥勵為人，他實在想不出在那些漫長的歲月裏，還有些什麼事可供他回憶的，直到去年這個年頭，才在他平淡的生命裏着上了彩筆——

去年對於他來說，稱得上是劃生命的一年，在這一年裏，他所接觸過的人、事，眞比他過去二十年的總合還要多，事情由結識郭白雲這個曠世的奇人開始，一路急轉直下，所見的每一個人，所聽的每一句話，都充滿了奇異——老實說，也是從此開始，才使得他看清了多采多姿的人生，瞭解到人生的「美」，也認識到人性的「醜」！

在那些充滿奇情駭異，爭強鬥狠的現實裏，他意興闌珊的敗下陣來，却留下了一份酸甜苦辣，百感交集的激情以供回憶！

為了不甘為師門中的叛徒，武林中的逃兵，才會有此番的發奮圖強，其實，他何曾一天忘記了重返師門？重返武林？事實上，也只有每當他記取着師門的仇恨，與切身的羞辱之下，才使得他更加的奮發，努力，如今，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他的苦心孤詣下，總算得到了所求的碩果，甚至於比他所想要的更要豐富，更要強大的事。

寂靜的夜，寂靜的四週，寂靜的人，却包含着一顆不甘寂靜的人心。

坐在洞穴裏，想到了激情之處，不禁怒髮衝天，眉剔目張，恨不能仰天長嘯一番，才能微抒壯懷！

思念再轉，他的激昂情緒立刻平息了下來，却又興起了悵悵的幽懷。

總之，一句話，他永遠無法忘記那個人，那個佔聚在他的內心，極有份量的人——郭彩綾。

一想起她來，寇英傑內心不禁充滿了深深的遺憾與矛盾，似乎感覺到有一種強烈的衝激力量激動着他，要他去接近她，然而，他的自尊却又強迫着他作相反的掙扎，這就是他深以為苦的因素。

今夜，他覺得格外的痛苦！

在經過長久艱苦的忍耐之後，忽然觸及到這個問題，他感覺到一種新的衝激，越加的難以克制。

山洞裏點着一盞豆油燈，熒熒的燈光，搖曳着淒迷的昏黯——這時候他忽然發覺到外面下雪了。

雪花如同棉絮般的由天上洒落下來，地面上很快就積滿了白白的一層。

這是今年初度的降雪。

寇英傑總算沾染了一點新鮮的氣息，暫時把塡膺在胸裏的一腔心事拋開。

人在暗處目睹落雪，別有一番清新的滋味，皚皚的白雪反映出一天的燦爛，河水可能都已經結冰了，雪落下去白白的一片，更加寬了視野——

寇英傑輕舒了一下身子，剛想站起來，就在這一刹間，他看見了一個人——

嚴格說，他只看見了一個黑影子。

到底是人還是獸，他還難以判定，總之，那條影子太快了，快到令人不及交睫。

它初起時，是在冰河之上，閃得一閃，已落向岸上，等到寇英傑定神再看時，已然消逝無踪。

須知寇英傑今日之功力造詣，已登極峯，一些所謂的武林高手，也不容在他面前賣弄玄虛，這條影子來得好突然，好怪道。

寇英傑心裏一驚，忖思着有一探究竟的必要，腦子裏想着，手掌微按，身形已如同箭矢般的穿穴直出。

最上乘的輕功是「以氣御軀」！也就是借提氣以輕其身的內功運用——這是一種至高的內功境界。

寇英傑顯然已達到了這種境界。

他身子飛縱出的一瞬，看過去宛若御風而行，待到一雙脚尖沾臨地面之初，身軀已經第二次拔起來，像是一隻拍翅直起的鴻鳥，霍地撲起。

這一次較諸前一次更快，一陣衣袂震風之聲，他快捷的身子已經撲向結冰的河面上！

然而，他却是什麼也沒有看見。

事實上這附近怪石如林，衍岸而伸，要想藏上一個人或是一隻獸，那是極其簡單的事，只是即以能够逃避開寇英傑的追撲而論，對方的速度，已足以驚人。

寇英傑微微一楞，第二次拔身，已落在了岸邊。

地面上的積雪，大概有吋許深淺，寇英傑以氣御身，落在雪面上，不曾留下一點痕跡。

他閃爍着精光的一雙眸子，緩緩的在附近地面上掃視着，這時新雪方落，平整而廣，任何足跡都可以清楚在目，然而眼前這片雪地裏，却找不出任何足跡。

寇英傑臉上現出了一片沉肅——

他忽然發覺到事情的不凡。

「是朱大哥麼？」

腦子裏想着朱空翼，禁不住開口出聲。

話聲隨風散開——

「是朱大哥麼？」

「是朱大哥麼？」

「……」

餘音在這片遼闊的山壑子裏迴蕩着，歷久不歇，等到迂迴的話聲完全消失之後，現場仍是一片沉寂，河水冰封，甚至於連一聲浪花的翻响也聽不見。

寇英傑站立的身子一動也不動，除了他那雙靈活的眸子在轉動之外，甚至於連呼息的形式微乎其微。

他已經確定來人絕不是朱空翼，事實上朱空翼為人直率，尤其是對於自己，他不可能開這個玩笑。

然而，除了他與寇英傑自身之外，什麼人又能够具有這麼精湛的「踏雪無痕」功力。

他已經斷定出剛才那條黑影是人不是獸了，因為任何的野獸由雪原上跑過時，都不可能不留下痕跡，天下有「踏雪無痕」的人，絕不可能有「踏雪無痕」的獸。

是以，寇英傑心裏保持着一份警惕。

他不相信方才自己是看花了眼，事實上他自從練習極上內功之後，目力精湛，視覺敏銳，絕不可能有「看花了眼」這種說法。

他依稀的記得，那條黑影是向這邊飛掠而逝的。

「是飛鳥？」

不可能，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鳥？即使是有，這般大鳥起飛動翅時，該是何等的一番聲威，絕不可能毫無聲息，那麼剩下來的謎底，就只有一個了——人，而且必然是一個身懷奇技，輕功特佳的奇人！

寇英傑經過這一年來的潛習之後，無異脫骨換胎，較諸昔日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他的一舉一動，由舉手投足到臨敵對陣在在都顯示出他的卓越不凡，類然已是一個出類拔萃，卓絕不羣的強者風範了。

雪地裏，沒有一點聲息，沒有風，沒有動靜。

雪花在繼續飄散着。

此時此刻，稱得上萬籟俱靜。

寇英傑打量着眼前情形，算計着如果剛才所見的那條影子果然是個人的話，那麼這個人必定就藏匿在附近，不可能逃離的很遠。

想到這裏，他遂即心裏有了主意。

當時他身子向前跨進了兩步，全神貫注在「聽」和「視」的感覺上，頓時，他佇立在雪地裏的身子，就像是一尊石像般的，一動也不動。

這「聚精全神」的結果，果然被他察覺出了一些端倪，他似乎聽見了一種聲音，其實根本不能說是一種聲音，只能說是一個極輕微的動作而已。

對於像寇英傑這種身手的人來說，他必然是善於捕捉機會的能手，任何的一點動作、聲响，都能給他適當的判斷與反應。

眼前三數丈內，狼牙交錯般的共列有十數根石筍，他的眼神就在聞知聲响的一刹那，已直覺的認定了其中之一，緊接着不假思索的騰身直起，飛鷹搏兔般的直向着那根石筍背側落下去。

他身子落下的一刹，却正是那人騰起的一刹。

一條白影，似乎運施着「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就在寇英傑落下的同時，倏地拔空直起，足尖拔起了有七八丈高下。

有一點可以認定，對方是一個「人」，絕非是什麼鳥獸，只是這個「人」却具有遠比鳥獸更為靈活的身子，是可認定。

寇英傑嘴裏喝叱一聲，緊循着這條白影起身的勢子倏地拔起來。

拂面的雪花裏，白衣人忽然就空一個倒折，用雙揷手的動作，在突然一個翻轉的勢子裏，直向寇英傑兩肋上直揷下來。

寇英傑立刻就覺出來人疾勁的掌力，在他雙揷的手勢之下，却具有利刃般的威力，自是不能等閑視之。

那人穿着一襲雪白的長衣，身軀瘦長，頭上似乎戴有一頂式樣特別的帽子——這只是寇英傑匆匆一瞥之下所能見到的。

迎合着白衣人的一式雙揷手，寇英傑的兩隻手同時遞出，他並不迎架對方的一雙掌鋒，却用兩隻手腕子去磕架對方的手腕。

四腕托架之下，白衣人那股猛勁的兩隻手竟是難以得逞，反之，寇英傑亦覺出對方的兩隻腕臂堅硬如鐵，一迎一架，其間力度何止千斤？

兩個人幾乎是同一個時間墜落下來，一左一右，像一雙剪空而分的燕子。

倏地一分，遂即下墜。

像雪花一般的輕飄，那麼迤邐如意，不着痕跡。

雙方距離在五丈左右，由於彼此有了此刻這一度交手的經歷，白衣人遂即不再離開。

可能是心存戒懼，又似惺惺相惜，這個人，那雙烱烱的目神，瞬也不瞬的盯在寇英傑臉上。

他的臉，顯現出無比的驚疑，似乎對於寇英傑這個人的出現，感覺到無比的懷疑。

那人約莫在五旬左右。

這個人瘦削的身軀，鷹目，隆準，雙顴高聳，配合着尖瘦的下巴，形成了一個等邊三角形，略略下陷的唇角，拉下來深深的兩道紋路，給人初初一見的感覺是陰沉，可怖，工於心計。

除了那襲寬大質料華貴的白緞長衣之外，這人上身還加覆着一件鵝黃色面子的皮背心，束着一根寬寬的白玉帶子，玉帶正中有一塊結頭，閃爍着一片異光，黑夜裏很不易分清楚是什麼顏色，却與他頭上所戴的帽結的那一塊玉石光澤相似。

這個人雖然到目前還不曾開口說出一句話，但是却別有一種不怒自威的氣概。

寇英傑同時注意到緊緊貼着他的右面肋下，配戴着一柄式若同人用的弧狀彎刀，不甚長，但刀面極寬。

他脚下踏着一雙高筒薄底的快靴，包括此人全身上下，看上去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華麗，絕無尋常江湖人的那般寒酸相。

四隻眼睛彼此對看着。

少停，那人冷笑了一聲，咧開的嘴唇裏露出白森森的牙齒——

「尊駕好純的功夫。」

說話的人有意撇着京腔，混在並不高明的京韻裏，說不出的刺耳！

冷笑了一聲，這人一對鋒芒畢露的眸子，上下在寇英傑身上打量着。

「請教老弟你貴姓大名？你我素昧生平，何以初初一見，即下殺手？」

寇英傑抱拳一拱，道：「在下姓寇！至於垂問在下因何冒犯？那可要請問足下來此的意圖了。」

白衣人嘿嘿一笑，冷峻的道：「笑話，這荒山野地人人可行，尊駕莫非還想佔山為王不成？」

寇英傑發覺對方詞鋒很厲害，他冷笑了一聲道：「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朋友你是幹什麼的，請你交待清楚，要不然，恕不得在下有所開罪。」

白衣人哈哈一笑，冷聲道：「老弟，你既然有這個意思，請放心，我絕不會叫你失望就是了。」

說到這裏，他微一吟哦：「不過——我有幾個問題，你却要實在告訴我。」

寇英傑道：「那要看當言與否了！」

這「當言與否」四個字，足能發人深省。

白衣人何許人也，焉能聽不出這「弦外之音」？

只見他臉色猝然一變，仰天發出了一陣狂笑。

黑夜裏這陣笑聲隨風遠播，聲傳數哩——

寇英傑十分氣惱的冷聲說道：「有什麼好笑的？」

白衣人笑聲一頓，說道：「尊駕已是不打自招，很好，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老弟你這身功夫，我着實讚賞，很願意交一交你這個朋友——」

「在下無意高攀——」

白衣人嘿嘿一笑，冷冷的道：「月前我們有幾個朋友來這裏，不用說一定是被老弟你給打發回去的，可是？」

寇英傑點點頭道：「不錯！是我幹的。」

白衣人臉色一沉道：「你的膽子不小。」

寇英傑道：「你們的膽子更大。」

白衣人一瞪眼道：「放肆。」

說話時，他的一隻手已經按在了肋下那柄佩刀柄上：「你知道我的身份嗎？」

「我不管你是什麼身份？」寇英傑冷笑着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也就怪不得我手下無情。」

白衣人道：「那麼，你可就闖下大禍了，老實告訴你，我們是來自禁城的。」

說着由腰間取出了一塊玉牌幌了一下，又收回到懷裏，道：「我姓蘇，職掌大內神武營副統領，有欽賜四品的功名，寇朋友，你莫非有膽子阻攔本座辦案不成？」

寇英傑道：「在下不敢——」

嘴裏說着，心裏着實吃驚，他雖然不識這

個姓蘇的來龍去脈，可是却知道「神武營」在當朝的烜赫氣焰，對方職掌神武營副統領，說起來確是高出儕輩，必然是炙手可熱的一個人物。

使他吃驚的更不止此，而是這個姓蘇的既然來了，絕少可能是一個人，而且必然負有重要使命，倒不得不防他一防了。

心裏這麼想着，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了一片嚴肅！

姓蘇的白衣人見他如此，只以爲對方實是被自己身份所驚，一時越加的盛氣凌人。

當時冷冷的道：「寇朋友，我知道你在這件事情裏，純是局外人，我也不妨提醒你一聲，你犯不着淌這趟子混水！」

寇英傑發覺到主題來了——

他抱了一下拳，略帶譏嘲口氣道：「蘇大人你可以說得清楚一點麼？」

白衣人往前跨進幾步道：「你不會不知道——老實告訴你吧，我們是奉命來拿欽犯，你應該知道阻止皇差該是一個什麼罪狀吧？」

寇英傑一笑道：「笑話，這荒山野谷，豈能有什麼欽命要犯，蘇大人你眞會說笑話。」

白衣人目光如炬道：「這個犯人可是大大有名，你不會不知道。」

「洗耳恭聽！」

「好——我就告訴你吧！」白衣人冷森森的笑道：「此人也就是曾被先皇奪去世襲寧王爵位發配邊地的朱空翼。」

寇英傑心中暗吃一驚，其實他早就猜出了對方來此的意圖，只不過猝然證實，內心亦不免有些吃驚罷了。

微微頓了一下，寇英傑顯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道：「寧王的大名，在下久仰，蘇大人的意思是，這位被發配邊地的王爺，莫非藏身在這裏不成？」

姓蘇的嘿嘿一笑，道：「不錯——他就住在這裏，不過他確實的落脚之處，還要請寇朋友你證實一下。寇朋友你若肯成全，以前的事我們可以一筆勾消——」

寇英傑自從對方現出眞實身份和說明來意之後，已暗自打下了主意，絕不容對方生離此境，對於朱空翼早年遭遇他無限同情，因此對於生生割下朱空翼舌頭的那般大內鷹犬，更是切膚痛恨，眼前這個姓蘇的來的正好，寇英傑決心要拿他來試一試身手。

心裏盤算着，寇英傑暗運內功，自雙踵提吸起一股眞氣，刹息間遍佈全身！

內裏如此，表面上却是不動聲息，微微垂下了頭，心裏只是在盤算着怎麼下手——

白衣人姓蘇名雲彤，早年出身黑道，人稱「追星拿月」，武功超卓，在兩湘一帶稱得上黑道上的魁首，他與當今神武營統領「平江一叟」海大空，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拉上的關係，彼此臭味相投，武功也相差不多，海大空平步青雲，倒也沒有忘了這個昔日同道，就這樣蘇雲彤也跟着當起官來了。

「追星拿月」蘇雲彤看着他低頭不語，只以爲他心裏巳活動，不由又向前跨了一步。

「寇朋友你的意下如何？」

蘇雲彤的臉上帶出了一片陰笑，接下去道：「這件事要是能借助寇朋友你完成，不啻是大功一件，將來論功行賞，自然少不了寇朋友你的一份——」

寇英傑心懷讎仇，表面上也就難以自持鎭定——那蘇雲彤半生江湖打滾，陰鷙成性，更善於察人，是以，就在寇英傑眨動的眼神裏，爲他陡然窺出了殺機。

蘇雲彤心中一驚，點足退身，才不過退後一步，寇英傑巳忍不住欺身直上。

敵意既現，也用不着再打什麼招呼。

隨着前進之勢，寇英傑右掌已向外探出——「雲龍探掌」一掌直向蘇雲彤胸上印去。

這一掌，他早巳蓄勢，掌力發出，聲若裂帛，形成了疾勁的一道氣流，眞有推山倒海之勢。

蘇雲彤驚叱一聲，匆促間左手急掄而出，也發出了一股掌力。

雙方掌力乍迎之下，蘇雲彤身子倏地向後一仰，分明是力有未敵。

可是此人端的不可輕視，稱得上久經慣戰，就在他身軀後仰的一刹，似乎巳料定了寇英傑必有厲害的殺手向自己攻到。

心念及此，蘇雲彤借着後仰之勢，驀地向外一個疾滾，果然就在這一刹間，寇英傑的另一式攻勢巳如泰山壓頂般的再次攻到！

顯然是一手怪招！

在一片凌人無比氣壓狂風裏，寇英傑一隻疾勁的右手，分二指直向蘇雲彤雙目點了過去。只因爲蘇雲彤事先有備，得能僥倖閃開，儘管這樣，寇英傑的指尖還是由他面頰上擦了過去，留下了一道不深不淺的血槽。

在此同時，蘇雲彤怒吼一聲，右手揮處，那口斜佩在肋間的弧形腰刀巳就勢揮出，「哧——」一陣刀風，劃出了半月形的一彎銀光，直向寇英傑肩頭之間砍落下去。

寇英傑向後猛然一收身勢，對方的刀巳臨側面，厲害之處在於刀刄上暴射出的那一圈弧光，顯然蘇雲彤巳頗得刀中三昧，那圈刀氣更顯示出他內力的充沛。

這一刀，照常情而論，寇英傑是無論如何難以脫身得開的。只是他自習「內功十一字眞訣」與「魚龍百變」身法之後，巳大大脫離了傳統對招身手的範疇。

即以眼前這一刀而論……

蘇雲彤的刀勢揮出之後，眼看着他的身軀猝然間向後一收，看上去他全身骨節突地自行卸落，狀若嬰兒，大股刀光，夾着破空之聲，直由他頭頂肩側呼嘯而過，險是險到了家，只是沒有砍着。

蘇雲彤十拿九穩的一刀，竟然失之方寸而未能奏功，他眼見寇英傑功力如此，不禁大吃一驚。

一招失手，常常卽能遭致可怕的命運。

蘇雲彤久經慣戰，更是深明此理，是以，就在他這一刀猝然落空之下，身軀霍地向後一仰，「哧——」的向後倒竄而出。

他身子方自竄出的一刹，寇英傑的身子巳跟踪而起，只聽見他全身骨節一陣子串響，如同箭矢似的巳跟踪而到，蘇雲彤眼見如此，大吼一聲，不等身子站直，卽向着寇英傑用力揮刀劈下——

他的手方自舉起，還不曾落下，已被寇英傑有力的五指抓住了他持刀的那隻手——

平心而論，蘇雲彤武技精湛，平素動手，像這般的失閃是不曾有過的。

他一時情急之下，右足飛起，用足尖直向寇英傑心窩上踢了過來。

這一脚仍然落了空——

蘇雲彤的眼睛都直了！

他活了這麼一大把子年歲，從來還不曾見過對方所施展的這般怪異的身手，由他自己的感覺，以及對方臉上的表情證明他這一脚明明是踢中了。

怪就是怪在這裏！

寇英傑身上像是有一種無形的潛力維護着，等到蘇雲彤剛剛發覺到踢失了，却遭遇到一種無形的彈力，對方身子就這般魚也似的滑了開來。

非但如此，在寇英傑另一隻左手力叩之下，蘇雲彤手中刀巳脫手而出，到了對方手上。

「追星拿月」蘇雲彤生平從來也不曾受過如此奇恥大辱，他一身內外功力，雖非達於頂點，却也距離不遠，一般武者，鮮能在他手上走上三招二式，想不到竟然會在眼前這個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手上丟了大人，吃這個虧。

蘇雲彤第二次一殺腰，「颼！」縱出兩丈四五，落在一塊凸起的山石上，緊接着左腕平伸，用「彈指金丸」的手法，叭！叭！叭！叭！一連發出了四粒光彩奪目的銀色光丸。

四顆亮銀丸的出手，也顯示出此人的不同一般，大大有異尋常，你絕對不會料想到，這四粒亮銀丸居然是分向寇英傑身上四個偏角部位撥打出去的。

這種高明的打法，果然在此危急一瞬間，暫時救了他一條活命。雖不足以對寇英傑構成傷害，但却能暫時制止住寇英傑對他凌厲的攻勢。

蘇雲彤所以這樣當然是有作用的。

就在這四粒亮銀丸方自出手的一瞬，他右手大袖向外力揮之下，發出了一掌特殊的玩藝兒。

「噗！噗！噗！——」

四聲連續的輕炸裏，地面上相繼昇起了四根彩龍般的烟柱，頓時光華大顯，上衝霄漢。

蘇雲彤舌尖捲處，「吱——吱——」一連響了兩聲口哨，靜夜裏聲音極其刺耳，遠聞數里。

寇英傑早巳懷疑對方可能不是一個人來的，可是却沒有料到就在附近，因爲如非距離很近，蘇雲彤萬萬不會用口哨傳遞訊息的。

果然，就在他哨音響起的一刹，各處同時有了回音。

一陣清澈的胡哨聲，自遼闊的水面上傳過來，緊接着燈光大顯——

四艘配有强烈燈光的大官船，分別由四個不同的岔道角落裏衝了出來。

來船顯示事先早巳經過週密的佈署，是以在一聞知信號之始，卽以極快的速度，向前全速馳進。

由來船的數量與大小看來，這一次官方可能是全力出動，燈火聚集裏，清楚的可以看見四艘大船的艙面上站滿了人。

寇英傑心中一驚，面臨着如此陣勢，也不禁有些情急心虛，驚怒之下，長嘯一聲，箭矢也似的直向着蘇雲彤身前撲了過去。

蘇雲彤顯然因爲自己這方面實力大增而感到寬心大放，就在寇英傑迎面撲上的身勢裏，向寇英傑抖出了一蓬「亮銀丸」。

這一蓬亮銀丸是用滿天花雨的手法打出去的，一出手卽形成一片燦爛白光，幕天席地般的直向着寇英傑全身上下籠罩過來。

寇英傑手中還持有對方那口弧形的短刀，見狀一時情急，力貫刀身，霍地向外揮出——殊不知道，他如今內功精湛，巳成「元罡」，一經內力貫注刀身之後，卽形成所謂的「刀罡」。

是以，他這口刀一經揮出，頓時形成了一片丈許方圓的銀色光牆，但聽得一陣叮噹之聲，來犯的一蓬亮銀丸，就像是擊在了一面鐵牆上一般，瞬息間濺落一地都是，却不曾有一粒擊中。

蘇雲彤大驚之下，再一次騰身直起——

他身子起來得快，却不如寇英傑捲起的刀光那般快法，就在那片泛出的銀色刀罡尚還沒有完全消失之前，一彎新月狀的半輪刀光，巳劈空直下。

蘇雲彤方自覺出，冷氣透身，却巳避身不及。

就在那半輪刀光猝然下落的當兒，蘇雲彤慘叫了一聲，一隻左臂竟然齊着臂根地方被砍落了下來！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裏，空中傳來一聲凌厲的喝叱——

「大膽小輩——打！」

一股絕大的力道劈身而至，在這股充沛的力道裏，似乎還夾雜着一些另外的東西！

總之，如非你曾是身受其害者，或是事先知道究竟的話，你簡直就無從防範。

寇英傑的警覺不謂不快了，身軀弓縮之間，巳挪後了三丈以外。

然而那種混合在掌風裏的物件，顯然別具心思，小巧得肉眼無法看到。

寇英傑雖說巳經練成了眞氣閉穴，外有游潛護體，只是對於這般靈思別具的細小暗器，却是無從防起，頓時他覺得身上一涼，「中腑」、「大横」、「府舍」三處穴道上，同時癢了一下——

那是一種極爲奇特的感覺，如非是感觸特別靈敏的人簡直是無從體會。

妙的是那種感覺只是極爲短暫的一刹，突然覺出，隨卽消逝無察。

寇英傑爲恐敵人乘虛而入，就在方一感到不妙之初，整個身軀霍地向後一個倒仰，使出了極爲逼眞的一招「金鯉倒穿波」，「哧」——一聲，再次的縱出了三丈以外。

事實證明寇英傑的謹愼並非無因——

果然就在他身子方一倒仰縱出的當兒，天空中一陣子衣袂蕩風之聲，一連縱落下四五條疾勁的人影，同時燈光大現，現場人聲喧嘩，四面八方更不知有多少人影向當中撲到。

受傷的蘇雲彤巳經得到了同伴的援手照顧，快速的抬離現場。

在一排光亮爍目的孔明燈照射之下，寇英傑才知道自己巳被對方團團的包圍住了，由是四面八方，皆是刺目的燈光，形成了一個明燈陣勢！

寇英傑藝高膽大，自恃武功，倒也不現慌張，他手上還拿着蘇雲彤的那口半月形的彎刀，內力貫注之下，刀光益現燦爛！

眼前，四面八方的這些人，顯然作了一番新的佈署調動，這一切，皆聽令於一個銀鬚皓首的老者。

老者看上去鷄皮鶴髮，身軀瘦削，一身黑色長衣，外罩着一領鵝黃色的寬大披風，那披風甩向身後，兩領啣接處却咬着一個光華燦爛的金質骷髏。

如非是寇英傑目力精澈過人，也斷斷不會看得這般仔細清楚。

只見他左手拿持着一面三角形的紅色小旗，不時向空中舉動比劃着，每出一式，那些四面簇湧而來的人頭，都有一番聳動，儼然是個發號施令的中心人物。

寇英傑雖不識對方陣勢之奧妙，只是他如今靈智大開，自信有足够能力破陣而出！只是眼前，他的注意力，顯然集中在那個黑衣老人身上。

他雖然不識老者何人，但是只要觀其神態動相，已可猜知必是對方首腦人物。

他立刻聯想到了一個人。

「神武營」的統領——「平江一叟」海大空。

一想起這個人，寇英傑內心立刻興起了一種憤恚、讎仇，這種仇意完全是爲朱空翼的不平遭遇而起；他很想會一會這個人。

這個人更想要會一會他。

在寇英傑心念方動的當兒，這個人巳帶領着另外四個華服老者來到了面前。

四老者各自穿着一襲緞質鏤花的官衣，由他們頭上所戴的青紗翎帽式様上看來，可以毫無疑問的斷定出他們是來自官場的人物。

黑衣黃披老者在先，四華服老者在後，五個人顯然都具有精湛的輕功。

像是一陣風般的快捷飄逸。

五個老人幾乎是同起同落，眨眼的當兒，已來到了寇英傑正面前方站定。

寇英傑目光銳利，只一眼巳看出四名華服老者之一，顯然就是前此自己手下敗將，網開一面容其逃生的「鷹爪手」商也平。

證實了來人之一是商也平，也就幾乎等於證實了那爲首老者正是「平江一叟」海大空。

雙方距離不及三丈，這一就近觀查，尤見那爲首老者的面目可憎。

老者皓首白髮，面若梟鳥，一雙銀眉像是兩把刷子般的斜飛出去，那雙瞳子，却似一對菱角般的有稜有角，開闔之間，兕光聚合，尤其可怖。

寇英傑注意到他背後斜揹着一件頗爲奇特的兵刃，一個尖尖的把首，顯示着半尺左右的一截刄鋒，也不知是一件什麼樣的物件。

黑衣老者目視着寇英傑，發出了一聲刺耳的怪笑——他伸出一隻青筋暴現的手，指向寇英傑，打着一口京腔，冷笑說道：「你就是那個寇……？」

「寇英傑——」

說話的人一閃而出，正是寇英傑昔日的手下敗將商也平，他恨惡寇英傑的程度，只須由他凌厲的目神裏即可看出。

黑衣老者緩緩的道：「商侍衞，你前次見的那個人就是他麼？」

「鷹爪手」商也平躬身抱拳道：「回統領大人的話，正是此人！」

黑衣老者冷森森的一笑，目注向寇英傑，微微點了一下頭，道：「好功夫——姓寇的，你可知道我是誰麼？」

寇英傑冷笑一聲，不屑置答！

老者吶吶道：「老夫姓海，職掌當今大內『神武營』，姓寇的，你好大的膽子，你可知罪？」

寇英傑暗忖着一場厮殺在所難免，倒也不驚不懼。

聆聽之下，他慢慢的道：「海大空，這裏天高皇帝遠，你少給我來這一套官腔，在下一介草民，素日奉公守法，你們三番五次上門欺人，莫非就應該麼？」

海大空登時面色一沉，本來是一番急待發作的盛怒表情，可是不知怎麼忽然又緩下了臉色。

「很好——」

一面說着，這個瘦老頭伸出一隻白瘦的手，輕輕捋着生在下巴上的一叢短短鬍子。

那叢短鬚，其色如銀，一根根都像針也似的滋生着——寇英傑忽然發覺到就在他抬起的那隻右手；五根手指上戴有三枚亮光閃閃的戒指，戒指的形狀很怪，鼓鼓的凸出，每一枚都像是一顆剖開的銀珠。

海大空瞳子裏含蓄着一種凌厲，緩緩向前又逼近了幾步，距離寇英傑站立的地方又更近了一些——

「告訴我——」他冷冷的道：「你怎麼會知道海大空這個名字？是誰告訴你的？」

寇英傑登時一愕，暗責自己一時大意，竟然脫口把對方名字直喚出來——

他腦子裏這麼想着，遂即冷笑一聲，道：「海統領的大名，天下那個不知，又豈止在下知道？」

海大空一聲狂笑，道：「滿口胡言——老夫如今官印海威，海大空何許人也，一派胡言，來呀，給我拿下！」

一聲令下，先是十幾道孔明燈光，沒頭蓋臉的直向着寇英傑身子集中——

就在這些道燈光乍然集中的同時，五條人影巳迅速的向着寇英傑身子猛襲了過去。

來犯的五人各着黃衣，頭頂高冠，五口長劍自五個方位同時向寇英傑出手——

這一手顯然也是聽令於海大空事先的指示，五個人縱出的身形以及出劍的部位，端的是大有來頭，五口長劍自四面八方遞過來，形成了嚴絲合縫的一面劍網，這種情形下，除非寇英傑能在一出手的第一招裏，同時迎住了對方來犯的五口長劍，否則的話，他自身勢將難以逃脫其中之一的加害。

五個人，五口劍，在出手的第一招裏，大大的現出了不凡，燈光炫耀着劍身，劍身交熾出一面光網，佈成了武林罕見的一陣「五極風雷劍陣」。

十數道燈光岔集之點，正是寇英傑立身之處，五名黃衣大內劍士，正是向這個岔集之點風湧過來。

每個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大家清清楚楚的看見，五口長劍落下來——此情景，寇英傑萬難逃脫。

然而——暴現在强烈燈光下的寇英傑却顯示了他更爲驚人的身法！

大家的眼睛都像着了魔一般。

因爲他們所看見的寇英傑，忽然間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偉岸的軀體，不像是一個完整的肉身，倒像是一陣聚而不散的烟，像是一條能在曲折的夾縫裏游動的蛇。

總之，那是一般「人」永遠所不能模仿的一種動作。

就這樣五口劍全數都落了空。

一片錚鏘聲；會合着燦爛的銀光，那麼凌厲的劍陣，在一招落空之下，全然大亂。

但聽得劍陣裏的寇英傑一聲長嘯，轉側間，巳脫身陣外，他手上仍然力持着那口半月形的短刀，在一個進身的疾快勢子裏，劃出了極其迤邐的一圈弧光。

刀光乍吐，五名黃衣劍士中，巳有兩人首當其鋒，各自慘叫了一聲，當場罹難慘死！

直到如今，寇英傑還不能自知自己功力的火候到底達到一個什麼程度，是以在他出手的招式裏，也就每每沒有輕重深淺——

就以眼前這一刀而論，顯然就失手於太重了一些。

在那道如虹的刀光裏，足足蕩起了五六尺長短的一彎刀煞，迎着刀光的兩名黃衣劍士，雙雙被砍中腰際，兩個人變成了四截，當場橫屍就野。

其他三名劍士目睹及此，俱不禁嚇得鬼叫了一聲，慌不迭的翻身就跑。

依然是慢了一步。

寇英傑起落吞吐的刀勢裏，一名劍士慘叫半聲，一顆頭顱球也似的飛了出去——那截失去了人頭的屍身，兀自向前跑了幾步，才撲倒塵埃。

眼前這幫子人，雖然慣常把殺人不當上一回事，可是當他們目睹着自己人遭此毒殺又是這般死相時，俱不禁驚嚇得心膽俱寒。

寇英傑身軀如同疾風驟雨般的又撲向第四名黃衣劍士，就在他舉刀待下的一刹那，面前人影略閃，那位大內「神武營」的統領海大人，巳來到了面前。

落身、出招，聯成一氣。

「噗嚕！」一聲疾風，隨着海大空揚起的手勢裏，一面通體黑亮，九合柔鋼所編織的三角形旗幟巳展了開來。

旗身迎合着落下的刀身，兩相迎擊之下，發出了「嗆啷！」一聲脆響，兩個人俱都情不由己的向後退了一步。

就在這一瞬間，左右兩側，同時又襲來了

兩條人影，一根「太歲鞭」和一截「蛇籐長槍」，一上一下齊向着他身上照顧而來。其勢有如「雷霆萬鈞」，上擊「天門」下搗「黃龍」，這一鞭一槍端的是厲害之極。

寇英傑盤刀以迎，「嗆啷！」脆響裏，方自把當頭的那截太歲鞭架住，當下的蛇籐長槍巳如飛蛇長貫的直刺過來，槍尖尙還離着甚遠，卽有一股尖銳的風力直襲過來——

端槍挺刺的是一個奇黑無比的短衣漢子，只憑他拈槍而刺的這一手，實巳透出不凡，血紅的槍檔子炸開了一朶斗大的血花，一根長槍眞有「萬夫不當之勇」！「神武營」裏看起來是什麼角色都有。

原來施槍的黑矮漢子複姓夏侯單名一個剛字，自幼生具異秉，家境赤貧，淪爲市井不務正業，却不意在一偶然機會裏，巧遇到當時有「南槍王」之稱的「鐵太歲」褚彪。

「鐵太歲」褚彪的八八六十四路「太歲槍」法，有獨霸天南之威，只是年紀老大却苦無傳人！原來要練習他這路槍法的人，必須身高不足四尺，兩膀更須有千斤之力，這兩個條件如果僅覓其一，或許還不是難事，只是加在一起可就難了。

據說那位有「南天王」之稱的「鐵太歲」褚彪，爲此傷透了腦筋，那裏想到却在無意裏遇見了夏侯剛，夏侯剛偏偏身高不足四尺，生具的神力，又是自幼失怙，未染筆墨，更不曾習武，誠然是塊「純金璞玉」！由是深蒙褚彪器重，帶回湘南老家，將女兒許配與他，自此將一身槍法傾囊相授。

夏侯剛雖然學會了褚氏槍法，又娶得了褚女爲妻，但他終是賊性難改，揮霍無度，褚彪病故之後，將一份家業揮霍殆盡，在湘南地方漸漸不安份起來，不久聚衆爲盜，登高一呼，儼然一方之霸——

海大空平苗之亂，夏侯剛率衆而投，由是兩者建立了不可分割的關係！戰役裏夏侯剛以一桿「蛇籐長槍」建功至偉，可以說海大空的這份後來榮華，有一大半是靠這員矮將打的天下！是以在前者進大內當差之後，夏侯剛也就順理成章的跟了進去，補了一份「六品帶刀」侍衞的功名。

說起來朝廷當初設東西兩廠引用錦衣衞的目的，主要的是發奸伏亂，而幾經流傳，由於此類人物的多行不義，巳使得這兩個衙門事實上變了質樣，成了談虎色變，專司暗殺，爲正直所不恥的恐怖衙門。

像今天這般「吃癟」的情形，在他們來說，那是從來不曾有過的。

寇英傑雖然連番得手，可是對於這個海大空却心存着一份警惕，對方來的人太多，只怕久戰之下，自己還是吃虧，所以興起了暫時退身的打算。

他心裏一直還記掛着朱空翼，打算着要趕快去跟他送上一個信兒，好要他事先有個準備，偏偏對方死纏着不放，其情實在可惱。

夏侯剛這一槍手勢至爲猛烈，槍尖上的風力顯示出此人確是一個擅施長槍的能手，寇英傑猝然一驚，想不到敵陣裏，竟然還有這般角色。一時不能大意，平手一擰，巳結實的攢住了刺來的槍身。

須知寇英傑此番功力大非尋常，這一攢之力，由於力貫臂腕，何止千斤，鮮能有人當受得住，然而當前這個矮漢夏侯剛却並沒有鬆手，居然挺槍不動，鴨蛋粗細的槍身，在他們雙方內力貫注之下，陡的彎起，像是一副拉滿了的弓胎。

那個矮漢夏侯剛號稱「神力金剛」，論力氣在整個神武營無人能出其右，這一次遇見了寇英傑，也算是叫他長了見識。

蛇籐長槍由於兩方聚力的結果，槍身彎成了一副弓，夏侯剛吐氣開聲，鼻子裏連聲厲哼着，更施出了全身的力道，眼看着長槍徐徐向前推進，他自忖着力量顯然巳經壓過了對方，不禁大喜過望，決心要對方當場出醜，喪生在自己槍下。

原來夏侯剛長槍上有一手絕活兒名叫「倒捲烏龍」，每在困難中才能出槍，絕難有人當受。

海大空安排夏侯剛這一手狙擊，顯然是別有深心，意在要使夏侯剛拚損對方的力道，看來這一手確實是用上了。

夏侯剛端槍挺刺，施出了全身之力，霍地大吼一聲，雙臂一震，槍身在猝然一抖之下，一截雪亮的槍尖巳平空跳起，直向寇英傑面門上扎來。

——這一手，正是夏侯剛自詡得意的「倒捲烏龍」，微妙之處在於令人防不勝防——

夏侯剛自許必成，那裏想到寇英傑巳自內功十一字口訣裏，領悟出一種只能意會不得言傳的心靈感應，這種神妙的心靈感應，常常在遇見危險的殺着之前，使他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警覺。

眼前情形正是如此。

夏侯剛的槍尖還不曾跳起的一刹，寇英傑先巳有了預感，陡地騰身躍起。

一槍扎空之下，躍起空中的寇英傑却如同「飛星天墜」般的巳落在了眼前。

夏侯剛大吃一驚，往前搶上一步，右手拐處，却把一截槍尾向寇英傑臉上擊去。

比起寇英傑來，夏侯剛的這一手動作可就慢多了。

寇英傑手法之快，眞有出人意料的速度，手掌一探，直如魚躍鳥飛，「噗！」的一掌巳按在了夏侯剛前胸之上！

以他功力，果眞要是內力貫注之下，這一掌夏侯剛萬萬不會有活命之機！但是寇英傑却愛惜到夏侯剛這身功夫，手掌下也破格的留了分寸。

掌力一吐，夏侯剛的身子騰空而起，足足飛出了丈許以外，「噗通！」跌倒在地，手上的那桿長槍也抛了出去，嘩啦！大响聲中落進了河中。

雖說是寇英傑掌下留了忠厚，到底也是可觀。

這一掌不要說血肉之軀，就是一個石頭人，也能打碎了，夏侯剛雖說是曾經練習過橫練的功夫，却也是吃受不起，只見他矮碩的身子在地上打了個滾兒，驀地坐起來，張嘴「噗——」的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登時昏倒在地，動彈不得。

寇英傑掌傷夏侯剛的同時，並不曾忽略了另外的一個主兒，隨着他前探的身勢，矯若游龍般的一個疾轉，掌中那口半月刀，巳撤了出去。

不偏不倚，這一刀正好劈中在那個施鞭漢子的右肩上，碗口大小的一塊肉骨，迎着刀鋒，被削了下來。

持鞭大漢大叫一聲，身子踉蹌着，推金山，倒玉柱般的摔了下去。

這幾乎連番的殺着，無異使得現場這羣大內鷹犬俱都爲之瞠然。

須知在場各人，既能在皇朝大內當差，當然每個人都很有一些能耐，絕非武技泛泛之輩，而寇英傑竟然在舉手投足之間，一連殲滅了六人，這等聲勢，自然使人觸目驚心，難能自安。

一向目高於頂的海大空，看到這裏也禁不住有些驚心，冷笑一聲，騰身而近——

在此同時，四下裏巳陸續又有多人偎了上

來，只是當他們看着頭兒已親自出手，俱都安靜下來，暫作壁上旁觀。

寇英傑由於方才與海大空有過一招對手的經驗，深知這個人功力精湛，是自己的一個勁敵，這時見他再次出手，也不敢等閑視之。

他力貫右腕，由腕而刄——

一刹間，刀上奇光大盛。

凌人的刀氣，尙還距離着海大空丈許以外，已使他突然而有所警覺，不禁陡然站定了脚步。

海大空雖然站定了身子，但是他手裏的那桿通體烏黑的旗子却是不停的在身前擺動着，看起來像是不着勁道，其實却是內力盎然！

雙方在未曾正式動手之前，顯然先較量了這第一陣。

寇英傑身子向前又逼進了一步，海大空絕不示弱的也向前跨進一步，兩者距離又接近了一些。

寇英傑刀氣益盛！

海大空旗勢益猛！

刀光！

旗浪！

在滙集的一片力道旋流裏，圈外人似乎看不出有什麼玄奧來，只是却能體會出有一種氣道的凌人壓力，向外擴張着，其勢更是越來越彰。

漸漸的刀光瀰散開來，化爲一片隱約的光霧，旗風更似驚濤駭浪般的猛烈，兩種不同勢道的氣流敵對的結果，使得現場起了一種朦朧的意態，使得兩個敵對的人身，反倒看起來變得模糊了。

「刀光」迎合着「旗浪」，那麼無止無休的相互起伏對抗着，兩個人的瞳子，俱都放着異采——

又過了一些時候——

刀光依舊——旗勢却已微現衰弱。

寇英傑把握着要緊時刻，向前又跨進了一步。

海大空忍不住身子震動了一下，發出了低弱的一聲咳嗽，他身軀雖然並沒有退後，可是顯然已吃對方刀身上所溢出的刀氣逼使得極不舒適。

跳過了現場——

跳過了這排崢嶸的岸石——

跳向那處雖不算高，但却隱秘的山峯。

朱空翼正自居高下望着——他已經站在這裏很久了，他所以一直保持着沉默並不震驚的原因，是因爲他對於寇英傑這個夥伴有足够的信心。

只是，你却難以想像出岔集在他內心的恨惡程度，對於這羣曾經加害過他的人，他有刻骨的痛恨，而眼前似乎正是報復的時刻。

× × ×

寇英傑顯然已經佔了優勢，他內心眞有說不出的喜悅，因爲他無論如何也難以想像；憑自己的功力竟能與海大空這個傳說中的異人抗衡，而且居然還佔了上風。

冷森森的刀氣籠罩之下，海大空現出了窘態——

寇英傑正待再次挺進，舉刀揮下。

就在這一刹間，他忽然感覺到一雙脚跟突地麻了一下，本來這是不足爲奇的一種感覺，然而在寇英傑身上，却顯現了並不尋常。

一刹時，這點「麻」的感覺，極爲迅速的已散佈全身——

這種感覺，一經擴散到他持刀的右手上，頓時刀上銳氣爲之大減，即將落下的刀勢，立時變得毫無力道，足下跟着一陣發軟，「卜通！」坐倒在地。

海大空見狀陡地精神大振，狂笑一聲道：

「小輩，你已中了老夫的『無風散花針』，死期不遠，還敢猖狂麼？」

寇英傑大吃一驚，這才忽然想到剛才雙方初度交鋒時，自己曾有過輕微的感覺，原來竟是中了對方的暗器，想不到竟然潛伏到現在才行發作，心中一急，疲態益加顯著，幾乎連站起的力量也提不起來。

各方燈光照射之下，只見那位身爲「神武營」的統領大人海大空，陡地長嘯一聲，身形倏地拔空直起，捷若鷹隼般的直向着寇英傑身前襲到——

眼前情形，寇英傑如果想能躲過對方的殺手，只怕是千難萬難了。

人不該死，五行有救。

就在海大空的那面三角怪旗陡地揚起的刹時，天空中猝然傳來了一聲長嘯。

這聲長嘯極其悲壯，乍聽起來，有如深淵鳴猿。

聲到人到。

這般快捷的速度，簡直使人難以想像！

就在大多數的人尙還來不及翹首看視的一刹那，一條人影，已自漆黑的雲端垂直下落！

海大空顯然有足够的警覺！

——他原來正待向寇英傑揮出的旗子，猛然向後一收，「呼！」的旗風聲中，身子已飄出兩丈以外。

空中那個人身子垂直落下來，有如飛星天墜，待到將臨地面時，却忽然變得極爲緩慢，飄飄乎如桐葉一片！

數十道燈光交集之下，任何人難以遁形，這個人當然也不例外，是以在場各人都可以清楚的看見他。

海大空注目之下，首先大吃了一驚，緊接着他發出了一聲怪笑——

「寧王爺——我想着你老一定會現身的，卑職等這一趟專爲促駕來的。」

來人正是朱空翼！

他此來早已事先得知，特意穿上了那襲他素日所喜愛的戰袍，一口長劍斜背身後，在燈光照射下，這襲戰袍映射出萬點金星，襯托着他偉岸的軀體，看上去更加雄壯，有如神兵天降。

寇英傑乍見朱空翼現身，心中一驚，道：

「朱大哥你怎麼來了……？」

朱空翼向着他點了一下頭，兩隻手作出一個合十的動作，寇英傑立刻會意，遂即盤膝坐定，雙手合十運功不語！

海大空等一行來此目的，正是旨在搜索朱空翼其人，原想由寇英傑身上下手，待擒到了寇英傑之後，再逼問朱空翼的下落，却不曾想到朱空翼竟然會自己現身而出，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隨着海大空的三角令旗揮動，四下裏來人各按事先所定好的身法，各自縱身而前，採「九宮十殺」陣勢，突然間，將二人圍在陣內。

海大空又是一聲怪笑道：「王爺——你夜入禁宮，驚了皇駕，又殺了娘娘……卑職等奉命來緝拿你歸案，如果你能識時務，就趕快伏首就擒，一切好說，要是再敢抗命不服，嘿嘿……可就休怪卑職有失恭敬了——」

說罷後退一步，圓睜雙目道：「怎麼樣——你就賞一句話吧。」

朱空翼的「寧王世襲」，已爲先皇所遞奪，發配流離，原是待罪之身，海大空原是知道的，且執行先皇旨意割取他舌頭亦正是此人，但他現在却口口聲聲稱呼他爲王爺，聽在朱空翼耳中，更不禁有切膚之痛，亦可見海大空其人之行爲陰險詭譎！

在聽完海大空一番話後，朱空翼猝然拔出了長劍。

（未完）

一年之計在於春

前程似錦綉　人生添姿采

紫金丹

為你帶來一切！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男仕縱橫商場事業之發揮必需有充沛精力，雄才偉略更要有健全的頭腦，紫金丹寧神固腎，爲男性專用補藥。
工作忙碌，競爭强烈，容易疲倦，應當進補紫金丹提神醒腦補充體力，全用王道中藥製成，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永安公司　總批發電話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路
香港 峨嵋葯廠出品